

江
南
四
大
才
子
姻
緣
三
笑
九
美
圖

重
編
本



上
海
新
民
書
局
出
版

序

三笑一書。膾炙人口。詩句雅馴。音調圓潤。較之上篇金如意八美圖。不可以道里計。而且事實新穎。脫盡窠臼。一洗落難公子中狀元之舊套。此所以傳留於社會。而爲世人所欣賞也。但彈唱之句。近於詩詞。是屬歌曲一類。又說白之中。攙入笑話。在江蘇下。游固能了解其中趣味。此外未能普及。有扞格不入之病。况唱篇深雅。又非聽識之無者所能暢曉。故由江蝶廬君照書刪改。除去唱句。存其真意。且能不失其本來面目。而無斧鑿痕迹。一變而爲普通之新小說。使天下人皆得領略其旨趣。視爲大好之消閒品。此亦難能可貴者耳。若攷據三笑中之事實。則迹近荒唐。僅憑風流才子四字。幻出空中樓閣。識者謂爲誣衊名賢。未免罪過。然而唐解元從此千古矣。我不必爲之隱諱。亦不必爲之辨誣。祇願世之閱此小說者。作爲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斯可已。佛經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我以此二語爲三笑因緣序。

甲戌菊秋游戲三昧齋主作於江天一覽樓

三笑九美圖目次

第一回	遊山	一	第十六回	盤秋	三五
第二回	遇美	三	第十七回	觸師	三八
第三回	追舟	五	第十八回	二會	四〇
第四回	唱歌	七	第十九回	誘約	四三
第五回	驚豔	一〇	第二十回	代文	四六
第六回	舟夢	一二	第二十一回	辭館	四八
第七回	當扇	一五	第二十二回	代倩	五〇
第八回	三笑	一七	第二十三回	描容	五二
第九回	喬扮	一九	第二十四回	證梅	五五
第十回	投靠	二一	第二十五回	索夫	五七
第十一回	初會	二四	第二十六回	激避	五九
第十二回	叩賞	二六	第二十七回	謁周	六一
第十三回	觸裝	二八	第二十八回	除夕	六四
第十四回	謁師	三一	第二十九回	評對	六六
第十五回	拷僕	三三	第三十回	邀儒	六九

三笑
姻緣
九美圖

第一回 游山

自古道人心不足蛇吞象，唐伯虎有了八位嬋娟，應該從此不出門，不遠游，在溫柔鄉中享一生豔福了；豈知事實出於意料，大娘陸昭容偶爾與他說了一句戲言，你道是句什麼戲言？對他說：你休要逞能誇口，八美容易得，九美却難尋。伯虎不聽則已，聽了此言，心中便老大的不服，自忖道：我唐寅生平不盜金不盜銀，勝過萬惡的穿窬，只盜如花似玉的美人，八美尚且如願以償，難道一美難求不成？常言道得好，不怕事不成，只怕功夫深，從今以後，尋不出如花的九美人，我便不稱才子。可笑他才華八斗，絕不求取功名，天賦風流，只愛追歡取樂，所以直到如今，他的一番風流韻事，婦孺皆知，閑文少敘。這一天，正是八月二十一日，唐伯虎靜坐在書房之中，隨意看了幾行書，覺得枯燥乏味，十分無聊，於是立起身來，吩咐唐興、唐壽道：我悶得慌，我要外邊去走一遭。唐興道：可要小的跟隨大爺同去？伯虎道：就在左近玩一下，就要回來的，不用你們跟隨。唐興道：大爺不要哄騙小的，倘然一去不來，小的要受八位大娘責備。伯虎道：胡說，至多一回工夫，就回來的。唐興見大爺發怒，不便再言。唐伯虎步出牆門，見行人如織，熱鬧非凡，頓覺興致勃然，信步而行。只聽有人說道：今天山塘上十分鬧忙，女人必多，我和你虎邱山去賞光賞光，你道可好？又一人道：甚好甚好，我許久沒有看女人了，今天到虎邱山，非看他一個飽，決不回來。伯虎聽在耳內，不由的心頭一動，暗忖道：我何不趁此機會，一游虎邱？既可開拓胸襟，又可借此訪尋九美人，豈非一舉兩得？當下他搖搖擺擺，逕向山塘街走來，他正走之間，劈面來了一人，一躬到底，說道：唐大爺久會久會，說着又連連作了幾揖。唐伯虎慌着回禮，仔細一看，並不認識，忙問道：請問足下是誰？那人道：唐大

爺不認識我了，這叫做貴人多忘事。伯虎道：實是素昧平生。那人道：我倒認識你唐大爺的，正想到你府上拜望，請你趕快回府。伯虎詫異道：你要我回去做什麼？那人道：不瞞你說，有事相求，務必要唐大爺效勞，因此請你回府。伯虎道：要我效勞何事？先請說個明白。那人道：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新從揚州回來，多謝他送給我幾件東西，我的家主婆說：禮無不答，總要回敬他才好。現在我買了一把扇子，請唐大爺隨意畫兩筆，不拘人物山水，都可使得。伯虎道：原來你要我畫扇，只是我的性情，與衆不同，若是出了門，不走回頭路的，紙扇拿來，待我帶在身邊，明日畫好了，你來拿去。那人道：唐大爺真是好人，省我跑許多路，這裏扇子一柄，請唐大爺收下。唐寅接了扇子，藏在衣袖之中，別了那人，一逕向虎邱走來，飄然出了閶門，已是七里山塘，是到虎邱必由之路，這條塘岸，有七里長，故名七里山塘，又叫做山塘街，在昔是個熱鬧地方，沿塘一帶，店鋪林立，河中有一種船，其名叫做蕩河船，游人隨時可僱，價亦極廉，加着蘇州人最喜坐船，所以河內船隻往來不斷。唐寅正在觀看之際，忽聽那旁有人喊道：救命啊！接着又一人嚷道：不好了！這個不要臉的東西，愛看女人，跌下河裏去了，快些救他起來，問他下次可再要看女人了。旁人道：救他則甚？他看女人跌下水，沈死了也風流呀！又一人道：你看他身子沒在水內，水面上伸出一隻手，還豎起兩個指頭，我就猜到他的意思了。旁人道：這兩個指頭，也有意思嗎？又一人道：他似乎說：救他謝誰二千銅錢。旁人道：你不要誤會差了，反而白白辛苦。又一人道：你們不相信，我救了他，或許謝我二兩銀子呢。這着攪拳捋臂，趕將過去，把那個落水人拖上了岸，仔細一看，乃是三家村裏的坐館先生，便道：快拿來吧！坐館先生道：你問我拿什麼啊？又一人道：方纔你在水中，豎着兩個指頭，是不是救了你起來，謝我二千銅錢？坐館先生道：你錯而又錯，并且大錯特錯，因為我前番已經掉過一回水，也是看女人看出了神，今天落水，連前是第二次了，故而伸出兩個指頭，是對大衆聲明的，那裏是什麼謝儀？又一人道：你不是說謝儀，我懊悔救你起來了，反害我濕了鞋襪，咳！我叫了陶運桂，正是倒運鬼了。唐寅看了這一場活劇，忍不住好笑，當下信步前行。

到得虎邱山上，游人愈加擁擠，先到半塘寺，隨喜了一回，雖然到處是紅男綠女，却並沒有有一個美貌佳人，心下老大的失望；可是在他失望之際，猛聽背後吆喝一聲道：「站開！伯虎連忙閃在旁側，只見爲首一名家人，肩頭挑着一擔香燭，飛風般衝將進來；不多一回，後面四人抬着一乘官轎，隨着四名梅香，一個個千嬌百媚，伶俐可愛，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遇美

話說唐伯虎正在失望之際，忽然山門外抬進一乘官轎，跟隨着四名梅香，年紀相仿，穠纖適度，而且四個之中，有一個最美，臉上不搽脂粉，却從白裏泛出紅來，身材瘦小，行路猶如風擺柳枝，別具一副婀娜之態。伯虎一見之下，不由的舊病復發，滿口讚好，再看這梅香打扮得全無俗氣，妙不過裙下的一對蓮鈎，普通說一聲三寸，實則三寸不滿。唐伯虎生平最愛的東西，除了這蓮鈎之外，竟別無所好，所以不看見便罷，一經賞鑑，登時心癢難抓，恨不得過去，握在手裏玩弄一番。這時官轎停下，走過兩名使女，打開轎簾，四位梅香扶出一位年高太太，約莫五旬光景，緩緩走上大雄寶殿。伯虎跟在後面，目不轉睛，端詳這個美婢，心想這梅香出落得如此美貌，日後須和他配一個風流郎君才好。如果他的家主，選擇不慎，誤給了蠢夫俗子，豈不害了她的終身，傷感一世。連我唐伯虎也要不快的，不言他出神打算，太太拈香拜佛已畢，往別殿拈香去了，最小的一個梅香道：「春香姐，有所說見佛不拜下等之人，我們做了下等人，如今佛在面前，應該拜拜。」春香道：「是的，見佛便拜，菩薩保佑我們四季平安，無災無悔。」最小的道：「我們輪流拜佛，太太要等勿及的，我們排了順序，一字長蛇陣，價拜罷。」春香道：「那末我第一，夏香妹第二，秋香妹第三，小妹子冬香第四。」伯虎聽了，方知這個美婢，名叫秋香，我當謹記在心，永遠不忘，於是把秋香二字，默默地念了幾遍，就在秋香身旁跪下，故意口中胡亂的通誠祝告，嚇得秋香嬌容失色，慌

着想立起來，那曉裙角被伯虎跪住，立身不起，不覺嗔道：「你這後生好沒規矩，我們在此拜佛，爲何挨身跪下？莫非有心調戲不成？」伯虎道：「姐姐差了，你們拜佛，我也拜佛，怎麼埋怨我調戲？你實屬可笑。話猶未畢，惱了春夏冬三香，幫着秋香辱罵伯虎，耐性真好，祇作沒有聽見，對着菩薩深深禮拜。」夏香最爲潑刺，兩隻手照准伯虎肩頭上一扳，伯虎身子一側，膝蓋一鬆，秋香早抽身立起，三香還是罵不絕口。唐解元滿面堆笑道：「從來一咒能活千年，世上是沒有咒罵死人的。」三香還待再罵，秋香道：「饒了他罷！我們服侍太太去。」這時真樂煞了唐伯虎，秋香到東，他也跟到東，秋香到西，他也跟到西。秋香何等乖巧，早料他不懷好意，由他隨來隨去，不理不睬。三香看了，無不笑他是個癡子。旁側一個家人看見伯虎那副色迷迷的神氣，七竅裏冒了火，眼睛對了他一瞪道：「你是讀書人，斯文之輩，難道不懂規矩？我家太太在此燒香，應該趕緊迴避，爲什麼到處跟隨？是何道理？」伯虎聽他說話响亮，加着一張尷尬面孔，心想自家識趣爲上，要是囁強，這家人勢必以老拳敬我，不如守在山門之外。等秋香出來，讓我飽餐一回秀色，然後歸家便了。不多片刻，衆家人和四個梅香，捧擁着一乘官轎出外，唐伯虎一雙眼睛釘住了秋香，瞬也不敢瞬一瞬。秋香雖是羞答答不去看他，可是眼梢上早已瞥見，口內不言，心內思想，可笑這書生跌得利害，好像沒有見過女子，不由的微微一笑，低下了頭，隨着大轎去了。這一笑，笑得伯虎喜極欲狂，哈哈大笑道：「妙啊！秋香臨行之時，對我微笑一笑，足值一千兩金子，真正妙極了！可恨這春夏冬三個妖嬈，有心與我冤家作對，使我不能與他說幾句知心話兒，這段相思，叫我如何拋撇？好笑他吳門才子，一榜解元，聰明一世的人，也會懵懂一時。秋香因爲他到處相隨，一步不離左右，無意之中，笑了一笑，是笑他惹厭，那曉唐寅竟惹厭的，也會憤憤一時。秋香因爲他到處相隨，一步不離左右，無意之中，笑了一笑，是笑他惹厭，那曉唐寅竟惹厭的，當做了知己，認道秋香有意一笑留情，故而遠遠隨在轎後。只見那旁岸邊停着一號官船，桅杆上懸着一面旗，旗上有協辦大學士五字，船頭上站着十來個家人，官轎到了船邊，衆家人忙着打扶手，小心伺候。太太下船，這位太太歸心如箭，因時光尙早，吩咐家人傳話船家，收舵開船，卽歸故里。船家齊聲答應，一棒鑼聲，船向西駛去。

別的不打緊，只把那個唐解元，陰乾在那條塘岸之上，雙手亂撻道：他們開船去了，這便怎處！我方纔只道他們到此進香，乃是近處鄉紳家眷，如今看來，却從遠道來的。哎！秋香姐啊！蒙你留情一笑，你竟丟着我去了，一刻也不肯停留，這樣的來去迅速，離合離，如同泡影一般，委實使我恨極了！你看這號大官船，愈去愈遠，眼前只剩白茫茫的水了，我難道就罷了不成？既然我唐伯虎與她有緣，也該聚在一處，爲什麼見了一面，便兩下分開？但其中也要怪秋香姐姐的，只怪她有情於我，在下船之時，該回轉頭來，向我多看這們一看，她偏偏並不同頭，一逕走進船艙，開船而去，也罷趁此天色尙早，不如趕將上去，再作計較。當下伯虎想定主意，不顧塘岸高低不平，一路追趕着大船過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追舟

話說唐伯虎游玩虎邱，無意中遇見秋香，秋香一笑，笑得他神魂迷蕩，循着塘岸一路追來；那曉船已去遠，却巧塘邊有一個漁翁，在那裏釣魚，連忙拱手道：請了。那漁翁向他上一打量，見他是個斯文朋友，便道：相公有甚說話？伯虎道：我要到前邊去，不識這條塘路，可通麼？漁翁道：相公，我和你是有稱呼的。伯虎訝道：什麼稱呼？漁翁道：譬如喝酒的叫做醉翁，有錢的喚做財翁，年老留鬚的叫做老翁，我在此捕魚，你也該稱我一聲漁翁，你沒有稱呼，我所以不告訴你。伯虎恨道：好個混帳東西，這樣的難說話，管這條塘路不通，走了再說。湊巧在這個當兒，河上款乃一聲，搖來一隻小船，不由得心中大喜道：好了好了，我可以坐了這小船，追趕那號大官船了。於是大着喉嚨喊道：船家！船家！快將船搖近岸來。那船家正在愁窮歎苦，因爲這幾天生意不好，搖船也沒精打彩了；忽聽岸上有人叫喊，便問道：相公是不是要擺渡？伯虎點頭道：是的，快快搖近岸來。船家道：相公爲甚這等性急，可是我搖船，有我搖船的章程。伯虎道：奇了，什麼章程快講。船家道：所謂就是三弗搖，第一性急人弗搖，第二

酒醉過量弗搖，第三年老之人弗搖。伯虎道：不搖性急人，這是什麼緣故？船家道：性急慌忙的朋友，他必定六神無主，如果跌下了河，出了人命，豈非連我船都搖不成了？他自言自語，將船搖近岸旁，說道：相公性急得少見。伯虎道：我有要緊事情，刻不待緩。船家道：請相公下船罷。伯虎性命也不顧了，將身跳下小船道：趕快給我搖上去。船家道：到了到了，相公請上岸罷。船錢拿來。伯虎道：你船也不會搖，怎好取我的船錢？船家道：你不是說擺渡嗎？伯虎道：誰要擺什麼渡？船家道：你不要擺渡，喚我的船做什麼？伯虎道：我要到那邊去，快快搖上去。船家道：相公有幾分癡的，地方不說明白，只管叫我搖上去，搖上去。伯虎道：管我到那方何處，你搖就是了。船家吐了一口吐沫道：三天不接客，接着了鬻喇叭，你不對我說明去處，叫我怎生搖法？伯虎恨道：我偏不說，只叫你搖。船家道：好好好，我搖你到紅毛國裏去。伯虎罵道：混帳！你這船家真會裝腔，快些搖就是了。船家停了橈道：相公！你們做文章，可有題目？伯虎道：蠢才委實胡塗，文章沒有題目，如何做法？船家笑道：哈哈！搖船沒有地方，也和文章一樣。伯虎道：如此說來，必要說明白了。船家笑得癩頭播腦道：相公這纔明白了。伯虎道：船家！我實對你說了罷！我要追趕前面那號大官船。船家道：相公可是和我鬧着玩的？伯虎道：誰有閑工夫，與你這蠢才閑玩笑？船家道：這號大官船，乃是東亭鎮上華太師太太，杭州天竺進香回來，特地到虎邱燒回頭香的，你看扯起了風篷，順風順水，何等快捷，我一個人搖，如何追趕得上伯虎一聽，原來是無錫華洪山家眷，若非船家說出，我那裏知曉。遂道：我早知追趕不及，因我是華府親戚，要上官船，面見太太。船家頻頻搖首道：你既是華府親戚，爲甚不和他們一塊兒去呢？伯虎道：方纔我帶了家人，往城中採辦東西，家人們先行回船，我來遲了一步，大船已開，故而喚你追趕。船家道：這不能算擺渡，要算長載的價錢。伯虎道：不問你長載短載，追趕大船給錢。船家道：那麼要講一講船錢了。伯虎道：你要多少？船家道：不討虛價，劃一不二，算了三錢銀子可好？伯虎道：船價不貴，依你便了。快快搖罷。船家道：飯錢不在其內。伯虎道：要加多少？船家道：也是三錢銀子。伯虎道：飯錢照加，快快搖船。船家道：且慢讓我搖

到山塘上，買了米來，吃飽肚皮搖船。伯虎道：如何等得得住，追着了大船，再加你三錢。船家見他揮金如土，明知他別有用意，便道：我這有一個三弗搖的聲明。伯虎道：你說過了的啊！船家道：說過是先前的三弗搖，如今的三弗搖，乃是逆風不搖，逆水不搖，大雨不搖，要是你強要我搖，我亦有定例。伯虎知道他趁此敲一下竹槓，問道：定例又要加多少？船家道：至少須加一倍。伯虎道：可以使得，放心搖上去吧！船家好不快活，抖擻精神道：相公坐穩了，我開船了。伯虎坐在船裏，默忖此去若得與秋姑娘再見一面，於願已足。搖了一回，果然船家搖得甚快，可是唐伯虎心中十分焦急，問道：官船可曾追到否？船家答道：不久就要追着了。伯虎推開窗扉一看，兩岸人稠稠密密，不禁訝問道：這裏什麼所在？船家道：這裏是滌滄關，你說我搖得快不快？伯虎定神看時，頓足道：就是方纔的所在啊！船家道：破你糾纏昏了，白白的搖了幾里路，讓我掉轉船頭再搖，我且問你，相公貴姓？伯虎道：我姓田。船家道：原來是唐相公。伯虎一想，這船家委實聰明，給他一猜便着。船家又道：唐相公做甚生意？伯虎道：不做買賣，訓蒙度日。船家道：唐相公倒是一位斯文朋友，可認識兩個人？伯虎道：有名便知，無名不曉。要知船家說出那兩個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唱歌

話說船家一壁搖着櫂，催船前進，一壁問道：相公蘇州城裏有兩個人，你可認識？伯虎道：你說來或許認識。船家道：一個是祝枝山，渾名洞裏赤練蛇，一個是唐伯虎，渾名笑面無常，又叫做陰司裏秀才。伯虎搖首道：這兩個不認識。船家道：相公正經人，虧得不認識他們，那個祝枝山雖是壞蛋，不過貪財愛酒罷了，獨有唐伯虎這賊種，生性風流，喬裝改扮了女子，專門拐騙閨閣千金，連菴堂裏的師姑也騙到了手。如今家裏八個妻房，沒一個不是騙來的，實在可惡。伯虎道：爲甚罵他？他拐騙閨閣千金，自有他的本領，與你何干？船家道：誘拐閨女，是最傷陰

德的，那曉天網恢恢，到了端陽，人就不見了。伯虎道：到那裏去的呢？船家道：却在床上。伯虎道：他躲在床上做甚？船家道：有了八個妻房，大家都要應酬的，你想唐伯虎並不是生鐵鑄造的，自然是虛勞發作，病倒在床上了。伯虎聽了，勃然怒起，欲待發作，將他痛罵一頓，恐怕他不願搖船壞了大事，只好忍氣吞聲道：他的事，與我們何干？你叫甚麼名字？船家道：自幼到今，名字是沒有的，姓却有兩個。前姓邱，後姓弓。伯虎道：何以有前姓後姓？船家道：爺死得早了，娘失了靠傍，祇好再瞞他人，我就多了一姓。伯虎道：沒有名字，叫喚不便，我給你題一個罷！船家樂道：好極了，也算我出了娘的肚皮，有了名字，但是叫什麼呢？伯虎道：叫你米田共可好？船家道：我不懂解釋，不知好歹。伯虎道：解釋你聽了，你知道好了，米爲萬物之王，田乃子孫基業，加一共字，永遠衣食豐滿，無憂無慮了。船家道：這個名字通得很，以後我就稱米田共。伯虎道：你今年多少年紀？有否妻室？米田共道：今年四十五歲，祇有一個家主婆。伯虎道：可有令尊？米田共一想，他問了我家主婆，一定問我兒子了，便答道：我有三個令尊，不知相公有幾個令尊？伯虎知他誤纏，笑道：我是沒有的。他們一邊搖船，一邊問答，減少了許多寂寞，然而唐伯虎不時向船家催促。米田共道：相公放心，還你到大船上吃夜飯，催是無益的。唐伯虎忍耐了半晌，却又熬不住問道：船家你可曾望見前面大船的旂號？米田共道：望是望見的，不知道什麼旂號？伯虎道：乃是黃布旂，上面有『內閣協辦大學士』七個字。米田共說：旂號甚多，七個字的沒有。伯虎着急道：追了這許多時候，依舊不見大船，這便怎處說着長長的歎了一口氣。米田共道：相公！你不要咳嗽歎氣，我來唱幾支山歌，替你解悶可好？唐伯虎道：俗不可耐的吳歌，我是不愛聽的。米田共道：你不要嫌俗，這是民間的文學，唱起來，比較你讀文章更好聽呢！伯虎道：既是你愛唱山歌，揀好聽的唱來。於是米田共提高了嗓子，唱道：

一個姐姐生來俏身材，

有情有義的情郎走進來，

姐道：「郎啊！我這兩日嘴裏饞嘍，要想葷腥吃，不得知我愛吃的東西，可曾帶得來？」

伯虎搖頭道：「鄙俗不堪，令人聽了厭惡。」米田共道：「我再換一支山歌，准許你聽了有趣。」他繼續又唱道：

二八姐姐二八郎，

夜夜成雙共一床，

鴛鴦枕上說不盡多多少少風流話，

雲雨巫山會襄王。

伯虎道：「更俗了，不要唱了，快快搖船，你看暮色蒼茫，已近黃昏時分了。」米田共道：「你不讓我唱歌，我就搖不動船，那末我唱一支文雅山歌罷。」伯虎沒奈何，聽他唱道：

郎唱山歌響銅鈴，

姐托茶碗出來聽，

上脚踏在下階沿，下脚踏在上階沿，七十二個鶴鷹翻身，打碎江西定造龍鳳金邊細茶碗，才是你唱歌郎害人精。

他唱完了，說道：「這隻山歌如何？」伯虎道：「稍微文雅一點，然而仍不脫俗氣，算了，求你別唱罷。」米田共道：「那是我的脾氣，要了山歌唱開了場，非要唱一個痛快，或是唱得人家稱贊了，這纔自願不唱，此刻我還要唱，唱道：

一個姐姐好身材，

十八歲青春花正開，

日常躲在香閨繡閣難相會，

讓我唱隻山歌引出來。

伯虎鼓掌道：此歌唱得甚有意思。米田共道：唱了半天，承蒙你相公讚了一聲，好了，大船快追上了，讓我來喊，相公可以過船了。伯虎一看，果然大船在望，喜之不盡，忙道：不必過船了，你可載我到東亭，再作計較。米田共道：不搖了。伯虎問道：爲甚不搖？米田共道：相公尋我開心，我肚子裏的蛔蟲，打了好幾次架了，故而不搖。伯虎道：狗才藉端敲詐，有意如此，我再加你一倍船錢。米田共道：相公記着了，連前一共三兩銀子，回頭不許賴的。伯虎道：誰來賴你？你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驚豔

話說唐寅一葉扁舟，追上了大船，不見秋香出艙。不禁大爲失望，繼而一轉念頭。不如令船家再唱吳歌，引誘出來見面，那纔如我之願。便向米田共道：你的吳歌，從那裏學來的？米田共道：好說得在娘肚裏就會的。蘇州六門三關，九鄉十八鎮，唱山歌，惟我獨尊。伯虎道：爲何不學好的？米田共道：我的山歌，自信最好的了，要俗就俗，要雅就雅，要長就長，要短就短，可以任從客便。伯虎道：休得誇口，再唱上支。米田共道：不唱不唱，因爲你相公出乎爾反乎爾，剛纔求我不要唱，現在又要求我唱了，省你求了，我還是不唱的好。伯虎道：這時我高興了，唱唱何妨？米田共道：我可以對你罰誓，決計不唱了。伯虎道：只要你唱得好，每唱一支山歌，賞你一錢銀子。米田共道：我看銅錢份上，不能不唱了。於是米田共又高聲唱道：

月亮彎彎好青天，（好月色）

對門的姐姐獨自眠，（冷靜得極）

年輕情郎偷偷摸摸走進去，（色膽如天）

春宵一刻意纏綿。

伯虎恐他唱了一隻，又要借端作難，故而一疊聲讚不絕口，米田共興之所至，一連唱了四五隻，雖都鄙俗不堪入耳，伯虎要利用他引秋姑娘出艙，誰知大船下一班家人聽得不耐煩起來，破口罵道：「你這個忘八蛋，嘴裏只管囉囉囉囉，簡直討厭，誰叫你唱的？」米田共吃了一嚇，低聲向伯虎道：「他們在那裏罵了，相公不要唱罷！你看這班殺形殺狀的家人，動起手來，我們就吃不了兜着走哩！」伯虎道：「我們唱歌又不犯法，你放大了膽再唱，唱出事來，有我在。」這時大船上春夏冬三香，聽得山歌十分開懷，給家人們罵停了，一個個大爲不然起來，一齊走進中艙，稟告太太道：「船梢後面有一隻小船，那個搖船的在那裏唱歌，是不干家人們事的，家人們開口就罵，靠官托勢，豈不受人恥笑？」太太道：「你去傳話他們，由他們唱歌，不許罵人。」春香傳話出去，衆家人奉命維謹，不敢違拗，米田共却又唱道：

一年四季百花香，我郎好比蝴蝶穿來穿去採花忙，郎道：「姐啊！梅花春香香得冷，水仙花冬香香來弗久長，荷花夏香可惜香太熱，那及丹桂秋香弗冷弗熱正風涼，因此上紅杏、碧桃、牡丹、芍藥、茶蘼、杜鵑、珠蘭、茉莉、綉球、木筆、山茶、海棠、秋菊、蠟梅，都不愛，單單祇愛好秋香。」姐道：「郎啊！說秋香話，秋香奴家也會細評章，紅配狀元，黃配榜眼，白配探花，我郎原算有主張，怪你不得朝朝夜夜愛秋香。」

伯虎聽他唱畢，連稱妙極，湊巧此際秋姑娘在中艙伏侍太太，太太洗了手面，秋香捧了銀盆，輕移蓮步，走到船窗跟前，一聽這隻山歌，左一句秋香，右一句秋香，秋香二字，誰敢呼喚？莫非有人將我侮辱，待我查明白了，告稟皇封，嚴究這指使的奸徒，方洩我氣。她這樣沉吟着，伯虎也偏着頭呆想，心想這隻山歌，有暗藏雙關之妙，仍不見秋姑娘出來，豈非枉費工夫？正這當兒，秋香推開紗窗，將銀盆裏的水，順手向外一潑，却又伸出頭來，不期然而然，與唐伯虎打了一個照面，認得是半塘寺的書獃，心下別突一跳，還有半盆殘餘的水，潑在小船頭上，把

唐伯虎潑了個淋漓盡致，忍不住嘆哧一笑，連忙縮進蛟軀，紗窗緊閉；伯虎不但不怒，反而大樂道：「這一笑，千兩黃金難買，可惜她進去了，又叫我想煞。」米田共道：「相公你滿身是水，倒活像一頭落湯鷄，咳！好好一件海青，爲甚不叫他賠償？」伯虎道：「我的性情不同，最愛人家潑水。」米田共道：「相公歡喜水，我給你浸在河裏好不好？」伯虎道：「放屁！趕快搖船，不用多言。」無多片刻，大船已到潞墅關，家人登岸，持了相爺名帖，來到織造衙門號房投遞，織造官看了，隨即派人登舟，繳帖請安，一面分付開關，大船過關去了。米田共的船搖得慢，伯虎好不煩惱，催促道：「趕快搖出關去，遲了出關不成。」米田共道：「相公性急無益，包你出關就是了。」將近關廂，關差喝道：「你是什麼船，敢想漏稅嗎？」米田共答道：「你難道沒有眼睛嗎？我們是華府二少爺的船。」關差一楞，跨過船來，向小船艙中一望，見唐伯虎儒巾海青，甚是氣概，便道：「既是二少爺，請過關罷！頃刻間各船讓開一條路，小船逕自出關。」米田共笑道：「被我變轉了舌頭，說了兩句官話，哄過了關，你看我的本領如何？」伯虎道：「本領甚強，到了東亭重重的賞你。」米田共道：「相公！你不要一時高興，開口便賞，等到事後，忘記得一乾二淨。」伯虎道：「君子言出如山，豈有忘却之理？」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米田共腹中饑餓也忘却了，緊緊不捨的跟在大船後面，不敢稍息。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舟夢

話說這時，已金烏西墜，玉兔東升，華府大船停泊在李家村過夜，村上駐有營汛，便派了幾名營兵，隨時巡哨保護。唐伯虎坐的小船，不必說也停靠在大船附近。米田共道：「相公！我有句話要商量。」伯虎道：「有何商議？」米田共道：「我們還是餓到明朝，還是燒夜飯吃？」伯虎道：「夜飯自然要吃的啊。」米田共道：「要吃夜飯，快拿銀子出去。」伯虎道：「你去買了，應該多少？」明日一總算還與你。」米田共道：「相公不給我錢，想吃我。」米田共不成。伯虎道：「混帳東西。」米田

共道：別發脾氣了，再遲一刻，村上買不到東西了。伯虎道：我一時匆匆出門，並未帶得分文，難道你也沒有錢嗎？米田共道：我三日沒有生意，那裏會有錢呢？伯虎道：今晚你且拿出來用了，天明就有錢了。米田共道：既然不曾帶錢，你愛吃些什麼？伯虎道：米要上號白粳，酒要陳年福珍，鮮魚鮮肉，五香童子肥鷄，四盆四碗，不須多備。米田共道：相公敢是發狂，這種吃法，要揀個黃道吉日才好。伯虎道：何出此言？米田共笑道：你是孤家，我是寡人，彼此分文全無，怎好？呢？伯虎道：就此忍餓不成？米田共道：必須餓一餓了。伯虎道：我是餓不慣的。米田共道：相公供養了眼皮，餓了肚皮，也是應該的。伯虎一陣昏悶，心想多蒙你秋姑娘，二笑留情，可是害得我在此忍飢挨餓了。想念間，只見船家在船梢裏摸出一個瓦瓶，傾了一碗酒，正待想呷，伯虎問道：船家可是茶嗎？米田共道：是我吃剩下來，的。酒。伯虎道：拿來。伯虎口渴了，將碗中酒一飲而盡。米田共道：相公大傷陰，我今晚血脈都不能活了。伯虎道：我喝掉了你的酒，明日請你喝個酪酊大醉。米田共道：我人雖下流，心腸極軟，還有一升黃糙米，煮給相公充飢。如何？伯虎道：你把米煮飯我吃了，明日與你一擔白米。米田共道：到了明朝再說。說着淘米燒飯，不多一回，飯已煮熟。伯虎道：沒有菜蔬，如何下飯？米田共道：譬如沒得飯吃，況且時候已晏，即使有了錢，買不到的了。現在我想出一個妙法，相公吃飯，我在旁邊說菜，說得中意，相公吃一口飯，豈不美哉？伯虎道：這是當不得數的啊！米田共道：世間上原是騙口飯罷了。伯虎挨不住餓，將一碗黃糙米飯，端在手中，眼睜睜底望着。米田共道：陸稿薦的醬汁肉，味道甚好，請相公嚐一點。伯虎道：其味甚佳，說着勉強吞下了一口飯。米田共道：既然肉味好，這一塊三精三肥的，相公你吃了罷！好在唐伯虎飢不擇食，頃刻盡了兩碗飯。米田共道：你吃飽了，讓我吃飯，該你說菜了。伯虎道：我是說不來的，你就吃了。我剩下的醬汁肉罷！米田共道：阿彌陀佛！我吃了三年長素，葷腥是不進口的。伯虎道：那麼我給你做一碗紫菜豆腐湯。米田共道：這樣湯，最合我的胃口。他邊說邊吃着飯，吃了一碗又一碗。伯虎笑道：船家，你的飯量真好。米田共道：不見得，今天多虧相公的湯燒得好。伯虎道：放你的屁。米田

其道：相公！夜飯總算敷衍了過去，我辛苦了一天，想要睡了。伯虎道：我的被褥，備好沒有？米田共道：在你相公府上。伯虎道：難道你船上也沒有？米田共道：我有一條破被，給了你相公，我就沒得蓋了。伯虎暗道：秋香！秋香！你在大船之上，睡得十分舒服，可知道我唐寅好苦？連一條被也沒有，却又是你害我的啊！米田共打着呵欠道：相公轉甚念頭？我要睡了。伯虎道：今晚路極無君子，只得與你同被而睡了。米田共雙手亂搖道：動也動不得，你是個好色之徒，日間看了女人，夜裏決不安分守己，免勞你照顧我。米田共保全了賤聲罷。伯虎道：又在那裏放狗屁了？你的被多麼骯髒，我也不願意和你同睡。米田共道：我想着了，艙底下有一件簑衣，可以將就一蓋。伯虎道：不能取暖，如何是好？米田共道：以後相公愛看女人，務必隨帶行李鋪陳。伯虎道：休要胡說。米田共道：好在今夜不十分冷，否則相公難免凍壞。伯虎道：船家可有草蓆？米田共道：我活了一世，從未買過草蓆，所以也沒有。伯虎道：如此說來，祇好坐到天明的了。米田共道：坐也好，睡也好，我的眼睛要閉下來了。說着倒下身軀，呼呼的睡了。伯虎登時覺得心焦起來，大凡一個人，越是心焦，越是不想睡覺，越是不想睡，越是思潮澎湃，一回兒想到家裏，八位娘子，一回兒想到秋香，二笑的多情，左思右想，身子給一陣陣秋風吹拂，覺得涼透肌膚，抬起頭來看看天，疎星幾點，薄薄的雲，朦住了月色，暗暗着急道：天要是下起雨來，使我益發過不去了。伯虎到了此時，也叫做孽由自作，只得將簑衣蓋在身上，方欲朦朧入睡，只聽米田共嚷道：家主婆，你隻腳讓我搨一搨……心肝……寶貝……我給你樂死了。伯虎聽了，恨道：這狗才如許年紀，尙說夢話，委實該打。隔了半晌，已是四更天了，伯虎倦極欲睡，纔一合眼，只見秋香姍姍而來，不由的大喜過望，正想說幾句知心話兒，冷不防米田共大聲嚷道：捉賊……捉賊……一隻腳軋住了……啊！噲！噲！痛死了！伯虎被他驚破好夢，醒來更觀涼風入骨，好容易挨到東方發白，喚道：船家！天明了。米田共翻身坐起，揉着眼睛道：分明是月亮光，怎說天亮，真是笑話之至。伯虎沒好氣道：狗才睡昏了米田共，抬頭一看，笑道：真的天亮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當扇

話說米田共一覺醒轉，見已天亮，連忙推開蘆棚，收拾臥具，問道：相公！今天是不是回轉蘇州？伯虎道：我若回轉蘇州，昨日也不來了，你等大船開了，我們也隨着開船。米田共道：他們是到無錫東亭鎖去的。伯虎道：我們也到無錫東亭。米田共道：他們要燒早飯吃了。伯虎道：我們也燒早飯。米田共道：昨天夜飯怎樣吃的？伯虎道：昨晚是胡亂充飢，今日必須買魚買肉，大吃一頓。米田共伸着手道：錢拿來，我買魚肉去。伯虎道：我出門不會帶錢。米田共道：相公說：一到天明就有錢，怎說又忘掉了？伯虎眉頭一縐，想了一想道：有了，這裏可有典當？米田共道：借大一個李家村，豈有沒有當舖之理？只愁沒有東西質錢。伯虎道：船中可有筆硯？米田共道：出娘胎不識字的，我筆硯當然不備。伯虎道：你上岸去，向人家借來一用。米田共幌着腦袋道：大清早起，問人借物，惹動人家生氣，吃了耳光回來，冤都沒處去伸的，免勞照顧。伯虎惱道：不中用的蠢貨，待我去借來。米田共道：相公莫非想借此脫身，一去不來。伯虎道：我是正經人，決不賴了你的船錢脫身的，你快燒一鍋熱水，我回來洗臉。米田共隨將跳板攔好，攙扶伯虎登岸，自己回到船裏燒水。伯虎上了岸，約莫走了數十步路，只見一家鮮肉店，開店的剛探下一塊排門板，正要探第二塊，伯虎過去把手一拱道：店家請了。開店的禮無不答，連忙回禮，不防第二塊排門板向外一倒，登時兵兵兵的一陣响，十幾塊門板一齊跌翻，堆了滿街，幸喜時光尚早，行人稀少。伯虎一眼瞥見櫃台角上，文風不動放着一枝筆，一方硯台，還有半段殘墨，心中大喜，拱手道：我來非別，暫借寶店筆硯一用，少停奉璧。開店的氣了個發昏，章第十一，要緊收拾街上的門板，揮手道：你拿去用罷。伯虎取了筆硯，逕自回船。米田共道：相公！你借了筆硯來，究竟做什麼？伯虎笑道：借來畫一柄扇子。米田共道：好笑好笑，不願燒飯要緊，反畫起扇來，相公真自在極了。伯虎道：畫了扇，就有銀錢到手，你的船錢也有了，菜也買得成了，飯也吃得成了，快拿水

來洗臉。米田共將信將疑，舀了一盆水，伯虎洗了手面，濡毫磨墨，將衣袖裏的紙扇取出，展開了，鋪在枰基之上，畫了一幅山水，下面落了唐寅二字的款。待墨跡乾了，吩咐道：「船家，你去當了錢來。」米田共道：「相公，敢情是跌了？了一柄紙扇當得錢，我那件簑衣也可以進典當了。」伯虎道：「你不識貨，米田共道：「就算我不識貨，相公自家去當。」伯虎道：「我是斯文一脈，不好意思。」米田共道：「若講典當，乃是窮人的後門，說甚麼斯文不斯文，別的東西，我都能當，惟獨一柄紙扇，我當不慣，還是請相公去當。」伯虎道：「我去當了錢，船錢是沒有的。」米田共發極道：「我去當，我去當，如果典當裏不要怎樣？」伯虎道：「放心拿去，一定要的。」米田共道：「要當多少？」伯虎道：「要當十兩紋銀。」米田共舌頭一伸，雙肩一聳道：「一柄扇子當十兩紋銀，扇子店裏的扇子，一齊當光了。」伯虎道：「不必多言，快去快來。」米田共逼得沒法，拿了紙扇上街，看見朝西有一家大當舖，走將進去，不敢立近櫃台，將扇向櫃上一擲，說道：「一柄扇子，當十兩銀子，不當就走，決勿強當。」典當朝奉將扇展開，見是唐寅手筆，便問道：「這把扇子，不像是你的啊？」米田共道：「我是一個搖船人，那裏來扇子當錢？因為有一個相公叫了我的船出門，忘了帶錢，着我來當的。」朝奉道：「相公姓什麼？」米田共道：「他說姓田。」朝奉收了紙扇，高齊喊道：「寫票姓田，山水摺扇一柄，當銀十兩。」將銀票交給船家，米田共樂得心花都開了，飛也似跑到船裏，一疊聲喚道：「相公！相公！相公！伯虎道：「船家做什麼？扇子當了錢，沒有米田共道：「我不相信相公畫的扇子，能當十兩銀子，早知如此，請相公多畫幾柄，一世也用不完了。」伯虎道：「既然當銀十兩，謝你五兩。」米田共哈哈一陣大笑，幾乎笑脫了下頰，忙道：「多謝相公，我的棺材本錢也有了。」伯虎道：「你再拿一兩銀子，買柴糴米，煮飯吃了開船。」米田共歡天喜地道：「相公！我今天要買肉，你吃了。」伯虎道：「隨你的便，這筆硯還了肉鋪。」米田共道：「店在那裏？」伯虎道：「上岸不多路，第一家就是。」米田共說聲曉得，興匆匆走上岸去，到肉店裏還了筆硯，並秤了一斤鮮肉，又去買了菜蔬柴米，滿面是笑的回轉船來，手忙腳亂，在梢後煮菜燒飯。伯虎坐在船頭上，兩隻眼睛釘住了大船，一心惦念着秋香，那曉秋姑娘的影子都不見，急得他抓耳挑腮，愁腸百結。米

田共菜飯俱已煮熟，猛聽大船上噹噹一陣鑼聲，伯虎道：「不好了！大船要開了，我們快快開船。」米田共道：「相公不要性急，吃飽了飯開船。」伯虎道：「吃罷了一頓飯，大船去遠了。米田共道：「不妨事的，肚裏不吃飽，力氣那裏來？吃飽了飯，一櫓可當三櫓搖，包你趕上大船。」伯虎道：「如此快盛飯來吃。」伯虎一邊吃飯，一邊想念秋香，催促道：「船家快些吃啊！」米田共道：「相公這樣的催法，噎死了米田共，沒有人搖船，不是玩的。」伯虎只得安心忍耐，等候米田共吃畢，這纔解纜開舟，順風順水，一直追向東亭鎮來。要知以後情形，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三笑

話說華洪山，他是幼年科甲出身，官拜文華殿協辦大學士，夫人王氏，同庚六十三歲，膝下生有二子：一名文，一名武。因為目力不濟，告歸林下，既無朝謁之煩，復少絲綸之責，不衫不履，頗養天年。那天正坐在廳上，忽報太天竺進香回來，船在水牆門首，特來稟報相爺。洪山大喜，吩咐傳話大娘娘二娘娘出來迎接，一面請大爺二爺下船，問安定省，並開正門伺候。家人答應了一個是，分頭傳話。華文華武正在書房中讀書，說也可笑，一個是大舌，一個是刁嘴，而且規矩不習，禮貌不知，出言吐語，鄙俗難聞。洪山見了，十分生氣，無如太太自肉自疼，百般勸慰道：「兩個孩兒雖然愚如頑石，若不讀書，豈不被人背後譏誚？」洪山道：「這兩條蠢牛，讀書何益？」太太道：「原不想他們圖名上進，遮人耳目罷了。」洪山聽了太太的話，請了一位姓陳的先生，陳先生心機用盡，兩個跛頭依舊一竅不通。幸而華太師有自知之明，所以並不抱怨先生，只怪自家缺德，生這兩個不肖。兩個跛頭正在朗朗讀書之際，華平報道：太太回來了，大爺二爺快去迎接。華文道：「快快點端整三三燈火旺。」華武刁着嘴道：「放你娘的屁，又不是回喪轉來，要用三燈火旺。」大跛道：「終終終歸有有這一日。」陳先生道：「令堂太太回府，賢契們快去迎接。」大跛二刁遵了陳先生吩咐，相將出外，大跛道：「我我我現現現成成兩兩尊活佛，豈知娘只管外外面去燒香。」

二刁道：我們是兩尊什麼活佛？大跛道：你你是怪物，我我是獸物。二刁道：不像不像，我和你是油澆羅漢。大跛道：何何謂油澆羅漢？二刁道：就是所謂廢物。一路談笑到水牆門首，來到船裏，請過了安。太太問道：我往天竺進香，半月有餘，家中一切可平安否？大跛道：娘出門燒香，家裏貓狗不會死一隻。二刁道：娘到處燒香，菩薩不但保佑合家平安，而且保佑娘和爹爹龜鶴價健。大跛道：娘做了仙鶴，爹爹只好做烏龜了。太太聽了，氣得發昏，喝道：你們兩個弟兄先回家去，爲娘隨卽就來。兩個跛頭告退。大娘娘二娘娘下船迎接太太，太太上轎登岸，正門大開，轎子直抬到內堂停下。春夏二香攙扶太太出轎。洪山笑臉相迎道：夫人回來了？長途無恙否？太太道：托賴相公福庇，尙還粗安。老夫妻見禮已畢，大娘娘二娘娘上前請安。洪山含笑問道：請問夫人臨安，乃是南渡皇都之地，西湖名勝之區，諒必夫人飽覽無遺了？太太道：杭州名勝，果然名不虛傳，此番前去進香，無非求菩薩暗中造福兩個孩子，日後出仕皇家，榮宗耀祖，如蒙佛光普照，得遂所願，來春重塑金身。洪山道：兒孫自有兒孫福，請夫人不必遠慮。正說着，丫環稟道：太太家廟裏回香已點，請太太拜佛。太太點點頭，洪山道：老夫已命他們安排筵宴，與夫人洗塵，請夫人拈香畢後一敘。太太道：多謝相公。於是立起身來，往家廟禮佛，然後登樓更換了大衣，重行出廳，夫婦二人開懷暢飲，暫且不表。仍說唐伯虎望見大船停在水牆門首，忙喚米田共也，將小船停住，說道：船家！我要上岸去會一朋友，少停卽來。米田共一聲答應，將船擺近岸邊。伯虎跳到岸上，却巧太太乘轎上岸，伯虎閃在一旁，見太太官轎進門，男女僕人跟隨在後，單單不見秋姑娘，心下不由的起了疑惑。原來秋香尙在船裏，這是太太預先吩咐她的，照管箱籠物件，所以守了半晌，只不見心上愛人，暗忖難道自己忙中有錯，一時留心不到，還是進去了呢？還是沒有進去？終想不出所以然來。可憐他呆呆的立着，望着華府牆門，忽地裏一陣香風，吹過鼻邊，伯虎嗅到了香氣，道：妙極了，這陣香風從那裏來的啊？他正左右張望着，不隄防嚙嚙嬌聲，喝道：閃開！伯虎吃了一嚇，回轉頭來一瞧，大喜道：原來秋香姐來了。昨日是遠看，現在是近看了，看得仔仔細細，絕無

潰漏。秋香一見唐寅，不勝驚訝，想這書獸初次在虎邱相遇，跟隨不離左右，後竟獨駕扁舟追跡到此，想不到他獸得如此利害，她又忍不住嫣然一笑，低倒了頭，走入牆門中去了。這一笑，唐伯虎更加偏體酥麻，六神無主，竟將一座相府牆門，誤認做自己的門庭，大踏步的走了進門，管門的見他儒巾海青，斯文人不可得罪的，說道：相公你錯走了路了。說完用手一推，將唐伯虎推出門外，伯虎並不惱怒，站在街心之中，自言自語道：好一個有情有義的秋姑娘，她見了我，總是鳳目一睜，微微一笑，算來已是三笑了，但今日的一笑，別說千兩黃金難買，我恐萬兩黃金也買不到的，怎奈侯門如海，叫我如何進得門去。若因了難，就這樣回去，不但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而且負了秋姑娘的一片心，也罷。若要秋香到手，非面見華洪山不可，就說府上有名使女秋香，因愛他容貌俊俏，欲求老師相送於我，做第九房妻子，諒洪山必能玉成其事。想到這裏，覺得十分有理，登時一團高興，搖搖擺擺，一隻腳纔跨進華府牆門，却又縮了出去。要知唐伯虎怎麼與秋香相會，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喬扮

話說唐伯虎纔跨進相府，連忙又縮了出來，自忖當面去向洪山討取秋香，即使到手，未免索然寡味，顯覺得自己太沒能爲，須得打算一進門之法，偏要秋香自願面訂終身，娶回家去，好使八位妻房，個個佩服。他想到其間，踱來踱去，偶然抬起頭來，見側首牆門之上，貼着一張諭條，上寫着：

諭司關家人王俊知悉：照得本府逐出不法書僮華壽華芳等，招搖勾串，業經驅逐，另行招補矣。茲恐若輩故態復萌，從中煽惑，均爲未定。爾司關務，乃係專責，倘有違犯，惟爾是問，莫謂言之不預也。特諭。

唐伯虎讀罷，一想事有湊巧，例不如打從此路，作我進身之階，逆料十拿九穩的了。繼而一想，雖有招收書僮的字條，我埋名隱姓，將身投靠，洪山見我無人熟識，不肯收留，如何是好？豈非弄巧成拙，壞了大事？幸喜他急中

生智，朝東走去，見一家南貨店，他就跨上街沿，把手一拱道：「請問老長兄，我欲買一名丫環，不知此地誰靠此作中的？店倌指着西邊道：「一直向西，轉一個灣，北首第七家，有一個韓寡婦，名氣最大，人家買男買女，只要尋到了他，無不成功。」伯虎道：「承教承教，便依了指點的方向，過來找尋韓寡婦。」走了幾步，一想不妙，待我回轉船中，與船家商議，叫他設法一套衣帽，再作道理。於是回到船裏，立刻打發米田共去買一件舊海青，一件布夾襖，布鞋布襪，一頂舊帽子。米田共道：「衣服新的好，朋友舊的深，爲什麼相公要穿舊衣帽？」伯虎道：「我要去問親戚借貸，穿了新的，如何去得？」米田共道：「相公和我開玩笑笑了，體面的窮氣全無，加着一張不像借債的面孔，你騙那一個呢？」伯虎道：「這是我老實話，因我有一項正用，短少三百兩銀子。米田共道：「何用借貸？相公現有畫扇子的本領，祇要畫三十柄扇子，我去當了三百兩，省了向人開口。」伯虎道：「因我輕易不畫扇，所以值錢，如若畫多了，一錢不值的啊！米田共道：「這樣說法，非借不可，我給你去買衣服罷，不消一回兒工夫，米田共已將衣服買來，說道：「相公！你穿一穿長短怎樣？」伯虎脫去新衣，換上舊服，倒還勉強稱意，遂道：「這些衣服銀兩，我暫且給你，我要上岸去了。」米田共道：「相公去了，可要來。」伯虎道：「論不定，如若今晚不來，你開船去吧。」米田共連稱曉得，伯虎逕自上岸。米田共道：「日會了歡天喜地的開船去了。」伯虎便向西轉灣，來到第七家韓寡婦門首，站定身軀，一看門上掛着半塊麻布，料無錯誤，便在門上輕輕叩了幾下，裏邊韓寡婦聽得門響，開門問道：「大官人叩門何事？」伯虎道：「敢問媽媽，府上可是姓韓？」韓寡婦道：「正是姓韓，請教大官人尊姓大名？」唐寅一想，名字須當改過，答道：「我姓康，名宣。韓寡婦道：「原來是康官人，請坐請坐。」伯虎坐下道：「我有一事商議，特來驚動媽媽。」韓寡婦道：「何事見教？」伯虎最會撒謊，隨口答道：「我家住在姑蘇城外，父親是鄉間田漢，耕種度日，不幸連年災荒，收成絕望，父親急憂成病，去春亡故，不得已退了田租。韓寡婦道：「爲甚要退田租呢？」伯虎道：「只因我身軀瘦弱，耕田是沒有力氣的，豈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母親亦染病身亡，連遭兩次大故，你想我是個貧苦之人，既無手足，又乏親戚，百孔千瘡，無法彌補，只得將房廬

變賣埋葬了亡故的父母，家鄉是不能住了，故而來到此間。韓寡婦道：康官人！你不會種田，應該做些買賣才是。伯虎道：媽媽有所不知，一無本領，二無本錢，叫我做甚麼買賣？可憐我忍飢挨餓了一載有餘，他說到這裏，便假意做作起來，舉着衣袖，揩抹眼淚，怎奈眼淚一滴沒有，用勁在眼皮上擦着，只擦得眼皮發了紅。韓寡婦畢竟是軟心腸，說道：康官人！難道你遠房親戚之中，竟沒有一個周濟你嗎？伯虎道：遠房親戚，雖有幾家，他們也是靠着種田過活的，災荒之後，自顧尚且不暇，何能周濟於我？韓寡婦道：你父親在日，朋友是有的，不妨借貸一二。伯虎拭着淚道：人在人情在，父親亡故了，便不通往來，誰還願照顧下輩？況且我的性情，與人各別，對於衣食二項，要靠自己去尋的，却不願意倚賴親友，丟掉了自己的顏面。韓寡婦道：康官人的話，說得有理，可敬你人貧了，志氣沒有貧掉，日後尚有翻身的日子，不消愁得。我還要問你，到無錫來，想做些什麼？伯虎道：並沒有什麼成見，想在一碗現成茶飯；那曉到處訪尋，偏沒有人要，因此賣不成身。今天早上，見離此不遠，有一大牆門，貼着招補書僮字條，被我向人打聽詳細，方知是華相府，這位告老還鄉的相爺，爲人十分仁慈忠厚，所以特來找尋媽媽，要求你媽媽顧憐我難中之人，務望撮合，若蒙華府收買，我的殘生，便是媽媽救活的了。韓寡婦聽他說了一大篇，只是搖頭歎息，並不回答。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投靠

話說唐伯虎苦求韓寡婦，希望賣身相府，以遂其願，韓寡婦只是搖頭歎息不言。伯虎發急道：媽媽成全了我，勝造七級浮圖，不須念佛修行。韓寡婦道：康官人！動也動不得，這樣的年少青春，別的事儘可做，爲甚要幹此勾當？埋沒了終身，豈不可惜？伯虎道：我是不會做事的，惟有這書僮還可做得，今我出於自願，媽媽周全了罷。韓寡

婦道：只是相府管門人王俊，他的脾氣很大，人家都稱他二太師，不拘買男買女，他要扣二成佣金，譬如賣了十兩銀子，祇有八兩到手，所以太不上算。伯虎道：依我想來，那是應該的。韓寡婦道：怎說是應該的呢？伯虎道：常言說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了一個相府司關，不趁幾個錢，更待何事？就是我今日到此，只要太師爺合意，謹謝媽媽三兩銀子。韓寡婦道：如今說得天花亂墜，等到事成了一古腦兒忘記乾淨。伯虎道：若蒙媽媽撮合成就，便是我的恩人，豈有口不應心之理？婦人是貪財的多，韓寡婦尤其貪的厲害，心想這康官相貌端正，五十兩銀子，唾手而得，謝我一個加二，亦有十兩，王俊扣去加二，還有八兩，康官人答應謝我三兩，共計十一兩銀子，這注財香，確是送上門來的了。遂道：大官人！你這裏沒有熟識的人，若逃遁走了，却在我中人的身上，叫我怎生擔當？伯虎道：媽媽多慮了，人不累人，我康官是不會的。韓寡婦聽他談吐斯文，料定是正經可靠，乃道：大官人的中人，老身斗胆做了，但你缺少同親，如何是好？伯虎道：媽媽！我是六親無靠的啊！韓寡婦道：大官人沒有同親，太師爺決不肯收留的。伯虎道：這便怎處呢？韓寡婦道：那是老身無法幫你的忙了。伯虎聽了，假意眉頭一縐，說道：既然沒有同親，太師爺不收，只好另尋別路，多多驚動，告別了。說着故意立起身來，裝着要走的樣子。韓寡婦道：大官人少安毋躁，老身與你打算。伯虎道：打算也無益，待我找着了同親再說。韓寡婦道：你聽我說完了，再走不遲。伯虎道：請教媽媽怎樣打算？韓寡婦道：大官人！只是我說出來時，得罪了你。伯虎道：媽媽的話，一定中聽。韓寡婦道：老身想權認你做外甥，那時立契成交，中人也是我，同親也是我，那就穩穩成功了。伯虎一想，這便宜只好讓她佔了，我看秋姑娘份上，胡亂叫他一聲母姨，千情百願，便道：虧媽媽設想週到，使我萬分感激。韓寡婦道：待我端整早飯吃了，同往相府。伯虎巴不得立刻去見秋香，忙道：早飯早已吃過，媽媽不必費心，現在就去罷。韓寡婦道：大官人且慢性急，待我換一件衣服與你同去。伯虎想到進了相府，得與秋香朝夕相見，心中大喜，不由的笑將起來。韓寡婦已將衣服換好，問道：大官人爲何這般好笑？伯虎道：母姨你驚了馬脚了。韓寡婦道：沒有啊！伯

虎道：今後試叫我外甥，不該叫大官人了。韓寡婦道：自己家內，不妨事的，你笑些什麼？伯虎道：從今以後，有飽飯吃了，故而大笑。韓寡婦道：走罷！於是隨了韓寡婦走出門外。韓寡婦用鐵將軍鎖了門，一路過來。韓寡婦道：我有句話要叮囑你，到了相府，見了二太師王俊，你聽我叫什麼，你也叫什麼。伯虎道：這個我自家理會得的。韓寡婦道：見了太師爺，聽我什麼講，你也什麼講，不可誤事。不多片刻，已到相府牆門。韓寡婦道：外甥！你在這裏站一站！伯虎應了一聲，是韓寡婦走進相府，見王俊坐在門房中，忙堆着笑道：二太師！好久不見了。王俊見是韓寡婦，一雙眼笑成兩條縫，說道：媽媽！久會啦！你好啊！韓寡婦道：靠你二太師的福，倒也相安。王俊道：今天來做什麼？韓寡婦道：太師爺要收買書記，我的外甥，纔從蘇州來，人生得很清秀，不知道太師中意不中意。王俊道：你的外甥在那兒？讓我瞧一瞧就知道。韓寡婦返身走到大門口，招呼伯虎進內道：外甥！快來見了二太師。伯虎低了頭進來，深深作了四個揖。王俊向他上一打量，眉清目秀，一表人材，遂道：媽媽！我和你認識了多年，一向不曾聽你說過有外甥啊！韓寡婦道：平日他不在我身邊，因此就不提及了。王俊道：你外甥喚甚名字？韓寡婦道：他叫康宣。王俊道：康宣人多少年紀了？伯虎心想說了真年紀，恐嫌歲數大了，推說不收，還是說小的好，乃道：虛度一十六歲。王俊道：你們且等着，我去稟明了太師爺，再來喚你們進去。韓寡婦道：有勞你二太師了。王俊入內，伯虎却十分着惱，暗罵王俊狐假虎威，妄自稱大，我一個解元爺，向他連作四揖，他竟並不回禮，實屬罪不容赦。日後我少不得報仇，管教這廝起出相府，方知我的利害。不言伯虎心中惱恨，且說王俊走入書房，雙膝跪下，稟道：今有韓媽媽帶着他外甥在外，求見太師爺。洪山手裏執着一本春秋，看得出神之際，聽王俊進來稟報，便道：喚他們來見我。王俊答應着，退到外面，高聲說道：媽媽！太師爺命你同了外甥進去。韓寡婦道：請問二太師，太師現在那裏？王俊道：現在東書房。韓寡婦欣然帶了伯虎進內，此時伯虎懷着鬼胎，反覺不好意思起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初會

話說唐伯虎跟了韓寡婦來到東書房，叩見太師爺，伯虎懷着鬼胎，反覺徬徨不安，繞過九曲迴廊，却巧華洪山踱出書房，就在旁側小廳上坐下，伯虎偷眼一看，但見洪山濃眉鳳目，鼻直口方，五綵長鬚，頭戴金絲八寶九梁巾，身穿天藍織錦便服，脚穿粉底烏靴，昂然高坐，華平上前稟道：啓相爺，韓媽媽喚到了。洪山道：着她進見。韓寡婦連忙趨上幾步，拜伏於地道：太師爺在上，老嫗叩頭請安。洪山道：起來。韓寡婦道：外甥快來叩見太師爺。伯虎跪下道：太師在上，小人康宣叩頭。洪山舉目向他一看，面龐俊俏，舉止大方，早有幾分中，便問道：康宣多少年紀？作何生理？伯虎道：小人今年十六歲，不作生理，幼年隨父親讀過春秋。洪山道：鄉間之子，怎知春秋大旨？伯虎道：小人原不過略知一二。韓寡婦一旁說道：我的外甥念了幾句書，那曉父母變亡，他就苦了，既不懂耕種，又不曾做生意，沒法投奔到我家裏，我也是靠山吃水的，怎能添一個人坐吃？後來想到太師爺府上，要收買清秀書記，因此特地來求太師爺的，望太師爺賞收。洪山道：你外甥自賣自身，還是你姨母作主？伯虎趕緊接口道：小人自賣自身，只求太師爺收錄。洪山道：倘日後有甚差池，韓媽媽可願擔待？韓寡婦道：都在老嫗中人身上。洪山道：如此甚好，你外甥要多少身價？韓寡婦何等鑒貌辨色，估量華洪山已有收買康宣意思，這一下竹槓不敲，也叫呆了，便獅子大開口道：身價銀一百兩，因我外甥人才好。洪山笑道：雖然你外甥人才好，一百兩銀子未免太多，與你五十兩不爲少了。伯虎忙道：敬遵太師爺吩咐，身價銀子，小人祇取十兩，餘下的存貯賬房，只因小人尚未授室，備作將來娶妻之需，未知太師爺可肯容納？苦衷。洪山道：念你至誠樸實，依你便了，身契誰寫？伯虎道：身契小人親筆自寫。華平取過一副筆硯，一張八行牋，伯虎向洪山告了一個罪，就在東邊半桌上，提起一枝新筆，恐怕字寫得太好，動了洪山之疑，暗暗將筆尖咬去，另換一種筆法，胡亂將身契寫就，簽了花押，寫了年月，雙手

遞呈相爺，洪山接過，見上面寫的是：

立賣身文契康宣爲因貧難度日，自願賣入華府爲僕，當日議定身價銀五十兩，先收銀十兩，餘銀四十兩存貯賬房，以作將來婚配之需。自賣之後，任從差遣使喚，小心承值，如有盜逃等情，自應追尋中保，倘有夜眠不測，各安天命，恐後無憑，立此賣身文契爲證。

宏治十三年八月吉日

立賣身文契康宣押

同親中保韓李氏押

伯虎何以知道韓寡婦家姓李？原來方纔在韓寡婦家裏，看見牆上貼着一張地藏寄庫紙條，故而知曉。當下華洪山看了文契，字跡端整，並無錯誤，暗自歡喜，將身契藏好，喚道：「華平，你去取銀十兩，另封四兩，華安去不多時，取來銀子。」洪山吩咐交與韓媽媽收，下道：「這是身價銀十兩，檢點明白，交給你外甥收了，這另外的四兩銀子，是謝你勞的。」韓寡婦喜得眉花眼笑，謝過了相爺，然後說道：「外甥，你的身價銀拿去。」伯虎登時計上心來，揚聲說道：「我的身價銀，寄放在姨母處，要用時我會來取的，那個二太師的扣頭，我去付他便了。」洪山聽了，疑問道：「二太師是誰？」伯虎忸怩答道：「就是太師爺司關王，因人家都稱他二太師，他要我賣身扣頭，待小人緩日付他。」洪山大怒道：「王俊如此不法，速喚這狗頭進來。」少時，王俊入內，跪倒塵埃，洪山喝道：「大胆狗頭，妄要他人稱你二太師，又要康宣扣頭，是何道理？」王俊道：「小人沒有此事，委實冤枉。」伯虎假意跪着求道：「這扣頭小人愿出，望太師爺饒了二太師的罪。」這兩句話，分明是火上添油，洪山更加怒不可遏，吩咐重責四十家法板，喝道：「本當將你這狗頭逐出，姑念你年老無能，從寬發落，革去司關之職，着你看守後牆門，滾下去。」王俊叩謝了太師爺恩典，一蹶一拐的出去。這裏伯虎稟道：「荷蒙收錄，求太師爺賞一名字。」洪山道：「從今以後，喚你華安便了。」當下洪山又命華平引領華安，叩見太太，即在書房承值。華平應了一聲，是帶了華安到西首小房，更換了衣帽，然後帶着他來到內堂，湊巧迎面遇見冬香，華平道：「他是新進府的華安，太師爺着他來叩見太太的，請你冬香小妹妹去稟一聲。」

香點了點頭，轉身進去了，這時伯虎立在內堂之外，滿腹思量：自家若不賣身投靠，怎能直達內室，今番可以穩見秋姑娘之面，諒她見了我，心生憐才之念，好與她暗中相會，一傾積愆。正轉念間，只聽冬香喚道：太太吩咐華安叩頭領賞。於是伯虎跟了冬香步入內堂，把一個頭低倒了。你道何故？因為伯虎一時想起，在半塘寺中隨喜，四香都見過面的，如果給春夏冬三香看破機會，這還了得，所以低倒了頭，腳裏緊一步，向太太叩頭請安。春夏冬三香不但不認得，反而稱贊着面孔縹緞，人品端整，可見三香粗蠢到了極點。只有秋香立在太太身後，對華安一看，芳心中別突一跳，口內不言，心中想道：這個獸子在虎邱山遇見了我，到處追隨，佛前跪拜，故意將我裙角跪住，我們上了大船，他也雇了小船在後追趕，喚船家唱着山歌，料他到了東亭，無法進門，賣身來此，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三笑害了他了。秋姑娘正這樣地想，伯虎早已看見秋香，心下十分快樂，恨不得走過來，將他一口吞下肚去。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叩賞

話說唐伯虎跪在地下，那一雙眼睛却偷看着秋香，兩腿酥軟，再也不想立起來了。可是華太太見了這個華安，也出了神了，你道什麼緣故？華太太見華安生得唇若塗朱，面如傅粉，不像是貧賤人家的子弟。華太太不由的因馬思鞍，想想自家的兩個兒子，面貌醜陋，性情癡獸，渾非宰相後裔，所以目不轉睛，端詳華安。冬香一眼瞥見，熬不住說道：華安！太師爺叫你進來叩頭，趕緊叩了幾個頭，領了太太賞錢，外邊去吧。伯虎給冬香一喊，如夢方醒道：太太在上，華安叩頭。緩緩的叩了兩個頭，一眼看見秋香一雙小足，露出裙邊，宛如新出水面的鮮紅菱，越看越愛，越看越有趣，恨不能伸手過去握住了，放在鼻邊，嗅一嗅香味。畢竟有甚益處。據他說這香味，對於開胃順氣，有意想不到之効力。這時秋香明曉得他偷瞧金蓮，心中暗暗痛恨，好在這獸子可欺，我不妨將他作弄

一番方知我秋香的利害，當下有意將金蓮一頓，伯虎認道：「他磕頭便恭敬，磕了一頭，秋香金蓮連頓兩頓，伯虎連磕兩頭，秋香一共頓了七十二頓，伯虎不折不扣，磕了七十二頭。」夏香忍得肚皮也痛了，格勒地一笑道：「來了一個磕頭蟲了。」華太太也覺忍俊不禁，便喚道：「華安，你家住那裏？」伯虎道：「小人世居蘇州。」華太太道：「在城內還是鄉間？」伯虎道：「住在鄉間的。」華太太道：「你姓甚名誰？」伯虎道：「姓康，名宣。」華太太道：「多少年紀了？」伯虎道：「今年十六歲了。」華太太道：「可有父母手足？」伯虎道：「早失怙恃，弟兄是沒有的。」華太太道：「我看你年紀尚輕，因何不買賣？」伯虎道：「不瞞太太說，說來也覺有些慚愧，緣父親在日，設塾訓蒙，謝世之後，就感到艱難了。」華太太道：「你爲何不承襲父業，也教書度日呢？」伯虎道：「小人雖然認得幾個字，教書生涯，却做不來的。」華太太道：「不會教書，何不耕田？」伯虎道：「只因小人身體孱弱，沒有力氣，萬萬不能耕田了。」華太太道：「不妨作一小本經紀。」伯虎道：「家道窮苦，一來沒有本錢，二來不會做慣經紀，因此出於無奈，來到無錫，找尋姨母，設法賣身。」華太太道：「你的姨母是那？」伯虎道：「就是韓媽媽，多蒙相爺收錄，更名華安。」華太太道：「我看你相貌清秀，舉止斯文，絕不像鄉間人啊。」伯虎道：「小人出身雖在鄉間，不曾種過一畝田，終朝讀書，自然和別的鄉人不同了。」華太太聽了，微微頷首，默付華安雖係農家之子，看他品貌甚好，如若有人提拔，何難做一位小小官員？如今投靠我家，莫非他骨器低微，該爲下賤，不言華太太作如是觀，那乖巧的秋姑娘，不住的頓着金蓮，伯虎也不知磕了多少頭，一時記不清楚了，竟把旁邊春夏秋冬三香，笑得前仰後合。春香道：「太太，華安的額角上，疙疙瘩也要磕出來了。」華太太便道：「秋香，賞他一錠花銀。」秋香應道：「是遵太太吩咐。」伯虎一聽秋香聲音，猶如初出谷的黃鶯兒一般，又輕又清，又文又雅，聽在耳裏，覺得通體爽快。可是這位秋姑娘，作弄他磕頭不算，還要讓他多跪一回，有心慢吞吞去取賞銀，可憐唐伯虎跪在地下，雖說心裏情願，時候多了，兩個膝蓋，早已十分疼痛，偏偏太太十分愛他，東也問一句，西也問一句，伯虎只得有問必答，足足一個時辰光景，秋香取了一錠銀子，姍姍而來，稟道：「太太，銀子取來了。」華太太賞與華安。

叫他去罷！秋香答應着，是伯虎樂極，抬起了頭，伸長了手，欲待接那錠銀子；那曉秋姑娘實在促狹，將銀錠丟在地上，說道：「叩頭謝了賞，外邊去罷！」伯虎一想，秋香你刁極了，既然三笑留情，應該將賞銀親手交給我，也罷！今日受了你的氣，少不得日後報復。於是拾了銀子，叩頭謝賞，退出內堂。華平接着問道：「怎麼進去了這許多時候？」伯虎道：「太太問了我幾句話，故而耽擱了。」華平道：「同我到東樓，叩見大娘娘去。」伯虎轉念不好了，大娘娘那邊一去，二娘娘那邊也要去了，那位二娘娘是我表姊，一見面便認識，破了我的機關，如何是好？遂道：「華平哥，我有一言商量。」華平道：「你要商量什麼？」伯虎道：「我想大娘娘那裏，我是一個青年小使，怎好前去叩見？還是不必去吧？」華平道：「這是府中規矩，無法商量的。」伯虎聽說，登時滿腔憂慮，只得跟隨了華平，兜抄曲折，一逕來到東樓，其時服侍大娘娘的秋桂丫頭，坐在一張春凳上，纏腳，不防華平走將進來，羞得滿面通紅，沒處藏躲。華平道：「不妨事，有個新進來的華安，太師爺命他前來叩頭的，你趕快纏好了腳，去稟報一聲。」秋桂連忙背轉了身子，將腳纏好，問道：「新來的華安在那裏？」華平道：「不是站在外邊嗎？」秋桂過來一看，沒口子稱讚道：「好一個縹緞面孔，比我家大爺好上萬倍，你們等一等，我去通報。」少選秋桂下樓道：「今天大娘娘身體不適，新來書記華安免叩頭，改日領賞。」華平道：「西樓去叩見二娘娘了。」伯虎道：「不必去了。」華平道：「爲什麼不要去？」伯虎道：「大娘娘玉體欠安，二娘娘一定欠安的，去也無益。」華平道：「見與不見，到了西樓，悉憑二娘娘吩咐，你怎好自己作主？」快隨我來，不由分說，一手拉了伯虎，便走。伯虎忙仰懇道：「華平哥放了手，我去就是了。」可笑伯虎猶如醜媳見翁姑，畢竟到了那西樓，是否看破情形，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觸裝

話說西樓上二娘娘馮氏，據素月丫環進來說，太師爺新收一名書記，姓康名宜，手生六指，不覺好生詫異，便

向素月問道：你可看見他人品如何？素月道：人品生得出色，太師爺收買了他，非常得意。二娘道：你聽他說話，何方口音？素月道：很像蘇州口氣。二娘聽了，登時起了疑竇，想着表弟唐寅，手上生有六指，面貌俊俏，性情風流，但他所作所爲，素來輕浮佻健，莫非他改名換姓，將身賣在此間，又要幹那不正經的事了？二娘想到這裏，好在他要來叩頭的，待我喚他上樓，仔細瞧他一瞧，是不是他，再作道理。忽聽樓下哈吧狗叫了幾聲，忙道：素月！下面犬吠，你去看看誰來了！素月走到樓下，見華平引領着一個年輕後生，問道：敢是華安到此叩頭麼？華平連說是的。素月將情回稟二娘，二娘道：你去叫他上來，外房見我。素月仍舊下樓來，說道：二娘命華安樓上去，外房叩頭領賞。華平道：你隨了素月姐上樓，我在這裏等你。伯虎道：方纔大娘娘免叩頭，怎麼二娘娘倒要我叩起頭來？素月道：二娘娘有二娘娘的規矩。伯虎心下着急道：表姊你說一聲免叩頭，何妨之有，偏偏要喚我上樓，不識趣極了！倘然此番被你認破機關，我的面目，放在何處？他一頭想，將戴的一頂羅帽，壓住了眉尖，彎腰曲背，走上西樓，外房門外立定，旋轉身軀，使一個老虎進洞之勢，倒退入內，朝外跪下道：二娘娘在上，華安叩頭。預備叩了頭後就走，怎奈素月調皮不過，睜着說道：好個沒有規矩的東西，跪着不許動。二娘道：抬起頭來，爲甚朝外而跪？伯虎道：奴僕見主母，理當朝外。二娘一聽這聲音，果與唐家表弟一般無二，大概自己所料非誤，便道：恕你無罪，向內跪了。伯虎道：這是小人不敢。素月着惱道：二娘娘的吩咐，你膽敢掘強！伯虎只得連連稱是，將身子掉轉過來，往下一伏。二娘道：華安抬起頭來。伯虎道：見了主母，不敢抬頭。二娘覺得自家愈猜愈對了，遂道：你那裏人氏？叫甚名字？伯虎道：小人康宣，蘇州人氏。二娘如何等聰明，心想康宣唐寅字形相仿，倒也虧他想出。乃又問道：看你如此青年，尙堪習業，爲何不想上進，甘作下賤？難道蘇州就沒有親戚嗎？伯虎道：都已死盡死絕了。二娘冷笑一聲道：你今年幾歲了？伯虎道：十六歲。二娘聽了，幾乎笑了出來，他與我同庚二十歲，越活越小，不無叫人希罕。再問道：我想蘇州地方廣闊，遠勝無錫，你爲何舍近求遠，投靠到我相府中來？伯虎道：其

中有個緣故，只因小人有一姨母，住居東亭，見我貧苦不能度日，姨母叫我賣身的。二姑娘聞言，可笑書跋而皮真厚，認人姨母，不覺羞恥，我若當場將他說破，豈非攸關表弟顏面？若不說破，被人知曉了，也是終身恥辱。待我好言相勸，教他回去了罷。因而說道：華安想，你投靠華府，必然是爲了禾火禾日，纔自願作這勾當，要曉府中規矩嚴厲，豈容你圖謀不軌？況我與你都是蘇州人，彼此株連，有何面目到那其間，憑你有回天之力，業已身敗名裂，貽人譏笑，還是及早回頭的好。這幾句話，說得伯虎頓口無言，滿面羞慚，登時立起身來，道：明人不必細說了。說着飛也似下樓去了。素月欲待要追，二姑娘道：由他去罷。素月道：丫頭不懂，他說了一句明人不必細說，馬上就走。二姑娘道：這小使是有些獸的，賞也不領走了。素月道：我家二爺獸的，華安也是獸的，將來跌遇獸，不曉獸到幾時哩！再說伯虎逃下了西樓，華平問道：你爲什麼這般氣急慌忙？伯虎道：我在樓梯上，自不小心，踏了一腳空，跌下來的。華平道：二姑娘賞你多少？伯虎道：二姑娘說改日領賞，你道奇也不奇？華平道：休得哄我，叩了頭沒有不賞賜的。伯虎道：誰來哄你？華平認道他是實話，領了唐寅到書房，跟着只聽有人喊道：華平哥，相爺喚你速去。華平道：我有事不陪你了，你自己去叩見陳師爺罷。伯虎說聲曉得，於是跨進書房，大躡二刁正在朗讀文章，一個君君臣臣，父子子，一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二刁道：老兄，你的舌頭，大得討厭，總要修剪修剪才好。大躡道：你你你的讀書聲音，未未未必見得好聽。伯虎大踏步走入書房之內，旁若無人，將身坐下，不禁呆住了。兩個躡頭，大躡道：你你看這個人，口也不開，是是是幹什什什麼的？二刁搖着腦袋道：我不認得他。大躡道：莫莫莫非到到來看你你病的？二刁道：看病先生，年紀很老，嘴上出鬚鬚的。大躡道：希希希奇極了，待待我問問聲他，朋朋朋友請請請了。伯虎忙答道：請了。二刁道：到舍間來，有何貴幹？伯虎道：只爲館中無人作伴，因而到此。大躡道：既既然來來來陪伴，你你姓什麼？伯虎道：我名康宣。二刁道：老兄，我剛纔聽人說，爹爹新買一名書記，叫做康宣，不知可就是他？大躡道：你你看他羅羅帽，直身，一定是他。二刁怒道：這奴才好生殺野，見了大爺三

爺頭也不叩。真正天翻地覆了。伯虎忙道：原來是大爺二爺，多多失敬。小人初到此間，不知不罪。大跛道：你你你，可會做事？伯虎道：若說做事，有許多不會。大跛道：請請教你你說說看。伯虎道：送水端茶不會，拂塵掃地不會，疊被鋪床不會。二刁道：你飯可會喫？伯虎道：飯是會吃的。二刁道：幸虧會吃，不然一定要餓死。伯虎一想，我看秋香份上，少不得對這兩個難兄難弟，磕一個頭了。當下立起身來，說道：大爺二爺在上，小人華安叩頭。慌得華文坐內抽身，欲待回禮，華武將他一把揪住，道：奴才叩頭，何用回禮？大跛道：你你惶恐是讀讀書人，這這叫做禮禮無不答。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謁師

話說華安叩過了頭。大跛又問道：華華安，你你你件件不會做，到底會做做些什麼？伯虎道：若問小人，祇會吃飯穿衣，開來做幾遍文章。大跛道：你你會做文文章，文文章要倒倒運了。伯虎道：我還有一事能做。二刁道：什麼事？伯虎道：最拿手偷香竊玉。二刁道：請坐了，受我二爺一揖。伯虎道：小人不敬。二刁道：老兄！我和你用盡心機，秋香這個丫頭，總是偷不到手。大跛道：木木梢抗了他不少，想想有些痛痛恨。二刁道：華安既然有竊玉偷香的本領，我們何不拜他爲師，向他討教討教？你說好不好？大跛拍手道：偷香竊玉，也要拜拜先生，祇有我我和你先先兄忘弟了。二刁道：華安，你且坐了。伯虎道：小人不敬坐。二刁道：不必客氣，現在我要拜你爲師，傳授竊玉偷香本領，豈有不坐之理？伯虎一想：你們兩個跛頭，三分不像人，七分像鬼，居然也妄想秋姑娘，這還了得！待我作弄他們一番，給一些苦，以杜後患。便道：大爺二爺，你們要學習偷香竊玉，務須聽我吩咐。大跛二刁道：先生傳授的話，永遠記在肚裏。伯虎道：大凡偷香竊玉的人，要不輕不狂，出言吐語文雅，在四顧無人的當兒，就不妨調情了。二刁道：情怎樣的調法？伯虎道：一見了面，切莫高聲叫喚，對她笑着丟一眼色，如果她也對你笑着，那就有幾

分意思，不妨走近她身邊，低聲說道：我爲了你相思直到如今。說時一手勾住她的粉頸，親一個甜蜜香吻，以後你要怎樣就怎樣了，這是最妙的調情方法，要牢牢謹記。二刁道：不錯不錯，我平常見了秋香，總是窮凶極惡，攔腰將她抱住，她拚命一喊，我只好放手，她就一溜烟走了。大跛道：這這樣的野野蠻，算算你成成功，祇祇好說是強強奸。二刁道：主人調戲丫頭，算不得強奸的。大跛道：到到是爹爹和媽媽算強奸。二刁道：放你的狗臭屁，爹爹和媽媽是兩相情願的，也不能算奸。伯虎道：你們聽我講，要學本領，必須當面試演。二刁道：老兄！你權且做一做秋香，讓我依了先生傳授，試演試演。大跛道：你在那裏放放連環屁了，常言道長兄爲父，亡弟調戲先先兄，旁觀不不雅。二刁道：原是假的，試演罷了。大跛道：你你看先先生來了。果然陳先生飄然而入，一眼看見伯虎，問道：你是誰啊？伯虎道：小人名喚華安。二刁告訴道：他是新進來投靠的。陳先生一聽，立時怒火透頂，大聲道：爲何見了我，不叩頭？竟這等沒規矩。伯虎道：相公此言差矣。陳先生道：怎說是我差了？伯虎道：我賣身是賣與華府，並不會賣與老和公，爲甚要我叩頭？枉入鬻門，禮欠通了。陳先生被伯虎一陣搶白，幾乎氣破了胸膛，回頭問大跛道：大賢契！令尊在那裏？大跛道：先生！父父親在內內堂。二刁道：老兄！不會通文，獻什麼醜，家父在裏邊，和媽開心。大跛道：爹和媽開開心，告訴訴先生，可說大大大笑其其話。陳先生道：大賢契！叫華平去請你令尊出外，我要辭館了。二刁道：先生攢掉了紗帽，辭去了館，回去尋師母開心，對不對？陳先生呵斥道：胡說！那新進來的華安，如此無禮，我生平受不得開氣，因而辭館。大跛道：不要動氣，辭辭館沒有好好處的。二刁道：這是華安不好，老相公是我們先生，應當敬重，不應該看得像一條狗也不如。大跛道：華華安！你磕磕兩個頭，我我大爺明明朝磕磕，還你兩個頭。伯虎一想，實在沒法，這先生簡直可惡，我又只好看秋香份上，給他叩頭，但我少不得打發他回去，以雪今日之辱。於是硬了頭皮，向陳先生磕了兩個頭，陳先生的怒氣，這纔平了下去。這時華平送點心進來，悄悄對伯虎道：相爺命你同我去收拾一間臥房，再有你換下的衣帽，也去收拾好了。伯虎道：多謝華平哥關切，大

爺二爺小人去去就來。大驢道：請請便。二刁道：老兄滿口通文，你變了孔夫子卵泡了。大驢道：奴奴才尙且通通文，我我應當通通文。書中按下一邊，且說蘇州唐府，自從八月二十三日，伯虎出門游玩，到晚不歸，大娘陸昭容以爲他在別房安歇，故而並不追究，其餘七位姑娘，也和大娘一般思想，故而亦不介意，外面人家小使，認道主人杜門不出，在着裏面。只是唐興唐壽兩個僮兒，各人懷着一個鬼胎，私下裏商議道：阿興哥我家大爺早上出門，到了黃昏時候，還不見回來，你猜猜看，大爺到那裏去了？唐興道：我可以一猜就着，大爺一定在護龍街。祝府吟詩飲酒。唐壽道：我就去問一聲祝大爺。唐興道：稟明了大娘娘，你我去接大爺回來。於是唐興唐壽趕到內堂，將情稟告大娘。昭容便啓口問道：大爺出去的時候，可有人作伴？唐興道：沒有，大爺獨自一人出去的。昭容正色道：你們兩個書僮，爲甚麼不跟隨大爺出去？唐興唐壽同道：我們原要跟隨大爺，怎奈大爺不許。昭容道：何不早說？此刻天色已晚，方來稟我，既知大爺在祝大爺府中，速去尋來。唐興唐壽見主母發怒，一聲聲口中應着是，退到外面。唐壽道：阿興哥你把燈點了，且到護龍街祝大爺府上探一探，如果大爺在他府上，便是你我的造化。唐興道：閒話少說幾句，尋了大爺回來，高枕無憂。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拷僕

話說唐興唐壽二人，各自提了一盞燈，也不顧脚下高低，匆匆來到護龍街祝府門前，碎碎碎搗鼓似在門上叩着，驚動了裏邊管門人，忙披衣起身，問道：門外是誰？唐興道：老伯伯是我呀。管門人開了大門，問道：兩位兄弟到此何幹？唐興道：我奉主母之命，來尋大爺回去。管門人道：唐大爺今天沒有來過。正說着，祝枝山從裏面踱將出來，問道：誰在這裏吱嘩亂叫？可是到來報喪？還是報失火？唐興連忙上前叩頭，枝山一擺手道：你們到來做什麼？唐興道：不瞞祝大爺說，是來尋大爺的。枝山道：別處可曾尋過？唐興道：都已尋過。枝山道：到我這裏來尋，

誰的主見？唐興道：是小的的主見。枝山道：自己不小心，到來問我，豈有此理，來啊！快給我趕他們出去，關上大門。唐興唐壽見勢頭不妙，腳裏明白，朝外便走。唐壽道：阿興哥，大爺不見，再到那裏去尋呢？唐興道：我想還是回去，作興大爺已經轉來。唐壽道：如果大爺轉來，你我額角上發亮了。二人仍提了燈，飛也似趕回來。一問大爺未回，急得二人冷汗直流，面如土色，半晌唐興始說道：大爺一定去嫖了。唐壽道：不會不會，家裏現放着八位姑娘，個個花容月貌，化錢去嫖則甚？唐興道：既然不嫖，到那裏去了呢？唐壽道：且睡了一夜，挨到明朝再說。唐興道：明朝大爺不回來，我和你免不了屁股遭殃。二人正想回房睡覺，大姑娘早打發丫頭出外查問。唐興低聲道：不好了！桃花妹來了，快吹熄了火。桃花接口道：躲不了的，大姑娘喚你們進去。唐興道：大爺今夜不回来了，請八位姑娘一床睡了罷！我們也要睡了。桃花道：趕快進去見大姑娘。唐興道：相煩你桃花妹在大姑娘面前說一句謊，明朝請你吃東道。桃花那裏肯依，逼着唐興唐壽進內。大姑娘道：大爺可曾尋到？唐興哭喪着臉道：方纔尋到。大爺府上，大爺不在那邊。大姑娘道：大爺不在祝府，爲什麼不到他家一尋？唐興道：此刻夜深時候，各家牆門緊閉，驚動了人家，倘然大爺不在，豈不要惹人咒罵？請大姑娘寬限，一到天明，四處去訪尋大爺。大娘沒奈何，只得答應，耐心守候，不覺東方之既白。唐興唐壽一覺醒轉，一打聽大爺尚未回來，不由的手足都冰冷了。這當兒桃花又出來傳喚，二人戰戰兢兢走到裏邊，一左一右跪下，大姑娘罵道：你們兩個狗才，身爲書僮，應當小心伺候大爺，倘今日再不回來，打斷你們狗腿。唐興唐壽流水般忙着答應，來到外面，商量之下，一個尋東半城，一個尋西半城，凡伯虎平日交談過的朋友家裏，也去訪尋，那曉並無蹤跡。唐興唐壽真急得走頭無路，只得重到護龍街祝府。枝山一眼瞧見唐興，問道：今天你又來做甚？唐興道：我來接我家大爺回去。枝山怒道：放你狗臭屁，我又沒有藏匿你家大爺，到來歪纏。唐興道：祝大爺不要動氣，我大爺臨出門的時候，說是訪祝大爺的，大爺一夜未歸，大姑娘罵我們不小心，若不尋回大爺，這一頓打挨不起，因此上來求祝大爺的。枝山道：唐興你遇了鬼了，你家大

爺數日不來，我獨坐書齋，頗覺寂寞異常，正想到你大爺那裏來，談心遣遣呢。唐興道：祝大爺！請你尋尋石枝山道：到何處去尋？唐興道：祝大爺府上房屋多，我們是尋不到的，請你放我家大爺出來，免了我們屁股吃板子。枝山怒道：滿口胡言，待我去見你家大娘，該打四十，再加打六十，湊成一百。唐興道：求祝大爺饒了罷！我去。枝山可憐兩個僮兒逢人問訊，豈知蹤跡不見，加之尋了一天，腹中餓極，回府中，大娘娘各責了二十下門，限兩日內尋到大爺，過了限期，處死無赦。不言唐府中鬧得落花流水，再說無錫東亭華府，那位二娘娘馮氏，自從見了表弟伯虎之面，滿腹狐疑，心想表弟一榜解元，因何不顧羞恥，將身賣入相府之中，畢竟是什麼用意？令人難以猜測。有了不免打發丫環，等到黃昏人靜之時，悄悄的去喚表弟進來，問明他的來意，好言勸他回去便了。於是吩咐素月，夜深人靜，去喚華安，素月會意差了，疑惑二娘娘看上了華安，懷了邪念，暗忖二爺性情癡騷，面貌又生得醜陋，與二娘娘做了兩年夫妻，不會有孕，可見二爺本領不濟。華安相貌又好，舉止風流，無怪二娘娘中意，就是我素月也一心愛他，但是主僕通奸，禮上不該，然而不干我事，算華安造化，與二娘娘今夜兩下和諧。素月守到黃昏過後，悄然下樓，走到外邊，却巧華安步出書房，素月招着手道：二娘娘請你進去。伯虎頓然一呆，心想有何面目去見表姊？用手亂搖道：我還有事，說着一溜烟走開了。素月只得登樓回覆二娘娘，二娘娘明知表弟怕見自己，祇好且自由他。可是爲了唐伯虎，多了一件心事，二娘娘究竟聰明不過，料定伯虎此番賣身投靠，必然爲着秋香丫頭而來。何以二娘娘一料便着，因爲想到婆婆天竺進香，在虎邱半塘寺燒回頭香，那天表弟必定也在寺中游玩，見了秋香，愛她貌美，改名投靠無疑，既表弟不肯上樓見我，不如喚秋香丫頭到來，用香仔細盤問她一番，便知端倪了。想定主意，卽命素月稟明太太，要秋香到西樓描畫花樣，太太信以爲真，喚道：秋香二娘娘要你去描花，左右空閒，你去就是了。秋香應了一聲，是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盤秋

話說秋香本姓王，小字美雲，不幸母親染病身亡，無錢買棺收殮，由她母舅作主，賣入華府，更名秋香。華太太因她聰穎過人，所以十分鍾愛，另眼相看，猶如親生女兒一般。當下同了素月，雙雙來到西樓之上，叩見了二娘。二娘娘忙道：秋香，你且坐了。秋香謙遜道：「環不敢。」二娘娘道：「這裏沒有人的，坐坐何妨？」秋香道：「恕了環放肆。」二娘娘道：「素月，你去烹茶來。」素月答應着，自去烹茶。二娘娘堆笑道：「我請你到來，並非描畫花朵。」秋香道：「秋香是一個使女，怎當起一個請字？既非描畫，有何吩咐？」二娘娘吞吐了一回道：「我有一言問你，你隨太太杭州回來，在虎邱半塘寺燒香，可曾見一個年少書生，與華安面貌相同的？」秋香一想，二娘娘問我這椿事，我若直道其詳，豈不被二娘娘更加疑惑？便道：「秋香雖是丫頭，從來見男人怕的，那日在半塘寺中，丫頭見滿人衆多，並不會抬頭看過，尙覺羞人答答，也不知有否年少書生。」二娘娘聽她斬釘截鐵的回答，暗忖：秋香能言舌辯，果然利害。豈知秋香真刁，反向二娘娘問道：「敢是二娘娘府上的小使，與華安面貌相同的？」二娘娘道：「秋香，我直言對你說，却要忍在心頭，不可對人家說的。」秋香道：「這個自然。」二娘娘但請放心。二娘娘道：「不瞞你說，我有一個表弟，乃是姑蘇有名才子，一榜解元，名喚唐伯虎，人人盡曉，個個皆知的。如今看了華安之貌，十分相像，故而向你動問。」秋香聽了唐伯虎三字，太師爺常在太太跟前提起，聞名已久，然而大名鼎鼎的才子，爲了我一個丫頭，幹這沒廉恥勾當，他的志氣未免太短了。待我用言撇清了罷。省得二娘娘再囉囉了。遂道：「這倒奇了，想這位唐解元，既非沒飯吃，又不少衣穿，怎肯自甘下賤，賣身投靠？我想天下愚人，何至於此？」請二娘娘不必掛懷。二娘娘聽到這裏，含着笑將頭點了幾點，便道：秋香，我雖然這般說，你在太太跟前，不可聲張。秋香道：「二娘娘放心，丫頭決不多嘴。」二娘娘欲待再說，素月送茶過來，二娘娘命他先送秋香。秋香忙道：「多蒙抬舉，折死了頭了，恐怕太太見責，就要去了。」二娘娘道：「在我這裏，太太決不見責。不言西樓上，二娘娘與秋香閒話，且說華文讀了幾遍書，忽然想到了竊玉偷香，便假意雙手捧住了肚皮道：「先生門人告告出恭。」陳先生道：「去了就來，不許耽擱。」大噓出了書。

房，何嘗是要出恭，彷彿做賊一般，偷偷摸摸來到西樓，輕輕走上扶梯，事有湊巧，小丫頭從樓上走下，納罕道：大爺，你到西樓做什麼？華文道：二二娘娘可在樓樓上？小丫頭道：二娘娘正陪着客人呢。華文道：是不是嫖嫖客？小丫頭道：給二娘娘聽見了，要罵大爺哩！大跛道：客客人是誰？小丫頭道：不是別人，就是秋姑娘啊！大跛道：不好了，冤冤家遇見對頭人，快逃快逃。說完下樓去了，實則大跛並未去遠，守在那隘所在，等候秋香。二刁見大跛去了半晌，不見回來，心想我何不到嫂嫂房中，試一試竊玉偷香的本領，究竟是否靈驗，所以也推說腹痛，闖到東樓，大娘娘見了問道：叔叔不在書房念書，到此則甚？二刁並不回答，迷花了一雙眼睛，只是笑。大娘娘見他這副賊腔，忍不住也對了他一笑。華武認道：嫂嫂有意於他，一想情願，伸手向大娘娘胸前一抓，大娘娘勃然大怒，夾頭夾腦，打了一下耳刮子，喝道：沒臉的東西，滾下去。刁嚇昏了，雙膝跪了下來，哀求不已。大娘娘道：你以後還敢再來麼？二刁道：下次不敢來了。大娘娘道：你若下次再來，必要告訴公婆，活活將你處死。華武怎敢違拗，捧着臉下樓去了。這當兒華文守在要道之處，不多一回，秋香辭了二二娘娘過來，大跛一眼看見，如獲至寶，喊道：秋香，那裏去？秋香道：我道是誰，原來大爺。華文道：我大大爺愛你，你你偏不肯，竟和二二爺開心，欺欺人太過。秋香道：沒有這事啊！大跛道：二二爺親口告訴我，說着伸手勾住了秋姑娘粉頸，放出野蠻舉動來，幸虧秋姑娘急中生智，說道：既大爺這等愛我，你且在那邊柴房中等我，少停就來與你相會。華文道：你休得騙我，你一去不來。秋香道：我回覆了太太，立刻就來，決不哄騙大爺。華文道：一言爲定，我我在柴房恭恭候。秋香擺脫了狡軀，沒有走得幾步路，湊巧二刁在東樓上調戲了嫂嫂，動了慾火，想到西樓作樂，不期劈頭遇見秋香，狹路相逢，怎肯放鬆，張開了兩隻手，將秋香纖腰抱住，說道：今朝看你逃到那裏去？若不依我，二二爺決勿放你。秋香道：爺快快放手，被人看見，告訴太太，豈不壞了好事？華武放了手道：你依我不依我？秋香道：你隨我來，這邊有一間灰房，是沒人到的，你在裏邊等一等，我去回覆了太太，就來與你……華武道：遠水難救近火，趁此無人，救一救

我罷！秋香道：太太查問起來，不是頑的，你耐心守候一回，難道守不及麼？二刁沒法，只得在灰房等待，可憐一對跛頭，夜飯都不曾下肚，從一更天守起，直守到三更以後，神倦力疲，各自呼呼的睡着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觸師

話說華文華武，一個睡在柴房中，一個睡在灰房內，直睡到三更以後，那鼻息聲驚動管家婆，心想奇了，開了柴房，提燈一看，見華文睡相新奇，名曰五頭聚會。管家婆上了年紀，看不清楚，認道一條狗，將手裏的燈，仔細一照，却是人面孔。不禁罵道：該死的奴才，貪懶不做事，床上不睡，睡到柴房裏來，待我鎖上了門，讓這奴才睡一個暢。說完，拽上了門，隨手鎖好，他一路照看，慢慢的走過來，到了灰房門首，火不留情，最要小心，推開灰房，見東面牆壁上，直挺挺靠着一個人，不由的吃了一嚇，連忙借着燈光一看，乃是二爺。納罕道：二爺房裏勿睡，睡在這齷齪地方，一定是幾個小妖怪，約二爺灰房相會，時候久了，二爺睡熟了，我來警戒警戒他，鎖他起來，下次就不敢了。再說書房中那位陳先生，只道兩個跛頭，在裏邊吃夜飯不出來了，獨自用了夜膳，華安送過香茗，臉水，勉強叫一聲道：老相公安置罷！陳先生冷冷地看他一眼道：這般貪懶，尙未更深，已要睡了。伯虎道：老相公聽錯了，我叫老相公睡呀！陳先生道：我還要看文章。伯虎道：君也無益。陳先生道：你莫道看文章無益，要曉書囊無底，學問無窮。伯虎道：不過五十兩一年罷了。陳先生道：好生大胆，竟敢得罪我陳相公。伯虎笑道：珍珠怕黃人，最怕老相公老了，耳也聾了。陳先生道：我沒有耳聾，何會聽錯你的話。伯虎道：我說老相公已經五十歲人了，不宜辛苦，應當早睡，如老相公反對華安，明日稟明太師爺就走，我的身價，要老相公代償。陳先生道：我當真聽錯了不成？伯虎道：自然是老相公誤聽。陳先生道：以後說話要清楚些，你先去睡罷。伯虎含笑退出，回到房內，解衣睡下，怎奈

滿腔心事，翻來覆去，一回兒想到秋香，一回兒想到家中八位大娘，那裏睡得安穩？直至曉色朦朧，方始睡去。這時大蹠頭華文，睡在稻草之上，鼾聲如雷鳴一般，四更將近方醒，認道與秋香同睡一處，伸手亂摸，誰曉摸到一束稻草，摸到西一束稻草，那裏有什麼秋香，暗呼上當，歪轉身子再睡。那個二刁華武，起初靠在壁上打盹，後來身子支持不住了，漸漸蹲將下去，坐在地下，最後橫躺在灰裏，睡得十分酣甜。及至一覺醒來，差不多四更天了，忘却身在灰房之內，以為紗窗外沒有亮光，大概東方未白。那知東摸一手灰，西摸一手灰，好生奇怪，定神一想，這纔記起秋香叮囑自己守在灰房之內，去一回就來的。想到此處，登時怒湧心頭，恨道：這刁丫頭將我軟禁在此，明日二爺定要與她算帳。於是站起身來，要想出去，誰想摸來摸去，不是牆，定是壁，始終摸不到門，二刁無法可想，耐住了一股怒氣，重尋好夢。不多一回，金雞三唱，管家婆絕早抽身，悄悄將柴房灰房開了，逕自躲到別處去了。一個倒連的燒火婆，在灶肚裏退了一畚箕灰，從亮處看到暗處，什麼都看不出的，照准灰房裏一倒說也真巧，夾頭夾腦，傾在華武臉上，耳目口鼻一起陷在灰內。華武連忙爬起，雙腳一跳，跳出灰房，燒火婆見是二爺，就道：二爺睡在灰堆裏，真是希奇百怪。華武並不回答，飛也似跑到空處，將衣服脫下，揮盡了稻草灰，溜到西樓上去了。燒火婆又到柴房中取柴，推門走進，見草裏睡着一個人，黑暗中看不真切，便用手在他腿上，劈拍劈拍連打幾下道：醒醒起來罷。華文覺得腿上怪痛，睜眼問道：誰打我？大大爺燒火婆道：大爺床上勿睡，竟睡到柴房裏，是何道理？華文道：大大爺沒有睡睡處，燒火婆道：我老太婆床上很空，華文也不回答，將身上柴屑抖了一抖，走回東樓上去了。時光迅速，已是殘秋時候了，華相府收了不少租米，華太太吩咐做新米圓團吃，是每年的老規矩，閣府家人小使丫環僕婦，每人四個圓團，圓團送到書房裏，大蹠道：先先生請吃圓團。陳先生道：賢契們大家吃。二刁道：華安你有得吃嗎？伯虎道：小人有在此。大蹠道：有有了，快去吃啊！伯虎道：待老相公與大爺二爺吃了，小人才敢吃。實則伯虎想到自己家中，年年收了租米，吃粉圓團應時，今年爲了秋香，夫婦分離，所以觸景

生情，也吃不下去。他正在呆想之際，忽聽陳先生朗吟道：

五湖四海浪滔滔

他念了一句，又將第二個圓團吞下了肚，把腦袋不停地搖幌，吟那第二句道：

括地紅塵透九霄

畢吟，再吃第三個圓團，詩句却一時繼續不下，口中仍念着念過的兩句。及至四個圓團吃完，還是沒有。伯虎有心要侮辱他，接口念道：眼前有個江南客，夜夜燒湯洗卯脬。原來陳先生患着繡球風，每夜必須洗一次的，陳先生把眼一翻道：胆敢如此放肆，委實該打。伯虎道：小人見老公吟詩，枯腸中搜索不出，因此斗膽續完。陳先生拍案道：那個叫你續的？可惡之至。伯虎正待回答，華洪山邁步而入，師生迎接坐下。洪山道：先生面帶怒色，爲了何事？陳先生道：老太師有所不知，方纔晚生口吟藏風詩一首。洪山道：吟詩是人之快事，何故着惱？陳先生道：晚生吟了兩句，尙在構思，華安接口續完，故而不悅。洪山道：華安也會吟詩麼？伯虎道：啓稟太師，小人略知而已。洪山道：請教先生的詩句。陳先生又吟道：晚生吟的兩句是，五湖四海浪滔滔，括地紅塵透九霄。洪山點頭道：果然含着藏風之意，但不知華安所續的是那兩句？陳先生要想照實而言，却又羞於啓齒，便道：太師問他便了。洪山道：華安將你續的兩句詩念來。伯虎應了一聲，是吟道：

岸上蘆花多作揖

山頭擺動樹枝梢

華洪山一聽，不禁暗暗稱贊。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華洪山聽了伯虎續的兩句詩，暗暗稱贊不已，遂道：先生華安雖則無禮，但他詩句吟得甚佳，並無冒犯先生之處，何用着惱？陳先生不好意思，說出卵脬二字，乃道：我不過惱他放肆罷了。洪山道：華安從今以後，不許得罪陳先生。伯虎道：敬遵太師爺吩咐。陳先生以為華太師總要責備幾句，華安平一平自家的氣，豈知反贊他藏風詩續得好，心想不如與他答對，他若對不出時，好教他當場出醜。便道：華安，你能答對否？大跛道：對對不出，打打他的手心。二刁道：先生如果對不出，我來打先生的手心。洪山喝道：畜生不許胡說。伯虎道：小人是低微之輩，怎敢和老相公答對？陳先生道：詩也續得，答對何妨？太師爺也想一試華安才學，言道：恕你無罪便了。伯虎道：請老相公上聯。陳先生略一沉吟道：

雪壓竹枝頭着地，

伯虎一聽，這是從前的老對，誰人不曉？也要說出來充數，却未便當面揭穿，拚了陳先生的台，遂答道：

風翻荷葉背朝天。

大跛拍手道：好好好，真乃絕絕對對。二刁道：你不要假充內家，懂些什麼絕對？洪山道：畜生不准開口。陳先生道：我還有一對，你且聽着：

雪塑觀音，一片冰心難救苦，

華文道：用用雪做題目，倒有些難的。華武道：你可曾聽見爹爹吩咐，不許我和你開口。伯虎道：小人對就了。陳先生道：對來。伯虎道：

雨淋羅漢，兩行珠淚假慈悲。

念畢又道：這些都是陳年古董的老對，三歲孩童也知道的，不足為奇。洪山道：你又要唐突陳相公了。陳先生道：華安，你要新的麼？我就給你一個新對。於是念道：

塔頂胡蘆，手撐涼傘遮白日，

伯虎不加思索，隨口答道：

城頭雉堞，倒生牙齒喫青天。

華文道：「凶啊！連天都吃吃掉了。」洪山轉念道：「華安的才學，不亞於陳先生，不必再叫他對了，免得先生着惱。」便道：「華安你去烹茶來。」少時洪山飲過香茗，略略坐了一回，向先生告辭入內。忽忽之間，又是數日。這一天，陳先生出了兩個題目，大蹠是「三十而立」，二刁是「天命之謂性」，各做文章一篇。自己出去會文，一雙蹠頭拿了題目，你讀一句三十而立，他讀一句天命之謂性，讀了半晌，依舊祇有一個題目，大蹠道：「難難難啊！先生真真刁，我做不出，只好交交白卷。」二刁使勁兒拍着桌子道：「媽的皮大蹠道：你你爲什麼拍拍案大罵？」二刁道：「是我罵你，做文章只管叫難，靜了心自然做出來了，難啊難啊！擾亂我心思。」大蹠不服道：「見見了你娘的鬼，自家做勿出，咬咬我的鷄巴。」可歎兩個蹠頭胸胸無點墨，一枝筆足有千觔重，執在手裏，半個字都不會寫，却命華安一再磨墨。伯虎看了，又氣又惱，忍不住道：「這兩個題目容易得緊。」二刁道：「看是容易做是難。」他二人依舊讀着題目，伯虎道：「大爺二爺文章是要做的啊！讀題目不中用。」大蹠道：「題目看得清，讀得熟，文文章包你做得快。」二刁道：「華安你去拿點心來，讓我和大爺吃飽肚皮，像出恭價將文章漲出來。」伯虎本來不情願代他們磨墨，趁取點心的差遣，到廚房中憩息一回，那曉走到廚下，只聽怪鳥也似問道：「誰來啦？」伯虎向裏邊一看，見是一個年輕女子，可是面貌黑得驚人，濃眉環眼，一副焦黃牙齒，活像海裏母夜叉，令人可怕。在府裏見過幾次，今朝不期然而然，又遇見這個妖精，想把身子掉轉來出去，已經不及。她道：「華安兄弟請坐。」伯虎道：「我就立一回罷。」她道：「你不怕腿酸嗎？這裏沒有人，不妨坐了談談心。」伯虎只得坐下，問道：「請教姐姐芳名。」她道：「我排行第二，因爲面孔生得黑，大家叫我黑二姑娘，亦叫黑牡丹。」伯虎道：「原來是黑二姐，久慕久慕。」黑二姑娘道：「你今年幾歲？」伯虎道：「十六歲了。」黑二

姑娘道：再巧也沒有了，與我同年。伯虎道：黑二姐也是十六歲麼？黑二姑娘眼睛笑成一條縫，把頭點了兩點。伯虎一想：這個妖精醜得如此，還要賣弄風騷，委實可恨，便有意道：黑二姐！想你二八青春，而龐俊俏，該配一個美貌郎君，怎埋沒在廚房中，豈不可惜？黑二姑娘道：我的面貌模樣好，可惜黑了一些。伯虎道：黑裏俏勝如白中美，這倒不妨事的，該埋怨你爹娘沒有主張。黑二姑娘道：爹娘都死掉了，只有一個乾娘。伯虎道：你乾娘簡直糊塗，竟蹉跎你的終身，日間將就混過，到了晚上，孤眠獨宿，怎生過去？黑二姑娘被他勾起心事，眼角裏流下淚來。伯虎又道：既乾娘不作主，應該自己留心才好。黑二姑娘道：我雖然面孔黑，却比人家風流，一時尋不出風流人，所以耽擱到現在。伯虎道：你要怎樣一個纔中意？黑二姑娘道：像你華安兄弟我就中意了。伯虎道：我是沒有這等福氣。黑二姑娘道：只要兩相情愿，有甚福氣不福氣？伯虎道：你有心，我有心，大家放在心上，改日再談。大爺二爺要飢餓了，快做點心，待我拿去，免得挨打。黑二姑娘捨不得華安挨打，慌忙端整了四色點心，一壺美酒，盛在一隻朱漆盤內，叮囑道：你以後不能忘記我的呀！伯虎道：只怕你黑二姐忘記，我是不會失信的。說着，撥了一盤點心，從備街中過來，忽聽鶯聲般喚道：來人！閃開！伯虎抬頭一看，正是腦海中念念不忘的意中人，不禁喜出望外，道：妙啊！秋姐來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誘約

話說唐寅假意和黑二姑娘調了一回情，搬着點心，送到書房中來，說也湊巧，迎面遇見秋香，真所謂喜從天降，連忙放下了盤，含笑站在一旁，深深作了一揖。秋香故意問道：你是那一個？胆敢擋住我的去路？伯虎道：難道姐姐不認識我？我乃蘇州唐伯虎。秋香道：住了！你既是姑蘇才子，爲甚幹此低微下賤之事？我勸你早早回去，不必在相府受盡淒涼了。伯虎道：姐姐！何出此言？我因你虎邱一笑，扁舟追趕，這一晚可憐我好苦，幸有你二笑。

留情，雖沒有被褥，凍死了也是情願，後來你進相府之時，又是一笑，這三笑足抵黃金萬兩，故而不顧家中嬌妻美妾，易名換姓，賣身投靠，爲了你朝思夢想，十二個時辰中，無不掛在心頭，今日有緣相會，望姐姐大發慈悲！秋香道：你要我怎樣？伯虎道：悉憑姐姐發放。秋香聽了，腹內思量：這個書獃子，真跌到極點了，我笑他，是笑他的獸，他竟認作了三笑留情，如今身子被他纏住，總須設法擺脫才好。登時心生一計，含笑說道：如此說來，却是我誤了你了，要知你也誤了我。伯虎道：怎說我誤你？秋香道：當初在半塘寺中，見了你的風流品格，十分愛慕，後來知道你屈節侯門，自甘下賤，因此我沒一刻不想念你，廢寢忘食，你看我骨瘦如柴，心緒也沒有了，花鞋都懶得做。說着把一隻小金蓮伸給伯虎觀看，這是秋香有心作弄他。伯虎一看秋香穿的那雙寶藍緞花鞋，果然變了色了，深信不疑，說道：姐姐爲我如此多情，叫我如何過意得去，還求姐姐垂憐，共諧魚水。秋香道：青天白日，如何使得？伯虎道：管什麼青天白日，只求片刻之歡，了我三笑留情之願，感恩不盡。秋香道：被你纏不過了，快隨我來。伯虎說聲來了，撥了點心盤，跟隨秋姑娘轉了一個灣，來到柴房門首，問道：這裏可好麼？伯虎道：這個所在，不可言。於是放下了盤，走進柴房，將稻草鋪平，又將一束稻草做了枕頭，安排妥當，正待回轉身來，冷不備碎的一聲響，柴房門已關上了，只聽秋香在外說道：有屈你暫在裏邊坐一下，我去了。伯虎心中一急，從柴堆上滾將下來，門是反扣着的，再也拉不開來，着急道：姐姐！姐姐！憑你喊破喉嚨，秋香是喊不回來了，却驚動了狗府中四隻狗，這四隻狗分四種顏色，一黃，一花，一黑，一白，專管相府前後門戶，雖然責任重大，却從不會失過一回職。因此深得太師爺器重，特地造了一間狗府，並在府外懸着匾對，匾是白雲居三字，對是續貂有尾，類虎無文，府內自有人專司其事，收拾得頗爲清潔，這時花黃白三隻狗，睡興正濃，一隻黑狗却醒了，跑出府外，打一個狗呵欠，伸一個狗懶腰，撒一場狗尿，放一個狗屁，忽然吹來一陣香味，知道左近有吃的東西，他雖是一條狗，却比那些酒肉朋友義氣重，而且懂得有福同享，有苦同當，忙走進狗府，招呼同類，一陣叫喚，醒了花黃白三狗，擺尾搖頭。

而來，經過柴房門首，見地上放着一盤點心，他們毫不謙讓，先吃鱸魚，後吃火腿，最後將八個大肉饅頭分而食之，剩下一碟落花生，一盞酒，伯虎在門縫裏窺見，心中好不着急，想把門一脚踢開，出來趕狗，那曉連踢了幾脚，不會動得分毫，四條狗吃了一嚇，東西亂躍，落花生踐得滿地，酒也潑翻，各自回府去了。幸喜這個當兒，燒火婆到來搬柴，伯虎閃在門後，趁燒火婆束柴之際，輕移幾步，出了柴房，長歎一聲，收了地上盤碟，懶洋洋地走進書齋，立在兩個饅頭背後，一言不發。大跛道：「肚裏餓啊！」二刁偶爾回頭，說道：「華安你去拿的點心呢？」大跛惱道：「去了這許許多多時候，我以為你死死在廚房裏。」伯虎道：「方纔小人到廚房中，取了點心，送將出來，被大爺二爺的四位朋友搶去吃了。」大跛道：「四個朋友？」伯虎道：「一個是姓草頭黃。」大跛道：「我不認得，大大概是老二。」食怎好算朋友？」大跛道：「四個朋友？」伯虎道：「一個是姓草頭黃。」大跛道：「我不認得，大大概是老二。」朋友。」二刁想了一想，道：「我沒有姓黃的朋友，他在街內則甚？」伯虎道：「惟眠惟食而已，到了夜間，他就出外去了，而且他性情怪誕，見了有錢人終無話說，可是窮苦的遇了他，立刻發狂叫罵。」二刁道：「他是慣喜歡貧重富的了，這個朋友我想不出。」大跛道：「還有一個呢？」伯虎道：「滿身都有花的，生着一張大嘴，如狼如虎，趕在前來，一口能吞一個饅頭。」二刁道：「奇怪得很，我向來沒有穿花衣裳的朋友，定是老兄的。」大跛道：「不是我的朋友。」二刁道：「這樣說法，一定是媽的朋友了。」大跛道：「何以見得？」二刁道：「媽的朋友，不是都穿花衣裳的嗎？」大跛道：「豈有此理，搶我們點心吃，明明朝和媽算算帳。」二刁道：「還有兩個朋友呢？」伯虎道：「一個渾身穿黑，一個渾身穿白，也都十分兇狠，搶起食來，尤其利害。」大跛道：「這這兩個不講理的東西，倒低是誰呢？」二刁道：「我猜着了，穿黑的必是煤炭司務，穿白的必是白無常。」大跛道：「放放你的屁，煤炭司務送煤炭進來，或或許你猜着，白白無常是不敢走，走進相府裏來的。」二刁道：「不是白無常，定是白蛇精了。」大跛道：「你不要瞎猜，我已經明明白了。」二刁道：「可是你認得這四個朋友？」大跛道：「華安給我們上上當，不不是四個朋友，是府府裏黃花黑白四條狗。」二刁道：「奴才」

混帳極了，給我們跪下。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代文

話說大躡二刁猜出四個朋友，是狗府中黃花黑白四狗，頓時怒從心頭起，喝令華安跪下，動手要打，幸喜伯虎轉機靈敏，忙道：大爺二爺不必動怒，待我將功折罪。二刁道：大罪滔天，如何折法？伯虎道：願代大爺二爺做文章。二刁劈頭吐了一口涎水道：奴才能做文章，大爺二爺可以進得孔廟了。大躡道：你你不要管管他，他能做文章，饒饒他一頓打，如如果做做不出，加加倍再打。二刁道：他不曉得做文章苦楚，嘗了滋味，才知道哩！於是伯虎走到華文書桌旁側，說道：快讓我坐，代你完篇。大躡連忙讓他坐下，伯虎道：小心研墨。大躡道：在這裏磨墨了。伯虎提筆在手，頃刻之間，將文章一揮而就。大躡樂道：華華華安做文章很容易。二刁道：他吃了孔夫子胸膈骨，落筆更快，來趕緊代我做伯虎，不加思索，將一篇文章寫好，說道：你們速將文章磨清了。二刁道：磨清了。甚伯虎道：如若不磨，被老相公看出破綻，豈不要責備大爺二爺。大躡道：說話勿差，但是磨磨清，覺得非常跋涉。二刁道：老兄容易得緊，拿華安寫好的文章，當做印帖，照式照樣印下來。大躡道：對對對。當下二人印一字寫一字，勉強磨清，大躡呵了一口氣道：心心血耗散。二刁道：我也大傷其元氣。伯虎便將作的底稿，用火焚去，少停陳先生回館，二位高徒迎接入內，大躡道：先生滿滿面孔通紅，是不是吃了耳耳光回來。陳先生道：胡說文課可曾完篇。二刁道：非但完篇，而且磨正。大躡道：題目便當，所以勿勿費吹灰之力，早早已做好。陳先生一想，奇了，往日每次文課，至早須黃昏交卷，尚且文不對題，不得完篇，今日為何這等的快。便道：取來我看。二人將文課交上，先生一看，兩篇文章，不但起承開合，而且句句錦繡，字字珠璣，暗忖：莫非有人代做不成，但是眼前沒有人能做文章，好生奇怪。因問道：賢契們想你弟兄向來文理粗陋，為何今日滿篇佳句，敢是抄襲古人文字。二刁

門人是內外課陳先生道何爲內外課二刁道三六九書房外課二四八閨房內課所以門人對於先生算得家主婆家主婆算得先生大蹠道我我也是內外課陳先生一聽原來如此心想大娘娘二娘娘挑我發財這兩篇文章給東翁看了定然歡喜歲底脩儀格外豐厚自不必說了因此將文章圈點完畢喚華安跟隨了到廳來見太師華洪山聞說先生要見親自迎進陳先生道太師存上晚生奉揖洪山回禮道請問先生光顧小齋有何見教陳先生道兩位令郎近日螢窗雪案埋頭苦讀已十分長進了洪山道先生過譽猶恐未必陳先生即在袖中摸出兩本課卷說道請太師觀看令郎佳作洪山接到手裏展開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竟和舊日文章大不相同而且兩篇文章格調高深不禁看了又看心下頓時起了疑惑這文字如出一人之手必係一人代做無疑遂道這兩篇文章玉潤珠圓已臻妙境前日被承題尙且做不相像諒不是小兒輩做的陳先生道令郎各做一篇並無他人代作洪山道先生親眼所見陳先生要想討一點功忙答道晚生親眼看他們做的洪山呵呵笑道不信小兒輩如此用心洪山嘴裏雖這般說心下總狐疑不釋便吩咐華慶道你往廚房中速備豐盛酒筵一席款待陳老相公陳先生聽了喜不自勝洪山又向華安道你請大爺二爺到來與先生把盞伯虎連聲應是暗想陳先生的館坐不穩了不多一回酒席擺好賓主二人入座自有家人斟酒陳先生今日好不得意一杯乾了又是一杯那唐伯虎走進書房高聲道太師爺有請大爺二爺大蹠道請請我們去做什麼伯虎道只爲大爺二爺文章做得好太師爺看了大悅備酒款待老相公請大爺二爺做陪客二刁笑道哈哈有與極了大蹠道文章一好爹爹也要拍我們馬馬屁二刁道老兄我和你自從開筆以來從不曾擾過先君酒菜今朝應當吃個痛快於是二人來到中廳洪山道只爲你們文章甚佳爲父特備水酒款待先生聊表微意特命你們各敬先生三杯大蹠道爹爲爲了我們大大破其鈔洪山道不許胡言敬酒一雙蹠頭這纔坐下不言洪山又道年來屢費

先生清神，未能稍盡賓主之誼，今日水酒一杯，聊申鄙意而已，休嫌怠慢，幸勿介懷，大兒二兒與先生把盞。陳先生謙讓道：此乃太師一經傳後，將來令郎輩萬里鵬程，飛黃騰達，與晚生何功之有？洪山連稱豈敢。要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辭館

話說華洪山看了兩篇文章，頓生疑惑，因而不動聲色，設席面試。陳先生春風滿面，開懷暢飲，他那裏想得到這一席酒是代做文章喚來的。數巡之後，洪山喚道：華安，你將文房四寶擺列東西書桌之上，伯虎暗想發作了，忙着答應。洪山又喚道：大兒二兒，今日你們課卷，文才佳妙，爲父心下不免狐疑，故而也有兩個文題在此，大兒是掩其不善，二兒是察其所安，就在這裏桌上，各做一篇，以分真偽。二刁道：爹爹飲酒是作樂，和文章不合的，明朝做罷。大躡道：爹，我喝了酒，就要頭昏眼暗，文章做不出的。洪山道：酒也要喝，文章也要做，來啊！將酒菜搬過一旁。家人們答應，撤去酒席。二刁道：爹爹不是請我們喝酒，是請我們吃苦，不過我有一句話，爹爹逼殺了兒子，要絕後代的。大躡道：死死掉了乾淨，省得吃零零碎碎。可憐難兄難弟各據一案，胸無點墨，那裏做得出什麼文章？二刁道：爹爹文章可是必定要做？洪山道：自然要做。二刁道：等老兄先做了，兒子明朝再做。洪山道：不許推諉，快快做來。二刁道：華安磨墨，大躡道：華安，你代大爺做一篇文章，太師爺將將來死了，我賞你一升典當。二刁又喚道：華安，快來磨墨，你代二爺做兩句，等爹爹和媽死了，將秋香賞你做家主婆。大躡也喚道：華安磨墨，只忙得伯虎東西奔波，磨墨不及。洪山看了，喝道：狗才兩下磨墨，莫非從中作弊，站在一旁，不許走動。二刁道：事情尷尬，一個要緊人，給爹爹喝了開去了。大躡道：我逼得眼前金屎頭蒼蠅亂飛，將要死死快了。二刁道人祇死一次，決勿死第二次。洪山見他們抓耳撓腮，怒目圓睜，連連催促。陳先生也急得面龐失色，弟兄

二人無法可想，只得硬了頭皮，將白卷交上。洪山勃然大怒道：「你這兩個畜生，揆延了半日，並無隻字，什麼緣故？」二刁道：「不瞞爹爹說，兒子才學有限，全神貫注，盡在方纔一篇文章裏了。」大跛道：「容容兒子睡一夜，明明朝清早起來，一一揮而就。」洪山道：「放屁！前篇文字，誰人代做？」從實說來，若有半句支吾，將你們活活處死。」二刁道：「爹爹不要生氣，乃是華安代做的。」洪山十分憤怒，登時眉毛豎，眼睛瞪，早嚇得華安跪倒在地。陳先生座上抬身，一雙蹠頭曲背呼腰。洪山喝道：「華安，你這狗才這般大膽，文課是大爺二爺分內事，與你何干？」伯虎道：「啓稟相爺，每逢文課，大爺二爺總要挨到黃昏交卷，待老相公更改謄正，然後呈與相爺批閱，今日文題棘手，大爺二爺難以下筆，小人因見老相公出外未歸，猶恐回來了，大爺二爺受責，故而一時冒昧，代作了兩篇文章，此乃代主受過，求太師爺格外開恩，饒了小人。」洪山道：「你代做文章，老相公到那裏去的？」伯虎道：「老相公會文去了。」洪山道：「先生既然不在館中，怎說親眼所見？」陳先生雖是滿面羞慚，心中却老大的不服氣，欠身說道：「華安粗知文墨，是否是他代做，不得而知，還該面試。」洪山點頭道：「華安，陳相公言你才如襪線，一無所長，仍照原題，再做兩篇文章。」伯虎道：「遵相爺之命。」洪山道：「你兩個畜生，張冠李戴，還有何顏再在這裏？」二刁道：「祇此一遭，下不爲例。」大跛道：「如如果再叫人代做，永永遠遠是一隻烏烏龜。」洪山道：「與我書房中去罷，不言一狼一狽回轉書房。」伯虎已將文章作就，雙手呈上。洪山接過看時，比方纔兩篇文章更好，便問道：「你既有此才學，何不應考？」伯虎道：「小人如若應考，左右不過進一秀才，窮人進了秀才，不恰不利，最好做人家西席，故而終身不應考。」陳先生氣得發昏，說道：「華安，你的話分明取笑我。」洪山冷笑一聲，袍袖一展，踱進裏邊去了。陳先生更覺慚愧無地，回到書房，寫了一封辭柬，遂道：「華安，煩你將行囊物件收拾，辭柬一封，相煩轉達太師。」陳老相公本欲面辭釣座，奈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伯虎道：「老相公的行囊物件，早已收拾齊備。」陳先生一想，這短壽促命的華安，委實可恨，便道：「想你青年小草，竟做了輕薄楊花，只是你明欺衰柳，怎知我還是歲寒松柏。」伯虎道：「老相公小人雖爲小草，可以權充遠志，寄奴雖賤，今朝先送。」

當歸。陳先生道：花開花謝，花謝開花，先開先謝，先謝先開。伯虎道：老相公豈不聞人生人死，人死人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陳先生怒道：好個伶牙利口的華安，你不要蟲投蛛網，看他能活幾時。伯虎道：脫離虎穴，諒你不敢再來。陳先生聽他針鋒相對，自知舌戰非其所敵，便道：從此不再來了。二刁道：一個拳師倒翻在西瓜皮裏了。陳先生命人夫挑了行李，揚長而去。伯虎便將一封辭柬，到書廳上，呈與洪山觀看。洪山一想：陳先生不別而行，回去株守衙門，那有餘資可供菽水，來朝當補送五十脩金，以盡賓主之道。繼而一想：陳先生遽然辭去，再延西席一時不得其人，不如暫命華安伴讀，來歲再行設法。打定主意，遂道：華安老爺二爺文理粗陋，正須講解，此番半途而廢，意欲延一西席，尙乏親知灼見，今命你權在書房伴讀，務必精勤於業，勿毀於惰。伯虎忙道：啓稟相爺，小人供職灑掃，而今伴讀書房，難以勉副，伏望詳察。不知洪山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代倩

話說華洪山聽了伯虎之言，點頭道：這也應得是，請大爺二爺進來見我。華平答應，卽到書房中，傳喚雙獸、華文、華武見陳先生辭館而去，從今以後，可以不做文章，因此正在書房內手舞足蹈，大作其樂。一聽華平到來叫喚，頓時頭疼腦漲，戰兢兢，叩見了父親。洪山道：如今先生已去，你們弟兄兩個，難以拋荒，若因循下去，勢必前功盡棄，因而爲父命華安伴讀，你們須要當心習學，休得玩忽，苟有違犯，家法處治。洪山吩咐畢，又向伯虎道：華安你今旣爲伴讀，務必切磋文章，好好兒督察大爺二爺用功，日後蟾宮折桂，方信讀書之樂，樂乃無窮，將來加恩於你，擇配完婚，書房去罷。伯虎謝了相爺恩典，告退出來，滿心歡喜，想不到洪山口中說出擇配二字，不必說秋姑娘穩穩到手的了。歡天喜地，回轉書房，卽在陳先生椅中一坐。二刁道：你看奴才滿面孔，先生神氣大，踱道坐坐在居中，像煞有幾分氣概。伯虎面色一沉，道：今日我奉相爺恩命，伴讀書僮，你們兩個站立兩旁，聽我吩

附。大蹠笑道：到到像串一齣戲。二刁道：老兄不要笑，看他怎樣說法！伯虎道：陳老相公向來館政荒疎，功課失於嚴緊，平日不下苦功，如何能做得好文章？須知文章之道，最忌浮滑，起承轉合，宜一鼓作氣，之乎者也，要應用適合，自然文勢鋒鏘，全篇精警；若是你虛字不明，就難以下筆，黃昏交卷了。二刁道：奴才噯什麼蛆？我們做文章是鬧着玩的。伯虎道：你這句話差了，陳老相公是貪圖束脩，將你們文章不屑修改粉飾，却不想誤人子弟，莫此爲甚。今日我另定規矩，早上溫習功課，午後書寫小楷，每日作文章一篇，限時交卷，不得挨延，倘然不改舊規，立稟相爺，家法重處。二刁道：華安！你定下的新例，我們兩條性命，給你收拾結果。大蹠道：請請你叫相爺快去買買兩口壽材。伯虎道：大爺二爺休得慌張，雖是這般說，只要用功就是了。暫且按下一邊，且說內堂華太太，正執着一串香珠念佛，自有丫環進內稟報道：太太府裏出了一件新聞，特來稟報。華太太問道：甚麼新聞？你且說來。丫環道：陳老相公辭了館轉去了。華太太道：這又奇了，你可知道陳老相公爲了何事辭館？丫環道：聽說大爺二爺文章做勿出，華安私下代做，先生認道大爺二爺做的，送與太師爺觀看，文章好極，太師爺不信，當場面試，大爺二爺交了白卷，太師爺大怒，查出華安代做，陳老相公沒有顏面，辭館去了。話猶未畢，洪山痰嗽一聲，款步而入，華太太起身迎接道：老相公請坐。洪山道：夫人請坐。華太太道：請問老相公，今日這般眉舒心曠，却爲何事？洪山未會啓口，先是呵呵笑道：我獨愛這僮兒才高學富。華太太道：可就是那個華安麼？洪山道：正是他，好說得不加思索。七步成章。華太太道：他既有這般才學，何不入泮？洪山道：他要入泮，易如拾芥。華太太道：老相公從何處見來？洪山道：今日文期，課卷文章甚佳，可笑先生糊塗，魚龍不辨，妄想增脩，哄騙老夫。華太太道：怎見得先生魚龍不辨？洪山道：文章之氣，雖則如潮，但須由漸而來，從無驟長之理，因而動問先生，誰想他反說親眼所見，老夫便面試兩個頑皮，方知華安代做，陳先生無顏辭館而去。華太太道：這僮兒果非池中物了。說着又笑，嚙嚙向洪山道：開他尙無家室，應該與他留意才好。洪山含着笑對四香看看，只有秋香配華安，不失爲郎才女貌一對好夫妻。

老夫婦閒話了一回，天色已晚，即在內堂夜膳不表。光陰荏苒，已是小春時節，華文華武經伯虎用心教導，文章斐然可觀，與前大不相同了。這日正在書房切磋，恰好洪山走到，問道：華安日來大爺的功課如何？伯虎道：比前略見進步。大蹠道：爹兒兒子做詩也會會做了。洪山道：詩乃三百篇之遺傳，古人一唱三歎，不信你就會吟詩了麼？我今即以禪林寺鐘樓爲題，作詩一首。大蹠得了伯虎教授的做詩法門，居然片刻之間，將詩作就，謄正了呈上。洪山接過一看，上寫道：

百尺層樓共一間，鐘聲隱隱進城關；自驚夜半相思夢，盡到東亭第一山。

洪山看了又氣又笑道：這也算得一首詩麼？伯虎連忙接口道：大爺的七言絕句，據小人看來，只消更換八個字，便成佳句。洪山道：你且改來看是如何？伯虎就在書桌之旁，頃刻之間，一一改正，呈與洪山觀看，洪山接來一看，見所改的是：

百尺層樓霄漢間，鐘聲隱隱出禪關；自驚夜半孤舟夢，盡道吳門第一山。

洪山笑道：哈哈！果然改得好，那二爺的功課如何？伯虎道：也好得多了。二刁道：爹爹！兒子能答對。洪山道：你既誇口，我有一對，你就對來。二刁道：請教上聯。洪山道：三陽從地起。二刁對道：五狗自天來。洪山道：這是什麼解釋？二刁道：三隻羊，兒子對五隻狗，對得很工。洪山怒道：胡說！伯虎忙道：相爺二爺的下聯，小人易去一字，卽成古今絕對。洪山道：更換何字？伯虎道：可換五福自天來。洪山大喜，好個隨機應變的華安，有他伴讀，何愁兩跌學業不成。便道：明日我欲往常州探訪李翰林，本欲帶你隨往，因書房伴讀無人，荒了功課，故而留你在此。說着揚長步出書房去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唐虎伯進了華府，忽忽半載，想念秋香之心，無時或釋，欲想回去，却恐秋姑娘背地裏笑自己沒有恆心，可憐他左思右想，只落得進退兩難，他一個人悶沈沈坐在房內，咳嗽歎氣，繼而一想，倒不如趁此空閒，描一幅刁合圖，暗藏諷刺，太太見了，必然動氣，喚我進去責備，縱使無緣，也可見一見秋香之面，聊慰饑渴，再送一暗信與她，我要回去了，讓她知我來去光明正大，想定主意，便安排了紙墨筆硯，畫碟水碗，頃刻間一幅丹青畫就，其名和合圖，乃係寒山拾得二人，又是文殊普賢的化身，勾肩搭背，各執一鵬一鶴，只聽二刁立在背後笑道：「好好，好怪不得叫了半天不見人，原來躲在這裏畫人物，你看手裏拿的，很像老兄。」大跛道：「那一個就像像你了。」二刁道：「華安這幅畫，我向你定了。」大跛道：「慢慢些給他，那是我我要的。」伯虎忙道：「二爺二爺休得爭奪，待我再畫一張，豈非大家有了，說着重又畫將起來，恰巧外邊走來一個丫環，喚道：「二爺二刁道：「那裏鬼叫丫環道：「太請二爺有話說。」二刁道：「此刻看畫人物，沒有功夫。」丫環一看道：「噴畫上的兩張面孔，一個像大爺，一個像二爺，我拿給太太看去。」說時順手牽羊，拿了畫飛步進去，回稟太太道：「二爺看華安畫人物，不肯進來。」華太太道：「你手中拿的什麼東西？」丫環道：「這就是華安畫的，像我家大爺二爺。」二姑娘是有心人，伸手接過來仔細一看，果然相像，上面還有一首題跋，寫的是：

寒山和拾得，胸無半點墨，一鶴復一鵬，此意誰能識？問渠何所能，堆黃復積白，秋去又冬來，香退無顏色。二姑娘看罷，推敲詩中之意，不禁怒上心來，可恨表弟有意弄此蹊蹺，侮辱兩個馱子，若不將他訓斥一番，他太太日中無人了。遂稟告年高道婆，婆婆誰想華安這狗才假託寒山拾得，暗藏刁合，句句帶着譏刺，還該喚他進來，責備他幾句，做其下次。華太太道：「取來我看。」當下華太太不看此畫，猶可，看了之時，怒不可遏，暗忖華安中秋到此，言語動靜，頗覺端方，因此老身十分憐他，何故忽地性情變劣，忘却主人恩德，存心侮辱小主，如此行爲，賢屬不端已極，冬香速與我喚華安進來見我。」冬香奉了太太之命，自然不敢怠慢，逕到書房傳話，伯虎早知來意，

嚇得東窗事發了，却不能不進去，只得跟了冬香，叩見太太，抬起頭來，見秋香立在旁邊，回眸一笑，心想今朝不要說受責，就是打一頓家法，見了秋姑娘之面，也是情願。猛聽太太喝道：「想你這狗才，孤苦無依，賣身相府，相爺愛你才華，不屑解衣推食，命你伴讀書房，另眼看待，這般的栽培提拔，你爲甚恃才狂妄，將人侮辱？這是你明欺大爺二爺，學識淺陋，要知相爺待你恩典不薄，不該如此放肆。」伯虎道：「望太太饒恕，下次不敢。」華太太道：「饒你不得！冬香速取家法來過。」那曉冬香一想情願，竟愛上了華安，如何捨得上人受責，所以口中雖然答應，身子沒有動得一動。秋香聽太太要責打華安，心頭大快，這是一自取其辱，打了也不罪過。華太太喝道：「賤人怎麼不去取家法？」冬香畢竟拗不過太太，沒奈何將家法取到。二姑娘一想，爲了表弟自逞其才，故而煩你老人家教訓，以杜後患，如果真的打了他，他要抱怨我的。忙道：「婆婆暫息雷霆之怒，華安雖有心違犯，究屬初來，未諳法度，他既以丹青獲罪，婆婆何不命他敬繪觀音大士一尊，以贖前愆。」華太太點頭稱善，二姑娘存心使表弟樂一樂，說道：「秋姐生性愛潔，命她磨墨如何？」華太太道：「賢哉言之有理。」於是太太命華安就在外房敬繪觀音，伯虎略不思索，先畫觀音，後畫善才龍女，秋香見他柳條不用，就用白描法，畫出三個面孔，暗暗佩服，不過善才龍女的面貌，一個像華安，一個像秋香，而且紫竹林中還寫着「我愛秋香」四字。秋香暗忖我的面貌給你畫了，可是我的心你畫不相像了。虎伯心猶未足，再在竹林頂上，再寫了「我爲秋香」四字，低聲說道：「姐姐你可知我的來意麼？」秋姑娘只是含羞不語，少選畫完了，我愛秋香四字，用筆撇了四撇，變做紫竹葉了，只剩我爲秋香四字，無法遮蓋，好在唐伯虎才情好，將每一字加成一句，便成了一首西江月：

我聞西方大士，

爲人了却凡心；

秋來明月照禪門，

香滿竹林幽徑。

伯虎道：啓稟太太，金容描就了。華太太道：沒有多少時候，便能畫就，這也可喜。待我看來。當下太太和二娘娘一看，太太連連稱妙道：妙相莊嚴，畫得果然好。改日請往慈航寶閣，虔誠張掛。二娘娘看了十分好笑，表弟並不是畫的觀音，簡直畫了太太小照，善才龍女，分明是表弟和秋香，二娘娘爲甚不說破其意，恐太太喜怒不常，反多未便。伯虎遂告別了太太下樓，可憐一步一回頭的偷看秋香，懶洋洋地回到書房，方纔坐定，只見門公進來稟道：新任無錫縣何老爺求見。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證梅

話說華文華武聽說新任知縣要見，華文道：爹出門去了，擋擋駕不見。華武道：老兄爹爹常責備我們不會說話，所以人來客往，都是爹爹親自出見，今朝他老人家出了門，我和你趁此機會，學習學習，來啊！開正門迎接。門公傳話出去，華文道：華安見了無錫縣怎樣稱呼？伯虎道：地方官乃民之父母，要稱一聲老父台。華武道：華安！你去看茶，倘然說錯，隨時指點。於是雙雙出接，迎到大廳上，謙遜讓坐，豈知主人坐了上首，何知縣反坐在下面。家人獻過香茗，何知縣道：請問尊大人老太師貴出何往？二刁道：常州去了。何知縣道：那位是大公子？那位是二公子？大跛道：我是先兄，他他是亡弟。何知縣道：請問貴甲子多少？大跛道：今年立立夏日秤過，計計重一百四十八斤。何知縣笑道：乃是青春多少？大跛道：嘎嘎！今年念念八歲。何知縣道：有否令郎令媛？大跛道：一男一女。何知縣道：大公子真好福氣，今年幾歲了？大跛道：已經十八歲。何知縣笑道：想那時大公子年祇十一，豈能生育大跛道？內內中有個緣故，拙荆頭頭胎是雙雙胞，養養下來就死，到現現在九歲一個，豈非十八歲？何知縣這纔明白，轉向華武問道：二公子多少貴庚了？二刁道：要問我狗府裏那條黃狗的。何知縣大笑道：哈哈！這

是什麼緣故？二刁道：不瞞老父台說，賤內因我不會做人，說我年紀活在狗身上。何知縣道：這是遊戲之談，焉有將人比畜之理？二刁道：那是何曾啊！何知縣諱增，一聽二刁說何曾，竟誤會了何增，認道二刁將他比畜，頓時生氣來，自言自語道：可笑啊！可笑！虎生犬子，鳳產雞雛。伯虎立在旁側，聽何知縣說了這兩句話，不禁老大的不服氣，即使你打狗，應該看一看主人之面，他既甘犯法紀，非說破他不可。遂說：啓稟老爺，何知縣道：管家有甚話說？伯虎道：方纔老爺說虎生犬子，但不知犬與狗一般的，還是兩般的呢？何知縣給他一問，不覺兩頰微紅，再對伯虎一看，見他開擺直身，鸞帶烏靴，疑是華太師的心腹，不敢貿然得罪，便答道：却是兩般的。伯虎道：何以見得是兩般？何知縣道：狗有懸蹄者，謂之犬。伯虎道：犬與狗的聲音，又如何辨呢？何知縣道：犬之聲謂之吠，狗之聲謂之嘍，所以謂之勞嘍。二刁笑道：老父台，看你不出，竟會扮狗叫。何知縣知道上了伯虎的當，滿面羞慚，登時坐立不安，起身告退道：貴公子，令尊老太師回府，相煩轉稟鈞座，容再趨承。二刁道：豈敢豈敢，請老父台再扮幾聲狗叫去。何知縣道：休得取笑，再會了雙獸相送出外。何知縣登輿而去。二刁道：老兄相府中有了華安，估盡便宜，說得何增當場扮狗叫，有趣有趣。伯虎道：不是小人有心侮辱地方官長，因為他小覷大爺二爺，說什麼虎生犬子，鳳產雞雛，所以要他狗叫三聲。大跛道：這樣說起來，應應該吃苦頭。二刁道：這叫做日中無人，自取其辱。說話之間，恰好相爺回府，華文華武慌忙迎接，叩頭問安畢，伯虎上前跪稟道：啓稟相爺，無錫縣何增有稟帖求見，因相爺未回，告辭而去。洪山道：他到此間，可有什麼言語？伯虎道：大爺二爺，因他是地方官長，客廳廳相見，他見大爺二爺不善辭令，說了一句虎生犬子，鳳產雞雛。洪山道：何知縣竟敢如此放肆。大跛道：我親耳聽見。二刁道：他看不起你爹爹。洪山大怒，一面吩咐華平持名帖到縣衙，邀請何增，一面吩咐華安打掃鳳竹軒，預備少停排席。當下華平拿了相爺名帖到縣，何增大驚，盤問根由，方知自己言語中冲犯太師，忙取了白銀三百兩，送與華平，求他轉圓。華平便指點何增一條路道：城內白翰林希天，是相爺平生好友，言聽計從的。何知縣端整了水禮。

八色，白銀千兩，親自懇求白翰林調停，華太師看白翰林份上，始允免究。再說伯虎奉命打掃鳳竹軒，一手執了茗帚，一手拿了畚箕，軒外臘梅盛開，濃香四溢，覺得香氣之中，更有一般異香，嗅到伯虎鼻子裏，不禁神清氣爽，一抬頭見秋香正在攀折臘梅，彷彿發現了奇珍異寶，流水般丟去了茗帚畚箕，躬身長揖道：秋香，有禮了。秋香道：你來此則甚？伯虎道：太師爺命我打掃園亭，巧遇姐姐，我何其僥倖也？但我想姐姐夜間是要陪伴太太的，倒不如就在這軒中，成其美事。那曉秋姑娘微微一笑，擺動柳腰，花枝般繞過迴廊，就不見了。伯虎如何肯捨，追將過來，只見秋香走入攪翠軒中去了。伯虎哈哈笑道：再不要聰明伶俐的秋姐，也有失算之日，這裏四圍水繞，無路可通，逃不了的了。大踏步走上台階，誰想掀開珠簾，只叫了一聲啊，身子向後倒退不及，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索夫

話說伯虎掀開珠簾，只見華太太端坐軒中，叫了一聲啊，便問道：冬香！誰在外面？速去查來。否則華太太不會查的，因為秋香走入軒中，滿面通紅，氣急心慌的緣故。冬香走到外邊，見是華安，問道：你到這裏做甚？伯虎道：我奉相爺之命，前來打掃，偶見秋香背影，認是冬姐折梅，欲思分惠，故而趕來，誰想給太太瞧見，這便如何是好？冬香道：你去罷，我自有的法想。小梅快來！小梅道：姐姐喚我什麼事？冬香道：太太要查一個人，你去頂認一頂認，停回我給錢你買糖喫。小梅道：太太要打的冬香回身進去，稟道：不是別人，是小梅要搶臘梅花。華太太道：小賤人如此頑皮，速取家法過來。冬香道：你聽見了沒有？快快叩頭，下次不敢了。小梅跪着求饒，華太太道：念你初犯，下次不可。小梅謝了太太恩典。華太太坐了一回，也回上房去了。轉瞬之間，已是臘月二十四日，唐與唐二人可憐終朝訪尋大爺，並無蹤影，昭容大娘十分震怒，立卯比追，十日一卯，每卯痛責三十六板，只打得四條腿鮮血

交流。唐興長歎一聲道：咳！大娘娘對我們說，如過了臘月，大爺仍然不歸，不管元旦元宵，定要將我們處死。輪着指頭算一算，剩得沒有幾天了，眼看你我兩條性命活不成。唐壽道：我也在這裏着急，還是逃走罷。唐興道：要硬到底，纔是硬漢，我想祝枝山那個壞蛋，他何等刻毒？唐壽道：蛇自然是最毒。唐興道：我想到一條以毒攻毒的計策了。唐壽道：有計策何不早說？唐興道：祝枝山既是赤練蛇，我想用灰地鞭治他一治。唐壽道：怎生治法？唐興附在他的耳邊，說道：只消如此這般，准教赤練蛇叫苦連天。唐壽大喜，於是到內堂叩見了大娘娘。昭容問道：你們到來見我，莫非大爺有了消息？唐興道：回稟大娘娘，據大家傳說，大爺藏在祝府。大娘娘道：你們可曾去過？唐興道：我已去過好幾次，再三懇求，告訴他大娘娘將我們三日一比，五日一比，吃盡苦楚，望祝大爺可憐我們，放我們大爺回去度歲，感恩不淺。豈知祝大爺開口便罵，說你家大娘娘枉爲翰苑千金，不懂禮義，猶如河東柳氏一般，可笑之至。大娘娘道：他如此說麼？唐興道：怎敢在大娘娘面前撒謊，而且還有幾句不中聽的話哩！昭容道：恕你無罪，快快講來。唐興道：祝大爺說你大娘娘三從四德全無，七出之條有分，不見了太爺，難道要我代表不成？昭容聽了，唐興一篇假話，怒火直透髮尖，一想祝枝山太不講情理了，藏匿了我家丈夫，猶不認錯，反誹謗我沒有婦道，今朝定要會他一會，畢竟我那一棒失了婦道。所以也不更換衣衫，喝令唐興備轎，挑選了三十二名家大小使，十六名丫頭，親自到祝府索還丈夫。唐興低聲向唐壽道：前天你我吃了赤練蛇苦頭，今朝大娘娘替我們翻本，管教赤練蛇大吃其虧。當下唐興唐壽帶了三十二名兄弟，磨拳擦掌，勇糾糾，氣昂昂，頭裏先走，後面十六名丫頭，個個粗手大腳，擁着大娘娘一肩大轎，過了駱駝橋，轉灣便是護龍街。登時驚動了閩人，爭來觀看。甲道：這是府大娘娘，不知到什麼地方去，跟了這許多小使丫頭，人人面上殺氣騰騰，形狀可怕。乙道：今天臘月二十四了，一定有人住了唐大爺房屋，付不出租金，大娘娘親自出馬，拆屋卸椽。丙道：唐府房屋，都在閩門吳趨坊一帶，這裏護龍街上是沒有的。丁道：你們都猜不着，大概有人欠了唐大爺銀子，唐大爺討不到，大娘娘出

來替夫討債。不言他們議論紛紛，且說大娘娘轎子已到祝府牆門，管門人一看男男女女五十餘人，只嚇得渾身篩糠似抖着，拔腿奔到裏面，稟道：大爺、唐大娘娘來了。枝山道：該死的奴才，你怎麼回答？管門人本來嚇昏了的，說道：小的說大爺不在家裏。枝山喝道：放屁！那個叫你這樣說的？枝山心中暗忖：陸昭容必爲伯虎而來，別無他故。我若不見，只道我情虛畏避，況此事與我風牛馬不相干涉，然而女流之輩，上門上戶，覺得失了體統了。來大開正門，說我出接。祝全開了正門，大娘娘轎子抬進內堂，停下，自有丫頭攙扶出轎，敝禮坐下。枝山道：僕荆原該出來接待，因爲偶爾冒了風寒，正在服藥調理，失迎失迎。陸昭容道：原來伯母玉體違和，待妾身訴明衷曲，少不得還要趨承班次，問候起居。枝山道：多謝大嫂美意，不知今日大嫂光顧寒門，有何貴幹？陸昭容道：大伯若問妾身此來，事非得已，既邀動問，容妾奉告。枝山早已明白，却泰然自若道：倒要請教。昭容道：不瞞大伯說，丈夫自從八月出門遊玩，一去不還。枝山道：大嫂可曾命人尋訪？昭容道：到處尋遍，音信杳然。枝山道：這樣說來，到了那裏去了呢？昭容道：直到如今，不覺秋盡冬殘，因思大伯是同窗好友。枝山道：是啊。唐祝兩家，如兄如弟，是盡人皆知的。昭容道：此時妾身已山窮水盡，無路可通，要求大伯憐我女流，代爲設法。枝山道：家中無主，譬如屋內無樑，然而唐兄太落拓不羈，少年這等輕薄，一出了門，便忘記了家。昭容道：總要求大伯設法才好。要知枝山如何答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激避

話說陸昭容自至祝府，向枝山問丈夫下落。枝山答道：此刻年近歲華，各家有各家的事，叫我也難以兼顧。昭容道：平日交情惟有大伯，何故這般推三阻四，作難我女流之輩，世態炎涼，令人可歎。枝山道：大嫂埋怨我看冷眼，要曉得我也日夜記掛，打發人尋訪唐兄，並非不肯出力。昭容道：伏望大伯推情，俾拙夫早日回轉家門。枝山

道：我想唐兄交友甚廣，何以大嫂單來尋我？昭容道：大伯與祝老爺交情最深，勝如手足。枝山道：大嫂差了，若講相與交好的朋友，還有周文賓、文徵明二人，誰不知唐祝文周一體相交？昭容道：平日只有大伯與拙夫同游，妾身今日特來哀求，從速交還我大爺，免得結了仇恨。枝山一聽，暗想陸昭容無憑無據，向我索夫，豈有此理，便道：大嫂，唐兄平生最貪女色，此番一去不歸，料定他又在那裏見了美貌嬌娘，像從前一樣，男扮女裝，藏在高樓之上，即使叫我去尋，我也無能爲力。這一下兜心拳，正打在昭容心坎上，我用好言求他，他反將這種話取笑於我，不由的怒火中燒，花容一變，伸手當胸一把，將枝山拖住，道：快將大爺還我，萬事全休，如若不然，妄想平安過年。枝山本是有名的洞裏赤練蛇，向不怕人，今日遇了對頭了，一來男不敵女，二來看在唐伯虎面上，不便爭論，故而倒有幾分怕懼，忙叫道：大嫂乃是翰苑千金，知書達理，諒懂得男女授受不親，請快放手。昭容道：如今不放了。唐與唐壽見大姑娘動手，他們就望外一跑，招呼道：兄弟們，大姑娘吩咐進去動手。一衆家人小使守了半晌，本有些不耐煩，一聲喝打，個個如狼如虎般打進廳堂。枝山身不能動，口中嚷道：打不得，打不得。唐興道：偏偏要打，趁此出出氣，說着將一架雕刻圍屏，一脚跌翻在地，唐壽跳到天然几上，扯下一幅五岳朝天圖，撕成了一片，拋了滿地。唐昌捧了一只古窰花瓶，使勁兒擲在地上，打得粉碎。唐福取了一根門閂，東打西擊，將上面掛着的幾盞明角燈，完全打落，其餘衆小使各施本領，打得廳上桌椅翻翻，落花流水。祝府家人皆已逃避一空，只剩一個祝全，雙手亂搖道：諸位兄弟停手，我家大爺與你家大爺，猶如嫡親手足，現在傷了情，日後唐大爺回來，和我大爺怎好相與？唐興道：我家大爺不見面，非打不可，大家打到裏邊去。祝全道：在我身上，交還你家大爺。唐興道：如果不還怎樣？祝全道：悉憑你們放火燒屋。唐興道：你去見我家大娘娘，限日交還。於是祝全走到大娘娘跟前，雙膝跪下道：請大娘娘放了我家大爺，小人自願尋還唐大爺。大娘娘道：你叫什麼名字？祝全道：小人名喚祝全。大娘娘便鬆手放了枝山，喚道：祝全，我家大爺究在何處？祝全道：小人曉得了，唐大爺下落，我家大爺怎取

瞞蔽大娘娘，受這一場氣惱，小人斗膽勸大娘娘回府，限我家大爺三日之內，尋還唐大爺就是了。大娘娘道：三日之內沒有呢？祝全道聽憑大娘娘追究。這時祝府丫頭芙蓉，送上一盞香茗道：大娘娘用茶。大娘娘氣已略平，說道：難爲你了。芙蓉道：我家大娘娘感冒了風寒，身體不大舒服，不能出來奉陪，叫丫頭代言請安。大娘娘道：煩你傳言，說我問候。陸昭容這纔帶領了丫頭小使們乘轎而去，只氣得枝山雙腳亂跳，氣喘吁吁說道：再不想陸昭容竟是個女強盜，打到我家裏來，真乃豈有此理來啊！你們將所有打壞物件，放在空屋之內，不許妄動，等笑面無常回來，不怕他不賠。祝全道大爺平日你天地不怕，爲什麼今朝這般沒用？枝山道：好男不與女鬥，自然她佔便宜了。我且問你，女強盜怎樣去的？祝全道：我見勢頭不好，只得善言求告，甘限三日尋還唐大爺。枝山道：三日一過，又該我大爺倒運了。祝全道：這是緩兵之計，且得打發去了，從長計議。枝山道：伯虎的魂靈都不見，三天如何尋得到？可恨陸昭容又這般發辣，我看難以商量。祝全道：我想唐大爺若在蘇州，決不會音信杳然，一定耽擱在別處。枝山道：這句話說得有道理，畢竟到了何處去呢？祝全道：唐大爺定在杭州周府游玩西湖，樂而忘返。枝山道：我就着你到杭州，請唐大爺回來。祝全道：我一個人不去。枝山道：爲何不去？祝全道：我到杭州周府，見了唐大爺，他不肯立刻回來，難道叫我和他拚命？枝山道：據你意思怎樣呢？祝全道：還是大爺親自前往，他見了大爺，不避嚴寒出門，那敢囑強？跟了大爺一同轉來，豈不是好？枝山一想三日之內尋不到人，等四日陸昭容又要到來淘氣，不如依了祝全之話，往杭州去走一遭罷。便吩咐祝全備好行李，雇定船隻，連夜上船，一路順風相送。路上並無話說，那天到了杭州，祝全道大爺杭州已經到了，但已日落西山，不如權在船裏住一夜，明朝上岸。枝山道：我性急如火，巴不得見了小唐之面，立刻動身返蘇，回家度歲。說着更換衣襟，帶了祝全上岸，逕向清和坊而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謁周

話說祝枝山一到杭州，匆匆登岸，來到清和坊周府，祝全投了名帖，管門人連忙進去通報，周文賓見是枝山名帖，殷勤出接，分賓而坐，敘畢寒溫，文賓啓口言道：祝兄，我與你久疎親近，思念日深，難得歲暮到此，使小弟喜出望外。枝山道：承你掛念，但不知尊大人在京平安否？文賓道：前日家父有信寄歸，托庇平安。枝山道：尊堂老太是好的。文賓道：家母十分強健，祝兄府上都好。枝山道：賤荆抱恙在床，我則大倒其運。文賓道：祝兄何出此言？說着命廚房備酒，一面打發人稟報太太。文賓又道：歲除在即，祝兄到此有何貴幹？枝山道：沒有正經事體，我也決不到此地來。文賓道：小弟也想此來，必有正事，但不知爲了何事？枝山道：虧你是有名才子，竟連這些小事都不知道。文賓道：小弟委實不知。枝山道：你不要假作不知。文賓道：當真不知道。枝山道：笑話極了，我此來非別，開說笑面無常，住在你家裏，我要埋怨你，平日還可留得他，目下年近歲畢，全不想他家裏有八美懸望，應該及早打發他回去，反害我受盡了酸胖氣，打得我家中落花流水，因此出於無奈而來。文賓聽了，呆着說道：祝兄之言，我全然不懂。枝山道：伯虎在你家中，我來同他回去。文賓道：唐兄好久沒有來了，故而小弟常掛胸懷，竟欲過了元宵佳節，來蘇拜訪二兄。枝山道：笑面無常，真沒有來嗎？文賓道：不會到來，難道我哄你不成？山枝道：你若藏匿了他，必要天誅地滅的。文賓道：請問唐兄幾時出門的？枝山道：這件事說來，驚天動地，變幻非常，他還是八月二十一出門，直到如今並無下落。文賓道：這也奇怪，他到那裏去了呢？枝山道：伯虎一走，我枝山受其大累，唐與唐壽兩個奴才，實在可惡，言語之中，常說我藏過他的主人。文賓道：祝兄這也難怪他們。枝山道：你也尋我淘氣麼？文賓道：小弟不敢，我想唐祝文周四人，猶如同胞手足，俗語說得好，不見了羊，只要羊羣中去尋。枝山道：照你這般說法，是我藏了他了。文賓道：你與他同居蘇州，相親相近，他不見了，自然要問你姓祝的了。啊！枝山道：你說甚麼屁話？不該如此冤屈我。文賓笑道：不見了唐寅，爲甚你來問我？枝山道：我不過是猜呀。文賓道：唐興、唐壽也，不過是猜呀。枝山嘆道：如其猜呢，到也罷了，可恨陸昭容不講人情，她帶了丫頭小使，到我家裏，面索丈夫。文賓

道：這也怪她不得。枝山道：爲何又怪她不得？仍是我枝山不是了。文賓道：不是小弟編派祝兄不好，目下歲將云暮，那個不要回來過年？唐兄歲底不歸，大嫂自然盼夫心切，要到你門上來尋了。枝山沒好氣道：我想唐伯虎是你的朋友，祝枝山也是你的朋友，何厚於唐而薄於祝？未免欺人太過。文賓道：小弟並無薄厚之分，唐兄久出不歸，大嫂難免盼望，祝兄既知其事，應着三四處訪尋，才是至交朋友，你不該置之不問。枝山道：你錯怪我了，我得着消息，派人尋訪，若然見了小唐，也就不至於被陸昭容大打出手了。文賓道：她竟打上門來，麼？枝山道：打得大廳上，登時立刻變了破甕。文賓道：後來她怎樣去的？枝山道：限三日交還小唐，她方纔回去，故而星夜趕到杭州來，找尋伯虎。文賓道：他不在這裏，祝兄徒勞往返了。枝山道：祇好驚動你府上，過再年了回去。文賓道：祝兄在此過年，小弟有興極了。周德！你將祝大爺行李搬運上岸，打發原船回去。枝山道：船錢請你開發了。文賓道：船是你坐的，與我何干？枝山道：我向來出門不帶盤纏，難道你竟忘懷了？文賓道：我明知又被蛇咬了。周德！船錢多少，你去開發。少停了環出來傳話，說太夫人請見。文賓連忙挽了枝山入內，拜見年高周老太太。枝山說明了尋訪唐寅的來意，周老太太也是稱奇不置，遂道：賢姪！好久沒有到這裏來了，不嫌怠慢，就在此間過了殘年，開歲回府罷。枝山連聲稱謝，這纔告退出外，書齋飲酒。枝山生平嗜酒如命，一杯在手，萬慮皆消，直喝到譙樓上鼓打三更，枝山已有了七八分酒意了。文賓親自張燈送入東書院，略坐一回，方始告辭入內。枝山解衣睡下，一忽醒轉，早已紅日當窗，起身洗梳完畢，恰好祝全自外進來，說道：大爺！既然唐大爺不在這裏，還是趁早回去過年。枝山罵道：都是你這狗才不好，還想回去過年。祝全道：我有什麼不好？枝山道：奴才還要嘴硬，唐大爺與我無涉，誰要有限三日尋還？祝全道：若沒有我的緩兵之計，他們一路打進去，連大娘娘也要吃驚嚇了。枝山道：不用你討好，你不限日期，可以推托干淨，如今限了日期，倒有了憑據了。倘然陸昭容告到當官，說是祝府書僮祝全，甘限三日之內，尋還丈夫，已過限期，仍無下落，必定被他們謀死了，你想這一張狀，官府准不准？祝全道：准的。枝山道：奴才

既然知道要准官府何等利害？着我追還唐伯虎，豈非海裏撈針？如果不死還好，假使三長二短，這一場官司，叫我如何抵擋得住？祝全道：大爺這便怎處？枝山道：且在周大爺府上過了殘年，元宵節後，再作道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除夕

話說祝枝山正與祝全閒話，不防文賓走得進來，枝山道：你起身得早啊？文賓道：小弟天天如是，祝兄昨夜好睡麼？枝山道：一瞌睡到天明。文賓道：今日天氣晴和，我和你吃了早飯，可有興往外邊閒步一回？枝山道：使得使得，我正想散散心。於是就在書齋中用了早飯，隨身便服，一同上街游玩，因為月小，二十八即是小年夜，今天就是除夕，大家端整過年，所以街上更形熱鬧，二人隨意遊覽了一回，盡興而歸。晚間二人又在廳上對飲香醪，言談作樂。枝山道：此刻我和你吃年夜飯，不曉得小唐可會回家咧？文賓道：他未必見得回去。枝山道：你何以見得？文賓道：他若返家，知道你在杭州尋訪，一定打發人來通報，決不使我記掛。枝山點頭稱善，只見周永周昌走來，一個拿了紅紙對，一個張了燈，拿了刷帚，說道：二爺！我們去貼對封門了。文賓把頭點了一點，枝山用手招着道：管家慢走！將這付對拿給我看看。周永道：對上沒有字的。枝山道：爲甚對上不書一字？文賓道：這是我們杭州的風俗，除夕貼了無字對，取一年無事之意。枝山哈哈笑道：貼了無字對，一年無事，如果畫了一只烏龜在上面，便做烏龜不成？還有一說：爲人在世，不論富貴貧賤，豈有無事之理？譬如做生意，白相吃飯，拉屎，都是一件事，若要無事，除非生一年瘟病，祝全給我跑來。祝全道：大爺有甚吩咐？枝山道：將我墨盆筆硯取來。俄頃取到廳上，枝山乘着酒興，命周昌展開對聯，落筆如飛，一揮而就。文賓背着手，看他上下聯寫的是：

四壁山峯，淡淡濃濃圖畫。

一天星斗，圈圈點點文章。

文賓連聲稱妙，枝山道：杭州風俗，各家都貼無字對麼？文賓道：家家如是。枝山道：他們家家無事，我偏要他們一年有事。祝全取了我的大小筆，周德張了燈跟隨我去。文賓雙手亂搖道：祝兄千萬不可如是，還是多喝幾杯酒吧！枝山酒興方濃，那裏肯依搖搖擺擺出了周府牆門，果然見家家戶戶貼着無字對聯，枝山停了步道：就是這裏罷！周德他家平日爲人可好，周德道：這一家平日樂善好施。枝山道：那麼我給他一些口采。遂提筆寫道：向陽門第春常在。

積善人家慶有餘。

寫了一家又一家，只聽那家有人說話道：家主婆！我辛苦了一世，指望過一個快活年，豈知身無半文，借貸無門，結果欠了三千債。婦人道：欠了三千銀子呢？還是欠了三千銅錢？男子道：一個窮漢，怎能欠得三千銀子？婦人道：三千銅錢希鬆百懈，何用這般着急？男子道：欠了一個債，主本不算多，無奈我共欠了七十二個債主，三十也是討賬。四十也是討賬，旁人看見了，以爲我不知欠了多少債。婦人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趕緊還清就是了。男子道：多謝你教我一個乖，叫我拿什麼去還人？婦人道：難道你沒處去借貸嗎？男子道：今天已是小年夜了，門路已經斷絕，我和你商量罷。婦人道：我是沒有私房的，如果有錢，冷天不穿夏褲了。男子道：你的二百銅錢，到那裏去了？婦人道：那是不用了的。男子道：可是藏着買藥吃？婦人道：昨夜歲畢咒人生病，你要罪過的。枝山在外聽了，十分好笑，即在無字對上，寫了兩句道：

門外三千債，

家中二百錢。

枝山帶了酒意，不問好歹，一連寫了二三十家，來到一家門首，黑漆牆門，烜赫異常，便問道：他家是做什麼的？

周德道：他家一半續書，枝山道：還有一半呢？周德道：還有一半舞文弄墨，包打官司。枝山道：姓甚名誰？周德道：他姓徐，雙名子健，是一位杭州有名訟師，誰得罪了他，就有飛來橫禍。祝大爺避過了他，換一家寫罷。枝山道：你說什麼話？我若避過了他，顯見得我怕了徐子健了。快快張燈，待我寫來。好一個不怕風波的祝枝山，提起筆來就寫，他寫的是：

今年真好悔氣，

全無財帛進門。

周德看了，皺了眉頭道：祝大爺！既然送他一付對聯，應該送他兩句口采，這兩句不利市的話，徐子健豈肯干休？加着他是無風能掀三尺浪的人，必然大動干戈，我倒替你大爺擔憂。枝山笑道：你儘管放心，倘然怕他尋事，待我落一個款在聯上。於是又寫了一行小字，姑蘇祝允明題贈，寓清和坊周宦便是。乃道：周德！這一條街，差不多給他寫完了，那邊去再寫罷。周德道：祝大爺！杭州地方廣闊，罰誓到來世也寫不完，不如回府，多用一杯酒罷。枝山道：興致未盡，再寫五十家回去。周德祝全不敢違拗，一個張了燈，一個捧了墨盆，依次寫將起來，只聽朝東一家人家，透着燈光，原來夫妻兩個，正在謝年。男的說道：家主，婆快不要打磕銃了。女的道：辛苦了一日，讓我養一回神。男的道：獻過了利市，儘你睡到來世。女的道：你別咒我，賬目還清了沒有？男的道：一應皆清，只剩肉錢未還，抵莊開年還了。女的道：趕快齋了利市，封門大吉，省得肉店裏討債鬼上門。當下夫妻二人端正了佛馬盞，安排整齊，女的走到樹下，端出一個熱騰騰的豬頭來，男的接到手裏，喊道：哎，啣不好了。要知什麼一回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評對

話說那男的將豬頭接到手中，喊了一聲，哎，喲，女的忙問道：做什麼大驚小怪？男的道：不好了，豬頭上一隻耳，宋不見了。女的聽了，格勒格勒的，笑道：剛纔我肚裏餓，一時沒有東西吃，見豬耳朵又香又爛，被我割下吃掉了。男的忍住了氣，將豬頭供在桌上。女的又道：一條魚拿去。男的伸手接過，問道：你的燒魚方法，是你娘家的祕傳呢？還是你自家的新發明？女的道：是我第七個娘舅教的。男的冷笑道：原來你七娘舅燒起魚來，要燒焦了才吃。女的道：燒的時候，火旺了一些，因此燒焦了。如果你吃起來，滋味還是出色。男的道：好個伶牙利口，算你燒魚本領好。說着，將魚也放到桌上。女的道：雞來了，快來接去。男的接在手中，一看，納罕道：只有雞身體，沒有雞頭，難道你又吃掉了不成？女的道：雞煮得爛了，連雞頭都落了下來，好給我容易在湯裏尋着。裝又裝不上去，我一時沒有法想，只好把雞頭塞在雞屁股裏。男的將雞在桌上一放，遺笑話笑話，虧你想得周到。女的道：你不要笑我，沒有我這個女人，還要四不像哩。邊說，邊將鹽碟、麩盤、炒米、年糕，搬了出來，一一供好。男的在神前，敬了酒，點了香燭。至誠誠，磕了四個頭，嘴裏又通誠祝告，保佑來年生意茂盛，四季平安。拜畢起身，喊道：家主婆，你也來拜拜菩薩。女的道：我怕難爲情的，不拜了。男的道：面皮這樣厚，拜菩薩有甚難爲？情女的道：你將身子背過去，待我拜佛。男的果然背轉了身，只聽得女的跪在地上，禱告道：菩薩在上，保佑我家主公生意興隆，日進千金，保佑我不生瘡，不生癩，不傷風，吃得下，撒得出，身體一日壯，一日男。男的接口道：家主婆，再說兩句早生貴子，五子登科。女的跳起來道：你別說這種坵台話來，頭還沒有放到枕上，人已睡着的了，要想養兒子，只好請人代勞的了。夫妻二人正在說話之間，只聽得門上蓬蓬敲了三下。男的低聲道：討肉眼來了，快吹熄了火。女的問道：外面是誰呀？那人道：我叫阿錢，是來討肉錢的。王六哥在家裏嗎？女人道：出去了，待他回來，將錢送到你店裏，如果不回來，明年還清，我要上馬桶去了，得罪你不開門了。阿錢一想，這女人說話乾脆，分明賴債，只怕王六躲在裏面，待我偷聽一下，裏邊夫妻二人認道：阿錢走了，重新點起燭來。王六道：家主婆真能幹，三言兩語，把這個阿錢打發滾蛋。女

的撇着嘴道：吃了一隻豬耳朵，馬上動氣，現在不必你拍馬屁。王六道：和你鬧着玩的，以後人尾巴也給你吃。外面阿錢接口道：可要再賒幾個豬頭給你，趕快開門還賬。王六藏躲不及，沒奈何開了門，說道：對不起，你的肉錢過了燈節，如數奉還。阿錢道：那個不興，齋利市有錢，我的肉錢就不該還嗎？說完拿了香爐蠟台，出門而去。其時祝枝山寫已了一百餘家，這纔命周德張燈而歸。到了來朝，正是元旦，且說那個徐子健，清晨起身，梳洗完畢，更換了一身新衣，焚香點燭，參拜了天地祖先，又向東南方拜了喜神，只見來興飛也似跑將進來，報道：相和相公不不好了！子健不由的吃了一嚇，罵道：狗才！今朝是大年初一，討飯的叫化子，也要討一聲好口彩，借此發一年利市，爲什麼神惶鬼叫來興道：除夕夜裏，我家貼的無字對，說也希奇，今天對上有了字了。子健聽了，疑信參半，道：誰和你說的來興道：相公你不相信我，不妨親自去看。子健甚是納罕，立起身來，走到外邊，來興道：相公請看，倒底有字無字？子健一看，今年真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來興道：相公據我想起來，好在相公是個訟師，打官司是家當便飯，也沒有什麼晦氣。子健再看旁邊一行小字，姑蘇祝允明題贈，寓清和坊周宦便是。心中一想，祝枝山是蘇州才子，聞名已久，然而我與他風馬牛不相關，正所謂無緣無故。如今他有意前來寫對，注明地址，分明是向我挑戰來興道：相公！這個祝枝山能吃得的嗎？子健道：是一個人的名字，豈可吃得來興道：祝枝山既然，是人，相公就此打翻。子健道：何以見得是我倒翻來興道：因爲相公惡名大振。子健道：狗才什麼惡名來興忙道：我說差了，相公平常威名大振，誰不懼怕？那祝枝山膽敢在老虎頭上動土，遠勝老虎，豈非相公倒翻了嗎？子健道：不妨，我和公自有道理，你將牆門探下來，對上灑了水，小心着將對聯揭下，不可破碎，我有用處。來興答應了一聲，回身出外，喚人幫同了探下兩扇牆門，又取了一碗清水，噴在對聯上，等到濕透了，慢慢的揭着，却驚動了左右鄰人，問道：來興你家死了誰了？來興道：不說吉利話，你忘了年初一嗎？鄰人道：不死人，爲什麼探了大門？揭掉春聯來興道：我家貼的無字對，多謝祝枝山寫了字了，相公動氣，叫我揭來，衆鄰人聽了，各向自家門上一

看，對上也有了字了，齊聲說道：你家的字，是祝枝山寫的，我們的對上，也是祝枝山寫的了，不曉得祝枝山住在什麼地方，有朝一日遇見，大家打他狗賊一頓生活。剎時間人聲喧嘩，好不熱鬧。來興揭下了對聯，仍換了一付無字對，裝上牆門，進去回復主人。徐子健坐在書房之中，越想越氣，不禁的自己一條手，很命的在書案上用一拍。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邀儒

話說徐子健爲了對聯上十二個字，越想越加懊惱，心想我若忍氣吞聲，不和他去理論，只道我懼怕了他，如果與他上衙門打官司，覺得事體太小，不如待我傳集了三學生員，訂期正月初三日，明倫堂評理，看誰的理性長。三學生員沒一個不幫我忙的。我看你祝枝山，雖然有名才子，只好欺負蘇州人，却欺不得區區徐子健。於是伏在書案上，濡毫磨墨，寫了幾十張傳單，吩咐四名書僮，拿來四路分發。又叮囑四名書僮道：你們對他們講，屈期不至，莫怪我動氣。衆書僮道：相公之命，誰敢違拗。依我們說，不必傳集三學生員，還是喚一班打手，打到清和坊周府，將祝枝山痛打一頓，就出了相公氣了。子健道：事體甚小，不必大做，這樣一來，顯然我不講理了。四名書僮答應着分頭而去，不多一回，三學生員俱接到了傳單，因爲徐子健爲人奸險，刀筆利害，無不人人懼怕，所以大家都奉承徐子健，議論枝山不是，專等正月初三日，到明倫堂羣起而攻之。再說祝枝山、周文賓二人，正在書館中對坐閒談，只見周德拿了一張傳單，一張名帖進來，說道：這是徐府送來的，二爺請看。文賓接過一看，頓然發呆道：老祝！你一時作耍，惹出是非來了。枝山道：我惹的是誰？文賓道：你偏偏惹了那個徐子健，他最無情義，是個著名的訟棍，終日出入衙門，比山中猛虎還狠。枝山道：你說他凶得像猛虎一樣，究竟吃過多少人文賓道：人雖不吃，却勝於吃人，我們杭州人都懼怕他的。枝山笑道：獨有我枝山不怕凶，偏要和老虎鬥上一鬥。文賓道：

你不要嘴硬骨頭酥，算來却是你的不是，常言道送人須好物，應該奉承他兩句。枝山道：要我奉承，頗非容易，就是奉承皇帝，也要揀一揀黃道吉日，何況他是個秀才，我去奉承了他，唐祝文周四大名家，從此名譽掃地哩！文賓道：總然你不肯奉承，也當說兩句吉利話，如今憑你一身是口，到了明倫堂上，理就評不過他了。枝山道：小周膽如鼷鼠，要曉我這副對聯，却因禍爲福，轉敗爲功，你可記得三國年間諸葛亮，曾經舌戰羣英，那班三學生員，酸丁而已，值得什麼希罕？只消三言兩語，管教徐子健投降我。祝枝山文賓聽他大言不慚，也就低首無語，在架上取了一本書，翻着觀看。枝山見文賓不去睬他，合着眼坐在椅內，猶如老僧入定一般。轉眼間已是年初三了，明倫堂前十分熱鬧，其時却有兩個窮酸，少文兄舊歲絳帳設於何處？少文道：墨材兄弟在臨平處館。墨材道：貴居停待閣下如何？少文道：敝居停待人尚佳，祇惜儉樸太過，幸而訂定三章約法，做了一年賓主。墨材道：怎樣的三章約法？少文道：我對東翁說，你是崇尚節儉的，飲食不可太豐，今日爲始，先行定立合同，以免各無異言。於是就在合同上寫下：「無魚肉亦可，無酒飯亦可，無銀錢亦可，此係兩相情願，如有違者，照例議罰。」東家大喜，賓主各執一紙。那曉到了第四日，請我吃了一碗豆腐湯，我說：東翁言猶在耳，君豈忘之？東家說：那是我恭敬你，直到今日始食豆腐。我說：有文書何須饒舌！請看合同。東家取出合同，照前念了一遍，我說：東翁你念了破句了，須讀「無魚肉亦可，無酒飯亦可，無銀錢亦可。」如果依你讀法，不但魚肉酒飯沒得吃，連東脩也沒有到手了。東家俯首無詞，從此日日吃葷，吃了一一年，現在我已辭了館了，但不知墨材兄去年何處得意？墨材道：我在長安坐館，東家異常吝嗇，看得我輩秀才不在眼內，一日三餐，祇有一盞韭菜炒蝦。少文道：其味極鮮，倒還可口。墨材道：天天吃這東西，覺得食之無味，有時放一個屁，其臭更勝於常屁，真臭而不可聞也。少文道：人家見了閣下，將掩鼻而過矣。墨材道：我恐怕到這個地步，便用言質問東家，說韭菜究有何等好處？東家說：你枉做了讀書人，竟忘了「男子不可一日無韭」一句話嗎？今於韭菜中加暇同炒，食之眼目清涼，非凡有益。我不禁大笑起來，對東

家說世上有些一味韭菜炒蝦眼科郎中將畫成餓李，吁亦可憐極矣。豈知東家不改所爲，一仍舊貫。有一天我在樓窗上遠眺，東家問我看些什麼？我就對他說：觀看城隍山螞蟻排陣。東家不信，說怎樣看得這般清楚？我說：那是常吃了府上韭菜炒蝦，因此目力大佳。東家聽了，老羞成怒，頓時和小弟翻臉，所以失館半年了。少文道：今日衣冠齊整，到什麼地方去？墨材道：爲了徐子健兄之事，特地到明倫堂去，幫同他向祝枝山評理。少文道：我也到明倫堂去，我們就此同行了。街上來了一班，又是一班，盡是三學生員，彼此議論紛紛，就中有一個秀才，慣喜順風使篷，便在當衆揚言道：我們到了明倫堂，切勿多言多語，應該抱定宗旨，人說徐子健不是，我們也說不是，人說祝枝山不是，我們也說祝枝山不是，免得惹禍招非，諸位以爲如何？衆秀才同聲稱善，當下一行人逕向明倫堂而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鬧堂

話說徐子健邀集了三學生員，欲與祝枝山評理，這日他絕早抽身，來到明倫堂，謁見宗師，然後說明來意。道：門生雖不能置身雲路，然生平從未受人欺壓，不料除夕之夜，來了一個蘇州祝枝山，在門生無字對聯之上，信筆塗鴉，我若姑息養奸，將事隱蔽，人將恥笑我是個沒用的東西了。爲此邀集三學生員，與他評論曲直，伏望老師鋤強扶弱，善爲處置。宗師道：我鬢在櫛李時，耳聞其人不安本分，惟利是圖，且待他來見我，自有處置，只怕他畏避不來。正說着，祝枝山與文賓緩步而入，一路談笑，大有旁若無人之概。衆生員一見祝枝山大模大樣，頓時酸氣冲天，同聲說道：放屁，放屁，大放狗屁。祝枝山站定了，問道：你們狗屁放完了，沒有？衆生員惱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祝枝山笑道：既然無理，爲甚擅到明倫堂上，該當何罪？衆生員聽祝枝山說話，來得立在滴水簷下，一個個頓口無言了。祝枝山走上堂來，問道：那位是徐子健兄？話猶未畢，就有一人應聲而出，答道：小弟便是。祝枝山弟久聞子健兄大名，

如雷灌耳，本欲登堂拜望，但恐驚動，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幸。子健道：豈敢豈敢，小弟久慕祝兄，乃是吳邦才子，今聞在於敝地，地方日有起色了。枝山道：子健兄言重了，不知見招弟來，欲評何理？乞道其詳。子健道：若要人不知，如非己莫爲，小弟與兄素無相犯，有心侮辱，其故何在？衆生員也隨聲附和道：此乃枝山兄大差特差，萍水相逢，將人侮辱，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枝山道：你們邀我到來，還是相罵呢？評理呢？如果你們要相罵，請出明倫堂。衆生員道：我們評理來的。枝山道：誰是誰非？自有公言判斷，有所說有理不在高聲，你們這樣的沸翻盈天，還是孔子教導的呢？還是貴宗師所傳授大失斯文體統，全不像讀書人的行爲，可發一笑。文賓道：祝兄這裏不是爭論之所，且去見了老師，再論是非便了。枝山道：宗師姓甚名誰？文賓道：老師姓李，名揚，嘉湖人氏，甲榜出身。於是二人邊內拜見了宗師，敘過客套。李宗師道：請問秋元公，何故在敝門生。徐子健門上將無字對胡亂填寫，要曉這是杭俗，取一年無事吉利而已。枝山道：對聯之上，全是吉利之言。李宗師道：既秋元公美意，書聯相贈，只是你如此行爲，枉讀五車書了。枝山道：晚生讀書，本來不學無術，却雅不欲揚人之短，豈知徐子健兄邀集三學生員，共集明倫，博我以文，抑或約我以禮？李宗師道：秋元公文情並茂，敝門生自當遜謝未遑，何至大庭公論。秋元公但能責人，不能責己，全憑利口，何以服衆？寧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枝山道：對聯上全屬好話，那曉子健兄的眼睛，差不多是兩個出氣孔，只知讀幾句詩云子曰：怎奈腹內欠通，居然也咬起文嚼起字來。枝山說到這裏，恰好徐子健率領衆生員入內，衆生員因枝山唇鎗舌劍，再也不敢開口的了。枝山叫聲道：子健兄弟並未冒犯足下之處，何以要這般光景？如果弟有差池，弟當賠罪。子健道：枝山兄小弟門上貼的無字對聯，辱承大筆題贈，若是吉利的話呢，自然小弟登門奉謝。枝山道：不知是怎樣一個差池，倒要請教。子健道：上面寫的是今年真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畢竟兄差還是弟差？枝山呵呵笑道：弟世居吳郡，久仰大名，今游武林，無緣相訪，故而題聯奉贈，實指望我兄一年平安，此乃奉承我兄之意，何以子健兄不知好歹，竟然這等小題大做，此新年新歲，到來驚動

老師我兄差而又差，差之萬分。子健聽枝山咕咯嘮叨說了一大篇，不由的火星直冒，圓睜了，一雙三角眼，氣沖沖的說道：枝山兄對聯上沒有一個好字，何以反說小弟大差，令人不解。枝山道：在弟想來，字眼個個極好，並沒有一個不利之字，我兄既爲評理而來，對聯必然帶來的了。子健道：小弟帶在這裏。枝山道：請拿出來大家看。徐子健即在袖中取出對聯，展開桌上。枝山用手招着李宗師和衆生員道：來來來！衆目共見，誰是誰？不是於是大家會聚攏來，觀看對聯，衆生員同聲道：枝山兄差了，枝山兄差了。李宗師道：這是秋元公差矣。枝山道：老爺道我枝山差，不知子健兄有否勇氣，與弟賭銀一百兩。子健一想，便道：倘然枝山兄輸了，不可圖賴。枝山道：正經人說話，豈肯改變？只要子健兄不賴就是了。子健道：小弟言出如山，決無翻悔。老師與衆朋友做見證，可好？枝山道：極可使得，不知列公如何？衆生員道：我們願做見證。文賓在旁一聽，這東道枝山輸了又輸，倒老大的代枝山捏着一把汗。只聽子健道：枝山兄請教何以不差？枝山正色道：論對聯的作法，也有四六句，也有三七句，子健兄念得不合平法，自然編派人家差了。子健道：怎生念法？才對枝山念道：今年真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豈非句句是好話？子健兄方才氣得好沒來山啊！衆生員聽了一個個頓口咋舌，文賓却滿心歡喜。徐子健着急道：枝山兄對聯只有上下聯兩句，却沒有三句的。枝山道：弟見我兄門上貼了兩張紅紙，因此寫了幾句口采奉贈，本來不算對聯，子健兄念了破句，強認對聯，不但無理取鬧，如今又輸了東道，此所謂一舉兩失了。這時徐子健面漲通紅，默然不語，衆生員見枝山佔了上風，忍討沒趣，三三兩兩的溜之云乎。李宗師也暗暗佩服枝山這一條洞裏赤練蛇，果然名副其實。文賓道：徐兄！君子一諾千金，既賭了一百兩銀子，即請照付。枝山道：小周何必這般窮凶極惡？況且共見共聞，難道賴我不成？徐子健平素霸佔人財慣的，想不到今日被毒蛇咬了一口，若賴了枝山銀子，不能服衆，便道：一言既出，驢馬難追，待我回去，打發人送到府上。枝山道：子健兄貴人多忙，回府辦了事，忘却送來，新年中上門討取，又要編派我的不是，不如當場付出，免了跋涉。子健無奈，向李宗師商借了一百兩銀子，付與

枝山，一場風波，始告平靜。那曉枝山文賓回到家裏，又演出一樁奇事來，要知什麼奇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扮美

話說杭州連年五穀豐登，民安物阜，所以每逢元宵佳節，廣放花燈，萬民同樂，自正月十三上燈，至十八收燈，年年如此，無非慶賞豐年之意，加着天氣晴朗，家家戶戶無不興高彩烈。周府的前後牆門，當然也懸燈結彩，同仲慶祝。文賓與枝山二人，對坐廳前，開懷暢飲，就有一隊孩兒燈，在鑼鼓聲裏走到庭前，也有跳着的，也有跑着的，也有舞着的，博人笑樂。文賓吩咐賞了花銀，接着又是一隊馬燈，奔騰跳躍，十分有趣，看得文賓大樂，命人重賞。不多一回，一陣爆竹聲響，只見十來個長大漢子，舞着一條彩龍到來，舞到精彩之處，枝山連聲喝采，去了一隊又一隊，鑼鼓之聲，不絕於耳。樂得枝山連盡三壺，微含酒意道：小周，我皆有雅號，但不知周美人三字，從何而來？要請你說給我聽聽。看文賓道：記得那年小弟還祇八歲，家姊十一歲，性情聰慧，母親愛如掌珍，日常陪伴，不離左右，豈知那年一場大病，醫藥罔效而死，母親心痛如割，終日寡歡，我家嫂嫂十分賢慧，見我容顏生得美，說二叔的面貌與姊姊相同，何不以鸞代鳳，改扮裙釵，哄騙婆婆快樂。枝山點頭道：這也說得是。文賓道：於是小弟扮作姊姊模樣，陪伴家母，那曉這班混帳的家奴，提了我一個周美人的雅號，漸漸傳到外邊，因此人人都稱我周美人了。枝山道：你的話，我祝大爺不甚相信。文賓道：如何不信？枝山道：你在家裏男扮女裝，即使看出破綻，也不妨事，這美人二字，當之有愧，非要扮了女人，不論到什麼地方去，要人家看不出，那纔是希奇呢。文賓道：老祝不是我誇口說一聲，若扮將起來，憑誰看不出一點破綻。枝山道：小周，你嘴裏說得天花亂墜，是不中用的，要曉我祝大爺這雙眼睛，何等利害！你去扮來我看，如果我看不出，自願甘拜下風。文賓道：你若要我改扮，須得賭一個東道。枝山道：如何賭法？文賓道：我改扮了與你看，你認得出我，東道是你贏了，反之，你東道就輸給我。枝山

道倒也通極賭什麼東道呢？文賓道：就把徐子健送你的一百兩銀子打賭。枝山道：好厲害的小周，竟然見財起意，好譬如我年初三白費了唇舌，輸給你罷！文賓道：可要賭掌，以昭信用。枝山道：當然非賭掌不可，來！將殘肴收拾開去。家人們流水般撤開了酒席，文賓便打了枝山一下手掌，枝山也打了文賓一下手掌，文賓笑盈盈說聲告別，走進去了。服內思量，衣服首飾，只好向嫂嫂借用的了。悄悄來到東樓，見了嫂嫂，大夫人道：二叔蚤夜登樓，有何話說？文賓道：却有一事相商，不知嫂嫂能依我否？大夫人道：請教二叔何事？文賓畢竟年輕面嫩，欲待言明，又復住口，大夫人見他言語吞吐，面紅頸赤，不免動了疑心，問道：二叔想你尋章摘句，自有書館流連，宵深到此，必有事故，愚嫂問你，你又不肯明言，事涉嫌疑，究屬何事？文賓這纔不能不說了，忙道：實不相瞞，方纔在花廳之上，與祝枝山打賭，欲扮一個女子，一時沒有衣飾，如此登樓要求嫂嫂周全，如今說明了，必要借給我的啊！大夫夫一思想，這是多喝了幾杯酒了，以致舉動失規，遂道：二叔雖是逢場作戲，究屬有玷家聲，闖一時游嬉，扮了女子，被外人知曉，豈不恥笑？愚嫂的衣飾，却不能借給二叔。文賓受了一頓教訓，滿面通紅，倒退出房，走了幾步，重又說道：嫂嫂就借給了我罷！少停贏了東道，與嫂嫂半分秋色。大夫人只是不允，文賓無可奈何，告辭下樓，只見芝芳丫頭正在扇茶，登時心生一計，用手招了一招，芝芳輕輕走過，問道：二爺喚我做什麼？文賓道：你的臥房在那裏？芝芳是情竇已開的大丫頭，見文賓鬼鬼祟祟，認道：愛上了他了，心想二爺問自己臥房，必然是要我……不知我前生敲穿了多少木魚，修來今世做二夫人。忙答道：我的臥房就在後面。文賓道：我要到你房中說句話兒。芝芳好不快活，執了銀蠟，引了文賓進房。文賓道：你可知道我的來意？芝芳道：二爺的來意，一猜便着。文賓搖頭道：你猜不着的。芝芳道：二爺沒有二娘，一個人睡在牀上冷靜，要我芝芳陪伴，猜得對不對？文賓道：不對不對。芝芳啐道：二爺蚤夜到我房裏，既非要我共赴陽臺，這來意我可猜不出了。文賓道：我方纔去見大夫人，要她與我扮女，大夫人堅執不允，只好煩你與我改扮了。芝芳道：夫人不肯，丫頭更不加取了。文賓道：不與夫人知道便了。

我去贏了東道，賞你一錠銀子。芝芳聽說有賞銀，自然不肯萬肯，說道：二爺！你把衣服脫下來，我與你打扮。文賓大喜，連忙脫去海青，除去解元巾，脫掉粉底烏靴，改扮完畢。芝芳道：虧我是天然腳，這雙弓鞋，二爺能著。說着又給文賓梳了一個烏雲髻，說道：耳朵上沒有眼，怎麼好呢？文賓道：那便將就了罷。芝芳道：這是最要緊所在，將就不得的。她一壁說，一壁用兩個指頭，將文賓的耳尖上揉了一陣，隨手取一枚花針，使勁兒一擱，痛得文賓幾乎嚷出聲來，勉強忍住了痛，穿好耳朵，帶上一副金環，用元緞包了頭，在鬢邊插了一枝臘梅。文賓對鏡照了一照，問道：芝芳，你看可像嗎？芝芳道：像得很，而且活像後門對面豆腐店裏許大姐。文賓聽了喜不自勝，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戲母

話說周文賓扮了女子，芝芳丫頭說他像豆腐店裏許大姐，心下萬分快樂，嫵娜着走出房來。芝芳道：二爺贏了東道，銀子不可忘記。文賓道：一定賞你。他移步向外，不期迎面遇見服侍太太的金桂丫頭，問道：你是誰？文賓道：姐姐不認識我麼？金桂道：面熟得很，一時記不起了。文賓道：我是豆腐店裏許大姐，什麼風吹得來的？文賓道：今日是元宵佳節，長得繚繚，不認識了。文賓道：姐姐是叫叫？金桂道：我是金桂許大姐，什麼風吹得來的？文賓道：今日是元宵佳節，出外觀看花燈，偶爾經過門外，特來拜見太太的。金桂道：湊巧我家太太未睡，待我引你去見。文賓一想自己扮得像了，金桂竟認不出是我，少停東道唾手可得了。於是跟着金桂登樓，這時太太正在看燈，一盞是烏龍戲水，一盞是八洞神仙，不但自能活動，并且玲瓏剔透，乃是杭州有名巧匠所製。太太看了，甚是可愛，所以睡得遲了，只見金桂走來道：豆腐店裏許大姐，要見太太。太太一聽，好生納罕，許大配親以後，兩載未來，今夜到來探望，必然是眷念舊情而來。便道：請她進來。文賓真會裝腔，低倒了頭，走到太太面前，雙手捧住胸膛，悄聲說道：太太

在上，許氏萬福請安。說着磕下頭去。太太仔細在燈下一看，許大比兩年前差得遠了，配親之後，舉止也溫柔了。禮貌也有了。忙道：「不敢當，不敢當！快快起來請坐。」金桂湊趣搬過一張椅子，讓文賓坐了。太太道：「許大，一向可好？」文賓道：「託賴太太福庇，一向好的。」太太道：「姑娘兩載不來，莫非我家簡慢了？」文賓道：「許大受太太許多好處，無恩可報，怎敢見輕太太？」太太道：「既不見輕，爲甚絕足不來？」文賓道：「一來家內無人，二來爹娘因我年長，三來恐驚動太太，今宵雙親已睡，出外觀燈，順便請安。」太太道：「多謝姑娘，丫環快備茶點。」文賓道：「太太不要費心。」太太道：「姑娘久不到此，一茶奉敬是要的。」說話間，金桂送進一盤細點，一盞香茗。文賓道：「所以許大不肯來，來一次，吃一次，叫我許大自覺不安。」太太道：「你說那裏話來？」清茶一盞，幾塊粗糕，不中吃的。姑娘請用。文賓使呷口茶，吃塊糕，然後說道：「不知太老爺京中康健否？」太太欣然道：「靠你姑娘的福，倒還康健，想你爹娘終日辛勞，店中生意茂盛，文賓道：「多謝太太，店中生意清淡，僅敷糊口而已。」太太心裏想想，這許大不但身材俊俏，更兼出口溫和，和以前相仿，宛如脫胎換骨，所謂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看了。遂道：「前聞姑娘配親，多多失賀，待你出閣之日，再奉贈添妝了。」文賓假作忸怩道：「多蒙太太厚意，今年乞巧日，請太太寒門飲酒。」太太道：「姑娘出閣，不消說得，老身一定到來，叨擾喜酒。」文賓起身道：「太太許大告辭了。」太太道：「姑娘難得來的，何妨再坐一回。」文賓道：「猶恐爹娘醒來受責，不耽擱了。」太太親自送到樓梯口，說道：「改日打發丫頭來請姑娘，諒你父母不作難的。」文賓道：「許大自會來的，母親請留貴步，孩兒去了。」說着，登登登下樓而去，倒把太太呆住了。原來許大，原是兒子扮的，好笑自家尚有眼力，竟看不出有一點破綻。一衆丫頭無不掩口而笑。太太動了怒道：「你們這班賤人，都看不出是二爺麼？」金桂道：「太太自己親生兒子也看不出，何況做了頭的，自然更看不出了。」太太沒好氣道：「快去睡罷！」再說文賓飛步下了樓，暗忖母親尚且錯認許大，老祝是短於視的，萬難辨認，但我打從裏邊出去，即使看不出我，被他猜也要猜定了。待我兜一個大圈子，前門而進，管教他輸我東道。」文賓想定主意，轉到了後門，跟首喚道：「周福在那裏？」周福一聽二

爺聲氣，連忙跑將過來，定神一看，却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姑娘。忙問道：「姑娘！你會可看見我家二爺？」文賓道：「我就是二爺。」周樂道：「二爺爲什麼扮起女來？」文賓道：「不用多問，快開後門。」周福將後門開了，文賓飄然出外，只見街上燈彩密密層層，遠望過去，猶如一條火龍一般，燈棚下游人擁擠，熱鬧異常。文賓一路走去，故意嬌滴滴聲音喊道：「列位不要擠我。」他越這樣地喊着，越擠得利害。大家花燈不看，圍繞着看美人了，就中有一個叫做計三官的，是個有名色鬼，問道：「大姑娘住在那裏的？爲什麼沒有人伴着看燈？」文賓道：「我是住在鄉間的，哥哥伴着看燈，不知怎的擠散了。」計三官道：「你哥哥是誰？」文賓道：「我哥哥叫做倪天相。」計三官道：「倪天相是錢塘縣快手，家住竹竿巷，沒有什麼妹子的，姑娘你說謊了。」文賓道：「他是我的表兄。」計三官道：「你不見了表兄，怎樣認得回去？」文賓道：「我要到周府中去相煩指引。」計三官道：「姓周的多得很，是那一家周府呢？」文賓道：「我要到清和坊周翰林府。」計三官道：「你到他家去做什麼？」文賓道：「探望周太太，我哥哥先在他家，也未可知。」計三官道：「我領大姑娘去，你攙了我的手，別再走散咧！」文賓羞答答道：「男女授受不親，怎好攜手同行？」計三官道：「不要怕羞，我與你表兄十分相交，勝如同胞手足，時候不早，再不然到我家裏去，與我老婆同睡一宵。」文賓道：「如何可以驚動府上？」計三官道：「明天買一塊肉，清燉紅燒，隨你揀中，再燒一鍋白米飯，請你可好？」文賓道：「這倒甚好，待我到了周府，見了太太，同到你府上便了。」不知計三官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誤認

話說計三官聽文賓要到周府去，便不依道：「你見了表兄之後，你表兄不肯放你，我豈不上了你的當？」文賓道：「這是我的自由，表兄怎好作主？必過我到了你家，你妻子要與你淘氣的。」計三官道：「我的妻子是老實人，前天我領了一個賣淫的婊子回去，情願讓我們睡在床上，她獨個兒打地鋪睡的，所以你到我家去，還你太平無事。」

們一頭走，一頭講，已到清和坊周府牆門之外。文賓道：「你在外邊等一等，我就要出來的。」計三官滿口答應，不說他一場空歡喜，在外守候，且說周文賓輕移細步，走將進來，不期撞見周德，急忙問道：「姑娘，你是誰啊？今宵到此，則甚？」文賓知道他也是色中餓鬼，故而有意和他打諢道：「你不認得奴家麼？」周德道：「面熟陌生，却想不起姑娘是誰了。」文賓道：「我姓許呀。」周德道：「我想着了，是不是後門外豆腐店裏許大姑娘？」文賓道：「畢竟你記性不壞。」周德道：「夜深到此，可有什麼事情？」文賓道：「看燈而來。」周德道：「姑娘有所說。」好男不看春，好女不看燈。你想這班看燈的人，大半遊手好閒，浮頭滑腦，看見姑娘生得標緻，趁着擁擠時候，動手動腳，姑娘又這般玲瓏小巧，吃了他們虧，也祇好讓他們便宜。」文賓道：「這等說來，我們做女子的一生，就不能看燈了。」周德道：「如此，姑娘到周府來做甚？」文賓道：「我來看你家二爺的。」周德道：「奇啊！要見我家二爺幹嗎？」文賓道：「二爺約我今晚來的呀。」可笑周德宛如亮眼睛，一點也看不出這女子就是二爺扮的。心想：二爺真開心，約了許大姑娘，大模大樣到家裏來，尋歡取樂，豈知天網恢恢，落到我周德手裏。如今先要我周德開心了，這纔放他進去。周德轉好念頭，笑着說道：「姑娘來得不巧，今夜二爺陪着客人飲酒，我料定二爺沒有空閒。」文賓道：「請的是那一位客人？」周德道：「這個客人好大來頭，說來你要害怕，乃是世上最毒不過的毒物，洞裏赤練蛇，視枝山，你若進去，被他瞧見，立刻鶴鷹抓小雞似的，將你調戲，我二爺是懦弱無用，焉敢和他爭論？」文賓暗暗好笑，道：「這便怎麼處呢？」周德道：「不要擔心，且到我房裏坐一回，等視枝山喝醉了酒，我領你進去見二爺。」文賓道：「你的臥房，在於何處？」周德道：「就在這裏。」說着，賊頭狗腦，引了文賓進房，然後回身出去，拿了一盞燈來。文賓問道：「你將門關上了，被人瞧見不雅。」周德道：「弟兄們都在廳上，放着流星花炮，沒有人來的，儘管問着不妨。」於是讓文賓坐了，又問道：「姑娘今年燈綵，比往年更加盛得多。」文賓道：「果然較往年好看。」周德道：「姑娘相交我家二爺，有多少年頭了？」文賓道：「一向沒有相交。」周德詫異道：「既然不曾相交，約姑娘到這兒來，用意何在？」文賓道：「承你二爺見愛，約我今晚到此看燈飲酒。」周德道：「可有甚麼邪話？」

文賓道：你家二爺說月圓人不圓，今宵是團圓夜，人若不團圓，枉爲少年人了。周德道：姑娘願意嗎？文賓道：二爺愛我，豈有不願周德道：幸虧告訴了我，要是不然，姑娘險些兒中了圈套。文賓道：怎見得我要中他圈套？周德道：我家二爺，雖是有名的周美人，實則一根白皮甘蔗。文賓一聽，這個綽號新奇得極。便問道：何爲白皮甘蔗？周德道：因爲二爺專門哄騙女人，口中說得天花亂墜，到手之後，一錢莫名，稱他白皮甘蔗，就是說他榨不出汁的。文賓方才明白，却說道：如此說來，你家二爺是相與不得的了。周德道：你若倒運，儘管不妨與他相與。文賓道：你教我相與誰呢？周德道：不是在你姑娘跟前吹牛，如果相與了我周德，那末你小老鼠跌入了白米囤了。文賓道：竟有這等好處？周德道：我是一生正經，在周府中積蓄了二千兩銀子，利上滾利，一年多是一年，日後贖了身，成家立業，享不盡後半世的福。我家二爺雖則有田有地，豈知描金箱子白銅鎖，外強中乾，現銀是沒有的。文賓道：原來你是個不出名的財主。周德道：一點不錯，勸你姑娘不必三心兩意，今宵湊巧是團圓夜，我與你先行交易，然後央媒求親，正式擇吉開張。文賓道：只怕你家二爺知道了，不肯干休。周德道：請放一千二百個心，二爺在我手掌之中，怕些什麼？文賓用手對準他額上一下暴栗，怒道：狗才！在你手掌中麼？接連又是一下道：不怕麼？周德聽出是二爺聲音，嚇得魂飛魄散，苦苦哀求道：二爺方纔小的信口開河，只算嚇了一陣蛆，望二爺寬洪大量，饒恕了我罷。文賓道：狗才！以後再如此放肆，敲碎你的股拐。周德討饒道：下次再也不敢了。文賓道：門外有一年輕後生，你去問他，也若說等候倪天相妹子，你就打他幾下巴掌。周德說一聲得令，跳到外面，果見一個年輕後生，在門外踱來踱去，喝道：你是那一個？計三官道：我是等人的。周德道：你等着誰？計三官道：我等倪天相的妹子。周德伸手一巴掌，計三官掩住了臉道：你爲什麼打我？周德吃了二爺的虧，正沒出處，也不回答，拖住計三官一頓痛打，最後一脚，將計三官踢得很遠，罵道：狗賊！快給我滾。計三官那敢理論，抱頭鼠竄而去。要知以後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話說前廳上祝枝山守了好一回工夫，不見文賓出來，覺得有些心焦了。自言自語道：「不怕他不出來，如果到了明朝，我的東道贏定，一百兩就此變了二百兩，豈不開心煞人！他正在轉念之際，一陣脚步聲響，走進來一個大姑娘，雖然脂粉不施，却有天然的風韻，忍不住問道：「大姑娘這裏不可亂撞，你到來找誰的？」文賓一想，枝山的目力真不濟事，東道是穩贏了，便答道：「到來找尋周二爺的。」枝山道：「你尋周二爺做什麼呢？」文賓道：「我的事，怎好對你說啊？」枝山道：「我和他是知己朋友，你告訴我，等於告訴周二爺。」文賓道：「我聽大爺口音，不像這裏杭州人。」祝全在旁插口道：「就是蘇州大名鼎鼎的祝大爺。」文賓道：「原來是祝枝山大爺，有眼不識泰山，多多失敬，奴家萬福了。」枝山笑道：「豈敢豈敢，看你不出一個鄉下大姑娘，懂得禮貌，請問大姑娘貴姓？」文賓道：「奴家姓許，父親開張豆腐店，就在周二爺的後門對面。」枝山道：「你夜裏來尋他，有何貴幹？」文賓道：「不瞞祝大爺說，去年中秋佳節，奴家貪戀月色未眠，恰好二爺走來，他見四顧無人，低聲向我求告。」枝山道：「他怎樣求告你？」文賓道：「羞答答的，叫我如何說得出口？」枝山道：「難道這時你家裏沒有人嗎？」文賓道：「爺娘都到母舅家中喝酒去了。」枝山道：「這倒巧得很。」文賓道：「那也不是不期而遇，豈知他色膽如天。」枝山道：「只要你不答應，他沒擺佈將你強姦。」文賓道：「二爺人物又這等俊俏風流，自然兩心相照了。」枝山道：「如此說來，乾柴遇了烈火，彼此不肯罷休了，然則你貪圖他什麼呢？」文賓道：「這是男女相悅，說甚貪圖？」枝山道：「春風一度之後，可曾送你什麼金珠首飾？」文賓道：「那些身外之物，要何用？」枝山道：「好個廉潔的姑娘，比清官還要勝着三分，可是便宜給他搭了去了。」文賓道：「當初他臨走時候，說不盡千般珍重，萬種低徊，誰想他一去至今，音信杳然，料他變了良心，因而假托看燈，問他爲什麼將我拋在半邊？」枝山道：「可惜，可惜，畢竟鄉姑娘容易受騙，吃了他的苦頭了，他是天字第一號的薄倖人。我且問你，可願意同我到蘇州去？」

賓將聲音一變道：「我是不願到蘇州去，只要贏你一百兩銀子。」枝山跳起來道：「小周！你真刁極，我當你打從裏邊出來，怎知你出後門進前門，念頭這等惡毒。」文賓道：「若不如此，焉能贏你東道？」快拿銀子來。」枝山道：「記在賬上，日後總算。」文賓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若被你看出破綻，諒你不肯記賬，快把徐子健的銀子拿來與我。」枝山道：「且慢性急，你扮得雖然相像，只能瞞我。」枝山的近視眼，假使你有本領，走到街上去看燈，在衆目睽睽之下，人家看不出你男扮女裝，東道方纔好算你贏。」文賓道：「這也何難，同去便了，但是我我要有稱呼才好。」枝山道：「稱呼上，我不便佔你便宜，就稱表兄表妹罷。」文賓點頭稱好，吩咐家人小使，小心門戶，這纔出了牆門，只見花燈密密層層，也有人物燈，也有鳥獸燈，也有明角燈，也有琉璃燈，一盞盞點得通湖透亮，看的人宛如潮水一般，湧來湧去，接着鑼鼓喧天，二十四名壯丁擎着一條白紗漫成的大龍燈，張牙舞爪價過來，衆看客齊聲喝彩，閃開一條路，讓白龍過去，又是烏龍燈來了。枝山文賓覺得挨擠異常，無心再看，便抄到賽月臺前，將身立定，但見看燈的女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倒也不少，只聽兩個年少婦人，在那裏閒談，這一個道：「姐姐！我和你長久不會，一別已經三年了。」那一個道：「記得你我出嫁時候，直到如今不曾見過面，要算長久的了。」這一個道：「這樣說法，虧得今宵看燈，和你相會。」那一個道：「姐姐！你手裏抱的小孩，是不是你的頭胎兒子？」這一個道：「已經第二胎了，妹妹！你有沒有小寶寶？」那一個道：「咳！今生今世是不想了，我與你都是正月裏出嫁的，你就有了兩個兒子，我竟屁也沒有撒一個，大概你家丈夫對於行房有妍究的了，倒要請教你說說看。」這一個道：「叫我如何好說呢？」那一個道：「我和你是拜香頭姐妹，說說也不妨啊。」這一個道：「我記得新婚的第一夜，我那男的，猶如熱石上螞蟻一般，趕出了新房中的喜娘，他就送我一禮。」那一個道：「怎麼送起禮來了？」這一個道：「他把我衣服脫去了，送我一個古董老壽星。」那一個道：「老壽星有什麼用處？」這一個道：「說也作怪，這個老壽星，會硬又會軟，會跳又會鑽，有一種說不出的好處，從此以後，我天天離不掉這個老壽星，過了幾個月，不知不覺，肚子漸漸的大了，十月滿足，就養起小男來，我

那男的，彷彿得了一件活寶，那曉一年未滿，肚裏又有喜了，不知是我的肚皮爭氣呢？還是那個老壽星的功勞？那一個道：一定是老壽星的道地，肚皮是不會爭氣的。這一個道：妹妹！你怎樣不生孩子，難道月經不調嗎？那一個道：月經是一眼三板很準的，怎奈我男的不中用，看他外表身強力壯，獨有這個要緊東西，小得像一個田螺，即使發奮振作，也不過滄海一粟。後來請教醫生去看，說是先天不足的陽痿病，隨使用什麼藥，醫不好的。所以我嫁了他三年，只好說是一對掛名夫妻。正說着，只聽一陣人聲鼎沸，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喬搶

話說兩個婦人正談得高興，只聽人聲鼎沸，原來遠遠地有一隊太獅少獅燈，金鼓齊鳴，一路掉着過來，掉到精彩之處，大家齊聲喝彩，少選過去了。這一個婦人道：左右我有兩個孩子，我過繼一個給你好不好？那一個婦人道：多謝你一片好心，因為我現在已經改嫁了人了，如果命裏再養不出一男半女，只好由他沒屁股了。這時枝山文賓坐在臺下，只見萬頭擠動，人山人海。枝山道：賢妹！你看此刻時候，看燈的人更加多了，你是姑娘家，受擠不起的，不如到臺上去坐一回罷。文賓道：表哥倒也說得是。文賓正要跨上臺去，忽聽一個中年婦人道：錢家嫂子！今年的燈會多麼盛啊！錢家嫂道：李大娘！我也是這們說呀！大概年歲好，人口太平，因此大家都高興了。李大娘道：錢家嫂子！你的面孔上，為什麼一點血絲也沒有？錢家嫂道：不瞞大娘說，那是我產後不曾復元。李大娘道：幾時恭喜的？錢家嫂道：大年夜恭喜的。李大娘道：月也沒有滿出來，做甚？錢家嫂道：坐在家裏，實在心裏氣不過，所以出來看燈，借此散散心。李大娘道：今朝天幫窮人忙，日夜天晴，窮人也好多趁幾文錢。錢家嫂道：天是好，可惜人不好，總覺得不大開心。李大娘道：誰不好呢？錢家嫂道：我的男的實在不好。李大娘道：他究竟什麼不好？嫂子要這樣的生氣？錢家嫂道：不提這隻死烏龜罷，提起了這隻死烏龜，吊起了我的心火，他正經生意

不做，一天到晚賭錢喝酒，還要嫖妓宿娼，把家裏的開門七件事，丟在腦後不顧，等到沒有錢用，偷了我的衣服首飾，拿去典質。李二娘道：你應該好言相勸。錢家嫂道：憑你苦口婆心，勸之無益，記得有一次勸了他幾句，他但不聽，反而到廚房裏去，拿了一把切菜刀，要來殺我，虧得隔壁鄰好，做好做歹勸開的。李二娘道：你的小寶貝不帶在身上，不怕吵着吃奶嗎？錢家嫂氣上加氣道：這隻死烏龜，新年裏沒有錢賭，衣服也當盡了，傢具也賣光了，打算不出別的法子，就和我商量，要賣掉親生兒子，我不肯，他就在我手裏搶了去，賣給隆興當裏的徐朝奉。李二娘道：賣了多少錢？錢家嫂道：只賣了三兩銀子。文賓聽這婦人處境委實可憐，枝山道：小周！你到臺上去，有本領和這班堂客，談談說說，她們看不出你扮的，我當十二分佩服。文賓也不作答，娼婦娼女走上臺去，嬌聲道：列位大娘們！姐姐們！奴家有禮。衆婦人道：大姑娘請坐，燈會快又要來了。文賓對她們一打量，大半粗蠢不堪，只有那邊一個年輕女子，勉強有三分姿色，便道：姐姐！奴家討厭你了。那女子道：你說什麼話？這裏公家所在，大家可以坐得，我和你並排坐可好？說着一隻手挽住了文賓，並肩而坐。文賓道：姐姐！誰作伴來的？那女子道：我是獨個兒來的。文賓道：難道姐姐家裏沒有人麼？那女子道：有是有的，可是只好算沒有。文賓道：這倒奇了。那女子道：我的爺是酒鬼，吃醉了就睡，睡醒了喝酒，我的媽，是一頭睡貓，只要一吃夜飯，百事不管，鑽到牀上便睡，所以我一個人看燈。文賓道：姐姐！你是女流之輩，燈場上要有人作伴才好。正說着，猛聽一陣叫喊，不好了！老虎來了！登時台上台下，紛紛奔避。原來這頭老虎，不是山中虎，乃是人中虎，此人姓王，單名熊字天豹，浙江仁和縣人氏，父親王錦，官拜兵部大堂，在朝伴駕，母親姜氏，誥封夫人，胞妹秀英，他今年二十一歲，尚無家室，憑你家財巨萬，爭奈他面貌醜陋，加着杭州人都稱他家是「惡戶」，因此相戒不受王家茶。就是秀英小姐，也被他所累，至今尚未出帖。這也是王天豹仗了父親權勢，重利盤剝，刻薄鄉農，強搶強要，以致惡名廣播，背地裏給他取一渾名，叫做王老虎。他不但改過自新，反而比老虎兇了一倍。今日元宵佳節，他覺得坐在家裏沒趣，有心要到

街上來，搶一個美貌姑娘，回去作樂。當下他更換衣襟，帶了十六名豪奴，出外看燈，一路過來，挨肩接踵，竟擠得水洩不通。衆豪奴道：「大爺這裏人多難走，即使有一美貌姑娘，也終不成的。」換一處走罷。王老虎怒道：「他們老虎都不怕，膽大極了，怎麼今夜這樣熱鬧，美貌的一個不見？」衆豪奴道：「大爺眼界太高，自然一個也沒有了。」王老虎道：「入娘賊！好夕總要揀選，況我大爺是天生情種，非要選個品貌雙全的姑娘，不能成雙作對。如今我預先知照你們，大爺叫你們搶，你們搶了就跑，不叫你們搶，不可亂搶。如果違了大爺吩咐，回去當心打斷狗腿。」衆豪奴齊聲答應。王老虎見游人擁擠不堪，不禁心頭怒起，喝令豪奴們打開一條路，將近賽月臺前，大家嚷道：「老虎來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寄閨

話說賽月臺上一班看燈婦女，聽說王老虎來了，嚇得驚慌失措，其中有一位老婆婆，也急得一張雞皮臉失了色，搶在頭裏道：「讓我先走，說不定將我搶了去。」李大娘笑道：「你今年八十七歲了，他是不會搶你的。」當心下臺跌一交，勛斗。登時一衆婦女紛紛逃去，只剩假姑娘周美人，立在一望，原來是王天豹，心想這惡徒居常搶慣婦女，他今晚出來，必然不懷好意，不如待我慢慢下去，看他可來搶我。倘然他搶了我回去，就夠他倒運了。當下他走下台階，在枝山耳畔說了幾句，枝山忍俊點了點頭，便向旁邊人叢中一閃，文賓故意蓮步輕移，風擺楊柳般迎上前去，却好王熊迎面過來，燈下一瞧，喝道：「好個標緻姑娘，樂煞我王老虎了。」衆豪奴道：「大爺中意不中意？我們搶他回去。」王天豹道：「不要你們動手，嚇壞了姑娘。原來天豹見文賓出落得花容月貌，他就一想，情願搶回去了，要成爲結髮夫婦，故而不許他們唐突美人，便含笑用手一攔，問道：「大姑娘你姓什麼？」文賓含羞道：「奴家姓許。」天豹道：「大姑娘聲音得得，住在什麼地方？」文賓道：「住在鄉間。」天豹道：「出外來看燈，可有人作伴？」文賓道：

和我表兄梅之石同來的。天豹道：你那表兄呢？文賓道：被人擠散了，因此不認得歸去。天豹道：大姑娘不必擔心，我便是王天豹，兵部尙書的兒子，誰人不曉，那個不知，不妨隨我返家，住宿一宵，明日打發人送你回家，你道可好？文賓道：多蒙大爺美意，奴家怎敢驚動？天豹道：大姑娘不必客氣來啊！你們小心保護着大姑娘，一同回府。於是衆豪奴前呼後擁，王天豹押在後面，洋洋得意而去。却把冷眼旁觀的枝山笑得鬍子都撇了起來，也不耽擱，回轉周府，推說與文賓一時擠散，少停就要回來的。吩咐周德熄了燈火，各自安歇。仍說王天豹騙得了假美人，一窩蜂價過來，驚動一衆閒漢，無不交頭接耳，有的說：前頭一班奴才，好比江洋大盜，有的說：後面的王天豹，一臉的殺氣騰騰，好比山裏的無毛大蟲，有的說：這位姑娘年紀這樣輕，雖然一身鄉間打扮，倒也生得文雅俊俏，到城裏來看燈，應當要有人陪伴才好，此刻遇見了王天豹，一定騙他到家，壞他名節。有的說：王天豹倚仗父勢，明目張膽，街坊上強搶婦女，這樣的作惡多端，罪過已極，少不得日後天誅地滅。不言他們互相議論，且說王天豹回到家中，衆豪奴還在那裏敲鑼打鼓，施放流星花炮，見主人回來，趕忙迎接。天豹一疊聲道：你們快快收了燈，早點去睡罷！衆豪奴忙不迭答應，收拾燈彩。文賓跟隨天豹走進書房，天豹道：大姑娘請坐了。文賓道：大爺也請坐了。並肩坐定，小使獻上香茗，天豹迷花眼笑的說道：大姑娘今夜和你觀燈相逢，好說得鬼使神差，料想你姑娘還沒有對親，我與你正好做一對夫妻。文賓道：大爺這句話欠了主裁。天豹道：怎說我欠主裁？文賓道：你是官家子弟，我是鄉村姑娘，相隔何啻天壤。天豹道：大姑娘也太謙虛了，自古道：姻緣五百年前定，如若我和你有緣分，不會相逢得這般巧。況且我的性情，時常到外邊去，像貓拖老鼠一般，硬搶姑娘回來，不肯從我，馬上我就用強，只因你嬌小玲瓏，禁不起將你蹂躪，故而老實對你說明，你若不願相從，任憑你插翅難飛。說着勾住了文賓粉頸，欲圖非禮。文賓忙道：大爺滿腹經綸，奈何這等的不正經！奴家雖是鄉女，尚懂得綱常禮義，若要我苟且成歡，寧死不從。天豹讚道：好一位大賢大德的姑娘，恕我粗暴，明日花燭成親，必能允我的了。文賓道：正大光

明，我是一個鄉女罷了，焉有不從之理？只恐太太不允，成爲畫餅。天豹道：太太沒有不允的，因爲我是獨養兒子，雙親溺愛，無不千依百順。文賓道：但婚姻大事，奴家不敢擅自作主，須待梅之石表兄到來，與他商議了，和老爺成親便了。天豹道：到那裏去找你表兄呢？文賓道：明日早上，大爺寫了招紙，命人貼在要道所在，他自會尋來的。天豹點頭道：如果令表兄堅持不允，而我必要成親，那麼又要不太平了。啊，文賓道：我的表兄，祇知圖利貪財，見大爺威風赫赫，有財有勢，管教他死心塌地的允你。天豹聽了，滿心歡喜，道：我一切依你，忍耐一夜，此刻夜已深了，我送你到太太房中睡罷。文賓道：太太是誥命皇封，奴家何等之人，怎敢驚動天豹道：不妨，明日就是婆媳了，准許太太見了你，更比我歡喜呢。邊說邊引了文賓進內，衆丫頭見了文賓，一個叫春花的，說道：秋月妹這位姑娘，生得比我家秀英小姐，還要好看，只可惜一雙脚，大了一點，其餘樣樣出色。我若是個男人，必定要同他睡一夜。秋月道：不知大爺那裏搶來的，這樣標緻面孔，我也看了愛他，倒是你沒本錢。春花說：你不要笑我沒本錢，抱了他睡在一床，死也情願。不言她們私下裏你一言，我一句，且說天豹領了文賓來到太太房外，只見房門緊閉，心中一動，便道：大姑娘！太太睡了。我送你小姐房中去睡，你道好不好？文賓正中下懷，答道：好的，只怕小姐也睡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戲姣

話說王天豹見母親已睡，一轉念頭，便道：送你小姐那邊睡去可好？文賓稱好，於是天豹又引了他，轉入裏邊，來到庭心之中，月華如水，彷彿將一座樓臺，浸在水銀裏面，接着吹出一陣簫聲，送到耳內，令人悠然神往。文賓暗想：這裏真是洞天福地了，不知我幾生修到，今晚要與小姐同睡，三生有幸之至。只聽天豹道：大姑娘！我妹妹吹簫未睡，是你的運氣了。文賓道：只是打擾小姐清興，奴心何安？天豹嚷道：妹妹不要吹簫了，做哥哥的在這裏

秀英樓上聽得清楚，一想素琴蘭香兩個丫頭都已睡了，就把鳳凰簫壁上一挂，推開了一扇紗窗，低聲問道：「哥夜靜更深，到來做甚？」一頭問，一頭看，只見旁邊一個女子，逆料又是搶來的了。文賓一聽嬌滴滴聲音，就在月光之下，抬頭一看，小姐果然天姿國色，美貌超羣，不由的心花怒放。王天豹叫道：「妹妹，還沒有睡麼？」秀英道：「正欲睡了，哥哥到此何幹？」天豹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有一個女朋友在此，驚動妹妹，借宿一宵，明日送他回去。」秀英道：「這女子那裏來的？」天豹恐怕說出了真情，妹妹不肯開門，遂撒謊道：「方纔我在街上觀看花燈，見他啼啼哭哭，好不悲傷，詢問根由，知道他失散了表兄，不認識歸去，我欲打發人送他，猶恐夜深路遠不便，只得留他在此，且待明日，或是尋他表兄，或是送他回去，如今沒處安頓他，請妹妹念我哥哥好意，留了他罷。」秀英聞說，暗忖哥哥平日橫行霸道，作事乖張，人人都道他是沒毛老虎，爲什麼今夜良心發現，變好起來？我不如下去開了門，容他與女子上樓，問個明白便了。當下親自執了燭台，下樓將門開了。天豹道：「妹妹自己開門，做哥哥不當之極，伏侍你的丫頭呢？」秀英道：「她們熟睡如泥，喚也不醒。」天豹道：「這位姑娘失散了表兄，乃是我一片好意，留在家裏的。」秀英道：「只是小妹房中沒有睡處。」天豹道：「任憑你榻上樓板上，都可使得。」秀英道：「書館中就不能安頓他嗎？」天豹道：「妹妹這是我在此行好事，男女豈可同處一室，不教人譏笑着我嗎？」秀英本來對待天豹沒有好顏色的，因爲他強搶良家女子，作歹爲非，聽了他這一句入情入理的話，登時和顏悅色起來。天豹早察知其意，忙道：「大姑娘快來見了小姐。」文賓含羞應是，上前道了一個萬福。小姐說聲罷了，天豹道：「妹妹這個……」秀英道：「哥哥有話儘說，爲何欲言又止？」天豹道：「妹妹自古道：好人必有好報。」秀英道：「這是什麼意思？」天豹道：「就是這位大姑娘，他見哥哥多情多義，因此上他甘心作妾，言明擇吉成婚，一時無處安頓，故而引他到此，暫寄妹妹閨中，還望妹妹不要告訴母親，才是。」秀英一聽，說來說去，依舊淫心未改，說甚麼一片好意，說甚麼兩相情願，分明他強搶來的，我這裏深閨內院，豈可容納？便正色說道：「哥哥這姑娘雖則面貌可人，要知你是個官家子弟，身份懸殊，怎可匹配？況且

他的底細，你又不曾知曉，請哥哥別處去安排罷！小妹要睡了。天豹道：妹妹之言，光明正大，做哥哥的佩服得很，並非我今宵作事乖謬，憐他是荆布裙釵，性情誠實可靠，雖然應允，事還未諧，若說他是有夫之婦，我也不起這條心了，因他尚未字人，而且自願委身於我，我做哥哥的，若得妹妹通融，叨恩不淺，從此以後，我有了家室，外邊也不去了，專心一致讀書，加着雙親年將花甲，豈不想我平步金階，出仕皇家，求妹妹姑念兄妹之情，留了他罷！這一席話，說得秀英情不可却，默然不語。天豹道：妹妹常言說得好，「千朵桃花一樹生，」諒你應允的了，我到外邊去了。秀英道：哥哥請便。不言天豹欣然回轉書房，這裏秀英小姐仔細在燈光之下，把這位假美人上下一打量，真個而龐兒十分俊俏，怪不得哥哥見愛，然而不該出外觀燈，失了規矩。於是將門閉上，執了銀燈，喚道：姑娘，隨我上樓去罷。文賓道：多承小姐，只是驚動不敢當。這時周文賓分明誤入天台，跟隨小姐登樓，見樓中牙籤玉軸，陳設得富麗堂皇，秀英放下銀燈道：這是奴的外房，姑娘請坐。文賓道：告坐了。秀英道：姑娘尊姓？家住那裏？文賓道：奴家姓許，家住清和坊，在周府後門外面。秀英道：那一家姓周的文賓道：就是周翰林老爺府上。秀英道：你父親做什麼營生的？文賓道：我父親是開張豆腐店的。秀英道：姑娘！你既住在清和坊，難道失散了表兄，就認不得回去了麼？文賓道：多蒙小姐問我，不能不實言相告了。說着淚珠兒奪眶而出。秀英道：姑娘不要悲傷，快請說來。文賓拭着淚答道：並不是奴家認不得回家的路，也不是表兄失散了兩分開。秀英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麼緣故？文賓假意嗚嗚咽咽的又哭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盤蹤

話說王秀英見文賓嗚嗚咽咽哭着，認道他是真的，遂道：你不要悲傷，好好的告訴我就是了。文賓道：方纔我正在自家門首，觀看花燈，偏偏撞見大爺到來，喝令許多管家，如狼如虎，將我搶到這裏來的啊！秀英道：大爺搶

了你回家，他便將你怎樣？文賓道：大爺雖是官家子弟，禮義綱常，全然不知，定要勒逼成歡，奴家一再哀求，大爺還是癡心不死，可憐哪！逼得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真教我一時無計脫身。秀英道：你從了大爺，沒有文賓道：奴家雖是貧家之女，却也懂得禮義廉恥，豈肯讓大爺點污清白？所以寧死不從。秀英道：你不從他，怎生脫身呢？文賓道：我就用言哄他，說我是有夫之女，如若從了大爺，日後丈夫知曉，不但奴的性命難保，而且大爺也有罪孽。大爺既見愛許，大明日將銀子交與媒人，教他去退了前婚，願與大爺作妾，今晚大爺要難成歡，斷不願從。秀英道：大爺可曾應允你呢？文賓道：大爺倒還心直，被我一番花言巧語，頓將邪念丟開，耐心守候來朝成親，望小姐可憐許。大這條命無人相救，只好小姐做奴的救星了。說着手捧胸膛，身子一蹲，像似要跪下去的樣子。秀英連忙玉手將他扯住，說道：姑娘休得如此，你且坐了。文賓道：伏望小姐相救許。大到了明朝，我的命就活不成了。秀英素來心腸最軟，被文賓苦苦央告，不覺為難起來，心想哥哥性情頑劣，母親尚且難以管束，我是他的妹子，更加徒費口舌，也罷！不如我說幾句好話，勸許大回心轉意，這樣一來，兩全其美。遂道：姑娘不必驚慌，諒你腹中飢餓了，我取糕餅給你充饑。說着輕移蓮步，開了小櫥，取了幾碟糕餅，兩盞便茶，說道：姑娘不中吃的東西，你來隨意用些。文賓毫不客氣，便與小姐同桌而食，好不有趣。秀英道：我有一句話在此，與你商議。文賓道：小姐有何吩咐？秀英道：說出來，猶恐姑娘動惱。文賓道：小姐說那裏話來？許大怎敢？秀英道：不是我小覷你，因你門戶低微，况大爺出名老虎，專搶人家婦女，倚勢逞強，素無忌憚，難道姑娘不知麼？文賓道：大爺如此作爲，人人痛恨。秀英道：大爺雖然作爲不好，幸而老爺太太做人厚道，我有一言相勸，你要仔細思量，你的容顏雖然生得美貌，只怕配對不上大戶人家。既大爺愛你，成就了這段姻緣，罷。文賓道：許大出身微賤，何曾想匹配大家，常言道：家貧不配富家郎啊！秀英道：你從了大爺，自有太太作主，正室雖沒有你的份，偏房名義是有的，我和你便是姑嫂，從此相親相近了。文賓暗忖：小姐與我相親相近，這是我幾生修到的豔福，假意沈吟，答道：小姐這等說法，許大何敢再

三推却？只要依我三件事，當即從命。秀英道：那三件事？文賓道：第一件要做正室，第二件主裁家務，第三件要大爺改變性情，不許恃強倚勢，再搶人家婦女。秀英聞言，說道：這也容易，待我來朝告稟母親，和你父母商議。選一良辰，與大爺花燭完婚。文賓暗暗好笑，假裝打了一個呵欠。秀英道：敢是你要睡了麼？文賓點頭說是。秀英道：你就在外房榻上睡罷！說着取了一床錦被，替他鋪好，又道：姑娘，你要小解，馬桶在我後房。文賓道：小姐請安置罷！秀英進房去了。文賓本來洩急了，撩開裙幅，揭開馬桶蓋，一陣香風，鑽入鼻管，不覺連聲稱妙道：我道是臭東西，那曉香得這般有趣。正在開心，秀英一手拿了一枝安息香，一手拿了一塊半新舊棉綱，笑迷迷遞與文賓。文賓坐在馬桶上，不禁呆住了。若說文賓小解，不用什麼東西措的，如果大解起來，用慣粗紙，於今看了這塊棉綱，竟茫然不懂起來，問道：此物要來何用？秀英料想他家出身，不用慣棉綱的，怪他不得，便含笑做了一個手勢，文賓方纔明白，忙道：多謝小姐，請安置罷！秀英拿了安息香，回房安睡。文賓在馬桶裏小便，好說得破題兒第一遭，倒覺得別開生面，小解完畢，立起身來，拴好褲子，正一正裙幅，洗一洗手，走到榻邊，將身坐下，暗想這位王秀英小姐丰姿秀麗，叫人不動情也動情，今宵倒要感謝枝山之打賭，王天豹之強搶，得與小姐把臂談心，何等儂倖！秀英小姐的臥榻，與周文賓的臥榻，祇有一板之隔，只聽小姐喚道：姑娘，息了燈，火睡罷！不要想心事了。文賓連忙應了一個是，却不好回答說：我的心事，要想打算同床睡覺，繼而一想，發一個狠，將自己真情吐露，當面和秀英小姐說明白，但她是一位兵部千金，知書達禮，大賢大德，而且舉止穩重，性情溫柔，絕無半點輕狂之態，倘她不允，這便如何是好？書中交代，周文賓年方弱冠，翰苑門楣，難道娶不到妻子嗎？別說一個，就是抓一把揀選，也易如反掌，無如門當戶對的標緻小姐，一時難得其選，後來聽說王兵部千金，有才有貌，尚在閨中待字，便挽了媒人去說親，以爲親事一說便成，那曉王天豹從中作梗，不允將胞妹許配姓周，然而姻緣前定，憑你如何作梗，也會鬼使神差，使周文賓睡在王秀英外房，如果秀英貌僅中姿，文賓也絕了這條念頭了，爭奈秀英如花似

玉引得文寶意亂心迷，欲與小姐成其美事。所以坐在臥榻之上，打算和秀英同睡一床的難題目。畢竟他能否打倒這個難題，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露情

話說周文寶正在打算，豈知秀英小姐睡不着，也在那裏胡思亂想，心想哥哥身為司馬之子，不知安分守己，如此的橫行不法，日後怎生得了，這也是爺娘溺愛太過，以致放蕩到這般地步；假使爹娘加以約束，早已授室，何至於杭州一郡，相約不受王家茶。這位許姑娘，雖出身貧家，倒也落落大方，哥哥將他送到奴房，無非要我用言解勸，那姑娘要做正室，爭奈門戶差得太遠，哥哥允了，母親是決不允的。秀英想到這裏反覆不能成寐，外面的文寶，寬了花鞋，脫去布裙，將荆釵耳圈，手帕，膝褲，一起包好，和衣睡下，左思右想，竟籌不出一條同床良策，最後他想到了一位古人，就是三國時劉皇叔，他的天下是眼淚換來的，難道我哭不成這頭親事嗎？於是他喊了一聲娘啊！抽抽噎噎的哭着，秀英正欲朦朧睡去，隱隱聽得哭聲，問道：姑娘還不睡嗎？文寶嗚咽着道：睡是要睡了。秀英道：你若睡不安穩，與奴同睡可好麼？文寶道：小姐當真做我的親娘了。秀英道：休得胡言，拿了被進來。文寶一想，既同床，何妨合被，小姐叫我拿了被進去，却未便操之過急。於是攜被進房，掩上房門，吹滅了一枝紅燭，留下一盞燈台，叫道：小姐許大無禮了。就睡在小姐腳橫頭，若講小姐極講清潔，豈肯貿然喚他同睡之理？因為許大頭清面白，衣服潔淨，加之許大又是哥哥心愛之人，所以破格許他同床而睡。只樂得文寶心花怒放，慾火升提，恨不得立刻與小姐共赴陽台，一效于飛之樂，故此翻了一個身，朝裏睡了，低聲喚道：小姐！小姐！連叫了兩聲，秀英並不答應。又喚道：小姐！小姐！着了麼？秀英仍不回答，不禁慾火如熾，欲待騰身而上，與小姐顛鸞倒鳳，銷魂真箇，猶恐小姐尚未睡熟，不如耐着了性，先尋一回開心罷。當下一隻手從被裏伸過去，捏住了小姐金蓮，纖不

盤握他捏了一隻，還不心滿意足，一手一隻，把鼻子湊上去一聞，香氣直鑽心肺，而且香中還帶着甜味。這時正交四鼓，小姐睡熟如泥，實則呢！月下老人作的法，憑文賓開心作樂，小姐要醒也不會醒的。文賓捏定了一雙金蓮，下半個身體竟睡到了小姐被中，將金蓮放在鼻邊，細細賞鑑。然則小姐的金蓮，何以又香又甜的呢？說穿了並沒有什麼神秘，不過每日洗腳之後，更換腳帶，那副腳帶，是預先用「松子漿」漿的，然後穿上錦襪，襪中亦搽一些冰麝香，自然噴香撲鼻，害得文賓魂不附體了。豈知文賓望隴望蜀，那一隻手漸漸地摸到小腿上去了，心想這位小姐好生古怪，爲什麼穿了褲睡往往平常女人睡的時候，渾身是脫光了的，甚至腳帶也要解去，小姐是兵部千金，自是不凡，睡時必穿一條綿綢襯褲。文賓便從褲管中摸進來，覺得滑軟如棉，却也要聞一聞香氣，輕輕縮下了身體，鼻管貼定小腿，嗅了一隻，再嗅一隻，腿上的香比較足上的香，更香得文雅有趣。文賓一時心旌搖蕩，再也按捺不住了，繼而一想，不可性急，宜當緩圖，那手伸過小腿，來到大腿，皮膚之滑，滑不留手，再將身體縮下一段，恰喜小姐是朝外睡的，不期摸到了一道溪流，兩岸高聳的「桃花江」了，真的春藏一點妙不可言。這一件東西，周文賓有生以來，可以代他罰一聲咒，從未摸過，而今一摸之後，心頭小鹿亂撞，他一邊摸着，一邊品評，不禁詩興大發，暗自吟道：

此物真希奇，

雙峯隔小溪，

洞中泉滴滴，

戶外草萋萋，

有水魚難養，

無林鳥可棲，

千金非易覓，

多少世人迷。

摸得文賓慾火炎炎，一骨碌坐了起來，索性掀開鴛被，和秀英小姐睡在一頭了，伸手摸去。小姐上身也穿着衣的，輕輕解開了汗衫帶子，手撫在酥胸之上，冰肌玉骨，既滑且嫩。小姐的上下身，無一處不曾摸到，真合了一句「教郎被底摩挲遍」的古詩了。這時文賓雖則色膽如天，畢竟做賊三分心虛，默忖小姐不允，叫喊起來，如何是好？可笑他捺住了火，睡在枕上，胡思亂想，譬如下了戰書，和她說明白了，她豈肯一諾無辭應允？如果私下裏扯去小衣，偷營劫寨，也非妥善之策，倘然觸破機關，徒自孟浪，因此他的一條心，猶如螞蟻擺陣一般，爲難到十二分。後來一想，倒不如聊以解嘲，與小姐相親相近，假抱着睡一回罷。正想用手去勾小姐粉頸，不防秀英一睡醒轉，詫異道：「呀！誰與我睡在一頭？」文賓道：「小姐與你並頭睡，不是別人，就是我許大呀。」秀英小姐道：「姑娘差矣！我只道你年輕，離不得娘，和你同牀而睡，爲何這般沒有道理？與奴同被共枕，忒也荒唐了。」文賓道：「小姐，你都是女子，即使睡在一頭，諒也無妨。」秀英見他不聽說話，不覺嬌噴道：「混帳！還不睡過去麼？說着用手盡力一推，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激美

話說王秀英用力一推文賓，喝令他睡過去。文賓嘻皮涎臉道：「睡也睡了，小姐就容了我罷！說着將手亂摸，又道：『難得小姐生成嫩肌粉膚，正是天下少世間無許大。若是男子漢，早已春風一度了。』」秀英道：「油嘴滑舌，快睡罷！」文賓道：「不知爲什麼，再也睡不去。」秀英道：「不要動，自然睡着了。」文賓那裏肯依，還是不住的亂摸。秀英恨道：「只管摸來摸去，豈不惹厭？」秀英將嬌軀一扭，覺得大腿觸着一件東西，順手一捏，只嚇得心驚膽戰，香汗淋漓，阿呀！

聲道：你是什麼人啊？王小姐心中着了急，喉嚨好像塞住了一般，再也喊不出聲來。慌忙披衣坐起，索落索落掉下兩行珠淚，千不恨萬不恨，只恨哥哥起了不良之心，強搶人家閨女。怎知他是男扮女妝，如今皂白難分，叫我有何面目偷生人世？走下香床，喚道：素琴、蘭香，快來！文賓聽小姐呼喚，丫頭也着了急，趕緊下床，攔住說道：小姐不必驚慌，我便是杭州才子周文賓。秀英一想，當真是周文賓，絕世才華，名聞遐邇，只恐冒名頂替，未必是真。巖實貨便在牀沿上一坐，問道：那位周解元，乃是杭州有名才子，知書達禮，豈肯胡作胡為？你到底是何方輕薄少年，扮了女子，來到此間？文賓真會發噱，將「問」字纏做「姦」字，正色道：小姐，我雖與你同牀共枕，姦是不會姦。過秀英啞道：休得胡言亂語，快將底細根由，一一說來。文賓含笑說道：我是說的老實話，小姐為甚不信？秀英道：周解元不會喬裝扮女的。文賓道：其中有一緣故，我的同窗好友祝枝山，他在我家裏過年。秀英一聽，祝枝山是蘇州才子，聞名已久，遂道：你把祝枝山牽涉在內，做甚？文賓道：此事為祝枝山而起，安得不牽涉他？他因為我有一個雅號，叫做周美人，便與我賭下東道，要我改扮女子，如若看出喬裝，輸他花銀一百兩，倘然看不出，他輸東道。無非陶情作樂，豈知他看不出來，東道該我贏了，他不肯認輸，要我到街坊之上，沒有人看出是扮的，他纔情願服輸。因此出外看燈，不防被你哥哥搶來，逼迫成親，要是我是女子，早與令兄共赴陽台了。秀英聽了，方纔明白，默忖周文賓一榜解元，經綸滿腹，不如我出一個上聯，他若對得上，便是真的，對不上，一定是浮滑之徒，假扮而來，我立刻稟明萱堂，和哥哥拚命。乃道：我有一聯，你能對得上麼？文賓知道小姐要當面考試，忙道：敬請小姐上聯。秀英向四邊一看，見那邊掛着一幅立軸，上面畫着一個劉海，登時想就上聯，念道：

錢不灑地不掃，蟬不鳴，笑臉蓬頭劉海；

文賓何等敏捷，見桌上現成放着一副象棋，已經有了下聯，便答道：

車無輪，馬無足，炮無烟，悶煞陣內將軍。

秀英聽了，腹內思量，這樣的才思敏捷，必然周解元無疑了。遂道：周解元惹事招非，都是我的哥哥不好，待我告稟了母親，明日相送回府如何？文賓道：如今是來得去不得的了。秀英道：有什麼去不得？文賓道：小姐有所不知，從前央媒求親，豈知令兄仗勢欺人，不允親事，如今想起來，姻緣總是前定，前被令兄拆散，不道原是令兄作成了我，望小姐一念慈悲，與我雙雙成就了風流事罷。秀英啐道：虧你是讀書君子，說出這種話來，不但自家輕薄，而且輕薄了我，你想我係出名門，千金身價，安可作此越禮之事？奴家不是輕狂之女，請你收了此心。文賓道：小姐我與你睡也睡了，何妨賜我片刻之歡。說着挨到秀英身畔，坐將下來。小姐好不驚慌，連忙將身站起，不防文賓雙手抱住柳腰，哀求道：小姐你是絕頂聰明之人，爲什麼不肯允我？如今是逃不掉了。這一急，幾乎急壞了王秀英，用盡平生之力，掙脫蛟軀，膽戰心驚，要想叫喊素琴蘭香兩個丫頭，深恐丫頭嘴快，日後傳揚出去，壞了名聲，不由的進退兩難，只急得汗淋浹背，央告道：解元你且坐了，我有話講。文賓道：雞將啼了，小姐有話，明日說罷。秀英道：今夜不睡，明日有得睡的好。秀英被他這樣逼法，咬着銀牙，痛恨哥哥。文賓道：這是令兄美意，成全了你我姻緣，爲何恨起他來？秀英頓着金蓮道：那裏是他的好意？分明欺負奴家，胡亂將男子藏我閨中，若係循良子弟，還不受辱，偏逢你是個輕狂之徒，定要將奴勸逼成奸，我死本不足惜，不過你……文賓見秀英動了真氣，知不能強，連忙深深作了一揖，說道：小姐不睡，叫我怎生過意得去？秀英便道：這倒不妨。文賓道：我在此想想，小姐與令兄，天差地遠，大不相同，我若像了你令兄行爲，和小姐同床睡了，早已春風兩度，不怕你不依，怎知小姐豔如桃李，冷若冰霜，苦求不從，貞節可敬，可載入無雙譜了。秀英道：休得取笑。文賓道：我想到這裏，却要恨你……要知周文賓恨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周文賓說了一句却要恨你……秀英就接口道：恨我何來？文賓道：我不是恨小姐，却恨的是你哥哥。嫌我父親是個窮翰林，生生將我們姻緣拆散，而不知我周文賓，不但顏如宋玉，貌比潘安，并且滿腹錦繡文章，弱冠攀桂蟾宮，獨占鰲頭，猶如探囊取物。若小姐終身許了我，將來鳳冠霞佩，少不得是一位誥命夫人。小姐你道，是不是？隨便什麼事，總在三寸舌尖之上，或興或敗，要好要歹，全靠伶牙利齒，憑你三貞九烈，玉潔冰清，也要入其籠絡。秀英小姐聽了文賓這一席話，不覺心活起來了，低下了頭，一聲不響。文賓道：小姐，你有話當說，害不得差的啊。秀英道：解元，我是沒有什麼言語。文賓道：小姐，就將你我兩人而論，有一句俗言：『一對花柳對柳，佳人配對才子。』因此不是我誇口，才高貌美，若沒有小姐這樣花容月貌，一世孤單，也是情願。再有一說，小姐既這等才貌雙全，倘然錯配了醜漢，彩鳳隨鴉，豈不誤盡了一世終身？秀英聽他說得有理，如果真的配對了蠢牛般的丈夫，也是命中所遭，無法挽回的，便道：若說婚姻大事，終須父母作主。文賓搖搖頭道：據我愚見，還是小姐自己立定主見。秀英道：叫我立什麼主見呢？文賓道：小姐，婚姻最好自家當心，諒小姐也讀過稗官野史，難道忘了『私訂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這兩句話嗎？秀英道：此乃哥哥作孽，害了奴家，事到如今，悉聽尊命便了。文賓聽小姐一口答應，只樂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恭恭敬敬作了一揖，說道：小姐千金一諾，永無更改。秀英道：解元，奴家言出如山，永不更改，但願君家不變心就是了。文賓道：小姐放心，說說之間，將要天亮快了，秀英小姐拿了一床被，一個繡花枕頭，放在外房榻上，打發文賓裝作睡的模样，自己也睡在床上，俄頃金雞報曉，一陣曉風，吹散了天上星斗，東方發白，一輪紅日，從迷濛的曉霧中透將起來，秀英小姐定神養息了一回，喚起素琴、蘭香兩個丫頭，告訴了她們許大姑娘的來意，兩個丫頭方纔明白，伺候了小姐起身，流水般搬進面水，參湯、茶、栗糕、素琴伏侍小姐梳頭，蘭香伏侍文賓梳頭，小姐叫素琴再拿一杯參湯，親手遞與文賓，又隨意吃了一點栗糕，那素琴、蘭香兩個丫頭，却立在外房閒談，素琴道：蘭香，這位許大姑娘，面孔生得好，身材也生得好，說得

上一無批評，可惜這一雙脚，爺娘不會給他下一番工夫，大得怪難看，我想大爺不歡喜他，就是爲了這雙脚。蘭香道：大爺是有名色鬼，見縫就入，見洞就鑽，管什麼脚大脚小？素琴道：這樣說法，你給大爺鑽過的了。蘭香道：記得舊年八月十五，夫人小姐在玩月樓，慶賞中秋，你伺候着小姐，留我看守堂樓，覺得一人冷靜，剛走到堂樓下面，劈頭碰見大爺，攔腰一把將我抱住，左一聲好了頭，右一聲好了頭，定要我答應他成就美事，幸虧小姐回轉堂樓，大爺躲在紗窗後面，幾乎羞煞了我，從此單身不敢下樓了。不言她們私下談論，再說王天豹昨夜裏搶了美人回來，快活過分，睡也不想睡了，睜開睡眼看天亮，絕早抽身落起，梳洗已畢，僮兒送上香茗，王天豹心想梅之石到來，我也不怕，就是打官司告狀，穩是我佔上風，倘若他見機不來，那是更好，便不怕我娘不允，不怕妹妹不許，趁早端整，預備今夜花燭成親。好笑他生性強橫，獨斷獨行，吩咐家人掛紅結綠，遍懸花燈，傳集鼓手樂人，正在忙碌之際，忽見門公進來報說：祝枝山特來拜訪大爺，有事要面見。王天豹聽說祝枝山到來，傳話開正門迎接。原來祝枝山見文賓被王老虎搶去，一夜未見文賓回來，逆料王老虎也辨不出真假。一想不妙，我這番東道是輸定了，如果給王天豹看破，必然當夜送回，并且他還要登門賠罪。到現在時候，音信全無，諒來必有別的緣故，聽說王老虎有一個妹子，生得千嬌百媚，莫非假假真真成了交易，作成我祝大爺發財。想到這裏，哈哈大笑，祝全問道：大爺你笑什麼？祝枝山道：我笑的是又有銀子到手了，你去端整轎子，我要去拜會王老虎。祝全答應，吩咐轎夫伺候，枝山坐了轎一逕來到王兵部府，投進名帖，踱出轎床，說道：轎夫們！我大爺拜會之後，就要回去，不許走開。轎夫們同聲答應，裏面就有人喊道：大爺出接枝山，祇做不會聽見，抬起了頭看天，口中咕嚕着道：今朝天色怪氣，像似要落雨樣子，你看儀門裏一團黑氣，在那裏滾出來了。只聽王天豹道：祝兄請了。枝山驚訝道：我認道滾出來的黑氣，原來是王兄，請了請了。二人攜手同行，直到大廳之上，彼此施了一禮，分賓坐下，小使獻茶，茶罷收杯，王天豹欠身說道：枝山兄，乃是吳邦名士，江浙盡聞，小弟如雷灌耳，屢欲親近，不獲一見，今日難得

降臨敝地，有失拜候，反勞枝山兄光顧，真乃蓬華生輝，三生有幸。枝山道：豈敢豈敢！小弟久仰虎威，渴想之至今日，得親芝宇，豈知形如一頭病虎，令人可怖可畏！日後風雲際會，預兆可卜。要知王老虎如何對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探蹤

話說王老虎聽枝山言詞鋒利，當面譏諷，暗說可惡，嘴裏却答道：久慕祝兄惟利是圖，惟酒是貪，極欲趨承指教，奈何吳越各方，不知還是去冬到敝地呢？還是新年中到此作寓何處？說明白了，好讓小弟答拜。枝山道：答拜是不敢當的，小弟是去年臘月二十八日到貴處的，住在清和坊，敝相知周文賓家內。王老虎道：才子敘會，有興得極。枝山道：請問祝兄府上掛紅結綠，這般熱鬧，莫非令堂太太千秋？還是王兄華誕？王老虎道：不瞞枝山兄說，是小弟吉期。枝山道：小弟不知，竟失賀了，不知誰家鄉宦千金，與王兄洞房花燭？王老虎呆了一呆，默忖：叫我說那一家呢？繼而一想，我怕他則甚。老實對他說了，教他佩服我老虎的利害，就將昨夜看燈搶許姑娘，詳細說了一遍。枝山道：王兄年少青春，見了這位二八佳人，不免大有一番興趣。王老虎道：並無其事。枝山道：我想王兄決計學不像柳下惠，及不上魯男子的。王老虎道：小弟搶了許姑娘回來，深恐下人們飛短流長，特地親自送到舍妹房中，就攔。枝山笑道：哈哈！竟與令妹同房，有興得極！小弟還要請教王兄，如果這位姑娘不依，可要送他回去。王老虎道：不是說句荒唐話，這姑娘已成了籠中之鳥，甕中之蟹，網中之魚，今朝我已端整花燭成親，不怕姑娘不依。枝山道：姑娘依了你，他的爺娘不依，怎麼辦呢？王老虎道：不要說他的爺娘，就是我的父母，也阻擋不住我的主意。枝山道：這樣說來，真像了一隻無毛大蟲。王兄看燈看出喜來，小弟竟看燈看出了氣來。王老虎道：祝兄爲甚生氣？枝山道：小弟有三位敝相知，就是唐伯虎、文徵明、周文賓，三人都有雅號。王老虎道：周文賓有什麼雅

號枝山道：他的雅號俗極，稱做美人。天豹道：這個雅號，香豔之至，但不知祝兄有何雅號？枝山道：小弟叫做洞裏赤練蛇。天豹道：可怕可怕，鑽出來就要咬人。枝山道：赤練蛇雖凶，究竟不及無毛老虎，有吃人的威風。天豹道：祝兄言重了，倒底氣些什麼？枝山道：昨宵我與小周對酌談心，提起了美人雅號，便賭東道扮女，果然絲毫看他不出。天豹道：東道是祝兄輸的了。枝山道：我是慣尋人家閒錢的，豈容他人尋我的閒錢，要他一同出外觀看花燈，衆人看不出喬裝改扮，這纔服輸。天豹道：祝兄這叫做強詞奪理。枝山道：我們一路看燈過來，不但大家看不出，連那賽月台上的女客，也看不出是男子扮的，好說得盡是瞎眼。天豹道：祝兄的法眼，尙且看不出，何況這輩愚人，自然格外看不出了。枝山道：小周扮了女子，正在台上，忽然台下一頭無毛老虎，倒運的小周，逃避不及，竟被老虎啣了去了。天豹道：那頭無毛虎，那裏來的呢？枝山道：我想杭州省城裏，豈有出現老虎之理？況且世界上只有黑虎，白額虎，斑斑點點的錦毛虎，鯊魚變的沙虎，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無毛虎；及至仔細打聽，原來就是天豹兄雅號，因此專誠到府做媒，不知他可在令妹房內？天豹一聽，驚得目瞪口呆，渾身冷汗，說道：這個……，這個……，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枝山道：不要這個那個，快請小周出來，我有話說。王天豹好不着急，立起身來道：枝山兄！請請請坐，小弟去去就就就來。枝山道：王兄！如果留我吃喜酒，不敢叨擾。王天豹頭也不回，脚步踉蹌的進去了。枝山坐在廳上，趾高氣揚，喚道：管家！給我走來。衆家人道：祝大爺有甚吩咐？枝山道：你們大爺做人，要算做盡做絕，搶女人也要有分寸，雌雞雄搶來做甚？就算自家不能用，不應該送到小姐房內去啊！衆家人道：全仗祝大爺包涵。枝山道：只怕你們大爺遮蓋不來，我也無法。當下衆家人聽說大爺搶差了人，登時一傳兩，兩傳三，沸沸揚揚，當做一件話柄。再說王天豹氣得手足皆冰，自家想想，女人搶了不知多少，到不想誤搶了喬裝改扮的周美人，我若不送他到妹妹房中，却也無關緊要，至多向他陪禮了事，千不該萬不該，送在妹妹房內，叫我王熊怎生做人？還好還好，想我妹妹性格高尚，知書達禮，是個玉潔冰清之女，決不會糊裏糊塗失身於他，阿呀且住。

這個周美人年輕貌美，妹妹也正常豈蔻年華，睡在一處，不生慾念，也生慾念，不動春情，也動春情，如今玉也不潔了，冰也不清了，這便如何是好？我恨將起來，恨不得一刀自刎了，却殘生也罷！且到妹妹樓上去了再說。可笑他垂頭喪氣，直到堂樓之下，蹣手蹣脚的走上扶梯，素琴一眼看見，笑着叫道：「大爺來了。」王天豹連連搖手道：「不許高聲喊叫，小姐在那裏？」素琴道：「小姐坐在外房，和許大姑娘說閒話。」王天豹道：「我且問你，昨夜怎樣睡法？」素琴道：「亦像兩處睡的，亦像一牀睡的。」王天豹道：「你怎樣知道一牀睡的呢？」素琴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巧合

話說王天豹聽素琴說是一牀睡的，急上加急，忙道：「你怎樣知曉？」素琴道：「不但同牀，而且合枕，許大姑娘頭上插的那朵臘梅花，在小姐枕邊拿出來的。」王天豹一聽完結，同牀合枕，顯然給周美人佔了便宜去了，輕輕挨近房門口，說也湊巧，周文賓正勾住了秀英粉頸，想接一個香吻，秀英推開着說道：「你休得如此。」文賓說道：「不妨事的。」天豹硬着頭皮，走了進來，文賓道：「大爺奴家的表兄梅之石來了，沒有？」天豹道：「梅之石不會來，却來了石頭的哥哥。」秀英道：「石頭哥哥是誰？」天豹道：「就是洞裏赤練蛇蘇州祝枝山，現在廳上。」秀英道：「小妹是不認識的。」天豹道：「周二兄可笑你一榜解元，喬裝女子，成何體統，倘被人家看破，豈不教人笑掉大牙？」文賓道：「只要沒有人搶，走遍杭州，也是不妨的。」天豹道：「我和你都是鄉宦後裔，應當直言相告，爲什麼騙得我顛顛倒倒？」文賓道：「這是食色之報，因而哄你。」天豹道：「你不該到我妹妹房內。」文賓道：「自己送我來的，與我何干？」天豹道：「算是我差，你好回去了。」文賓道：「只要說明白了，立刻回去。」秀英一想，機關敗露，西洋鏡完全拆穿，登時花容一變，當胸一把，將天豹抓住，含淚道：「原來他是男子，你將他送入奴房，雖然內外房睡的，那枝山怎會知曉？被他傳揚出去，壞我名聲，今朝與你拚了罷！」王天豹到了此時，虎威盡行收拾干淨，軟得像棉羊一般，哀懇道：「好妹妹，放了手，有話好說。」秀英道：「沒有什

慳言語，去告訴了母親，一同就死。文賓上前解勸道：天豹兄！多是你持強倚勢，搶人女子，幸虧我少年老成，却與小姐全樓不全床，你不上樓說破，小姐至今沒有知曉；我若像了你一樣，不顧綱常，難免木已成舟了。只說得王天豹置身無地，假使樓板上有洞的話，早已鑽了下去。口中中央告道：妹妹放手。秀英道：不放，見了母親放你。文賓道：小姐多多驚動，我下樓去了。秀英道：請解元全奴顏面。文賓應了一聲，逕自下樓而去。仍說秀英扭住了王天豹正在難解難紛之際，那曉王老夫人來了，小姐見了娘，帶哭帶訴說了一遍。夫人道：你且放了手，待爲娘痛責這畜生。小姐略一鬆手，王天豹飛跑下樓去了。原來夫人的心腹丫頭海棠，聽到了這樁新聞，忙來稟告夫人，說大爺看花燈，誤搶了周美人，送在小姐房內，小姐反被周美人奸污，所以夫人盛怒而來，及至見女兒淚落沾襟，分明沒有奸污，氣就平了下去。秀英道：哥哥害我好苦，如今洗盡西江水，也洗不清了，伏望母親明白判斷，女兒到了黃泉路上，也是感激的啊！說完，哀哀啼哭。蘭香道：今朝出了大新聞，連我丫頭也活不成了。素琴道：你不要性急，且等小姐死了，你我一淘再死，好到陰間去伺候小姐。蘭香道：趁沒有死，下樓去打聽消息。不言兩個丫頭下樓，夫人道：兒呀！雖你哥哥行爲不端，你也不用啼哭。秀英道：女兒做人不得，怎不悲傷？夫人這兒呀！自有做娘的在此，與你分清皂白便了。夫人不知女兒哭是假的，抗了一根濕木梢，愈加愛惜女兒，用言百般勸慰。恰好蘭香素琴打聽了消息上樓，雙手亂搖道：夫人不好了，祝枝山刁盡惡絕，說話無賴，定要出我家大爺的醜，十門二關，四處八方，張貼一百張傳單，使我們大爺不能做人。周二爺說：張貼了傳單，小姐的顏面攸關。祝枝山說：看小姐份上，減少二十張，八十張是要貼定的了。夫人你想想看。祝枝山兇呢不兇？夫人聽了，搖頭嘆息道：這祝枝山是惹不得的，偏這不爭氣的畜生去惹了他，家醜豈可外揚？待我面見枝山，彼此和解了罷。於是吩咐丫頭小心陪伴小姐，這是夫人恐防小姐尋了短見，實則小姐終身已許了文賓，斷斷不會自盡的。夫人回到中堂，想想士氏祖宗沒有積德，生此不肖畜生，喜只喜周文賓知書達理，未將女兒沾污，要是輕薄子弟，豈不弄出了大事。

然而話雖這般說，合府之人，都已知道，一但傳揚出去，無私也有了私了。想到這裏，怒上心頭，喝令丫環喚大爺，到來見我。那曉王天豹，早打從溜走的了，丫環遍尋不見，回覆夫人，夫人知道兒子丟了臉，見不得人，逃走去了。可是想着他的不好，果然要氣，想着他無顏逃遁，未免心中牽掛，夫人不由的六神無主，怨天恨地起來。旁邊海棠，着不過，說道：夫人到了現在，怨天恨地無用，外面祝大爺周二爺，總要設法打發他們去才好。夫人道：須待大爺來了再說，你快叫家人們外邊不要聲張，悄悄尋大爺回來。這時祝枝山坐在書房中，等候天豹不見，假意咆哮如雷，發話道：笑話笑話，堂堂兵部府第，竟然一點規矩全無，冷待我祝大爺，我想雲從龍，風從虎，虎踞龍盤，龍爭虎鬥，老虎總有虎勢，這樣看來，比猥窳貓也不如。正說着，見文賓從內走出，枝山道：小周，你昨夜好不開心。啊，文賓道：有甚開心？我們回去罷。那曉祝枝山早已就想陰謀暗算，要借此爲由，一來治伏王天豹，從此不許搶人婦女；二來撮合這段姻緣，使才子佳人成爲眷屬；三來敲詐財帛，抵消輸去的東道。遂向文賓丟了一個眼色，坐在椅中不動，文賓知道他又耍掀風作浪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許親

話說祝枝山高踞廳上，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面孔，文賓知道他掀風作浪，又要放出他敲詐手段來了，忙道：祝兄回去罷。枝山冷笑道：談何容易，非等王天豹出來，講個道理，方好轉去。如果他不出來，不要說是無毛虎，就是有毛虎，也要生吞活剝。衆家人忙奔得攏來，懇求道：祝大爺千差萬差，是我家大爺不好，只求祝大爺看我家老爺薄面，請和周二爺回府，讓我家大爺登門陪罪。枝山道：你們說些什麼？你家大爺左右不過兵部公子，別人怕他無毛老虎，我祝大爺是不怕的，只算他吃掉了我，我也要在他肚裏，翻十七八個筋斗。衆家人見枝山不肯干休，一齊跪倒塵埃，磕頭討情。枝山怒道：你們這班狗才，平日朋比爲奸，快去喚你們大爺出來料事。文賓道：衆

位管家！祝大爺的性情，是執之一見的，如若見了你們大爺，自然回去。衆家人沒法，紛紛站起，來到中堂，叩稟夫人道：祝枝山刁梟不過，坐在廳上不動不搖，我們再三哀求，非但不去，反而惹他大發脾氣。夫人道：他怎樣說法？衆家人道：他務必要大爺出去說話，方肯一筆勾消。若然不見大爺之面，就要囉唆，故此來稟明夫人。夫人聽了，登時又添了一重愁，心想：怪只怪不肖的兒子，惹下禍殃，雖則周文賓和女兒睡在一房，沒有苟且之事，祝枝山却要疑惑，倘被他無中生有，到處傳揚，女兒有甚臉面做人，倒不如將女兒許配了周文賓，兩全其美，并且按了枝山之口。於是一面打發家人出去，一面請祝大爺周二爺中堂相見。不一回，祝周二人聯翩而入，王夫人舉目一看，文賓依舊女的打扮，曼妙多姿，怪不得畜生認不出男女，就是老身也難辨真假。想念間，祝枝山上前道：老伯母在上，小姪祝枝山有禮，久仰老伯母三遷之教，養子不肯讀書，一飯之恩，截髮何曾留客？夫人聽祝山說話，尖鑽刻毒，當面罵人，然而奈何他不得，只得堆着笑道：祝賢姪少禮。文賓過來，說道：夫人在上，奴家許大萬福。夫人道：周賢姪休要作耍了。丫環獻上香茗，王夫人道：祝賢姪老身世居杭城，久仰吳邦三位才子，今日得見賢才，寒門之幸。祝枝山一張尷尬面孔，冷冷的說道：那些無關緊要的話，可以丟開不談，還是請教正文夫人。夫人道：請賢姪少安毋躁，容老身慢慢的奉告，只因逆子性情強橫，不聽管束。枝山道：這是養不教，父之過。夫人道：這畜生向在京師衙門中讀書，只爲今秋賓興大典，父親命他南來赴試，豈知他腹內欠通，毫無點墨，老身又被病所困，不能親加教訓，以致隕越貽羞。誰料他昨宵又起風波，將周賢姪錯認了美嬌娘，搶了回來。枝山道：那是令郎粗心浮氣，下次請伯母叮囑他，搶了女人，先辨雌雄，當不至於吃苦。夫人道：昨晚老身稍感不適，安歇甚早，故而不知其細，直至今日賢姪來了，方始知曉。枝山笑道：哈哈！如此說來，伯母竟睡在鼓裏。說話間，枝山覺得饑餓了，便道：請問伯母，府上有多少田產？夫人道：舍下荒田約有一萬八千餘畝。枝山道：既然有了這許多田，爲甚沒有一粒米？夫人道：有了田自然有米。枝山道：有了米，何故不燒飯吃？夫人一聽，暗罵枝山真是惡毒東西，要吃飯，儘管

直說，偏兜着圈子說話。只得喚道：海棠吩咐廚房早些備飯。海棠連聲應是。夫人又道：二位解元都在這裏，老身有言商議，不知可肯容納。枝山道：伯母見教，無不洗耳恭聽。夫人道：我看周賢姪少年英俊，門楣相當，欲將小女奉託絲羅，敢煩賢姪玉成，恩非淺鮮。枝山將雙眉繃了一繃，說道：小姪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生平，獨怕做媒，因為做媒人，有罰無賞，所以一向謝絕不做的。夫人道：祝賢姪說那裏話來？況從前也談過親事，皆因畜生從中作梗，以致蹉跎至今，有屈賢姪做個月老罷。枝山道：動也動不得，如今有了這番周折，人家必定疑我。枝山硬做媒人，這個擔當不起。夫人道：賢姪過慮了，此番非仰仗大力不可。枝山沈吟了半晌，道：伯母必要小姪作媒，不便十二分推却，但總要使小姪合算，自當效勞。夫人道：這也容易。枝山回頭向文賓問道：小周你道如何？文賓道：婚姻大事，須憑父母之命。枝山笑道：言之有理，我想伯母自願許親，諒必尊堂一定應允。若然尊堂不允，有我枝山作主，無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文賓道：你又要取笑了。枝山道：敬遵伯母之命。夫人大喜，恰好廚房中送出早飯，夫人打發丫環取一套衣巾，與文賓換了，又取出一百兩黃金，小姐的年庚帖，藏在一隻拜匣中，候枝山飯罷，親自遞給枝山道：這是小女年庚帖，並黃金百兩，折抵一千兩銀子，即請收下。枝山稱謝道：小姪說了一句頑話，只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但令郎回來，伯母必須嚴加管束，待小姪回去，請了周太太的命，選日行聘，告辭了。夫人道：恕老身不得遠送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激母

話說王府衆家人奉了夫人之命，四處找尋王天豹蹤跡，其中有一個書僮，叫做王元，乃是天豹的心腹，一路當心尋訪，見街坊上兩旁遍懸花燈，人來人去，很爲熱鬧，只聽那旁一男一女閒話，男的道：孫大娘你到那裏去？

孫大娘答道：「高大爺！我是出來看燈耍子兒的。」高大爺道：「看燈夜裏熱鬧，日間不十分好看的。」孫大娘道：「因為我那男的，不許我夜裏出來，太陽不會落山，他就要關了門睡。」高大爺笑道：「看他不出骨瘦如柴，竟這樣歡喜敦倫。」孫大娘道：「高大爺又要打趣咧！」王元聽得好笑，正向前走，只聽有人喊道：「你們大家趕快跑進去，無毛老虎來了一衆婦女嚇得驚惶失措，逃的逃，躲的躲，登時鴉飛鵲亂，連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也躲在門後，朗誦佛號不止。」王天豹垂頭喪氣過來，見她們東躲西藏，口中咕嚕着道：「你們不要着急，大爺立志不搶女人，那怕你是西洋美人，我也不要了。」可笑他一旦失勢，全無虎威，慢吞吞地走着，王元一眼瞧見，伸手抓住道：「大爺在這裏了。」天豹罵道：「狗才將大爺嚇了一跳。」王元道：「夫人打發我們尋大爺回去。」天豹道：「我大爺不回去了，你去回覆夫人，推說尋不着我。」王元道：「大爺使不得，剛纔夫人吩咐奴才，若尋不到大爺，一概處死無赦，求你大爺譬如買烏龜放生，趕快回府。」天豹問道：「祝枝山去了沒有？」王元道：「已經去了。」天豹道：「扮女的周文賓去了沒有？」王元撒謊道：「周二爺定要告狀，夫人再三解勸不聽，多虧小姐說，看在一夜夫妻百夜恩份上，和解了罷。」周二爺却不過小姐面情，這纔罷休。天豹怒道：「狗才噴些什麼蛆？」王元道：「大爺不管奴才噴蛆，趕快同了奴才回去。」天豹道：「不回去，你待怎樣奈何我？」王元道：「大爺不回去，奴才性命就此結果。」天豹嘆了一口氣道：「我一向順風旗扯足，今番倒盡了霉了。」王元道：「這是周二爺不是，與大爺不相干涉。」天豹道：「將他送到小姐房內去睡，是我大爺大錯而特錯。」王元接口道：「小姐金裝玉琢般人物，和鄉下人同床，自然你親我愛了。」天豹道：「狗才難道你看見不成？」王元道：「看是不曾看見，想起來難免……」天豹道：「我一定不回去了。」王元道：「使不得，大爺不回去，夫人必定心焦，奴才性命難逃，况且夫人愛惜大爺，猶如珍寶，趕快回去，如果夫人動惱，奴才擔保。」天豹道：「只算夫人愛我，不將我大爺訓責，可是我沒有面目見家裏的人，你去回稟夫人，推說找尋無着，勸夫人不要牽腸掛肚了。」王元道：「大爺！你想到那裏去呢？」天豹道：「我今日立刻動身進京，到老爺衙內安身，太太平平住幾年再說。」王元道：「大爺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到了

京師夫人一封信，告訴老爺，老爺鐵面無私，將大爺一頓處治，管教有死無生。天豹道：這便如何是好？王元道：我勸大爺回府，即使夫人責備幾句，並不坍台。王天豹也叫沒法，只得帶了王元，回歸府第。衆家人見天豹回來，如釋重負，齊聲說道：大爺回來了，快去稟報夫人。天豹怒道：狗才神皇鬼叫，誰要你們報？王元道：大爺請啊！天豹道：狗才我和你什麼稱呼？王元噙着臉道：奴才和大爺是多年的前後門鄉鄰。天豹罵道：放你的狗臭屁，說着來到裏邊，夫人一見兒子，怒不可遏，罵道：畜生！你恃強倚勢，搶人家婦女，昨夜搶得好，偏又送到妹子房中，險些做出無天大事。天豹道：原是兒子該死，但不知妹妹願意不願意？夫人道：沒臉的畜生，虧你還要問我，周公子是懂得禮的，不像你禽獸投胎，他是通宵達旦，不露痕跡，直至今朝，你妹妹方纔知曉，他就要自尋短見，累爲娘陪了不少小心，你有何面目見我？天豹道：兒子做人不來，就此告別。夫人道：你往那裏去？天豹道：兒子去尋死路，說着跪在地下，叩頭如搗蒜一般。夫人道：你要去死麼？天豹道：兒子活不成了。夫人道：做娘的同你去，大家死了，倒也乾淨。天豹道：兒子是做差了事，要死，娘若一同去死，却死得沒有名目。說完立起身來，向外便跑，這是天豹的一番做作，何常去尋什麼死？夫人竟信以爲真，忙命海棠將他拉住，恨恨的說道：畜生！你真個尋了死，叫你父母日後依靠何人？如今做娘的已經安排好了。天豹道：莫非妹妹許配了周文賓嗎？夫人點頭道：祝枝山爲人刁鑽促狹，做娘的深恐他在外散佈流言，破壞我家門風，只得將你妹妹許配周家公子，因枝山與他是同窗好友，礙着文賓之面，自然絕口不提。若不對親，祝枝山無私當作有私，到處傳揚，豈不被誤了妹妹終身？天豹道：妹妹對了親，我還是不能活。夫人道：我兒做娘的有話對你說。天豹道：娘有甚教訓，儘管吩咐。夫人道：我叮囑你，非爲別事，從今以後，切不爲非作歹，務必奮志讀書，立圖上進，若依舊性情不改，橫行霸道，要知舉頭三尺，自有神靈，欺人便是欺己。天豹道：兒子已坍盡了台，倒盡了霉，從此改過自新了。夫人道：這才是做人之道。旁邊海棠也道：大爺若再知過不改，不但夫人生氣，就是我海棠，也要不答應。天豹原是怕夫人埋怨，裝出這般模樣，夫人

見他要去尋死，反而好言好語相勸，所謂父母有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在這當兒，秀英小姐含淚而至，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議訂

話說王天豹受了夫人一頓教訓，正想出外，秀英小姐含淚而至，見了天豹，不由分說，雙手將他扭住，天豹道：「妹妹做什麼？」秀英道：「我與你什麼稱呼？」天豹道：「我是哥哥，你是妹妹。」秀英道：「既是你的妹妹，為何將男扮女的周公子，夜靜更深，送入我房，是何道理？」天豹道：「妹妹放手，都是我瞎了眼睛的不好，並不是有心啊。」秀英道：「不放，定要與你拚命。」小姐就是一頭拳撞將過來，王天豹好似天打木人頭般，動彈不得。海棠上前解勸道：「請小姐息怒，剛纔夫人已打過大爺，大爺再三討饒，下次不敢了。」夫人道：「兒啊！你也不必怪他了。」天豹道：「妹妹！你看存娘的金面上，饒了哥哥罷。」秀英道：「饒你不得。」天豹道：「妹妹放了手，讓我對你磕兩個響頭。」秀英與王天豹拚命，原是假戲真做，遮人耳目的，心裏却非常感激哥哥，玉成了這頭親事，故而順水推舟，說道：「誰要你磕頭？放你去罷。」將手一鬆，天豹猶如「魚兒脫却金鈎釣，擺尾搖頭不再來。」當下小姐回房，夫人親自修下一封書信，打發家人王福進京，告稟老爺，按下慢表。且說祝周二位才子，回府之後，枝山打開拜匣，見黃金累累，好不快活，謂文賓道：「雙空手出門，居然掙了一百兩黃金，一百兩銀子，小周！你道我的本領如何？」文賓冷笑道：「詐來的財帛，不足為奇，你輸的一百兩銀子，東道快快拿來。」枝山道：「你問我要東道，找我二百兩銀子。」文賓道：「為何要找你起來？」枝山道：「我作成你開心一夜，極該謝我，這媒人除了我，有誰敢做？又該謝我，彼此要好朋友，情讓三百，送我三百，退去東道一百，公公道道找我二百。」文賓道：「你這條毒蛇相與不得，如今我贏你的東道，不要你了，我也沒得找你。」正說之間，周永道：「太太有請於二人來到內堂，雙雙拜揖。」太太見了文賓，含怒道：「畜生！你好啊！扮了女子冒充許大。」

作弄做娘的麼？文賓道：母親下次不敢了。太太命二人坐了，說道：祝賢姪，昨宵畜生改扮看燈，一夜不歸，老身十分牽掛，早上正要向賢姪詢問，由誰想賢姪清晨出外去了。枝山道：伯母說起這件事，竟出人意外。太太道：如此請教了。枝山遂將扮女起被搶止說了一遍。太太聽了，氣得渾身抖顫，欲待埋怨文賓。枝山忙道：這是我枝山不是，不關令郎之事，我剛纔到王家去，但見掛燈結彩，王天豹喜氣洋洋，預備做親，那曉令郎先與他妹子做了親了？太太茫然不解，說道：這是什麼解說？文賓道：母親不要睬他，他在那裏隨口胡言。太太道：你且說來，我聽。文賓道：昨宵被王熊搶去，逼我成親，我就將他作耍，一口應允。太太道：你夜間宿在那裏？文賓道：便在書房中安歇。枝山搶着道：伯母不要信他，他與王天豹妹子同睡的。太太怒道：畜生！你不想功名上進，這等貪歡愛色，要知大損陰騭。文賓道：孩兒怎敢？枝山道：分明王天豹自家說的，和他妹子同房，既同房，何難同牀，同了牀，就不妨同枕了。文賓恨道：赤練蛇，休放毒氣噴人了。太太道：祝賢姪，那王熊見了你有何言語？枝山道：王天豹只能欺侮杭州人，却不能欺我蘇州人，一見蘇州人到，他便溜之大吉，倒是他的娘會說會話，說道：周二爺既與小女同床共枕，乃是姻緣前定，就求祝賢姪爲媒，愿將小女許配周二爺。太太道：從前他家嫌我姓周，是窮翰林，不允親事的了。枝山道：這叫做今非昔比，今番確是誠心聯姻，伯母不信，現有庚帖爲憑。太太見了庚帖，不禁春風滿面，枝山又道：這頭親事，本來我不願做媒，無如令郎一心要對，我不便作難，庚帖已經請來的了，總要伯母作主。太太道：賢姪議婚，成人之美，理當遵命，可恨前番屢次求親，他家置之不理，明明仗勢欺人，這段姻緣，煩賢姪回覆王官夫人，另許有錢人家罷。枝山笑道：伯母心存芥蒂，但小姪則志在周旋，譬如一篇文章，伯母應當南北看，還有一說，當初求親不允，雖然受他腌臢之氣，此刻奉送年庚，算將起來，姓王的大倒其霉，姓周的大得其勝，此親不對，更待如何？枝山這一席話，真有扭轉乾坤之功，夫人道：賢姪且請出外，待老身與大媳商議，少頃再定。枝山稱是不迭，與文賓回轉書房不提。太太便與大夫人商酌，大夫人何等賢惠，自然慇懃，太太應允，當下在胸前解下一

方無瑕璧，取白璧無瑕之意，雙手遞給太太，太太接到手中，滿心快活，喚丫環遞與總管，傳言祝大爺，煩往王官訂親，以便擇吉行盤，一面太太寫了一封書信，差人動身進京，稟明周翰林，一言表過，書中交代祝枝山，攜了聘物，乘轎來到王府，王天豹自覺漸愧，無顏出接，由總管王榮代見，請祝枝山大廳寬坐，小使獻過香茗，王榮垂手問道：不知祝大爺駕到，有何見諭？要知枝山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索酬

話說祝枝山聽王榮動問，便將玉璧交給他，說道：這是周府聘物，你小心拿了進去。王榮接在手中，端進內堂，呈獻夫人，說明來意。王夫人一看，好生歡喜，却好小姐在坐，取過來懸掛在小姐衣帶之上。那曉秀英小姐淚如雨下，嗚咽不已，夫人納罕道：兒啊！須知女嫁男婚，是歷來的古禮，此番親事，看來前緣註定，你只道無瑕有玷，可知瑕不掩瑜，過虛他則甚？小姐只是哀哀啼哭，夫人一思想明白了，莫非周家計不寬裕，嫁過去了，度日艱難，這也容易，便道：兒啊！為娘另備妝奩十萬，你就過得日子了。小姐還是哭着，夫人料她嫌少，又道：再給你良田三千畝。小姐仍哭個不休，夫人道：兒啊！休要這般啼哭，有話你且說來。小姐嬌啼宛轉，憑你千呼萬喚，只是不應。夫人畢竟是個明白人，知道這樁親事，本為嫌疑而成，遲了恐其別生枝節，女兒的哭，無非要迅速行盤的意思，當下就吩咐王榮，傳話祝枝山大爺，關會周官，即日行盤。小姐這纔展眉舒眼，止了啼哭，丫環們扶了她，進去梳妝了。枝山回到清和坊周府，回覆周太太之後，坐在書房之中，將大指一豎道：小周我這個媒人多少得力，三言兩語，業已大事告成，足值紋銀五百兩。文賓道：又要漲價了，如今依照你的原數，找你二百兩銀子。枝山道：看同窗份上，不折不扣，三百兩是值的。文賓道：輸了東道，難道不應該退除的麼？枝山道：你若依我五百，准你退除一百。文賓道：世上祇有你這濫小人，依你三百可好？枝山道：恕不客氣，即請拿來。文賓道：改日與你便了。枝山道：記賬。

不是生意經，明光現惠文賓，無奈取出白銀三百兩，當面點交枝山。枝山老實收藏，有事即長，無事即短，慇懃之問，已是二月將盡，那天祝壽，奉了大娘娘命，特地催枝山回去料理家務。枝山見了祝壽，問道：「唐大爺回來了沒有？」祝壽道：「已經死了。」枝山驚道：「他他他竟死了？是誰說的？」祝壽道：「是張鐵口對唐大娘娘說的。」枝山道：「死在那裏？」祝壽道：「張鐵口算唐大爺的命，早已身死異鄉，屍首也不得回來了。」枝山道：「唐大娘娘可曾到家裏吵鬧？」祝壽道：「因為算了命，家裏不會來過。」枝山道：「文大爺在常州，會否回來？」祝壽道：「早經回府，我想大爺出門日久，大娘終日記掛，請大爺回去罷。」文賓在旁聽說，伯虎身死，便道：「祝兄，我想尋常一個星家，推算唐兄身死異鄉，他又不是神仙，無非搗鬼斂錢，有誰信他？」枝山道：「若說伯虎不死，爲甚出門了半載，絕無消息？就是人不歸來，家信也該寫一封啊！這樣一想，他死之一說，却有幾分真的了。」文賓道：「祝兄，你來了兩個月，大嫂必然牽掛着你，明日就回去罷。」枝山道：「好好用不着我，登時惹厭，要打發我轉去。」文賓道：「家事要緊，何出此言？」彼此說笑了一回，枝山便打點轉返蘇州。文賓設酒祖餞，一面命家人備好船隻，祝全祝壽將行李發下船去，枝山進內叩別周太太，太太道：「王府姻事，候伯父京中回書到日，老身隨即差人到府相請，賢姪務必要來的。」枝山連連應諾。太太即命文賓相送下船，當下別了周太太，一逕下船。文賓道：「倘若唐兄邁歸故里，趕快寫信通知於我，不可忘記。」枝山道：「小周放心，如果笑面無常死了，至少一張訃聞，也要寄給你的。」文賓道：「費神代言問候文兄。」枝山道：「我看見他，與你代言就是了。」只聽船家道：「祝大爺，我們趁順風要開船喇。」枝山道：「開船逆風也不妨，即使船翻掉了，有我祝大爺承值。」文賓道：「行路之人，須要說好話，小弟上岸了。」枝山道：「恕不相送。」船家敲動金鑼，解纜開船，一路之上，順風相送。這日已到蘇州，什物鋪陳，自有祝全祝壽當心。枝山先行上岸回府，自有人飛報大娘，說主人滿載而歸。大娘一聞此言，反而大動其疑，想丈夫去臘出門，只有幾件隨身行李，盤川全無，此刻滿載而歸，莫非向富貴人家求來的不成？那是將面孔去換得，豈不丟下廉恥？就是拿回家來，也不希罕。大娘正在憂愁，枝山却喜孜孜大踏步進來。

說道：大娘！久違了。大娘道：大爺回來了麼？妾身萬福。枝山道：多謝大娘，我奉還一禮。夫妻坐下，祝全上前，給大娘娘磕頭。大娘道：你隨主人出門，風霜勞頓，改日領賞。祝全稱謝退下，喚集家人將物件搬入內堂。大娘問道：請問大爺，自從客歲赴杭，屈指三月，但不知唐家大伯，可有什麼消息？枝山道：舊年被唐大娘逼走，連夜動身到杭州，豈知伯虎並未去過，徒勞一番跋涉，只因年近歲畢，耽擱文賓家內，想度過了殘年，再行打算，想不到元宵節大賽花燈，我多喝了幾杯酒，慫恿周文賓扮女，出外看燈，那曉遇見了一個識貨朋友。大娘道：是那一個呢？枝山道：就是鼓樓前王兵部之子王天豹，將小周強搶了去，夜來寄頓在他妹妹房中，反而私下與他妹妹訂了終身，後來說破，央我作伐，東也酬勞，西也酬勞，你看黃的金子，白的銀子，都是飛來的財香，何等開心。大娘聽了丈夫的話，方知是本事換來的，自然萬分快樂。到了次日，枝山絕早抽身，吩咐祝全拿了名帖，往文府拜年。祝全道：大爺明朝是清明了。枝山冷笑了一聲道：我怎麼不知道，要你管賬，這叫做有心拜年，寒食不爲遲，要以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憶夫

話說祝枝山攜帶祝全前往文府拜年。不多一回，已到文府，司閹慌忙通報，徵明親自出接，讓入書房坐定，徵明啓口道：老祝久違了。枝山道：長遠不見，想必在家納福。徵明道：閒來讀書繪畫，以資消遣而已，但不知唐兄有否消息？枝山長歎一聲道：不提伯虎，便罷，提起了伯虎，令人可恨。徵明道：爲何恨他？枝山道：他自從去年八月二十一出門，直到臘月二十四，杳無音信，豈知陸昭容生性派賴，在我身上要人，我交不出唐伯虎，她就將我家中，打得猶如雪片一般，我本來是不怕事的，無如男女不相爭鬥，再三用言相勸，憑你說得天花亂墜，只當犬吠貓叫，坐在廳上，不肯動身。徵明道：她不走，你却隨累了。枝山道：祝全一時情急，甘限三日，尋到伯虎，陸昭容方纔

回去，老文你想她豈橫不豈橫？徵明道：你是有名的毒蛇，爲什麼不咬她一口？枝山道：放你的狗臭屁，你還要取笑我。徵明道：老祝你在那裏過年的？枝山道：我在杭州周文賓家內過年。徵明道：如此你會過唐兄了。枝山道：竟連他的都沒瞧見。徵明道：既然不見，應該早早回來。枝山道：與其回來淘氣，不如耽擱在外開心了。徵明笑道：哈哈！哈到也說得是，可是我在外邊聽得人家說，若要見唐伯虎之面，只消往護龍街祝家找尋便了。枝山道：呸！噴你一嘴的蛆，你也混在一起，冤枉我枝山不成？徵明道：我是說句頑話，休要認真。你在杭州陶情作樂，怎知唐兄家內八位嫂嫂悲苦萬狀，陸昭容上縣告了你了。枝山道：他告了我，你可知道怎樣批法？徵明道：批得十分利害，批語是：祝枝山甘限三日尋交，今已兩月，仍無下落，仰值日皂班，即將祝枝山發學管押，你道利害不利？害枝山道：老文，你別騙我。徵明道：我是不會騙你的，這件事情，老祝要善爲調處才是。枝山道：不見了唐伯虎，無憑無據，硬要我身上交人，無非朋友爲重，未便翻臉，既然陸昭容定要傷情，我與他打一場官司，未必是我輸的，免得她終年淘氣，你道如何？徵明道：這場官司，你要輸的。枝山道：至多革去了解元，還了我一個白衣人。徵明道：老祝！昭容是女流之輩，你應該讓她三分。枝山道：我步步讓她，爭奈她越扶越醉，要知壓迫過甚，就要反動。我且問你，到底告狀之說，是真是假？徵明道：陸氏大嫂幾次三番要告你，虧我婉言相勸，還沒有告。枝山道：諒情她不會告的，我要回去了。徵明道：時候尚早，何妨談一回去。枝山道：說話說得多了，覺得喉乾口燥，待我回去呷了一口茶，再來自囉領教。徵明忙道：文安怎樣不送茶來？祝大爺口乾了。文安答應，送上香茗。枝山道：老文，前日我家祝壽到杭州來，告訴我張鐵口說，唐伯虎已經死了，可有這話嗎？徵明道：話是有的，因此陸氏大嫂更加不悅了。此刻天色尚早，我與你前去探聽探聽，究竟有否消息。枝山道：甚好甚好，令堂處代言請安，恕我不進去了。於是二人出了牆門，迤邐而來，探聽唐寅消息。且說陸昭容大娘，自從伯虎出門之後，終朝以淚洗面，無非想念伯虎，有時想到自家父母，年事已高，膝下無兒，自己偏無所出，眼看鏡花水月，萬象皆空，所以恨氣一口，不如置身局外，將

家事交與羅家賢妹，遁跡空門，苦志焚修，有朝一日，參破真詮妙諦，省了無數的煩惱。她正在怨憤之際，恰好二娘走來，昭容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羅家賢妹。」二娘道：「小妹屢欲趨承妝次，奈這幾天身子不快，望乞寬恕。」昭容道：「我與你情同骨肉，何用這般客套？請坐了。」二娘坐下道：「姊姊！我看你落落秋水，蹙蹙春山，敢又是心中不快麼？」昭容嘆道：「自從大爺出門，滿目淒涼，門庭蕭索，雖則春光明媚，左右不過助人的愁思。」二娘道：「姊姊！爲何又掉下淚來？」昭容道：「良人一去，音信杳然，全不想半載有餘，拋撇家室，流連他方，如今我已看破了一切，願將家務託付賢妹，帶髮修行了。」羅秀英聽大娘以家務相託，要持齋靜修，了此餘生，一想千鈞重任，如何擔當得起，便道：「此話休提，想大爺雖則遠游，卽日自當歸里，何必臨妝感喟，觸景生情，要到這般地位，況小妹無才，安能身肩此任？還望姊姊三思。」陸昭容道：「我已決定這個主意了。」羅秀英道：「姊姊！乃是女中之主，全賴你操持家務，况尊大人甲子將過，安可做依三寶？若姊姊不聽奴言，甘心自棄，倘有差池，如之奈何？如且一班姊妹們，都要你扶持，自古道：唇亡齒寒，以後休要再提了。」大娘聽了，禁不住腮邊流淚，悲痛愈甚。羅秀英道：「姊姊！不要這般悲痛，據小妹看來，多是唐與不是，舞弊誤事，委實情理難容，還該喚他進來，重重責罰才是。」昭容道：「賢妹言之有理，秋花去喚唐與，這狗才見我，秋花流水般答應着，去到外面，要知以後爲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五十回 問扇

話說唐伯虎出門之後，光陰荏苒，已經半年有餘，家中八美日夜盼望，自從陸昭容大鬧祝府，個個通宵不寐，神思疲倦，無暇追究，因此唐與得離苦海，逍遙法外，要等枝山回來，再想計較，此刻給二娘羅秀英一句話，正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秋花走到外面，嚷道：「唐與！唐與！忙嚷道：秋花喚我做什麼？」秋花道：「大娘娘喚你進去。」唐與道：「秋花姐！你可曉得喚我進去做甚？」秋花道：「大娘娘因爲長久不見你，心裏牽掛，喚你進去談談。」唐與

聽情知不妙，無奈大娘娘傳喚到我，却不能不進去，今天這一頓打，又逃不了的了。只得硬着頭皮，跟隨秋花進內，叩見了大娘娘。大娘娘昭容含怒問道：你主人出外半載有餘，難道一點蹤跡都沒有的麼？唐興道：想必大爺不在蘇州城內。羅秀英道：既知大爺不在蘇州，你知道他在於何處？唐興道：去年臘月裏，祝大爺說過，你們主人一定不在蘇州，因此祝大爺到杭州去尋了。羅秀英道：難道你他州外府尋訪不得的麼？唐興道：地陌生疎，叫我如何尋得到呢？昭容喝道：好個利口如簧的東西，憑空嫁禍祝枝山，害他一葉扁舟，拋家出外，至今未返，都是你傷人利己，以圖脫身事外，思想起來，饒你不得，來將狗才扯下去，家法重處。衆丫頭一聲答應，家法板的家法板，門門的門門，慌得唐興連連磕頭道：大娘娘話是唐壽說的，與奴才無涉。昭容道：還要抵賴，與我着實的打。秋花道：快快跪在這裏，沒有人扯你的，這是大娘娘恩典，請你吃竹筍烤肉。唐興哭喪着臉，向前跪下，說道：秋花姐，求你手下留情。秋花道：這種打法，已算特別便宜，要是脫去了小衣，叫你受不了呢。說着無情板子，一下一下在唐興臀上打着，只打得唐興大哭大叫。羅秀英道：姊姊已將狗才痛責，着他與唐壽尋訪大爺，若再玩忽，挨延，把他活活處死便了。昭容點了點頭，立起身來，便與二娘回房去了。衆丫頭也一閃而散。唐興勉強掙扎立起，掩着面，哭道：大爺！你回來罷！奴才為你挨打受苦，兩條腿要打斷了。他口中咕嚕着，一蹺一拐，挨將出來，他被秋花打昏了，竟挨出了後門，可憐他扶牆摸壁，來到轉灣角，猛覺肩頭上一碰，只聽那人道：這樣的寬闊大道，也會有鬼打牆，嚇我祝枝山大爺。仔細一看，認得是唐興，見他淚痕滿面，逆料伯虎尚未歸來，心想趕緊回去爲是，不防掉轉身軀，自家的脚，踐痛了人家的脚。其人道：難道你此路不通，走到我脚背上來？枝山道：這樣說，性慢的要算你了。我不瞞你說，從去年八月二十一一起，每天經過這裏，不會遇見你這般性急。枝山道：這樣說，性慢的要算你了。其人道：不是我，不是我。枝山道：不是你是誰呢？其人道：性慢的人，要讓此間桃花塢裏唐大爺了。枝山有心道：唐大爺怎樣性慢？請你說說看。徵明在旁，見祝阿鬍子忽而怒容滿面，忽而息心靜氣，立着和那人攀談起來，不

禁大爲不然，遂道：老祝與他說甚閒話，不如歸去罷！枝山道：他說小唐性慢，我偏要姑妄一問。其人道：我說他性慢，其中有一緣故，舊年八月二十一，我有一柄扇子，要想唐大爺畫幾筆花草，恰好在閩門遇見了他，當面懇求，唐大爺說到山塘上去游玩，命我下一日家中取扇，誰知直到如今，不曾見面。枝山道：你可曾見他到虎邱去？其人道：怎說不去，我和他半塘橋分路的。枝山心中轉念，莫非伯虎游玩虎邱，遇見了貌美多妙，樂而忘返，便道：老文說起虎邱，我已多年未去，趁此春光明媚，你我何妨山塘游玩一番？徵明點首稱善。於是二人在前，兩個僮兒在後，一逕出了閩門，到虎邱山而來。這時三月春光，天晴日煖，游人更多。枝山道：老文！你看天快要變了。徵明道：老祝何以知曉？枝山道：日光淡白，四圍有雲遮掩，少停必要下雨。徵明道：這也不妨，倘然下雨，僱一小船回去便了。枝山道：那是自然，不見得你我游水游轉去。徵明笑道：哈哈！諒你懂得游泳，二人一路閒步，自有一番景緻。因爲虎邱，春天有春景，燒春香，買春貨，吃春食，比秋天更加熱鬧。游玩一回，見一輪紅日，藏入雲中去了，接着一陣細雨，霏霏而下。徵明道：老祝果然下雨了。枝山道：如何！你可佩服我枝山，上知天文，下識地理，咧！祝全！你去喚隻船回去。徵明道：老祝！你既知天文地理，剛纔出外時候，應該攜帶雨具，如今只落得有興而來，沒興而歸。枝山道：帶了雨具，多麼的不方便，此刻僱船回家，省了兩脚奔波，豈不有趣？二位才子立在頭山門底下，枝山忽然詩興勃發，隨口朗吟道：

重重疊疊一天雲，不是觀音倒淨瓶。細細粗粗大噴水，游春人立頭山門。

徵明笑道：老祝！出口成章，果然是當代才子。枝山道：一首打油詩罷了，也值得你稱頌，請你和詩一首，以遂拋磚引玉之願。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舟問

話說枝山吟興大作，堅請徵明和詩一首。徵明道：小弟才疎學淺，吟詩是門外漢。枝山道：客氣話說，他則甚。徵明吟道：

旱苗待雨望何殷？倏忽甘霖降紫宸；田叟嘖吟欣沛澤，豐年如舊見天心。
枝山連聲稱讚道：好詩！好詩！其時傍邊有一鄉下人，也在躲雨，一聲咳嗽，念出詩來：

早晨一個好天工，此刻偏吹東北風；玉皇灑下淒涼淚，淋濕游春兩相公。

枝山聽他念完，哈哈笑不可仰，說道：詩句雖俗，確是一首躲雨詩。徵明含笑點頭，正待向他動問，只見祝全冒雨奔來，稟道：大爺，叫到一隻小船，真是非輕容易，不知大爺要不要。徵明道：得空爲先，就是小船也好。枝山道：船裏可坐得下四個人？祝全道：儘管可坐。當下冒雨下船，二位才子坐在中艙裏，兩個僮兒坐在船頭上。祝全道上無遮蓋，文安我和你轉去，要變做一對落湯雞了。船家在梢後聽得，發話道：你們抽一張蘆蓆出來，冒在棺材頭上，就沒有雨了。祝全一想，說得不差，抽出蘆蓆，冒住船頭，避了風雨。船家一壁搖着船，一壁說道：相公，今朝山塘上趕節的，算他們倒運了。枝山道：倒什麼運？船家道：下了雨，豈非生意全無？枝山道：日日天晴，河裏要乾，搖船的也要倒運了。船家道：相公說話有理，請教相公尊姓？枝山道：我姓祝。船家道：相公姓祝，爲甚不姓了飯？枝山道：蠢才我姓祝。船家道：你和祝枝山大爺什麼稱呼？枝山道：同姓不宗，你問他做甚？船家道：祝枝山是蘇州第一惡棍，而且有名的濫小人。枝山一想，我和這船家無冤無仇，開口便罵，倒也詫異之極。遂道：搖船的你與他有甚深仇，闊恨？要這樣的刻毒？船家道：仇寇是沒有，恐怕相公就是祝枝山，少停不給我錢，白坐我的船。徵明聽了，暗暗好笑，便道：船家不要擔心，祝枝山已經死掉了。船家道：他一死，人心大快。枝山將扇柄照准徵明額上，刮搭打了一下。船家道：這位相公尊姓？徵明道：我姓武。船家道：是不是武則天的子孫？徵明怒道：混賬！船家道：那一定是武大郎的後代了。徵明道：休得噁唬，快些搖船。船家道：相公頂頭風搖不上去。徵明笑謂枝山道：老祝！你一向慣喜佔

人便宜，今天竟倒翻在船家手裏，誰教你瞞着他？
枝山道：大人不作小人過，何謂倒翻？
徵明道：船家！你姓什麼？
船家道：我的姓，人人吃得的，相公猜一猜看。
徵明道：莫非姓米？
船家道：一猜就着。
徵明道：你的名字呢？
船家道：名字也可以吃的，索性相公猜罷。
徵明道：不猜了，你老實說罷。
船家道：我叫米田共。
枝山道：忍不住笑道：這個名字，誰給你取的？
米田共道：有位坐船相公，給我取的。
枝山道：取這樣的名字，他要絕子絕孫，不得好死。
米田共道：相公罵他不得，我米田共受過他的恩惠，保佑他手脚輕健，人口平安。
枝山道：你叨了他什麼恩惠，念念不忘？
米田共道：說來話長，舊年八月裏有一位相公游玩山塘，性急咆哮，叫我的船。
枝山道：叫船何用？性急？
米田共道：這位相公獸的，只爲無錫華閣老太太，虎邱燒香，有四名貼身丫頭，內中一個叫秋香，正是絕世佳人，說不盡的標緻，太太燒香完畢，開船而去，這位相公坐了我的船，緊緊追趕。
枝山道：老文此人必是色鬼。
徵明道：是的，船家以後便怎樣呢？
米田共道：黃昏過後，大船停泊，相公就命我停在一傍，叫我大唱山歌，那曉樂極生悲，相公肚裏饑餓了，身邊一錢莫名，幸而我船梢裏有一碗冷飯，半升糙米，燒好了，可憐沒有菜蔬，勉強吃了兩碗白飯，到了夜深，秋涼天氣，沒有鋪陳不能睡的多虧我這件寶貝簑衣，挨過了這一夜。
枝山道：這是貪色報應，凍死也不足惜的。
米田共道：一到東方發白，竟然苦盡甘來了。
枝山道：莫非天上有財香，跌了下來？
米田共道：天財沒有什麼希罕，這位相公一等名功，袖裏取出一柄紙扇，上岸借了筆硯，畫了幾筆山水。
枝山道：紙扇做甚？
米田共道：他叫我拿了去，當十兩銀子。
徵明道：紙扇如何當錢？
米田共道：我也這樣想，硬了頭皮跑進典當，朝奉一看，立刻當銀十兩，買了魚肉柴米回船，你想希奇不希奇？吃好早飯，華府大船開了，相公飯也不許我吃飽，逼我追趕。
枝山道：後來追到那裏？
米田共道：追到無錫東亭鎮華相府水牆門，停住。
枝山聽了，早已幾分明白，便道：這位相公姓什麼？
米田共道：性甜，他上了岸，不多一回，打發我買了舊衣服，舊鞋襪，更換好了，就此一去不來，他換下的衣服，餘剩的銀子，都是我叨光的了。
徵明道：老祝聽他言語，必定就是唐兄了。
枝山道：我怎會不知，今天無意之中，得到他的消息，

有幸之至，如今我想與你同往無錫，拜望華洪山，你道可好？要知文徵明怎生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誑美

話說祝枝山無意中得到了唐伯虎消息，喜之不盡，說道：我意欲與你同往無錫，拜望華洪山，順便訪尋小唐蹤跡，你道如何？徵明道：我是去不。枝山道：大家都是朋友，豈可使我一人受累？徵明道：唐兄出門的時節，我在常州，干我甚事？因而不。米田共道：兩位相公說些什麼？枝山道：不用你管。米田共道：天好了，船也到了，請上岸罷。枝山命祝全開發了船錢，相將上岸，徵明告辭別去。枝山一轉念頭，喚道：祝全隨我到唐家去。祝全道：大爺敢是去討吃沒趣？枝山道：放狗屁！我有要事。祝全道：地上還濕着呢。枝山道：快去喚肩轎來。祝全答應，喚了一乘小轎，枝山坐了，逕奔桃花塢來，到得唐府門首，靜悄悄地並無人聲。祝全將門敲着，半晌始見門公開門出來。祝全道：我家大爺要面見大娘娘，相煩通報。門公報到裏邊，不多片刻，門公回復道：大娘娘有請。於是枝山出轎，直到內堂，陸氏大娘迎接入內，分賓坐下，丫頭獻茶，七位娘娘多在屏後竊聽。枝山道：大娘娘新年納福。昭容道：托賴安好，請問祝大伯回來幾日了？枝山道：昨天回來的。昭容道：去年祝大伯說三日之內，還我大爺，今有兩月，諒必定尋來。枝山道：若講唐兄出門，我實在不知。昭容道：到了今日，原說不知麼？枝山道：大娘娘不要動氣，此刻有下落了。昭容道：現在何處？枝山道：只爲唐兄突然失蹤，太嫂必要我枝山身上交人，因此上出於無奈，趕到杭州尋訪，就攔了三個月，仍舊不見。昭容道：仍舊不見，到那裏去了？枝山道：大嫂不必着急，聽我說呀。昭容道：快快講來。枝山道：據文徵明親口對我說，約會了唐兄出門游玩，到處嫖妓宿娼，唐兄素來風月成性，至今迷戀青樓，不肯回來。昭容道：休來哄我，文大伯早已回來了。枝山道：大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爲銀子化用完了，無處借貸，文兄因此星夜趕回，已經打發家人，攜帶一千兩銀子去了，我聽了這些言語，將他埋怨了幾句。昭容道：怎生埋怨？

枝山道：我說既是朋友，不該引唐兄去尋花問柳，浪費錢財小事，拋撇了八位嫂嫂，其罪非小。他說爲人若不圖歡樂，一旦無常萬事休，依我主見，大嫂趁早着老文交還唐兄，若是遲了幾日，老文動了身，又要一番跋涉了。昭容一想，我以爲徵明人格高尚，却原來是佛口蛇心的僞君子，不禁怒上眉尖，喚道：唐興、唐壽，速請文大爺前來，兩個僮兒慌忙答應，如飛而去。枝山滿懷得意，辭別昭容，上轎返家，不表。不多一刻工夫，唐興、唐壽回覆大娘，文大爺到。昭容道：請他廳上少坐……是……速把牆門緊閉……是……吩咐衆人不可遠離……是……唐興道：阿壽今朝又要打局了。唐壽道：文徵明喪盡良心，引誘大爺嫖院，停歇把他捉住，逼他三聲烏龜叫，出出我的氣。唐興道：好，我去端整兩碗羹汁，讓他吃了下去，下次不敢。唐壽道：慢來慢來，我家大娘娘吃他不住，他是有名的陰間秀才，說起話來陰測測，我們非要看風使篷不可。如果大娘娘吃敗仗，我們一哄而上，痛打一頓。唐興連連稱好。這時文徵明坐在廳上，見一衆家人交頭接耳，心中十分詫怪，只聽一聲大娘娘出來，連忙立起身來，堆笑道：大嫂微明奉揖。昭容道：不敢，奴家萬福。彼此坐定之後，徵明道：大嫂呼喚徵明，有何見教？昭容道：大伯我家大爺與你相交，情同手足一般。徵明道：是啊！所以才得回來，得悉唐兄久出不歸，音信不通，故而也曾各處留心尋訪，不見唐兄蹤跡，心下煩悶不置。昭容正色道：文大伯休要在我跟前假撇清了，暗中引誘我家大爺，拋了家庭正事，出外迷戀烟花，當了我的面，鬼話連篇，奴家不該信以爲真，直至今日，方始明白，你是個不良之輩。正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快把大爺還我，萬事丟開，若再花言巧語，與你一死相拚。徵明聞言，恍如晴天中打下霹靂，驚道：大嫂！這些言語，屈死我徵明了，我是七月念七動身的，唐兄是八月念一出門的，怎說是我引誘去的呢？昭容道：我怕不知，你與他預先約定，前後去的。徵明笑道：大嫂！此話從那裏而來？須當說明，才是昭容道：俗語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誰叫你要祝大伯同去嫖院？他不願去，你反怪他無情，我懊悔去年錯怪了祝大伯，如今看來，我待人待了鬼，不必推諉，快快交出我大爺來。文徵明是個鎮靜朋友，

憑你陸氏大娘火高三丈，他全無半點怒意，依舊笑迷迷地，口稱大嫂，暫息雷霆之怒，莫非聽信了枝山的話，冤屈我微明不成？昭容道：原是祝大伯對我說的，你敢賴麼？微明不由的大笑道：哈哈！原來大嫂誤聽枝山謔言，將我見性，豈不可笑？昭容道：休得強辯，枝山又沒有死，難道就沒有對證嗎？唐興、唐壽快請祝大伯來。兩個僮兒一聲得令，掉頭便去。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訪唐

話說文微明性格懦弱，素來陰測測貫的，所以大家贈他一個陰間秀才的雅號，委實名副其實，毫不假借，如果火性旺一點的話，老實對昭容說明，唐伯虎現在無錫東亭鎮，是船家米田共說的，豈非省了不少跋涉，偏微明祕而不宣，非要洞裏赤練蛇到了，纔肯直言談相。坐在廳前，等了半晌，已是玉兔東升時候，廳上點起明燈，照耀如同白晝，遙見枝山搖擺而入，微明慌忙避過，只聽枝山道：大嫂蚤夜呼喚枝山，有否要緊事情？昭容道：祝大伯倒底我家大爺在於何處？枝山道：早已說過，只要着在文微明身上，即有下落。昭容道：他說並無其事。枝山道：他有心圖賴，若不趁早追究，遲了謹防遠颺。文微明一旁閃出道：放你狗屁，搬口弄舌，是何道理？枝山道：誰教你不願同去，掃我興致？我祝大伯舌尖略略一動，已經夠你受用，可知我不是好惹。微明道：老祝別的事情，都可作耍，這等大事，豈可頑的？枝山道：鬧着玩笑，文老何必認真？昭容道：祝大伯我家大爺可有下落？枝山道：告訴了大嫂罷！唐兄現在無錫東亭鎮華相府。昭容道：在華相府做什麼？枝山道：他爲的是秋香。昭容道：秋香是什麼人？枝山道：是一個絕色的丫頭。昭容道：祝大伯何以知曉？枝山道：立着談話，覺得兩腿酸麻，讓我坐了，詳細告稟大嫂。昭容道：我意忘了，祝大伯請坐。枝山坐下，呵呵笑道：可笑唐兄全無見識，爲了一個秋香，癡心妄想，拋撇家務，半載有餘，若不是我們游玩虎邱，不知幾時纔能得到唐兄消息哩！昭容聽說丈夫有了消息，略略心寬，

問道：到了虎邱，怎生知道的呢？枝山道：我和徵明因爲不見唐兄，滿懷氣悶，正在街上散心，遇到一人，據說八月念一，看見唐兄，往山塘游玩，他就將一柄紙扇，面求唐兄法繪，從此一去不回，他日日在府上左近打聽，討回那柄畫扇，我們聽了，也到山塘上去，順便察訪，忽然細雨紛紛，只得僱船而歸，在無意之中，詢問船家姓名，他說叫做米田，共是上年八月二十一，有一個坐船甜相公，取給他的。我一想，糖是甜的，莫非就是小唐不成？於是又用話盤結米田，共他說：這天華、太太、虎邱，燒回頭香，隨帶四個丫頭，內中一個名喚秋香，生得風流貌美，唐兄見了，魂靈被她奪去，喚了米田共的船，刻不停留，隨後進趕而去，我得了這個下落，思量前往華相府一探究竟，我想徵明同去，豈料他鼻情薄義，堅執不依。你想大家都是朋友，沒擺佈叫我一人受苦。昭容道：文大、伯敢，煩你與祝、大、伯同走一遭。徵明道：此事與我並無瓜葛，竟被赤練蛇搬出一場是非，我若同他前去，顯見得我情虛，倘然唐兄不肯歸家，又是我罪魁禍首。枝山道：老文別這樣刁了，我也想到這一着，要是你不去，我亦不去。昭容道：二位大、伯看奴薄面，同走一遭罷。枝山道：送窰日打上門來，逼我出門過年，還有什麼面情？徵明道：是啊！方纔我也幾乎被打。昭容道：二位大、伯常言道：『君子不念舊惡，』萬望寬洪度量，若能訪得夫君，自當敬送名班戲文一台，狀元紅兩錄，以作陪禮。枝山道：家具打壞了，尙無着落，誰有心情看戲吃酒？昭容道：奴家一一賠償就是了。枝山道：老文，你到底去不去？徵明一疊聲道：去去去！枝山笑道：何不早說？昭容大喜，吩咐備酒款待，一面命唐與備船，預備當夜動身。枝山道：大嫂性急過分了，如果唐兄耽擱華府，不怕他今夜聞風脫逃。昭容道：明日請早些動身。枝山道：這個自然。昭容道：見了我夫君之面，不可停留，務必立即返家，以免奴家盼望。枝山道：毋庸大嫂叮囑，我若一見唐兄，至少打他一百下耳光。於是文、祝二人在書房中開懷暢飲，直喝至魚更三躍，進內告別，昭容忙命唐、福、唐、昌、張、燈相送返家。到了次日，太陽初透，陸昭容便命唐、興、準、備、船、隻，不多一回，枝山帶了祝、全，徵明帶了文、元、主、僕、四人，都在唐家喫了早飯，起身告辭，昭容自有一番囑託。少停一棒鑼聲，解纜開舟，出了城關，偏偏頂

頭逆風，船行甚慢。徵明道：「老祝，你道此去可能會見這獸子？」
枝山道：「據我的理想，必然會見無疑。」
徵明道：「會着了，他不可放鬆，必要拉着他一同返家，免了昭容大嫂牽腸掛肚，你我也可得一大大功勞。」
枝山道：「不要開心，倘然不在華相府，如之奈何？」
徵明道：「他愛秋香，再沒有不在華相府的。」
枝山道：「倘然死掉了呢？」
徵明道：「你說那裏話來？」
好端端的人，如何會死？」
枝山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你只要看昨天，忽然下雨，今朝天轉晴了。」
徵明道：「他若死了，與你我毫無干涉。」
枝山道：「死了要你費神。」
徵明道：「爲何要我費神？」
枝山道：「那怕你住在鬼門關上，也要拉你回來。」
徵明道：「我不曾死啊！」
枝山道：「既然不會死，爲什麼叫陰間秀才？」
徵明笑道：「哈哈，我在這裏想。」
枝山道：「你想甚麼？」
徵明道：「想你爲人真刁，弄唇搬舌，而陸氏大娘糊塗，聽信你讒言，然而爲人總要存些公道才好。」
要是不然，日後必有報應。要知枝山怎生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思秋

話說枝山取笑徵明，反被徵明譏諷，謂自己陰惡，枝山不服道：「你說我陰惡，然而你更比我陽險萬倍。」
徵明道：「頑話不必說了，商議正經要緊，我與你到了無錫，怎生訪問唐兄？」
枝山道：「便當之至，只要你我一到東亭，同參華老，不怕他狐狸不現原形，故而不消多慮，你看好一派春景，不可錯過了。」
我今暫且按下，掉轉筆尖，又要描寫唐伯虎了。他投靠在華相府中，不覺冬盡春來，又是困人天氣了，無如重門阻隔，再也見不到秋香之面，每在花前月下，不由的背着人，自怨自艾，加着這幾天，華平偏偏臥病在床，一人兼司兩役，鎮日裏沒有半點空閒，辛苦異常，唐伯虎非但不怨，而且做事反添認真。這一日，伯虎坐在房內，想起自從元旦到現在，瞬息三月，與秋姑娘不會見過一面，自古說才子必配佳人，她是個聰明人，焉有不知之理，草非她嫌我內寵太多，空名虛掛，要知我生就多情種，對內一秉至公，不分姊妹。我爲了你，拋撇家中八美，不屑送水端茶，低眉下氣，那曉你冷若冰霜，沒有憐

惜之念，我今不空想了，還是回去，咳！想不到我唐寅也有計窮力竭之日，剎時間身子疲倦，待我打睡片時，再作道理。他將身和衣睡下，眼睛一閉，只見秋姑娘婀娜而來，連忙抽身坐起，睜眼一看，那裏有秋姑娘的芳影，心想要自家想出了神了，繼是一想，業已打算回去，來也罷不來也罷他立了起來，却又坐了下去，又自言自語的說道：「想我唐寅，家中八美，都是千方百計，設法到手，難道這位秋香姐姐，竟無計可施，若我就這樣廢然而返，豈不白費了半載心血，一如入寶山空手歸？」這不是枉爲做男兒了！況我所做事情，沒有不稱心如意，那秋香不到我唐寅之手，今生今世，立誓不回去了！阿呀且住，秋香姐姐終日在太太房中，不離左右，非得想個萬全之策，一見秋香之面，細訴衷腸，設法到手，才見我本領高強呢！趁今日華洪山不在府中，何妨悄悄偷開，闖了兩個頭，走將進去打探一番，與秋姐倘有姻緣之分，相會得成，想念之間，只聽華文喚道：「華華安！伯虎道：『大爺喚我做什麼？』」華文道：「想想我的爹爹，肚肚皮裏吃飽了狗狗屎，要要我讀讀書，請請請問你，讀讀書，有有甚用處？」伯虎道：「這是太師爺想大爺二爺考取功名，飛黃騰達。」華武道：「就算做官，爹爹做過閣老，兒子不會再做閣老的了。」華文道：「據據我看起來，做做做官不及做做皇帝，比比較有有趣。」華武道：「老兄做了皇帝，有甚好處？」華文道：「皇皇帝有三三十六宮，七七七十二妃，日夜輪輪睡睡覺，多不多少有有趣。」華文道：「好好，好好，好好，秋秋香，一一世都難難難想。」華武道：「要做皇帝不難，爹爹現在閣老，閣老升上去就是皇帝。」華文道：「好好，好好，爹爹做做了皇皇帝，你你你便是太太太子，老老老皇帝駕駕駕崩，小小小皇帝登登登基。」華武道：「我做了皇皇帝，你就是皇兄了。」華文道：「放放放你娘娘娘娘的狗屁，家家家有長長子，國國國有大大臣，皇皇皇帝總要讓先先兄做。」華武道：「歷代以來，從不見說話不清的鴿舌皇帝，我勸你休想。」華文道：「不服道：『難難難道有有刁嘴皇皇帝不成？』」伯虎聽了，又氣又笑，說道：「大爺二爺做皇帝有什麼好處？」華文道：「普天之下，都要他一人經管，多少煩心，多少喫苦。」華文道：「言言言之有有理，做做做皇帝不如做做做烏龜。」華武道：「做烏龜也要讓爹爹做了，傳給兒子。」華文

道：烏烏龜全靠嫖嫖客。華武道：老兄你做嫖客不像，做起烏龜來，覺得活龍活現。華文道：我我我讓你先先做。華武道：家有長子，國有大臣，當然老兄先做。你一言，我一句，不倫不類。伯虎道：大爺二爺大師爺叫我伴讀，今日太師爺雖然不在家內，大爺二爺也該用功讀書，免得太師爺回來見責。華武道：華安你這管管法，嚴緊到了極點。華文道：比我爹爹還還還要兇一鴿一刁，勉強讀書。伯虎欲待抽空闖將進去，尤恐到了裏邊，會不到秋香之面，若然不進去，這段相思，何時能了？這時華文又道：華安伯虎道：大爺何事？華文道：我我我的零零碎碎紙筆錢，是是是太太管的。伯虎道：小人在此日久，早已知道。華文道：這這這幾天不不見太太發發出來，害害害得我身身身無半文，簡簡簡直大大大放其狗狗狗屁。華文道：紙筆錢不發下來，只要去討，何必罵起媽來？華文道：媽見見見了我，又是要畜畜畜畜生，畜畜畜生短，有有有有些害怕。華武道：彼此彼此。華文道：我我我想出一

第五十五回 誑約

話說唐伯虎奉官差遣，來到裏邊，陰陽交界所在，只見重門緊閉，遂揚聲喚道：裏面有人嗎？喊了幾聲，無人答應，隨手一推，門虛掩着，呀的就開了。原來今天華太太有些不舒服，上了年紀的人，精神稍微不適，懶洋洋地只想睡，所以橫在牙床上養息。春夏冬三香見太太睡了，私下裏想邀了秋香游玩花園，秋香回說：我是不愛玩耍的，你們儘管去玩，太太醒來，有甚說話，我與你們掩飾就是了。春夏冬三香聽秋香擔任掩飾，放心大膽，到花園

中耍子去了。秋香是愛靜的，打發她們去了，獨自坐在靠窗繡花，不防唐伯虎挨身而進，悄悄走上扶梯，望見秋香低垂粉頸，在那裏刺繡一對鴛鴦，他立定了只管呆看，恰好秋香做完了一根線，又抽出一根紅線來，將線頭咬下，撲的朝外一吐，伯虎何等眼快，見線頭吐在窗檻上，連忙用手一拾，放到口中，細細嚼咀，又香又甜，其味絕勝橄欖，登覺健脾開胃，樂不可支。這時秋姑娘聽得外面脚步之聲，心想堂樓重地，誰敢上來偷窺，抬起頭來一看，見是姓唐的跋子，竟然這般大胆，闖到堂樓上來做甚？頃刻花容變色，換了一張不二價的面孔，樓房門口一立，問道：你來此何幹？唐伯虎好久未見秋姑娘了，今日一見，更加嬌嫩，越法標緻了。慌着趨上一步，深深一揖道：姐！唐伯虎奉揖了。秋香道：這裏非你出入之所，到此何爲？伯虎道：我奉大爺二爺之命，前來取紙筆錢的。秋香道：太太身體欠安，睡着養神，你先出去，少停打發人送來。伯虎道：我的肺腑衷腸，早經告稟姐姐，想姐姐是不會忘掉的，去年姐姐作弄我在柴房守候，一去不來，未免使人難堪。秋香果然促狹，說道：我是來的，誰教你等不耐煩，我不來怨你，你到來怨我麼？伯虎道：姐姐竟來的麼？此乃唐伯虎福薄也。秋香道：太太在臥房中安睡，有話輕輕些。伯虎道：想我與你姐姐乍會的時節，蒙你三笑留情，一再顧盼，情絲縷縷，被你牽住在此，誰想你有口無心，誘約柴房，從此兩下睽違，害得我夜不安眠，望姐姐行一方便，待我了却三生石上之緣，轉返家園，整備金屋，然後再來迎接姐姐。秋香聞言，不禁生氣，心想世間之上，竟有這樣的書獃子，當真他爲我賣身，那是我無心三笑，害了他了，如今被他只管纏繞，倘被太太知曉，不常穩便，還是哄他一哄，使他下樓爲是。低聲說道：我幾次出來會你，偏偏見不到你呀！唐伯虎道：我今日在此了，望姐姐發一慈悲。秋香道：叫我怎生發放你呢？伯虎道：發放我容易得緊，只要姐姐與我同赴陽臺，我就死也甘心了。秋香道：今日日本該從你，爭奈太太安眠在床，三個姐妹川流不息，或是太太叫喚，或被姊妹撞見，怎生是好？伯虎道：姐姐今日再不發放我，死難瞑目。秋香又道：你不要着忙，明晚十五，正值人靜良宵，與你牡丹亭相會便了。伯虎道：姐姐我被你幾番作弄，可憐有屈無伸，於今不上你的

當了。秋香道：前次是你自己等不耐煩，不干我事，人好難做，自今以後，再不和你說話了。伯虎忙道：姐姐不要動惱，多只爲姐姐慣喜失約，故而今朝說破，只求姐姐憐我途窮日暮，言而有信，忘懷不得的啊！秋香道：既應許了你，豈有遺忘之理？況且你爲了我，費盡心機，難道我哄你不成？伯虎道：姐姐不哄我，那是感恩不盡，如果哄騙了我，要罪過的啊！秋香道：只要你耐性守候，別和上次一樣，不耐煩說奴無心。伯虎道：此番一定耐性守候，求你姐姐早來才是。秋香道：伏侍太太睡了，立刻就來，快些下樓去罷。伯虎道：是曉得了，但我奉大爺二爺之命，來與太太領取紙筆錢的，有煩姐姐說聲才好。秋香道：太太睡不多時，怎好驚動？少停稟知太太，發出來便了。伯虎道：得能姐姐親自出來更妙。秋香道：這是要憑太太差遣的，恐怕太太醒來查問，你下樓去罷。伯虎被催不過，便道：姐姐千金一諾，不可爽納。秋香道：自然守信，只要你耐性等候。伯虎以爲這次敲釘轉脚，可以有償願之望，大喜道：多謝姐姐美意，就此告退。秋香巴不得這馱子下樓，免了在此纏擾不清，微笑道：本欲相送，恐怕有人看見。伯虎匆匆走下扶梯，捨不得馬上出去，回轉頭來，再看看這位秋姑娘，見秋姑娘一隻玉手扶在欄杆上，還是含着一臉的笑意。那裏曉得秋香笑裏藏刀，有意弄的蹊蹺。唐伯虎又受了她的騙局，喜洋洋出了陰陽界，暗自樂道：今日我好僥倖，遇見了她，一傾肺腑，我只道眼前無路，誰知肘後有方。我爲她下氣低眉，她爲我回心轉意，明日是穩穩成功了。伯虎回轉書房，兩個馱鴨已是怒不可遏，立起身來。華武道：教你進去討紙筆錢，爲何去了半日？直到此刻纔出來？你索性死在裏邊，我二爺接你的告。華文道：紙紙筆筆，快快點拿拿來。伯虎道：小人沒有拿到。華文道：既既然拿拿不到，去去去了半日。伯虎道：太太身體欠安，睡在床上。華武道：太太睡着了，應該立刻就來。伯虎道：小人在樓下叫喚，祇有秋香姐姐一人在樓上，其餘春夏冬三個姐姐，不知那裏去了。華武忽然嚷道：阿育壞壞壞！要知怎麼一回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調秋

話說華武嚷着阿育壞壞壞。華文忙問道：「你你你不是烏烏烏癩脹，要要要死，請請請早。」華武道：「肚裏痛要出恭。」華文道：「快快快些滾滾滾進去，當當當心跌跌死在坑坑缸裏。」華武最是尖鑽，雙手捧了肚皮，假裝着腹痛樣子，偷偷地進去了。華文道：「華華華！安紙筆錢，怎怎樣了？」伯虎道：「秋香姐姐道：少停稟了太太，打發管家媽媽送到書房中來。」華文道：「你你你爲什麼摸摸摸一把秋香的奶奶，太太太覺豈豈豈有此理。」伯虎正色道：「小人怎敢？」華文笑道：「哈哈！諒諒諒你不敢，再說秋姑娘哄騙了伯虎下樓，坐定嬌軀，暗笑那唐伯虎爲了「三笑」癡情於我，要知我秋香雖是低微，却不比一班輕薄桃花，憑你浪高風大，我這一葉孤舟，是鐵篙撐住了的。啊呀！且住，他爲我而來，已經半載有餘，也罷！日後見了他，須得一書回絕，以待他早些回去。你看天上陰雲密布，只怕又要下雨了，怎麼不見姐妹們回來？正在這個當兒，華武已蹣手蹣足上了樓，見秋香立在窗前，窮凶極惡走得過來，雙手攔腰一抱，說道：「心肝！我想了你長久了。」秋姑娘冷不防備，被華武抱住，連忙掙脫，狡軀思量逃走，華武死勁拉住秋香道：「心肝！今朝必要讓我開心的了。」秋香道：「這是使不得的。」華武道：「二爺愛你，有什麼使不得？除了爹爹媽媽，誰敢說半句話？」秋香道：「只怕二姑娘不肯干休。」華武道：「二姑娘量如滄海，肚裏能夠撐得大噸船，決無妨礙。」秋香道：「二爺不要誇口，可記得那一天在迴廊下，不期撞見了你，後來二姑娘盤問我，曾否被二爺欺負？」華武道：「你怎樣回答二姑娘？」秋香道：「我說二爺是官家子弟，知書達理，不會欺負我的。」華武道：「你回報得很好，二姑娘可有話說？」秋香道：「二姑娘說二爺性情佻健，罔知禮法，倘然欺負你，即來稟訴，如今我去告訴了二姑娘，二爺滿身是口，也難分辯了，因此我見了二爺，常要迴避。」華武聽了，心想二姑娘家法森嚴，東亭鎮上允推獨步，如果秋香告訴了她，一定執法無私，決不從寬發落的。便道：「你的說話，我也明白，但是我很疑心你，人生得這樣乖巧，竟看了大爺，要曉大爺對於風流一道，只好算戰場上一員偏裨牙將，叫我二爺不懂起來了。」秋香道：「二爺說那裏話來？想大爺的性情，又粗又蠢，怎及得二爺風流瀟灑。」華武笑道：「這也不見得，比起大爺來，自然二爺道地了，既從

你心肝愛我，將來一妻一妾，說不盡許多好處。秋香道：二爺！休要提這樁事。華武道：爲什麼不許我提？秋香道：二姑娘拈起酸來，如何是好？華武道：心肝！你怕她喫醋嗎？秋香道：二姑娘操持家務，稱得寬洪大量，至於此事，未必肯依你。二爺。華武道：二姑娘不肯依我，那末我要和心肝開一回心。說着，用手想來，攙秋姑娘親嘴，秋香抗拒着道：倘若太太醒來叫喚，別說片刻歡娛，就是二爺在此說話，也無私有弊了。華武道：這樣說法，分明看不起二爺，有心拒絕。秋香道：二爺差會了我的意了，若說露水交情，先須設身置地，苟草草成事，貽禍非輕。二爺果然不棄我。秋香，明日十五團圓之夜，請二爺獨自一人，悄悄到花園之中，在牡丹亭西首等我，聽我咳嗽一聲，二爺便輕輕拍手爲號，與你成事便了。華武道：虧你想得週到，但是不許失約，要是失了約，我二爺要板面孔。秋香道：此番不失約了。華武道：還有一句話關照你，不可給大爺知曉。秋香道：何消說得，况大爺舉止強暴，言語鹵莽，若與他兩情繾綣，必然取禍不小。華武道：真乖巧的心肝，我下樓去了，明晚什麼時候相會？秋香道：定更時分。華武道：你不來呢？秋香道：一定來的，二爺不要臨時忘了。華武道：這是天大的事，誰會忘記？如果忘記掉了，簡直是人養出來的畜生了。秋香道：難得二爺鍾情於我，明晚人月兩圓便了。華武連稱妙極，一團高興，回轉西樓，和衣躺在床上，一會兒睡熟如泥了。且說華文獨自坐着進膳，他的食量，本來是很驚人的，今朝菜蔬燒得滋味好，一頓大嚼，隻隻碗底向天，真吃得貓狗喪心。他吃完了，自言自語道：奇奇奇極了，阿阿阿二去出出出，出出出，竟竟不出來，莫非尋秋秋秋香開開心，有有有意假裝肚肚肚裏痛，我我我想秋秋秋香長遠了，還勿會到到到手，反被阿阿阿二搶了先。先去，豈豈豈有此理，等等等我走到堂堂堂樓上去，不不怕秋秋秋香不從。華文想定主意，出了書房，來到堂樓之下，立停了脚，一想且慢，倘然阿阿阿二在堂堂堂樓上，聽聽聽見了我的脚脚步步，躲躲躲過了，拿拿拿他不着，待我慢慢走進進去。可笑華文掩耳盜鈴，走一步，挨一步，早驚動了秋姑娘，秋姑娘剛纔打發二刁下樓，又聽得扶梯上脚步聲響，向外面一張，見是華文，流水般想將房門關好，可是已經不及，早被大

蹙用力一推，搶步走了進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誤醋

話說華文推進了門，掛着一臉的笑，說道：「秋秋秋香！大大大爺特地來來來望你，這這這幾天可好？」秋香道：「多謝大爺好的，不知大爺到此何事？」華文道：「我我我和你尋尋尋開心。」秋香道：「太太睡在裏邊。」華文道：「托托托胆放心。」秋香道：「大爺！我是久有此心，幾次出來，却是不見。」華文道：「今今今朝看看看見了。」秋香道：「今日又不湊巧。」華文道：「詭詭詭異得極，爲甚不不不湊巧？」秋香道：「太太睡在床上，恐防呼喚起來，非但不能快活，反而要受驚嚇。」華文道：「不不妨，拚拚拚着生一場夾夾夾陰傷寒，即使死死死掉了，有所說。」「牡牡牡丹花下死，做做做鬼也風風風流。」秋香道：「那是秋香擔當不起的。」華文道：「儘管不不要緊，只只只爲你生得好好好，對對對我又這樣多，多多情，我像吃吃吃醉一樣，要曉得大大大爺，將將來總要做做做官，你從了我大大大爺，就是一一一位官官官太太。」秋香道：「恐怕秋香無福消受。」華文道：「我大大大爺有些不不明白，你待阿阿阿二這樣好，對待我大大大爺希希希鬆百懈，今今今朝專誠到來，望你發發發一個慈悲。」說完托開了兩隻手，好像瞎子捉姦形狀，迎將上來。秋香着急道：「大爺休得這般模樣，並非是秋香不肯相從。」華文道：「你你你告訴我，不不不從的意思。」秋香道：「大爺須防河東獅吼。」華文笑道：「大娘娘的肚肚肚皮最大，一向勿勿勿管閑賬。」秋香道：「你哄誰來？」大娘性如火，倘然追究起來，秋香是最怕大娘家法的，因而不敢留連，請你速速下樓去罷。」華文道：「你你你說大娘娘凶，却要罪罪罪過，現在大娘娘改改改惡從善，那些私私私情之事，只只只當做耳耳耳邊風，一心一意長長長齋念佛，修修修行了，請你行行行一個方便罷。」秋香道：「大爺不要說風話了，你的行爲，我都知曉，去歲元宵節，調戲了迎春姐姐，大娘娘罰你跪一炷香，你倒忘記了，我是不會忘記的。」華文道：「從從從前的事，不不要提，今今今朝。」

我大大爺偏要成成其美事，不不肯也要肯。秋香心想蹺頭，不肯罷休，發出蹺脾氣來，反而受累，倒不如打發他牡丹亭去，陪伴他的兄弟罷。於是說道：「大爺要我秋香順從，却也容易。」華文道：「那末我我就來了。」秋香道：「且慢性急。」華文道：「莫莫莫非又要變變變卦？」秋香道：「蒙大爺情深見愛，豈有不願順從之理？若這樣草草苟合，姐妹們回來撞見，不但丟了面目，并且反被二爺恥笑。」華文顛頭播腦道：「依依你怎樣辦？」秋香道：「大爺有心愛我，明晚十五，定更時分，在牡丹亭東首等我，須要記取拍手爲號。」華文道：「冷冷清清的地方，又沒有鋪鋪鋪場，怎怎樣睡法？」秋香調坎他道：「那也容易，何不喚迎春姐端了被褥，先到園中牡丹亭鋪好了候我。」華文道：「那是動動也動不得，倘倘倘然大姑娘曉曉曉得，這場官官官吃不消。」秋香道：「等到月圓人靜，我就來了。」華文喜出望外，悄悄下了扶梯，回轉書房去了。這裏秋香却不住的滿腹思量，想想兩個蹺頭，人身尙未變得完全，風流骨頭不會生得一根，時常將我調戲，委實可恨，非要將他們處治一下，使其下次不敢。當下蛾眉一繡，胸間早想好一條妙計，只聽太太一聲咳嗽，連忙去進臥房，低聲問道：「太太這時覺得好些麼？」太太道：「睡了一覺，略爲好些，取茶來我喝。」秋香卽在煖壺內傾了一盞龍井茶，雙手遞與太太，太太一邊喝茶，一邊看着秋香，見她容光煥發，舉止端莊，善於窺伺人意，貼身伏侍我多年，從無差池，實在討人歡喜，想我膝前沒有親生之女，欲將她收作螟蛉，爭奈相公不允，祇好緩日與相公商議了一杯茶喝完，秋香接了過去，問道：「太太可要搥背？」太太道：「你叫春香來搥罷。」秋香道：「丫環一樣的說着，捏了兩個粉團般拳頭，在太太背上，不輕不重的搥着。這時春夏冬三香玩了一回花園，前後走來，太太不知其細，並不查問，太太偶然回過頭來，見秋香眉鎖春山，像似不快活的樣子，便問道：「秋香你爲何心頭不樂？」秋香道：「蒙太太垂問，容丫頭告稟，只爲大爺二爺先後到堂樓上來，百般調戲，定要強我順從。」太太道：「住了他們二人除朔望之外，不敢到來。」秋香道：「大爺二爺得知太太身體不爽，在內房安歇，故而偷偷地來的。」太太道：「如此肆無忌憚，難道你任他們無禮麼？」秋香道：「丫頭本欲聲張，因太太酣睡未醒，不敢

驚動太太一想，兩個兒子早已授宰，決無背地調戲婢女之理，況且內外肅清，萬無此理，遂道：「秋香！你不可無端造謠，若說大爺二爺苦志攻書，足不出戶，更兼大娘二娘，品貌雙全，你休要無事生非。」秋香一聽，不覺呆了，那曉太太不惟不信，反說無事生非，正所謂「癩痢頭兒子，自家的好」，深恐觸了太太之怒，怎敢饒舌？口中一言不發，且得到了明日晚上，月移花影之後，請你太太往花園中，看看你親生的一對獸鵝，方知端的。實則太太的意思，明知兩個兒子都是懼內的，如果追究起來，兩房媳婦必然知道，那其間查問根由，口舌必多，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喝住秋香，免生枝節。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負約

話說華文與秋香約定了牡丹亭相會，只樂得他在書房中坐立不安，彷彿熱石上螞蟻一般，恰好華武走得進來，華文劈頭問道：「阿阿阿！你你你肚裏痛，我我我以為你痛痛痛死了！」華武道：「這是我洪福齊天，肚裏不痛了。」正在談天，一陣靴聲囊囊，華洪山步入書房，伯虎搶上一步道：「小人迎接太師爺。」洪山含笑道：「罷了！雙蹠頭也忙著迎接。」洪山居中坐下，喚道：「華安！我連日不到書房，大爺二爺可肯用功？」伯虎道：「讀書非常用功。」洪山道：「頑皮作耍，你要從嚴管束才是。」伯虎道：「小人怎敢？」洪山道：「不許違我之命。」伯虎只得稱了一聲是，便端了一盞茶過來，華洪山接在手中，對華安看了一看，心想：華安雖是鄉人之子，品格端方，比眾不同，而且精於吟詩作對，文章尤佳。我洪山位居極品，竟生了兩個頑兒，和他比擬，何啻天壤，他若是我兒子，早已名登金榜，待我稍停幾日，與夫人商議，將那華安過繼螟蛉，使他赴考，必有上進之日。」洪山一壁想，一壁慢慢喝着茶，一盞茶喝畢，放下茶盞，說道：「華安天色尚早，再行伴讀一回。」伯虎連聲稱是，不言。洪山移步出外，仍說唐伯虎滿心得意，專等明晚牡丹亭赴約，不多一回，天已夜了，夜飯也吃了，好像大公有意幫襯，將光陰特別的縮短，伯虎睡到床上，平常是一條

心掛住了秋姑娘，翻來覆去，睡不着的。今朝剗大不相同，纔一合眼，呼呼的睡着了，一覺醒來，已經紅日當窗，連忙披衣起身，那曉一對跛頭相將而至。華文道：華華安！趕快到廚廚裏去，端端整整中飯來喫。伯虎道：大爺這時早飯還不會端整，安得有中飯吃呢？華武不用你多管，肚裏餓了，不妨先吃中飯。伯虎道：待我就去。口中雖這樣回答，走出書房，想想覺得詫異，難兄難弟早飯未吃，百忙裏催吃中飯，忽然改了常態，其中必有緣故，莫非秋姑娘也約會他們不成？他狐疑不決，到了廚下，少停端出飯來，兩個跛頭狼吞虎嚥吃了一飽。華文道：這這個天，簡直不不是天了，這樣的日日日長，實實在在可恨，你你看太陽還還不落山。伯虎收拾去了殘肴，也在那裏看天，爲甚麼天不肯立刻就夜，等到夜了，便好幹自家的正經。他正對着天呆看，天忽然變了一陣白雲，頓將紅日障蔽，漸漸地陰下來了。伯虎着急道：天啊！今日斷斷下不得雨，如若下起雨來，秋香姐姐難以出來了。大跛頭看了天，不禁暗暗罵道：天竟竟不是天了，曉得我我今夜約定了秋秋秋香，成成其美事，倘然落落落雨，豈豈不是破壞工工作？二跛頭也同樣的煩悶，只怕黃昏天不轉晴，不能與秋香相會，一場辛苦，又成畫餅。正在着急之際，雲又推開去了，一輪紅日，依舊當空掛着，伯虎方始轉憂爲喜，可是心中十分性急，自言自語道：天啊！良緣奇遇，都是天作之合，極該天隨人願，天假其便，何故今日天道無常，比往日長了一倍？只聽華文道：華華安！想從前的陳陳陳老相公，給你趕趕去了，你你你可有本本本領，拿這個太太太陽趕掉我我我就佩佩佩服你。伯虎道：這又何難？待我略施神通，你看日已沈西了。華武道：果然太陽落了山。華文道：今天肚裏蛔蛔蟲作怪，華華安！速將夜夜飯搬出來。伯虎也巴不得早吃夜飯，稱聲曉得，到廚房中搬取晚膳，伺候兩跛食畢，自己無心用膳，收拾清楚。華文道：阿阿阿！爲什麼今今夜打打打磕，我我我想去睡睡了。二刁道：老兄早點去睡，明日早點出來。華文道：總要天天天亮了出來。華文出了書房，四顧無人，望華花園中一溜，躲在牡丹亭東首守候。這裏華武不動聲色，略坐片刻，謂伯虎道：我也要去睡了。伯虎道：二爺早些安。

置，明日早些起來用功。華武點了點頭，逕自來到花園中，埋伏在牡丹亭西首。再說唐伯虎在書房中，見兩個躑頭走了，一衆家人不在目前，暗是歡喜道：待我私進花園，與秋香姐姐相會便了。悄悄熄了燈火，帶上房門，出了書齋，尤如做賊一般，只見園門有一扇開着，將身掩入，花園中路徑是走熟了的一逕走進牡丹亭中，牡丹正當盛開，姚黃魏紫，月光下照着欄杆觀賞了一回。但聽更樓上打了二鼓，却不見秋香姐姐到來，登時一顆心就焦了，不知她爲着何事，姍姍來遲，莫非陪伴太太閒話，抽身不得，然而上了年齡的人，血衰神耗，也應當睡了，難道她有意戲弄，負我之約？想昨日在堂樓之上，蒙她諄諄囑咐，下樓時候，送我秋波，如此看來，那有失約之理？守了一回，二更將盡，唐伯虎有些不耐煩了，暗道：秋香姐姐還不見來，且到園門口一望，便趁着月色，輕輕走下牡丹亭，忽聽得亭邊軒聲大作，原來華文守了好一回工夫，已覺精神不繼，將頭枕在假山石上，想歇息歇息。那曉身子一歪，呼呼的睡熟了。華武本來亦是廢物，等得心焦，也就睡得像死狗一樣。唐伯虎立在月光之下，定睛一看，東邊是一個華文，西邊是一個華武，不由的大喫一驚。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觸情

話說唐伯虎見兩個躑頭，睡在牡丹亭東西兩邊，吃驚非小，心想這一雙獸子，爲何都在這裏？難道秋香同時約他們到來不成？阿呀！這樣看來，今夜又是一場空了，可恨這兩個躑頭，從中破壞我的好事，恨沒有三尺劍，割下他們狗頭。待我閃在一旁，且看秋香姐姐來也不來，倘若來時，與那個成事？要是負我唐寅，算我自費了半年心血，來朝就回轉蘇州，去開此念。當下他將身藏在玲瓏石內，留心窺探。再說秋姑娘被兩個躑頭調戲之後，告訴太太，太太非但不信，反討了一頓埋怨，一想要太太親眼目睹不可，故而安排下巧計，服侍太太用過夜膳，將三香指使開了，然後走到太太面前，低聲說道：太太！丫環請罪。說着雙膝跪下。太太呆了一呆，問道：秋香！你有

何事怨你無罪，起來講就是了。秋香謝了太太，立起身來道：「太太今日張翰林送來一架水晶屏，屏上有八洞神仙、壽星、王母，忽隱忽現，乃是西洋至寶。太師爺心下大悅，將屏放在牡丹亭上，邀請貴客參觀，丫環聽得也想去開開眼界，要求太太攜帶丫環前去一看。」太太道：「張翰林送來寶屏，爲什麼相爺並不提及？這倒奇了。」秋香既你這等高興，明日帶你去看了便了。秋香道：「太太日間總有貴客來看，怎能輪得到了丫環？」太太道：「容你一人去看，不許耽擱，看了就來，我是去不去。」秋香道：「太太不去，丫環怎敢一人去看？」太太一想，水晶屏中活現神仙，這寶貝原是難得的，況且秋香平素心愛，她要看，我何必如此作難？老身也去看看，何妨？」秋香你張了燈，隨我下樓。秋香假裝歡喜，口中答應，點了紗燈，照了年高太太下樓。太太問道：「三香那裏去了？」秋香道：「只怕姐妹們都在樓下。正說着春香送茶進來，問道：太太到那裏去？」秋香接口道：「太太園中燒夜香，你們不可貪眠，當心而水，預備參湯。三個丫頭嘩然答應。」秋香一手提了燈，一手扶了皇封，步出中堂。太太問道：「方纔春香問你爲何哄她？」秋香答道：「丫環老實說了，她們必要同去。囉唆了反爲不妙，不多一回，到了花園門首，只見園門虛掩，不曾關好。太太怒道：『華福這狗才，這等偷懶，與我喚他前來。』秋香忙道：『太太饒了他，丫環明日問他便了。』當下進了花園，步蒼苔，穿曲徑，行過了木香棚、茶蘼架。秋香道：『太太這裏是牡丹亭了，請看仔細。』太太道：『咫尺之間，竟如百里之遙。』秋香扶我到牡丹亭上，稍歇片時，然後賞玩西洋寶貝。秋香曼聲應諾，心裏却在那裏想，不知兩個跛頭來也不來，獸不盡的書獸到也不到。她扶了皇封，緩步過來，頓生一計，故意腳下一滑，嬌軀欹側，一盞紗燈跌在地上，火就熄了，太太吃了一驚道：「這等不小心，如今眼前黑暗，如何行走？」秋香道：「牡丹亭內置放寶屏，必有人看守，豈無燈之理？說着拾起紗燈，扶了太太，一聲不響，走到亭前，便閃在背後，將紗燈放下，用手連連拍了幾下，你們快來呀！快來！登時把睡在亭邊的兩個跛頭驚醒過來，聽得拍手之聲，知道秋香來了，一骨碌爬起身子，昏頭昏腦，眼睛不會張開，奔將出來，見了太太，黑暗裏看不清楚，認道是秋香。華文道：『秋秋秋香，我等等了，你長長長久了。』華武道：『心肝等

得我二爺心焦死了。大家一面抱住了太太亂嗅亂摸。幾乎嚇昏了太太，及至聽出是兩個兒子的聲氣，不覺勃然大怒，高聲喝道：畜生！休得無禮，難道做娘的也不認識了麼？華武還不會聽清楚，抱住了太太親嘴，太太恨極道：秋香快與我拿下這兩個畜生。秋姑娘奔過來，一手一個，將華文華武抓住道：太太原來是大爺二爺。太太怒道：大胆的畜生，這等無禮，還不跪下兩個驢頭！聽是娘的聲音，羞得置身無地。華武道：兒子先跪了。華文道：不不怕你不不不跪。太太道：畜生！我且問你，晝夜躲在花園之中，快快說來，如有半句支吾，將你們活活處死。華文道：媽兒子怕怕怕死的，不不要追究罷。華武道：媽！不要說起，兒子是吃一個人的苦頭。太太道：畜生！還不招出待要怎的？華武道：老兄！看來瞞不過的了。華文道：我我不開口。華武道：媽！兒子是爲了秋香。太太道：你爲她則甚？華武道：秋香原算利害，只恨她甜言蜜語，哄騙我二爺。太太道：要你恨她則甚？華武道：多謝她昨日約我牡丹亭相會，因此在花園中等候，想不到她賣弄神通，有意欺負我，在娘面前出醜，如今要求你媽。太太道：求我什麼？華武道：求媽將她賣入勾欄院，受盡人間皮肉痛苦，代兒子出這一口氣。華文道：我同阿阿阿二一樣的情形，如果媽不不替兒子出出出氣，氣氣氣死了兒子。將將來你老人家千千年，就就就沒有人帶帶帶孝。太太聽了，心內想道：昨日秋香告訴根由，此爲情節支離，未加深信，再不想今宵果有其事，哄我到園中觀看寶屏。不說在那裏查究兩個驢頭，秋香却在四處觀望，誰知唐伯虎乖巧不過，早已聽得太太聲氣，爬出了假山石，立在一株倒垂楊柳之下，袖手旁觀，見秋香左張右望，拍着一雙纖手，料定秋姑娘放刁，他便躡手躡足，走到秋香背後，驀地裏捧住了香腮，親了一個香吻，笑道：哈哈！我是去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訪蹤

話說秋香冷不防備，被唐伯虎親了一吻，連忙逃入牡丹亭內，太太問道：你見了什麼？這般慌張！秋香道：乃是

一隻小白兔兒。你道爲何秋香不說是華安？因爲唐伯虎遁出花園，說也無益。太太道：秋香！大爺二爺說你引誘他們在此牡丹亭等候，可有其事？秋香跪稟道：伏望太太饒恕丫環之罪，方好告訴。太太道：恕你無罪，起來了。細說來。秋香道：昨日太太頭痛，房中安睡，不期二爺上樓，將奴調戲。華文道：阿阿！二你你你實在是刁，瞞瞞瞞了我先兄調戲秋秋秋香，不要面面孔。華武道：媽的皮這是二爺逢場作戲。太太喝道：住口！秋香以後怎樣？秋香道：二爺將丫環抱住，無法脫身，只得用計哄騙，約定花園相會。華武道：想出這種計策，將來要沒屁股的。太太道：大畜生何故也在這裏？華文忙答道：媽兒兒兒子是來捉捉捉姦的。華武道：你好捧住了媽的雞皮臉，沒命的聞着，還說捉姦？華文道：我我我聞媽的面面面孔，算得高高高尙，你你你摸媽的褲褲褲襠，有有點難爲情。華武道：本來是這個地方鑽出來的。華文道：莫莫莫非你又要鑽鑽鑽進去？太太怒道：畜生放屁！秋香道：啓稟太太，丫環纔哄了二爺下樓，不想大爺也上樓來，定要將我強姦，嚇得我魂靈不在身了，一時情極，故此也約他牡丹亭相會。太太道：住了！既是你約他們亭中相會，爲甚麼請我前來觀看寶屏？秋香道：只因大爺二爺屢次將丫環調戲，丫環告訴太太，太太道我無中生有，故而今晚哄太太進園，親知灼見。太太道：你戲弄主母，該當何罪？秋香道：丫環罪該萬死。太太哼着道：你昨日告訴於我，知道你的話，並無虛僞，因恐他們夫妻淘氣，不欲苛求責備，誰曉你必欲以踐前言，哄我進園，這等放肆！秋香道：丫頭知罪，下次不敢，說着端了一張紫檀交椅，請太太坐了，兩個踱頭一東一西跪着。太太道：你們兩個畜生，想你家父親官居極品，領袖朝班，不知前生作了什麼孽，生下你們一對頑皮的東西，讀書不長進，倒也罷了，不該忘了禮義，調戲侍婢，我也氣昏了，不來計較你們，明日對你爹爹說了一概處死，決不寬恕。說完老淚縱橫，悲不自勝。華文道：媽不不要動氣，若然告告告訴了爹，處死了兩兩兩個弟兄，斷絕了羹羹羹飯種，還是讓讓讓兒子改改改惡從善。華武道：媽兒子祇此一遭，後不爲例，如果以後再犯，割掉兒子的鷄巴。太太怒不可遏，喝道：畜生給我跪着，兩個踱頭只是叩頭求饒。秋香道：太太今宵

親知灼見，丫環就死在太太跟前，也是瞞目的了。太太肚裏一付，如若不把二人處治，尤恐秋香背後笑我家不嚴，我要是告訴了老相公，少不得鬧個驚天動地，也罷罰這兩個頑皮跪了一夜罷。遂道：畜生做娘的說與你爹爹知曉，管教你二人性命難保。如今好生之德，罰你二人跪到天明。華文道：求媽開開恩，跪跪跪了半夜罷。太太道：不准討情。華武道：跪媽譬如跪家婆。太太道：跪在此不許動。秋香想：你欺侮家長，亦有應得之咎，本待責罰，以懲將來，因恐大爺二爺返循故跡，不可不防其漸，爲此姑容。自今以後，反踏覆徹。秋香道：多謝太太恩典。太太道：隨我進去。秋香應了一聲，是扶太太走出壯丹亭，躡兒躡弟看見娘走遠，雙雙站起。華武道：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華文道：滾滾滾你娘的蛋。兩個躡頭要想回房睡覺，園門加上了鎖，無法出外，只得回到壯丹亭上，和衣而睡不提。太太回轉樓上，春夏冬三香見太太面色不豫，小心伺候，春香捧進一盆面水，夏香端上一盞參湯，冬香燃點一枝安息香。太太洗好了臉，呷了幾口參湯，吩咐三香各自去睡，然後秋香服侍太太睡下。太太道：你作弄我主母，本該家法處治，念你平日無過，暫且寬恕，也去睡罷。秋香謝了太太不罪之恩，熄了燈火，輕輕走歸房內，暗想：唐寅果然刁滑，竟被他識破機關，然而他就攔在此，豈不誤盡終身，我總須用言拒絕，好待他早日歸家，不再逗留。一夜無話，天已黎明，牡丹亭中一雙躡頭，正睡得酣暢淋漓之際，却被料峭的春寒，冷醒過來。華文道：好冷冷冷啊！指指指望大開心，勿勿勿曉得上了秋秋秋香的當。華武道：冷得我手足皆冰，都是秋香這個害人精，此仇不報，枉爲一世的人。華文道：你你不報仇，便算是一隻豬猪猪。這時園門華福已經開了，兩個躡頭出了花園，幸喜不曾遇到家人小使，步歸書館，只見華安早已起身。華文道：華華華安，你起起身，得早早啊！唐伯虎何嘗起早，可憐一夜未曾合眼。苦笑道：小人因爲大爺二爺身上寒冷，要送被褥，故而早些。華武道：放你的狗臭屁，難道姑娘房裏沒有被褥？伯虎笑道：牡丹亭上那裏有甚被褥？華文道：狗狗狗嘴裏掉掉掉不出象牙，阿阿阿二不必去睬睬他，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謁相

話說這日祝枝山文徵明船抵東亭。徵明道：老祝到便在此了，怎生去訪尋唐兄？枝山道：何用躊躇？逕往華相府拜會。洪山察言觀色，探其動靜，如果他不在彼處，再行另想別法。徵明點頭稱是，二人就在船內更換解元服式，搖擺上岸，即命兩個童兒投帖。祝全文安到相府牆門跟首，立定身軀，問道：門上有人嗎？裏邊門公問道：外面是誰啊？祝全文道：蘇州祝枝山大爺文徵明大爺，同來拜訪太師爺，名帖在此，相煩通報。門公接過名帖，忙道：請二位大爺少待。說着轉身入內，其時洪山正在東書院中，庭心內有一個小小牡丹臺，臺上疊着小假山，傍排列着十來盆名葩異草，欄前一字兒放着八缸各種金魚。洪山看了一回，覺得異樣乏味，因此斜倚在瓦字欄杆，觀看金魚戲水。門公跪在旁側道：啓稟相爺，蘇州祝枝山大爺文徵明大爺，特來拜訪，名帖呈上。洪山接來看時，一張是祝允明拜，一張是文徵明拜，並無稱呼。一想是了，他們倚仗才子名聲，今朝到來，有心欺負老夫，若不接見，反覺無情。來啊！開正門請見。門公諾諾退出，洪山更換衣巾，就在滴水簷前，將身立定，外邊文祝二人相將而入。洪山道：二位賢才老夫不知二位駕臨寒舍，接待不周，望弗見怪。枝山道：老師相！晚輩登堂，猶如烏鵲朝鳳，何勞貴步出接，使晚輩不敢當之至。洪山連稱豈敢，謙遜讓到廳上。枝山道：老師相！在上，晚生祝允明拜見。洪山道：祝賢才老夫也有一禮。然後文大爺過來，說道：老師相！在上，晚生文徵明拜見。洪山道：文賢才老夫還禮了。禮畢，分賓主坐下，祝全文安上前磕頭。洪山道：二位管家起來，外面候賞。兩個童兒退下。洪山暗自忖道：祝文二人自恃才高，故意用禿頭名帖，好生可惡，待我命華安送茶，言語之間，讚賞華安才學，顯見相府書僮，也非凡品，削他們的狂妄，長老夫的威風。便道：華平！令華安送茶。華平一聲應是，逕到書房裏面。唐伯虎正在思念秋香，加着昨晚牡丹亭之約，又是一個空心湯糲，所以愈加愁眉不展，要想回去，却又捨不得。秋香這光景，真覺進退兩難。忽見

華平匆匆走入，說道：有客在堂，太師爺命你送茶。伯虎道：太師爺命我送茶嗎？華平點點頭說：是的。伯虎一想，好生詫異，平日客人來往，華洪山從不叫我送茶，爲甚今日叫我送起茶來？若換別人呢，決不生疑。唐伯虎畢竟是有名才子，他的一顆心，七竅玲瓏，早想到自家出門半載，音信不通，難免無人在外尋訪，倒要問一聲才好。遂道：華平哥，外邊是什麼客人？華平道：也是你們蘇州人。伯虎忙問道：可曉得叫甚名字？華平道：一個叫祝枝山，一個叫文徵明。唐伯虎聽了，呆住了半邊，兩眼發直，雙手亂搓，暗道：阿呀！他二人到此，非爲別事，必然爲我離別家鄉日久，尋訪而來，他們見了我面，豈肯放鬆？一定逼我回去。但我在這裏，他們如何知曉？偏偏華洪山命我送茶，這個老頭兒好不知趣，叫我出去，怎生見他們二人之面？忙着說道：華平哥，今日全仗你包涵了。華平道：要我包涵什麼？伯虎道：只因這二位客人，他們與我是鄉親，素來知道我姓康的家世清白，今在此身充奴僕，見面之時，豈不羞死？請你代我送茶，以全顏面。華平板着脸道：那個不能？太師爺分付叫你送茶，誰敢代送？伯虎道：華平哥，煩你轉稟相爺，說華安偶然有恙，臥床不起，送茶差使，另喚一人罷。華平道：假話是我說不來的，倘被太師爺查出，連我不便，快些送茶出去，我要伺候去了。伯虎見華平不允通融，真急得心亂如麻，一籌莫展，怪只怪文祝二人到來多事，恨只恨洪山指名送茶，如果見了枝山之面，縱然有萬里長江水也洗不掉我臉上的羞慚。他只是挨延，誰知偏不許你挨延？華平又走來了，將臉一翻道：華安你這人好沒分曉，客人坐了已久，太師爺見你不送茶去，大爲發怒，快送出去罷。伯虎連說道：是是待我換了衣帽，隨卽就來。口中答應，心內慌張，然而無法違拗，不得不低眉下氣，硬着頭皮，出外去見枝山了。可是枝山爲人奸詐，生平最喜作耍，倘然他當了華洪山，有心和我作耍，不但觸破機關，并且壞了大事。噯，我也慙不得許多了。於是便泡了三杯芽茶，雙手托了茶盤，一腔煩悶，慢吞吞一步一步走將出來。只聽廳上枝山說道：久仰老師相，救時宰相，定國元勳，方期北海開樽，何故東山高臥？伏望賜教。洪山道：賢才有所不知，想老夫一介庸愚，腹內虛空，誠恐尸位素餐，告歸林下，課兒讀書之外，飼鶴養魚。

栽花種竹度此悠悠歲月，而自號懶髻，喜只喜『看竹年年無俗子，吟詩日日有鴻儒』。祝文同稱不敢。洪山又道：「久慕二位賢才，胸羅錦繡，筆吐珠璣，避塵俗如首陽，視功名如拾芥，真乃名下果無虛士也。」枝山道：「老師相謬讚了，但不知去年貴處秋光如何？」洪山道：「却是十分豐稔。」枝山道：「米價如何？」洪山道：「頗見平靜。」枝山道：「聞得貴處錫山出產一種陽羨茶，晚生慕名已久，可否見賜一盃？」洪山道：「我却忘了。」華安快端茶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遇友

話說伯虎托了一盤茶，立在門外，欲行又止，忸怩着走不出來，忽聽洪山一聲呼喚，忙答道：「來來來了。」他頭答應，便將三杯茶送到了相爺面前。本來官場中送茶，規矩極嚴，坐上有三個客人，就要用三名家人送茶，因為洪山對於文祝二人，別有用意，特命華安一人送茶。洪山見了，喝道：「先送二位大爺，然後送我。」急得伯虎滿面通紅，道：「是是是，低倒了頭，送到枝山身邊。」輕輕說道：「祝大爺請用茶。」枝山一壁接茶，一壁目不轉睛的對他看，但見他頭帶烏緞羅帽，身穿烏緞開擺直身，腳踏尖頭靴子，腰束鸞帶，目無神氣，面有羞色，這副打扮，顯然是華老所寵愛的。正想開口，伯虎急忙丟了一個眼風，立即撥了茶盤，走到微明面前，低首呼腰道：「文大爺請用茶。」微明爲人志厚，瞥見送茶小使，就是唐伯虎，不禁偈促起來，說道：「不敢不敢。」然後送與洪山，放下茶盤，回身便走。華安有心要在文祝面前賣弄華安才學，便道：「華安站在這裏，伯虎應是遂立在大師左側，低了頭，一聲不響，心裏却轉念道：『祝枝山啊！祝枝山，要是不識相，噴出什麼來，我要與你拚命。』」洪山道：「二位賢才請茶。」一主二賓，飲過香茗，枝山道：「老師相尊管，管甚名字？」洪山道：「取名華安。」枝山道：「不知是舊人呢？還是新進？」洪山道：「他是去歲八月中來的，祝賢才何以問及？」枝山道：「看他送茶，一點規矩全沒有。」洪山道：「他今日送茶，尙是初次。」枝山乃對伯虎道：

管家要去練習練習好。伯虎並不睬他，洪山道：「華安！祝大爺與你說話，爲何不應？」伯虎只得說道：「是曉得。」枝山道：「聽你口氣，不像這裏人啊！」伯虎道：「小人原是蘇州人。」枝山道：「既然是蘇州人，爲什麼不在蘇州尋飯碗？」伯虎氣得發昏道：「小人不得意。」洪山見枝山動問怪氣，遂道：「賢才小价的衷懷，非賢才所問。」枝山道：「晚生偶然問及。」洪山道：「請問二位賢才出門何事？」枝山道：「晚生與文兄出外春遊而已。」洪山道：「爲何唐伯虎賢才不與二位同道？」枝山道：「老師相若問唐伯虎，說也可憐。」伯虎一想，毒蛇說話要留心啊！洪山道：「唐賢才便怎樣？」枝山道：「上年八月裏，一場大病，嗚呼哀哉了！」洪山訝道：「竟亡故了，可惜！可惜！不知是什麼病症？」枝山道：「他生性風流，當然是生的風流病。」洪山道：「賢才何以知曉？」枝山道：「本來晚生不知道，他有一個尊管，名喚唐興，對我說起病源，氣喘痰多，而且痰裏帶血，一身肉完全瘦掉，只剩一張皮包住骨頭，醫藥無效，就這樣死在招商店內。」唐興盤柩回鄉，這是房勞過度，色慾無窮之報。」洪山道：「以後如何呢？」枝山歎道：「老師相問他身後，更覺淒慘哩！」洪山道：「怎樣的淒慘？」枝山道：「自從八美喪了丈夫，個個心腸大變，今朝二娘娘要嫁人，啼啼哭哭，明朝三娘娘要嫁人，哭哭啼啼。」洪山道：「她們如此模樣，陸氏怎生？」枝山道：「陸昭容管不住衆人，身體只得聽憑她們琵琶別抱，各尋門路。再有一位五姑娘，本來是尼姑出身，仍舊出家，做她的俏尼姑，她不忘其本，還有志氣，惟有八姑娘，她是清和院妓女，水性楊花，看上了集秀班中唱小旦的戲子，混名月亮裏西施，先姦後拐，房中所有細軟物件，易服捲逃，所謂得之易，失之亦易，真乃天道無私。」洪山道：「此乃唐門不幸。」枝山道：「豈但唐門不幸，委實唐伯虎眼前報應。」洪山道：「難道陸氏大娘治家無法，任她們這般無禮麼？」枝山道：「老師相常言說得好：『奸不通父母，盜不通四鄰。』」暗裏行藏，如何知曉？」洪山道：「這位陸昭容乃係翰苑之女，必有守志。」枝山道：「雖有守志之心，那曉得『屋漏又遭連夜雨，一場天火燒得她走頭無路，只好回轉娘家，曾幾何時，唐家敗爲白地。』」伯虎在旁聽枝山信口開河，一派胡言，暗暗痛恨。洪山道：「唐伯虎才高少壽，令人惋惜。」小价華安人不出衆，貌不驚人，腹內才學却與唐伯虎不相上下。」枝山肚裏轉念：

好笑你華洪山，有眼無珠，唐伯虎現在面前，竟不相識。明徵道：尊管華安，雖則面龐俊秀，只怕學問及不上唐伯虎。洪山道：老夫向不說謊，華安你將自己作的文字與梅雪詩一同取來，與二位大爺觀看。伯虎道：小人做的，乃是鄙陋之句，怎好與二位大爺觀看？洪山道：這也何妨，取來便了。伯虎不敢違拗，應聲去取。洪山道：並非老夫褒獎小价，可愛他有一榜之才。徵明道：老師相既尊价見愛如此，何不將他一手提拔，倘得寸進，未始非老師相之恩德。洪山得意道：容再斟酌。說話間，伯虎呈上文章詩句，文祝二人看了一遍，假意互相稱頌。洪山更加心花怒發，吩咐廚房備酒。伯虎連忙向枝山徵明使了一個眼色，二人會意。徵明道：多謝老師相美意，晚生們欲往禪林寺進香，齋戒在此，不敢叨擾了。洪山道：老夫竟虛邀了華平傳話賬房，各封白銀百兩，以爲二位大爺程儀，另外取銀二兩一封，賞給二位管家。枝山道：老師相見賜隆儀，如何當得？洪山道：聊盡微忱，幸勿推却。徵明道：晚生們告退。洪山道：待老夫送下寶舟。枝山道：這是斷然使不得的，請命尊管華安代送了罷。洪山道：既二位賢才執意過諒，老夫只得從命了。華安着你送程儀與二位大爺下船。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設計

話說唐伯虎奉了華洪山之命，代主相送文祝二人，一到船上，伯虎頓時怒火上升，將銀包一放，咬牙切齒，舉起雙拳，直取枝山。文徵明連忙將身攔住，說道：唐兄休得如此，有話好講。伯虎道：文兄不要攔阻，待我今天與這毒蛇鬪一個，他死我活。枝山見他來勢凶湧，忙道：你當真要打嗎？要是怕你打，我也不叫你代送。伯虎道：叫我代送，無非放刁。枝山道：小唐不要蠻爭，你在這裏開心，你弄我枝山大吃苦，在家裏受了你夫人的糟塌，今朝特來望你，又要動手打我，豈有此理？伯虎道：文兄寒荊性情溫柔，那有得罪他之理？徵明道：唐兄有所不知，只爲你拋家出外，倏忽半載，大嫂豈不怨恨？遂到祝兄府上，祝兄性如烈火，爭了閒氣，未免傷情了。枝山道：老文你的

話，不明不白，叫他如何懂得？讓我把始末根由對他說罷！伯虎道：快快說來。枝山遂詳細說了一遍。伯虎方纔明白，抱慚道：如此說來，都是唐寅害了你了。枝山道：受幾句責備，還其小事，只是大嫂在送窰的一天，帶領數十名打手，打得我應一雪片一般，令人可惱。伯虎道：待我回來，一一賠償你便了。枝山道：不怕你不賠，我且問你，你耽擱在此，究爲何事？伯虎就將游玩虎邱，得遇華府丫環秋香，三笑留情，追舟投靠情由，一長二短，和盤托出。枝山道：可曾到手了？沒有？伯虎搖首道：尚未。枝山哈哈笑道：做了半年奴才，一個丫頭也不能到手，枉爲一榜解元，有名才子。伯虎道：你不要小覷了秋香。徵明道：唐兄！想你來此東亭，半年有餘，不信你棄舊憐新，薄倖到這般地位。伯虎道：文兄以禮責人，原難分辯，但弟權爲下賤，雖則半載，然而還是鏡花水月。徵明道：爲甚這等艱難？伯虎道：我也不過愛斯人貌美。徵明道：難道家中八美，一個個香消花褪了嗎？伯虎我的愛她，叫我那裏說得盡。徵明道：你既如是鍾愛，何不與她暗訂三生，早日歸家？伯虎道：實在不易，因她空駕着鵲橋，叫我牛郎到那裏去渡銀河呢？爲此動了思歸之念。徵明道：趁此華老命你代送，開船回去罷。枝山道：慢些慢些，你既然費去半載心血，一旦回去，豈不惜哉？伯虎道：爭奈這秋香狡猾非常，每每言而無信。洪山道：究竟有怎樣的姿色？伯虎道：肌如團粉，膚似融酥，似這般輕盈玉貌，就是夷光、鄭旦，難及她萬一。枝山道：那是情人眼裏出西施，雖則山窮水盡，然而尙有一線希望，只消仰仗我枝山就是了。伯虎道：老兄！你若推借東風，連環獻計，謀得小喬到手，自當重謝，決不食言。枝山道：我教了你計策，將來功成名就，永諸魚水，怎生酬謝媒人？伯虎道：苟能枝開連理，枕並鴛鴦，當贈毛詩一部。枝山罵道：臭你的賊，天大的事，給你辦成功了，教我讀一部毛詩嗎？伯虎道：毛詩乃是三百兩銀子呀。枝山道：我不懂切口的，你且附耳過來，只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依計而行，無不一發中。伯虎道：果然妙極。枝山道：妙我也不說了。徵明道：事成之後，速速回來，以免家中懸望。伯虎連連應諾，別了文祝二人，離舟登陸，進府回覆。洪山道：啓上相爺，小人奉命賚送程儀，文祝二位大爺多多拜謝太師爺，已經開船去了。洪山道：爲何去了許久。

時候伯虎道：祝大爺與小人講了幾句話，故面就攔了一回，望相爺恕罪。洪山道：與你講些什麼？伯虎道：祝大爺因見小人略識文字，頗加賞識，問太師爺待小人如何？洪山道：你便怎樣回答？伯虎道：小人回答他，蒙太師爺另眼相看，十分寵愛。他說：太師爺雖待你好，住在這裏，幹此勾當，終無出息之日，我每年與你三百兩銀子，積蓄十年，就有三千銀子，可以做一番事業了。洪山聽了，怒不可遏，便道：華安，你怎樣回答？祝枝山伯虎道：小人回答他說：太師爺不肯的，他說有我祝大爺出力，一定肯的。洪山那知是計，一想自家就是不肯，屈留華安在此，爭奈華安的心，已被祝枝山誘惑，諒來不情願的了。遂道：華安，你不可三心兩意，我也給你三百兩銀子一年。伯虎道：多謝太師爺，但祝大爺還有一句話。祝山道：他說一句什麼話？伯虎道：祝大爺問及小人有無家室？小人說雖承恩侍，尚未宜家。洪山道：他便怎講？伯虎道：祝大爺有意栽培，言語甚爲動聽，便說既無家室，何不辭了相爺，來到我家，我家的丫環使女，個個姿色可人，任你挑選一個做妻子。在洪山之意，命他伴讀以後，每每留心觀察，一無嗜好，而且疎財仗義，所以格外合意，親口許他，若得大爺二爺學業有成，賞一房妻室，兼之近來做了一首梅雪詩，壓倒了白李兩翰林，心中更加歡喜，意欲將華安繼作螟蛉，因爲不會與夫人商量，遲疑未決，現在聽了這一番話，安得不大動其氣？再想到兩個兒子，正資講究，筆底清新，竿頭日進，豈能容他即去？既然枝山用美人計引誘他，我何不將計就計，賞他一個丫頭，隨其心願？乃道：你休要聽信枝山讒言，遽然求去，飲水思源，須知栽培恩德，他不過憐你有才，將家室誘你前往，不要上了他的當。伯虎道：不管他哄騙與否，求太師爺放小人前去，將妻子騙到了手，再來相府服役。洪山道：我今賞你一名梅香，不用去了。伯虎道：『好物不須多，靈丹祇一顆，』他家裏丫環齊整，而且聽憑小人點選，還是容小人去的好。洪山大怒道：他如此說麼？刁惡已極，如今我也傳集合府梅香，憑你點選，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賞婢

話說華洪山聽信了伯虎一面之詞，痛恨枝山刁惡，在盛怒之下，立地允許伯虎點選梅香，伯虎連忙至誠誠，情願願，磕了四個響頭，謝了太師恩典。洪山喚道：華平！你到內邊，傳話管家婆子，着她稟明太太，說我相爺只爲蘇州祝枝山，欲思勾引華安，不甘服輸，因此逾格施恩，卽令合府十六歲以上丫環，一併齊集東廳，憑華安選中，以遂桃夭之賦。華平一聲答應，進內傳話，管家婆得悉其事，慌忙告稟太太，說道：今朝祝枝山到來拜望相爺，看中華安，要他賄身，投奔祝府，指配成婚，相爺十分動怒，也要賞他一房妻室，要求太太恩典，傳命合府丫環，齊集東廳，聽憑華安揀選，然後指配。太太一聽，心下大爲不然，暗暗埋怨相爺沒有主裁，雖然華安品學兼優，亦不可輕易使他成事，況且枝山之言，出諸華安之口，一無對證，烏可相信？設或是假，豈非老相公上了他們的當？太太想到這裏，頓生一計，便道：管家婆！想老相公既要恩賞，我這裏除去四香之外，其餘一概命她們往東廳齊集，以待太師爺命華安揀選便了。管家婆領命而退，便到東樓西樓傳話，東樓上大姑娘身邊兩個丫頭，一名迎春，一名冬，都生得粗蠢不堪，大姑娘就打發她們下去應選。西樓上二姑娘得了這信，暗笑公公經綸滿腹，竟被唐家表弟弄得顛而倒之，故而身邊服侍的兩個丫頭，不准下樓。只氣得素月與銀花，心頭冒起火來。素月道：銀花！我與你真正倒運，巴不得早配一個風月後生，成雙作對，作對成雙，那曉二姑娘偏違拗太師爺之命，不許出去，恨死了人。銀花道：二姑娘心腸不好，所以配個刁嘴丈夫，這叫做現現報。不言她倆背言怨言，其餘一衆丫頭，人人快活，個個開心，加着大家羨慕華安，有才有貌，一齊到廚下舀了熱水，梳頭洗臉，抹粉塗脂，更換了一身新衣，插戴花朵，共總三十四名丫頭，打齊扮整，宛如秀才進科場一般。其中有一個丫頭道：雪梅！姐！你打扮得這樣好，看來要點中你了。雪梅道：香蘭！妹！我是福薄，不像你滿面孔毫光，必定有分。香蘭道：當真華安點中了我，我要去謝謝朱鐵口，他算奴命裏不犯刑傷，十七歲夫星照，一直要照到八十七歲。雪梅正想回答，一眼看見那邊荷花，一張蠟黃色面孔上，塗了很厚的一層粉，活像一個吊殺鬼，南無着手，在那裏拜觀音，不由的笑將起

來。旁邊黑二姑娘更加打扮得特別道地，連一雙脚也洗得一乾二淨，心裏轉念道：華安人品風流，自己幾次勾引他，他見了我總是笑迷迷，難得太師爺傳話我們出去應選，你看她們塗脂抹粉，活像海裏的夜叉，怎中華安的意不是奴家誇口，像奴這般風月模樣，必中華安之意，穩取荊州，成爲夫妻，結親之後，遇佛拜佛，逢廟燒香，將來生男育女，夫妻齊眉到老，就是他打我罵我，我也情願。好笑她捏了一把如意算盤，癡心妄想。這一邊喜鵲丫頭喚道：繡春姐你爲什麼粉也不撲，頭也不梳，一點不打扮啊？繡春道：奴今年已經三十八歲了，還要打扮則甚？喜鵲道：不妨去打扮起來，倘然華安看了你，老少做親，豈不有趣？繡春說：嚼你的舌頭根，我是老了，風月事情，不相信了。喜鵲將嘴一撇道：越老越騷，既然不愛風月，不該出去，叫華安點選。當下一衆丫環，成淘結隊，都到東廳上來。早有華吉飛報到書房之中，說道：大爺二爺不好了。華武道：大驚小怪，是不是太師爺中了風？華吉道：有一個蘇州人，叫做祝枝山，看中了華安，要想勾引他去，相爺十分動惱，傳命合府丫環，齊集東廳，憑華安選中，賞他做妻子。華武道：華華華安面孔生生得白，黑二姑娘配配給他，倒倒倒是一對黑白好好好夫妻。華武道：你還快活得，出爹爹叫他點選合府丫頭，秋香也要出來，想爹爹真是老糊塗了。華武道：將來死死死起來，一定糊塗死。華武道：既然爹爹愛華安才學，賞他一個丫頭，也就罷了，何必大動干戈，波斯獻寶，將丫頭全喊出去？華武道：這就是父父不教，子之過，虧他變變變什麼陰理理什麼陽此乃家家門門不幸，以致於陸陸亂亂縱橫。華武道：倘然華安選中了秋香，我和你枉爲陽世做人。華武道：如如果選中秋秋秋香，少少少得發人人人命。華武道：長話不如短說，且去打聽打聽。一雙跛頭，怒氣冲天，也趕到東廳上來。只見衆丫頭一窩蜂湧進東廳，叩見了太師爺。洪山問道：你們都已齊集了麼？衆丫頭道：一共三十四名，都已齊集在此。洪山道：你們多已長大，原該擇配成婚，想那華安進府，雖祇半載光景，喜得他忠厚老成，意欲賞他一個妻室，若是我太師爺作主，將你們衆人之內，指配一個與他，猶恐你們有甚言語，道我太師爺不公，爲此喚你們出來，悉憑華安揀選。

免得抱怨於我。衆丫頭道：多謝太師爺恩典。洪山道：華平！你去喚華安過來。少頃伯虎徐步而至，問道：太師爺傳喚小人，有何吩咐？要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點秋

話說華洪山見伯虎走來，欣然說道：合府丫頭都在這裏，憑你點選一名。伯虎應聲道：多謝相爺。洪山道：華平！看他點中何人，卽來稟我。說着拂衣而起，到書房中去了。再說那唐伯虎，就攔在相府內，已經半載有餘，府裏上中下三等丫頭，那一個不認識，此刻對兩旁站立的衆丫頭，一覽無餘，獨不見太太身邊的四香，心下詫異道：這又奇了，爲甚秋姑娘不到這裏東廳是奪標所在，那有不來之理？莫非怕羞，立在家背後？他抬頭一望，四香的影蹤全無，想這件大事，出於相爺恩典，他人豈可攔阻？難道秋香故意又弄狡猾，聯絡了三香，作難於我？如今有洪山分付，不能不點他們一點，遮人耳目。當下他抱着拳，自東向西，作了一個撒網揖道：各位姐姐奉揖了。衆丫頭連忙回禮不迭。伯虎道：我今日奉太師爺之命，點選姿容，配成佳耦，多多得罪，但有一言聲明，如若點中了那一位姐姐，衆位姐姐不可生氣。衆丫頭道：這是賭運氣生意，決不會生氣的，好在有貨不愁沒賣處。普天之下，但有孤男，從無寡女。只要你眼力公道就是了。伯虎道：如此甚好，待我依次而點，請問姐姐芳名了。丫頭道：我叫翠英。伯虎道：

鸚鵡天——姐姐如何叫翠英？諒來是深居喬木得芳鄰，喜只喜流蘇錦織三齊美，怪只怪巧舌鼓簧百轉能，誰見妒不須更亂啼紅樹，一身輕恨只恨花間無伴常求友，好事多磨却不成。

翠英道：人家說你有才有貌，想不到這樣的不識貨。伯虎道：請問這一位姐姐叫甚美名？那丫頭道：我叫春梅。伯虎道：好果然名不虛傳，待我看來。

西江月——疑雪疑霜面貌，貪風貪月情懷；假如和靖沒妻來，却也男歡女愛。雖勝濃桃豔李，只除蠶惹鶯猜；一身何故瘦如柴，莫怪區區不睬。

春梅不服道：你嫌我瘦嗎？因爲這幾天發了寒熱，改日就要壯的。伯虎道：一味冷氣逼人，叫我如何親近？有罪了，請進去罷！請問這位姐姐芳名？那丫頭道：我名玉燕。伯虎有意讚道：此名甚妙！

鷓鴣天——愛你身輕掌上抬，幾時掠去又飛來。池塘柳絮縈香夢，庭院梨花空冷塔。非弱質，豈凡胎？風前飛舞惹疑猜；獨怪你常穿王謝烏衣巷，不敢雙棲成願乖。

伯虎道：身輕如玉，豈可持家得罪姐姐了。玉燕氣了個發昏，掇轉身軀便走。伯虎道：這位姐姐，什麼芳名？那丫頭道：我叫紅蓮，你看中意嗎？伯虎點頭稱讚道：

西江月——臂腕嫩如白藕，容顏美比紅芙，繡鞋三寸好凌波，不讓潘妃蓮步。風裏搖搖擺擺，眼前弟弟哥哥，大郎豈是模糊，惜你嬌情太露。

紅蓮道：一個人總有些小毛病，你要十全十美，今朝選不出的了。伯虎道：多多得罪，恕我不能與姐姐花開並蒂。請問這一位姐姐，喚何芳名？那丫頭道：我叫春鳩。伯虎道：這鳩兒的名字，取得甚好，待我看來。

鷓鴣天——不是區區暗放刁，有時驅逐有時招。倘能守拙身堪託，就要安居却有巢。你好比從此化逕，變鼻，只好農家作婦助勤勞，將來擇吉子歸日，那得盈門百兩邀。

春鳩道：我雖然是鄉下人出身，却是細貨，你不要當錯過。伯虎道：目光如電，聲大如雷，就算媿娜娉婷，也難領教。這位姐姐面熟得極，芳名却是忘懷了。那丫頭道：我叫採桃。伯虎道：不錯不錯，容我看個仔細。

西江月——兩頰微紅微暈，朱唇一點如櫻，秋波一轉欲消魂，豈是小玉丰韻。怕那洞裏桃花灼灼，溪邊流水盈盈，避秦早有問津人，休道郎君薄倖。

探桃冷笑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用不着你批評。」伯虎道：「請問這位姐姐是誰？」那丫頭道：「我叫春鴻，別號春南女史，小調詞曲，獨擅勝常。」伯虎道：「如此說來，多多失敬。」

鷓鴣天——聞道卿卿喜解歌，知書識字輩中無。隨楊宛轉求儔匹，對月淒涼冀獨孤。人異雁，怎行過此情。見阻奈如何。今朝空負來賓盼，不到神女行雲十二巫。

伯虎又道：「如此才技，可惜孤苦之相。」春鴻道：「請你放一千二百個心，將來夫唱婦隨，包你快活。」伯虎不去睬她，眼睛望到東邊，湊巧與臘梅丫頭打一照面，說道：「華安哥，你點中了我，要算你識寶太師了。」伯虎道：「請問姐姐芳名？」她答道：「我名臘梅，號叫含香，你看人品如何？」伯虎道：「姐姐素心馨口，待我仔仔細細的看。」

西江月——正號含香雖雅，臘梅小字難聽。面黃飢瘦又伶仃，態度全無丰韻。裝出春風滿面，可知還未逢春。區區自覺太無情，任你花中後勁。

臘梅撇起了嘴道：「有眼不識貨，好在我遲早總要嫁人的。」伯虎又道：「這位姐姐叫什麼名字？」那丫頭道：「不瞞你說，人人稱我快嘴丫頭，所以名字就叫喜鵲。」伯虎笑着道：「想你是。」

鷓鴣天——特爲東君報好音，駕橋以待會天孫。順風常想烏同伴，明月還思鳩作羣。休三匝，莫南行，無枝難以倚終身。看來另作營巢計，同氣同聲別締緣。

喜鵲道：「這樣說來，今生今世只好不嫁了。」伯虎道：「姐姐何出此言？物以類聚，日後自有好姻緣。」請問這一位姐姐何名？那丫頭道：「我叫愛棠。」伯虎道：「妙甚妙甚。」

西江月——絕愛醉添姣媚，生憎淚溼胭脂。也斜倦眼弄嬌癡，睡起翻無情思。有色雖羞羶豔，無香欲辨何辭。誰憐嫩嫩吐紅絲，我足不會繫此。

伯虎道：「姐姐雖然生得好，可是小弟無緣，只好割愛了。但不知這位姐姐，瘦小伶仃，叫甚名字？」那丫頭道：「我名。」

小翠。伯虎笑道：哈哈妙極了。

鸚鵡天——五色光華首飾新，身上珠樹倍生鮮；窺魚隱隱沉波去，照水常常見影憐。玉樓上，綉帳前，盤

旋回繞鬢雲邊；僮兒道你穿花去，難並鴛鴦一處眠。

小翠道：你不要與我一處眠，真是蘆外行了。伯虎道：彼此無緣，說他則甚？說着回過頭去，看見石榴丫頭，忙道：姐姐叫何美名？石榴道：我叫石榴。伯虎帶笑說道：

西江月——面上一團火氣，可憐腹大膨亨；區區若再覓紅裙，怕你妒心發狠。血旺雖然多子，那堪配我

酸了？只好他年配與石將軍，才算英雄天定。

伯虎真會陶情，鴨蛋裏尋出骨頭來，有心作弄一班丫頭。要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賞秋

話說唐伯虎連批帶評點過了三十三名，尚有一位黑二姑娘，心想許多姐妹，都不中華安之意，現在只剩我一個，不中也中的了。所以做了一個俏迷眼，將嬌軀搖了一搖，似乎說道：華安！你就點了我罷！那曉伯虎見她裝腔作勢，已覺十分可厭，劈口說道：二姑娘果然生得貌美如花，黑牡丹三字名副其實，只可惜一雙桃花眼，性貪風月，萬分得罪，請進去罷！黑二姑娘不聽，猶可聽了之時，無名火透穿了天靈蓋，眼睛前金蒼蠅亂飛，暗罵華安天誅地滅，將來死後，罰入阿鼻地獄，永世不得超升。當下扭着屁股進去了。只把兩個蹠頭看得更加發獸，華文道：阿阿阿二三三三十四個丫將軍，華安竟一個也揀不出。華武道：揀不中最好。於是雙雙回轉書房，坐定之後，華武又道：今朝有些奇怪，不見秋香出來。華文道：就就是春夏冬三三三三香也不見。華武搖頭播腦道：若是秋香出來，必定點中，不出我養諸葛所料，多虧了一個人。華文道：虧虧虧了誰？華武道：多虧了你我嫡嫡親親。

的媽。華文道：你你你怎樣曉得？華武道：媽明曉得，我沒有後代，因此將秋香留給我們，將來我和你平分秋色。大家半個小老婆，華文道：你你你何以拿拿拿得穩？華武道：有所說，「癩頭兒子自家好」，豈肯差四香出來，憑華安點選的道理，再說華平見伯虎有意挑剔，將一衆丫環完全打發進去，忍不住說道：華平兄弟，這是太師爺的恩典，千載難逢，偏你擇精揀肥，一個也不中意，叫我怎生回覆相爺？伯虎道：蒙太師爺着我點選，自然要稱心滿意，點中一個，這纔終身無怨。華平道：難道三十四名都不中意不成？伯虎搖首道：俱皆不當我意，我想太師爺府內，決不止三十四位姐姐。華平道：除了幼小的，共有四十名。伯虎道：如此說來，還有六個，何不稟明太師爺，容我點選。華平道：太師爺抬舉了你，就這等作精作怪，快隨我來。於是引着他來見洪山，華平上前稟道：啓稟相爺，小人奉命候華安選配成婚，除了太太房中四香，二姑娘房中兩婢，總共三十四名，誰想華安竟無一人點中，伏惟裁酌。洪山一想，夫人量器太小，既命她們齊集東廳，可以早遣四香出外，免了他無人可中。遂道：華平，你去喚她們一併出來，憑他點選，不許違命。華平應聲而退，流水般傳話進內，二姑娘早知表弟目的在於秋香，秋香不出去，任何人不會中意的，却不能不將兩個丫頭打發下樓。且說年高老太太得悉其事，暗自點頭微笑道：想這華安小狗才，既聰明，又乖巧，不信眼力，如是之凶！三十四個丫環都不中意，我也沒奈何了，只得將四香遣出應選。便道：丫環們，方纔太師爺傳話進來，說是一衆丫環，華安點選不中，故而還要你們出去聽點，快去更換衣服。春夏冬三香巴不得太太說這句話，一團高興的說道：秋香妹，我們大家打扮去。秋香道：姐妹們先去打扮，我隨即便來。三香好不快活，獨有那秋姑娘含了一眶眼淚，想想華安心腸刁惡，賣弄狡猾，蓄意要我出去，主母不曉其中機關，打發出外，我今日偏不出去，看他怎樣生奈何我。遂道：太太太師爺雖要傳丫環出去，望太太開一線之恩，丫環情願終身陪伴太太，不叫秋香下樓去罷。太太善言撫慰道：秋香，你不可執之一見，太師爺之命，不可再三違逆，致干未便。況且華安未必點中你，就算點中你，這也是姻緣之分，快些換了衣裙下去。秋香道：丫環是斷

然不去的。太太道：秋香我老實對你說了罷！太師爺在我面前屢屢稱贊華安才學優秀，品格端方，一年半載之後，意欲將他過繼螟蛉，倘他點中了你，相爺作主成親，即命華安過繼相爺膝下，我與你婆媳相稱，豈不甚好？秋香一想，相爺太太都睡在鼓裏，要想過繼華安，至少在紅脚盆裏忽一個浴。正待回答太太，那管家婆又傳話進來，說太師爺十分大怒，伏望太太速速打發四香出去。太太聽了道：秋香你若不去，顯見得違逆主命了，想你平日聰明伶俐，最是見機，今朝何故這般的愚蠢？正說着，春夏冬三香都已打扮舒齊，一同來到房內，說道：秋香妹！我們打扮好了，你快些去打扮啊！太太也道：秋香免得太師爺動怒，她們又在此等候，快去梳頭換衣。秋香經不起太太和三香催促，心想大概是前世事，看來無法擺佈了，只得硬着頭皮，忍着羞慚，隨身打扮，別了年高老太太，懶洋洋跟着三香，走下高樓。這時四香各有各有的心事，春香暗暗的誦着佛號，如果菩薩保佑華安點中了我，年年到白衣庵上燈油。夏香是滿心的擔憂，因為自家面貌平常，諒華安必不中意，倘然點不中，豈不差死？秋香却自信容美顏麗，與華安情份又深，有所說：「情人眼裏出西施。」況且去年覽翠軒救過華安，這段姻緣，可說得十拿九穩，荊州是取定的了。惟有秋香十分委屈，珠淚盈腮。來到樓下，會同了素月銀花，一逕到書房中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結姻

話說衆丫環進了書房，叩見過了太師爺。洪山道：你們站在一旁，不可怕羞，聽憑華安點選。衆丫環同聲答應。並排立着，春香冬香故意立出一步，好讓華安點中的意思。秋姑娘低倒了頭，斜轉了嬌軀，縮在衆人背後。那曉促狹不過的唐伯虎，早已看見，樂得一顆心，幾乎從口腔裏跳躍出來。只聽洪山道：華安如今都在這裏了，快去點來。伯虎應道：是曉得。暗忖我若見了秋香，就這樣點中了，豈不被洪山看破我的祕密，且待我點過了她們，然

後點她便了。他假意走上前來，仔細端詳了一回，說道：「這位姐姐哮喘病，這位姐姐鬪雞眼，這位姐姐闊嘴巴，這位姐姐癩耳朵，這位姐姐眉毛高低都不合意，一齊請進去罷。」春夏秋冬三香和素月銀花五個丫頭，都氣得面皮發紫，朝裏便跑。廳上單單剩一位秋姑娘，無處可躲，此時好不着急。可是唐伯虎用手一指道：「太師爺就是這位姐姐，乞賞與小人爲妻，感恩不淺。」洪山一看，乃是太太最心愛的秋香，不禁呵呵大笑道：「狗才好眼力啊！伯虎心裏答道：不瞞你，華洪山說自從去年好到現在了。」洪山道：「華安這個丫頭名喚秋香，乃是侍奉太太的。」伯虎暗道：一向久慕，如果再不到手，快要成相思病了。洪山又道：「你既點中了她，我就將她賞你。」說着吩咐退下。秋香自回裏邊去了。洪山這時分外高興，喚道：「華平取黃歷過來，不知月內有否吉日？」華平立將黃歷取至，洪山翻開一看，笑道：「這又奇了，想不到今日却遇天恩天喜不將吉日，正當婚配。」華平你去傳話司閻李茂，向賬房支取紋銀一千兩，以五百兩賞與衆家人，命他們分金作賀；以五百兩賞與一衆僕婦丫頭們等，與秋香助喜添妝之用。所有樂人儂相人等，預早伺候着王俊專司其事，揀選三間收拾潔淨，櫥箱檯椅，床帳鋪設，一一齊備，今晚戌刻成婚，在園中雙壁堂合卺，並備上中下內外檯席。結親所在，也要掛燈結綵，不可有誤。華平連聲應諾，自與李茂王俊二人分頭辦理不提。再說秋姑娘來到太太跟前，口還未開，心裏一酸，眼淚簌簌落下。太太問道：「秋香你來了麼？」秋姑娘嬌軀跪下道：「秋香自幼蒙太太另眼相看，正思圖報，不期此志未酬，身先指配，一朝主婢睽隔，於心何忍？求太太格外垂憐，秋香情願終身伺候。」說着悲啼不已。太太道：「你却意會差了，我勸你不必悲傷，男婚女配，古訓昭然，想太師爺千金重賞，格外施恩，有誰比並？可見你是獨冠羣芳第一枝了，就是我與你主婢之間，睽隔無多幾日，過了三朝以後，仍舊照常服侍，休再執迷不悟。待我喚夏香冬香陪你往園中梳妝圓面，不必稽留去罷。」這時秋姑娘，只管嗚咽，書房裏一對躡頭，竟吵得不像樣了。華文怒沖沖，說道：「天天翻地覆了，秋秋秋香給華安做做了家家主婆，混混混乎其眼。」華武道：「那個出的主意，調查出來，打這忘八一頓。」華文道：「爹爹出

出出的主意，你你你敢動一動。華武道：爹爹出這主意，更不應該，要曉得我輩兒子，爲了秋香用掉多少心機，現在平空給華安做了家婆。老頭子有點改志了。華文道：大大大改其志，有所說。『天天天變落雨人人人變死。』華武道：老兄秋香給華安做家婆，我心裏大爲不然。華文道：一一一尖刀擗擗殺老賊，出出出這口氣。華武道：兒子殺爺，要犯千刀之罪。華文道：譬譬譬如做大大大肉圓，除除除掉了別無他他他法。華武道：今朝夜裏，你去弔死在華安房門上，讓我代你出場。華安抵了你的命，秋香就是我的了。這條計策，你看那光景。華文罵道：放你媽媽的屁，我去送送送死，你你你尋開心。華武道：你不要開口便罵，我還有好計策。華文道：計計計將安出。華武道：你去躲在華安床底下，等到他們雲雨之際，你就叫喇喇扮一聲鬼叫，嚇得華安一場陰症傷寒，他死掉了。秋香便穩穩到你我之手。華文聽了，拍手拍腳讚好。他們二人正在議論，那些家人也在那裏議論紛紛，其中有一個華陞，最是眼熟，當着一衆家人有板有眼，喝着一隻小熟昏道：

這件事情，說也發笑，去年八月，買一小使，文才高妙，相爺看中，立契成交，書房承值，自在逍遙，師爺辭館，升上伴讀，身價頓高，開擺直身，烏紗羅帽，氣氣概概，無人蓋招。李白翰林，詩才無敵，香山九老，華安多才，吟詩作對，兩個翰林，難他不到，人人佩服，個個呼腰，相爺見了，揚眉吐氣，稱讚華安，愈顯才高。夢想不到，祝枝山來，搖唇弄舌，要他逃跑，相爺一聽，火星直冒，大肆咆哮，立刻傳話，合府丫環，憑他選點，花容月貌，那裏知曉，華安放刁？揀選不出，一概不要，最後點中，秋香最好，千金重賞，一個開包。想我華陞，多蒙相爺，賞一家小，兢兢擺擺，缺少財爻，合會借債，才得同淘，一樣此輩，苦樂不調，太師行爲，也算變報。

華陞唱到這裏，華吉大爲不然，順着他的調門，也唱道：

叫聲兄弟，你且聽了，你的心裏，千定不要，嫌憎道好！我家相爺，待人接物，極其公道。大凡做人，最要明瞭，米有糙白，貨有低高。你看華安，人也乖巧，又有才調，相爺心愛，太太心苗，點選秋香，男才女貌，配對成雙，白頭偕老。你想比較，要怪自己，福分太小，奉勸以後，不必嘮叨。

華陞被華吉一番勸解，宛如醍醐灌頂，清醒過來，便道：華吉哥！我們快去打掃雙壁堂，預備新房去罷！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私逃

話說華文華武一雙鸚鵡，聞說華安秋香今晚戌刻成親，只恨得氣憤填胸。華武頓着脚道：爹爹這個老糊塗，辦了這樁倒運事，我看他活不長久了。華文道：阿阿阿！我今今夜和華安去拚拚拚命。華武道：拚命是不中用的了。華文苦着臉道：總總總要想一想，一一一個辦法才好。華武道：辦法容易，我和你睡在新人床上，使他們不能夠成事。華文大喜，相將出了書房，來到雙壁堂前，只聽檯相高聲念道：伏以「玉樓春暖醉花陰，字字雙連滴滴金，燭影搖紅好事近，一枝花結兩同心。」奉請新貴，登堂行禮。兩個躡頭引頸一望，只見華安新衣新帽，冬香夏香，扶了秋香，在鼓樂交作的聲裏，雙雙參拜天地，禮畢，高擎紅燭，送入洞房。看得大跛二刁眼睛裏出火，高聲嚷着道：你們給我讓開些，大爺二爺來了。一直趕到新房裏面，嚇得僕婦丫頭人等，忙不迭的閃開，一對跛頭，如入無人之境，走到床前，各伸一手，將羅帳揭開，定睛一看，只急得雙雙沒了主張，拚命向外便逃，你道雙雙遇見了花粉煞不成？原來床中坐的是大姑娘二姑娘，大姑娘身懷六甲以來，每日在東樓靜養，以免驚動胎氣。聽說秋香配與華安，今晚成婚，早料定兩個獸子要吵鬧，大姑娘恐怕鬧出風波，因而親往西樓，邀了二姑娘，表面上

同觀花燭，實則監視雙獸行動。到得園中，兩新人正在交拜，擠得水洩不通，祇好另穿曲徑，來到新房之內。剛纔坐定，只聽外面雙獸呌呌喝喝，明知要鬧進房來，因此妯娌二人，同坐在羅帳之中，以觀動靜。所以雙獸揭開羅帳，不由的魂不附體，奪門而去。此番若無大娘娘二娘娘來，雙獸勢必窮凶極惡，鬧一個不亦樂乎。少頃兩新人坐床撒帳已畢，兩位娘娘也便回轉房中去了。仍說雙璧堂上，排列喜筵，慶賀新郎。唐伯虎心裏却在轉念，暗想管花園後門的王俊，非設法將他灌醉了，預備少停脫身之計。主意打定，悄悄地在後園中走將過來。忽聽背後有人喚道：華安兄弟，慢點走。說着將伯虎衣服扯住，伯虎回頭看時，見是黑二姑娘。忙道：姐姐喚我做甚？黑二姑娘道：我想了你長久，那曉你良心都沒有，點中秋香，將我丟在一邊，今朝冤家遇見對頭，你不依我，不任你走的了。伯虎道：這樣罷！今宵三更時分，莫與他人知曉，姐姐藏在花園中丹桂廳背後等我，我若來時，不開口，不說話，咳嗽一聲爲號，與你成其好事，只是我報答姐姐，你道可好？黑二姑娘道：你說這句是真話嗎？伯虎道：姐姐這等愛我，怎肯哄你？黑二姑娘道：我今放你走，三更天不許失約的。伯虎道：一定來的，不要等不耐煩，走了出去，那可不干我事。黑二姑娘道：一更天敲二十四下鑼，也要等你的。伯虎將黑二姑娘設法開了，走出外邊，見四個家人一桌，共有十二桌，李茂王俊作陪歡飲。伯虎拱拱手道：各位伯叔兄長，小子孤身無依，有何福分藉叨如此周旋，實深感激，小子在這裏叩謝了。衆家人道：不敢當！不敢當！我們靠了你兄弟的福，開懷暢飲，兄弟有興，陪我們喝一杯。伯虎道：本當奉陪，奈俗例相沿，還未到房陪飲，倘在外相陪衆位，豈不冷落了新人衆家人道：兄弟請便。伯虎道：待我各人奉敬三杯。衆家人道：不敢不敢。伯虎假裝勸酒畢，回到裏邊，一頭遇見挑水夫金老七。金老七道：華安今夜新做親，爲什麼不早睡？伯虎道：我在外邊敬酒，你可曾喝酒？金老七道：靠福靠福，喜酒吃過了。伯虎心生一計道：我要問你一句話。金老七道：講一句什麼話？伯虎道：你道黑二姑娘可好？金老七道：好是好的，我求了她十七八次，她不肯允我，已經絕了這個念頭。伯虎道：你若愛她，我薦你去可好？金老七笑道：休要尋我鬧。

心，別的都代表，這件風流事，必要你親自出席。伯虎道：「這倒不妨，你可悄悄一人往丹桂廳背後，只要輕輕咳嗽一聲，不可開口說話，她只認道是我，豈非好事就成功了？」金老七道：「你使我與黑二姑娘成了事，陰功積德，是我大恩人了。」伯虎道：「快些去罷，樂得金老七心花怒放，偷偷地到丹桂廳，與黑二姑娘歡會去了。其時約莫四更光景了，伯虎步進新房，低聲喚道：『娘子，娘子呀！那裏去了？心下不覺着急起來，莫非又是牡丹亭鳳林軒的覆轍來了？只有妝臺上一對花燭，搖曳着發出輝光，暗想：秋香到了那裏去了呢？仔細一尋，却坐在羅帳之中，不禁喜出了望外。』便道：『娘子！卑人連叫數聲，爲什麼默然不語，想我與你夙有前緣，得成伉儷，如今穩穩是一榜解元，夫入了。』秋香恨道：『什麼解元，明明是個歹人。』伯虎道：『娘子，何出此言？』秋香道：『既是一榜解元，難道不要臉面的麼？』伯虎道：『自從去歲秋間游玩虎邱，遇見了你，多蒙三笑留情，爭奈侯門似海，不獲進身之階，千思萬想，只得自甘下流，更名投靠。今宵遂了我平生之願，把往日的相思，一筆勾銷了。』秋香道：『你既是唐解元，與二姑娘是親戚，爲何她絕不提起？』要知唐伯虎怎生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夜遁

話說唐伯虎被秋姑娘盤駁，他既與二姑娘是親戚關係，爲何二姑娘絕不提及伯虎？道：「她是我的表姊。秋香道：『你與二姑娘是親戚，何不寫一封書信給二姑娘？二姑娘自會與你調妥，要我秋香也容易，爲甚這般無見識，低三下四做起書僮來？』伯虎道：『娘子，苦盡甘來，這纔有趣，如今不宜耽擱，連夜逃回去了。』秋香道：『你是賣在這裏的，怎生容你回去？』伯虎道：『娘子，何其愚也？我只要娘子到了我手，就不是華家的人，今宵與你同逃，壁上留詩一首，洪山看了，管教他親自登門請罪。』秋香道：『大爺，你心中既想逃走，須當耽擱三朝，待我收拾了東西，面辭了老太太。伯虎一想，莫說三朝，就是一刻也等不及了，不如哄她一哄，連夜走罷。』遂道：『娘子，既願偕逃，何不今晚就走？』

秋香道：你說今晚借行船在何處？伯虎道：早已泊在園門之外。秋香道：大爺每日足不出戶，從何處置伯虎道：小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因我出門半載，家中音信不通，祝枝山文徵明兩個好友出門尋訪，知我就擱在此，假意前來拜望。洪山臨行之際，暗中約我同船回去。現在他們在此等候，不好失信，故而今夜必要走的。秋香道：此話分明欺我無知，倘今宵不成親事，你今宵也不肯離此而去，這也何妨失信？伯虎笑道：哈哈！皆因今晚要走，因此設法與你今夜成親。秋香道：油口滑舌，我是不去的。伯虎失聲道：哎！賢德的娘子啊！求你不要作難了。秋香無言回答，撲簌簌流下兩行淚來。伯虎道：我與你今夜成親，乃是天大的喜事，為甚流淚？秋香道：只因負不得年高太太之恩，數年相看，猶如生女一般，故而傷心。伯虎道：我和你一同回去，不消數日，洪山夫婦還你上門伏罪。秋香道：休得誇口。伯虎道：娘子如若不信，打個手掌如何？秋香道：打什麼手掌？待我收拾了物件同去。伯虎道：娘子我雖比不上陶朱之富，家裏尚還有些薄產，此間物件何須帶去？空身出走，好待他們說一聲：我們是正經人。秋香道：我有幾件心愛之物，必須帶去，須更收拾完畢。秋香丟不下年高太太，望空拜了幾拜，伯虎在壁上留了一首詩，吹滅了火，拽上了房門。這時華府中人醉的醉，睡的睡，伯虎開了幾重門戶，秋香胆戰心驚，回到花園門首，開了內園門，但見月明如晝，秋香依依不捨，芳心中倍覺淒慘，又跪了下來，哭道：太太！非是我秋香忘恩負義，因念他甘受艱辛，沒奈何只得去了。跪在地下，哀哀啼哭。伯虎忙將她扶起道：娘子如今是稽遲不得，你看天上星斗，若隱若沒，快要天明了。秋香只得收了眼淚，來到後園門口。伯虎側耳一聽，王俊喝醉了酒，和衣睡在床上，鼾聲如雷，走過去看時，門也不關，燈也未熄，鑰匙掛在柱上，因此不費分毫之力，將後園門開了，扶出秋香，恐防王俊醒轉，追將出來，反鎖了園門，放心托胆，信步而走。無如秋姑娘弓鞋窄小，行不多路，已是寸步難移了。低聲說道：大爺你說船泊園外，船在那裏呢？伯虎隨口說道：就在面前。說着假意在河邊找尋船隻，頓足說道：可恨他們等不及，船已開了。秋香聽了，着急道：大爺如今進退兩難，怎生是好？伯虎道：娘子放心，待我另喚一船便

了。東張西望，遠遠見蘆葦中泊着一隻小船，忙扶了秋香過去。立停了喚道：船內有人麼？那船中睡着阿大阿小弟兒兩個，剛巧阿大一聽醒轉，聽得岸上叫船，心想十七天沒有發利市，有人到來作成生意，連忙一骨碌爬起，推開蘆葦，月光下舉目一看，却是一男一女，而且年輕貌美，頓時起了疑心，問道：你們要到那裏去？伯虎道：蘇州桃花塢。阿大道：桃花塢裏那一家？伯虎道：唐伯虎大爺家內。阿大道：你是誰？伯虎道：我就是唐伯虎大爺。阿大道：立在大爺背後的是誰？伯虎怒道：嚀！你這人混賬極了，我不要你搖船了。阿大道：夜深帶了女眷走路，形跡不無可疑，所以問過明白，既然唐大爺不肯說，就請下船。伯虎道：船錢多少？阿大道：唐大爺出門慣的人，講什麼價錢？於是阿大喚醒了阿小，將船擺近岸邊，伯虎小心攙扶秋香下船。立刻吩咐開船，阿大一壁搖着櫓，一壁心裏胡思，久慕蘇州唐伯虎，常常出外拐騙裙釵，不知他拐了誰家女子，夜裏逃走，挑我阿大發一注財。再說船中秋姑娘，想起自家跟隨太多多年，恩德未報，就這樣不告而別，豈不辜負了年高一片好意？所以兩淚盈腮，只哭得淚人兒相仿。伯虎一再安慰，好容易止住了悲傷，忙用衣袖拭去了秋香臉上的淚痕，說道：娘子！我聽你口內頻頻嗟嘆，腹中饑餓有聲，莫非飢餓了麼？秋香道：非但飢餓，何來解渴？伯虎就在身邊如意袋中取出桂圓大一粒東西，向秋姑娘櫻桃小口裏一擦，你道這是什麼東西？其名叫做人參膏，洪山恐他伴讀心煩，賞給他的，袋中尚存兩粒，當下各含一粒。問道：娘子渴得好些麼？秋香不答，伯虎忙道：這裏還有說着捧住了秋香粉面，吐得出來，用舌尖渡將過去，秋姑娘只得領情吞下。不多一回，神舒氣展，煩悶消除。約莫五更時分，秋姑娘忽然雙眉緊促，伸縮縮的哼着。伯虎見了，輕輕問道：娘子敢是要小便嗎？秋姑娘點了點頭，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哭秋

話說唐伯虎看見秋香雙眉緊蹙，傷促不安，便道：娘子！莫非要小解麼？秋香點了點頭。伯虎見艙中沒有便桶，

失聲道：「阿呀呀！這便如何是好？」四轉頭來，見梢上有個泡茶用的豬頭瓦罐，正好借用，捧了過來，恰喜是空的。將鎗後遮風窗棧上，低低說道：「娘子！快請小便。」秋姑娘已是急不待緩，褪去小衣，趣東西相對豬頭口，也算豬頭。罐前世修來的豔福，小便完畢，伯虎接將過去，仍放在梢上。夫婦並肩坐着閒話，早又是鷄鳴犬吠，五更天了。兩個船家搖了一程，阿大道：「力氣用多了，口渴得極。」阿小你搖一把，讓我吃口茶看。」伸手一摸瓦罐，詫異道：「希奇希奇，真希奇，這個瓦罐，簡直是活寶了。」一夜工夫，還是熱烘烘的一壺茶，倒可以吃得爽快。說完，捧起瓦罐，直着喉嚨，咕嚕咕嚕，一口氣喝得精打光。放下瓦罐，覺得一股尿騷臭，恨道：「好好的，一壺茶，可惜變了味了。」伯虎聽了，兀自暗笑。秋姑娘却羞得面漲通紅，埋怨道：「大爺，你作了這種孽，豈不暗中損了陰功？」伯虎只是微笑。再說東亭華府，洪山坐在書房之內，見日已向午，還不見華安到來，心想：「不信他乍入溫柔鄉中，日高三丈，猶未起身不成？」華平你去看來。」華平一聲答應，去了一回，而帶倉皇，回覆道：「啓稟相爺，華安與秋香昨晚不知往那裏去了。」洪山道：「難道不在園中麼？」華平道：「園中俱已尋遍，但見園門虛掩，一定出後門而走。」洪山道：「休得胡說，想他受恩深重，未必負義而去。」華平道：「新房中花燭吹熄，壁上題有詩句。」洪山道：「待我親去看來，便知分曉。」頃刻間，府中沸沸揚揚，太太得悉其事，不及更衣，由冬香攙扶了，也到園中雙壁堂來。這時家人小使僕婦丫頭，莫不七張八嘴，交頭接耳，鬧得反不得。少停相爺與太太到得新房之中，見壁間果有幾行墨跡。洪山走近一看，上面寫的是：

「唐」突維巾絕可憐，

「寅」光未透正歸鞭，

「去」將花塢藏春色，

「了」却情癡三笑緣。

洪山念罷，怒道：「可惱，可惱！原來是唐寅這小畜生，盜了秋香，回轉蘇州去了，這還了得。」華武問道：「爹爹，你何以

看出是唐伯虎盜去的。洪山道：「你讀書好不糊塗，平頭上明明寫着『唐寅去了』四字，還看不出麼？」太太道：「相公說來，秋香是被唐寅拐騙去的了。」洪山點點了點頭，太太不禁失聲哭道：「我那秋香啊！想你自幼賣身入府，喜你舉止端方，身雖陋質，十分聰明伶俐，更喜你性情溫柔，終日不離我的左右，故而格外抬舉，必欲留心擇配，以待將來靠傍，不期你忽地飛揚，甘心隨人而去。太太只哭得頓足捶胸，悲不自勝。」洪山道：「夫人不必過傷，想這小畜生拐逃而去，此時諒已到家，我差人與他理論，料他置若罔聞，徒勞往返，意欲帶了他的身契，親自前去算帳，看他們兩個如何見我。」太太道：「那身契帶他去做甚？」洪山道：「他若巧言唐突，我就親持身契，去見都堂，管教押送秋香回家，概革小畜生的衣衿。」太太一邊聽相爺說，一邊還不住的流淚。洪山又道：「我想二媳與唐寅是中表之親，竟全然看不出他的行藏，壓正說着，素月走得進來，稟道：「相爺太太二姑娘聽說華安與秋香逃走了，相爺太太必然動氣，要來勸解，換了衣服，正想下樓，一陣肚痛，跌倒床上，算來八個月半身孕，特來請相爺太太去。」洪山道：「夫人二婦身懷六甲，已屆分娩之期，料想她恐怕波及，心中憂急，我想此事與她什麼相干，反害她受這痛楚，况你我年逾耳順，尙未含飴，若得生孫，那是如天之願了。」太太道：「素月你傳話，李茂速去延醫，說我隨即就來。」素月答應，匆匆回轉西樓去了。洪山道：「夫人二媳年輕，從未生產，如今臨盆在即，老夫若往蘇州，必有耽擱，倘有疏忽，豈無抱怨？因此老夫欲與夫人同去，走遭，探其動靜，然後赴蘇便了。」太太道：「相公慮得甚是，於是老夫妻一同來到西樓。這時大姑娘早在西樓等候，洪山就在外房落坐，太太與大姑娘進房，素月將羅帳揭起，太太問道：「賢媳此時覺得好些麼？」敢是動了胎氣？」二姑娘回答不出，只是嚷痛。少頃醫生到來，診過了脈，開了一劑安胎藥。洪山回轉書房，太太也回轉高樓，坐定之後，悶沈沈又惦念着秋姑娘，這也怪太太不得，實在秋香伶俐乖巧，知心着意，春夏冬香那裏及得她上。本來太太要將她收爲螟蛉之女，日後選一個風流俊俏郎君，擇吉完姻，豈料唐寅移名改姓，到來投靠，被他拐騙了去，只氣得太太半癡半呆，長長的歎道：「秋香，我想我多年待你，勝如親生，於

今不別而行，未免太覺不該。太太想到傷心處，禁不住兩淚如梭，三個丫環百般勸解，太太還是哭個不休。要他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歸里

話說陸昭容自從文祝二人出外尋訪，尚不見回來，心頭不無懸掛。忽見丫環進來報道：杭州周二爺來了。昭容道：你去請周二爺內廳相見。丫環應諾，去不多時，周文賓飄然而進，一拱到底道：大嫂，愚叔周文賓有禮了。昭容連忙謙遜還禮。文賓道：久疎問候，料想大嫂平安，各位嫂嫂俱皆安好。昭容道：托賴二叔，差告粗安。想必二叔合潭清吉。文賓道：多謝大嫂，俱各勝常。家母家嫂囑言問候。昭容道：多謝二叔，請坐。於是賓主坐定，丫環送上香茗。昭容道：二叔降臨寒舍，大爺不在，有失迎迓，望二叔休要見罪。文賓道：大嫂言重了，去歲祝兄來杭，言及唐兄出外不歸，音信全無，因此放心不下，特來探望。那知尚未還鄉，可有消息。昭容道：大爺出門之後，並無音信回家。吉凶未卜，雖目下有些消息，却不悉真假如何。文賓道：何處得來的消息。昭容道：將文祝二人虎邱遇雨，從船家米田共口中說出的。一番情形，詳細說了一遍。文賓道：唐兄果有其事，真正是個蹊頭了。他若回家，大嫂須當約束才好。昭容道：自古『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况妾身是女流之輩，焉能約束丈夫。還望二叔良言勸導。正說着，丫環又來報道：祝大爺文大爺回來了，現在廳上。昭容急於要知詳細，忙道：二叔，文祝二位大伯在外，有勞出去相邀進來。文賓抬身離坐，到得外面，與文祝二人相見，敘畢寒溫。枝山道：小周幾時來的。到來何幹。文賓道：老親只爲我去不下唐兄，家母命我到來探望的。枝山冷笑道：必然爲了王秀英小姐，目下京中有了回音，前來請我做媒，探望唐兄是裝門面的罷。徵明也道：周賢弟，我想唐祝文周四人，情同手足，唐兄久出不歸，我與祝兄各處當心尋訪，惟有你事外逍遙，朋友二字，看來全是假的。文賓道：文兄，你說那裏話來。我聽得唐兄沒有下落，時到

掛在胸懷，也曾着人尋訪，並不是梟情薄義之輩。徵明笑道：「取笑之言，不可見怪。」文賓道：「大嫂請二兄內廳相見，快進去罷！」當下三人搖擺而入，進了內廳，與陸氏大娘行禮畢，相將落坐。昭容問道：「多蒙二位大伯費心，不知我家大爺可有消息？」支道其詳。枝山道：「唐兄是有名才子，差不多的地方，他也不肯去的。現在無錫東亭鎮。昭容道：東亭鎮上那一家？」枝山道：「說起來大嫂也曉得的，曾爲一品當朝華相府中，開心之至。說着將指頭在鼻尖上一搭，做了一個暗號。」陸昭容乃是翰苑千金，豈有不理會之意，便吩咐丫環道：「廚下備酒，須要豐盛，船上人也須當給酒飯，傳話總管開發舟金，不可輕慢。」周二爺的行李箱籠，一併起岸。文賓道：「大嫂！愚叔家內之人，不能就攔原船就要回去的。」昭容道：「既如此，暫留兩日，原船不必打發了。」丫環一一答應着去了。昭容這纔問枝山道：「祝大伯曾否與我家大爺會面？」枝山道：「他替祖宗非常爭氣，爲了一個秋香，不屑低三下四，他說解元做得惹厭了，情願賣身華府，取名華安，做一個服侍人的小使。」昭容聽了，氣得花容變色，玉手如冰，遂道：「如此說來，會過的了。枝山道：「多謝他不忘朋友之情，親身出來送茶，而送茶的身段，勝如老於此道，佩服佩服。」陸昭容愈聽愈氣，七位姑娘躲在屏門背後，也各氣得發昏。徵明道：「老祝這些說話，講他則甚。」文賓道：「祝兄你見了唐兄，爲何不拉她一同回來？」枝山祇做沒有聽得，有心要氣氣陸昭容，信口說道：「他說秋香貌美如花，家中八美，遠不及她，豈肯輕易轉返鄉里？情願在華家送茶端飯，抵莊家裏妻房，琵琶別抱，改嫁他人。」徵明雙手亂搖道：「大嫂不要聽他，唐兄貪戀秋香則有之，如今好了，管教指日歸來。」說着又將枝山如何設計，詳細告訴了昭容。昭容心下寬了不少，這纔請三人書房飲酒。祝枝山要緊回去，酒過數巡，要飯吃了，邀了文周二人到家，熟不拘禮，隨意坐了，祝全烹出三盞佳茗。枝山道：「小周看你面有喜色，必然有事而來。」文賓道：「祝兄果能未卜先知，只因京中家父回書已轉，故而特地到來央你。」枝山道：「回書上怎樣寫法？」文賓道：「來信一切得悉，即煩祝老姪爲媒行聘便了。」枝山道：「這兩天忙得極，沒有空閒工夫，只好另請賢能。」文賓道：「你又要作難了。」枝山道：「我並不作難，實在家務紛繁，分不開身。」徵明道：

老祝何其如此做作？曾經應允了，今日裏安可推却，辜負了周家伯母之託？枝山道：孔夫子不說隔夜話，到時再說。說笑之間，已是未牌初刻，唐伯虎坐在船內，心想仍穿了隨身衣服回去，非但無顏見八美之面，更兼被下人們恥笑，如何是好？其時船已搖進了閘門，便叫船家道：搖往護龍街河口停泊，你上岸去請祝大爺親自前來，另有酒錢送你。阿大答應，搖到護龍街口，將船停在岸邊，阿大問到祝府大牆門，管門人見他探頭探腦，問道：你來找那一個？阿大道：我是搖船的，要拜祝大爺說話。管門人進內通報，枝山聽說，料定伯虎差來的，要向我借衣巾，有心送佛，送到了西天罷，且不去見船家，分付祝大爺取了一套解元服式，一頂解元巾，打了一個包袱，夾在腋下，躡將出來，問船家道：唐大爺可在船裏？阿大道：在船裏等候祝大爺。枝山道：你給我引路，我去見他。船家引了枝山來到船邊，伯虎早已望見，喊道：老祝我在這裏，快請下船。枝山道：船小人多，還是請你上岸。伯虎真個跳上岸來，拱手言道：請你到來，非爲別事，無非和你借身衣服。枝山道：我勝如當年諸葛，你不說，我早就帶來了。伯虎道：不愧是我的好朋友，改日拜謝。枝山道：湖州周老二也是今天到的。伯虎道：倒也有興。枝山道：快些回去，我們明天到來道喜。二人一拱而別，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藏秋

話說唐伯虎回到船裏，一聲聲叫船家開船。阿大道：搖到那裏去？伯虎道：桃花塢。當下阿大解去了纜，將船一路搖得過來。伯虎便打開包袱，更換衣服，秋姑娘偷眼一看，果然一表人才，心裏說不出的合式。不多一回，船抵唐府水牆門外停泊，伯虎道：娘子！且在船少待，我去打轎前來接你。秋香點首稱好，伯虎飄然上岸，走進牆門，管門人一眼看見，忙讓道：大爺回來了！唐興、唐壽等聞聲趕來迎接，自有人飛也似稟報入內，昭容聞信，明知秋香不到手，這跋子必不肯回來的。卽忙分付丫環如此這般，依計而行，不可洩漏。丫環領命而去。八位大娘打扮

出迎，中堂見禮，排開了九把眉公椅，八位大娘坐了，伯虎含笑說道：半載不歸，心分兩地，時時刻刻掛念，今朝得見賢妻之面，放下卑人的一片心了。七位大娘做着乖人，坐在旁邊不則一聲，要大娘做難人，大娘也着乖的，暗想冤家結在我一個人身上，似乎太不上算。乃道：大爺自從你去年八月出門，直到如今，音信不通，妾身那一剎，不想那一刻不想伯虎道：多承娘子掛念。卑人那日不別而行，實是差了。昭容道：大爺是一家之主，有何差處？伯虎道：多謝娘子見愛，容慢慢的陪罪便了。說話之間，丫環送上茶來，茶罷，昭容又問道：大爺一向可好？伯虎道：卑人幸得安好。昭容看看伯虎，不覺嫣然一笑，七位大娘也都笑了。登時笑個不停，伯虎不懂她們笑的緣故，忙道：娘子何故這般好笑？昭容掩口葫蘆道：大爺你的送茶身段，那個教導你的？伯虎道：休要取笑，這是逢場作耍而已。想是祝枝山到來說的，不然娘子怎會知道？說時做了一個撥茶盤的手勢。昭容道：奴家諒你作此勾當罷了。伯虎道：娘子你是大賢大德之人，諒不見怪於我，那秋香已被我騙得回來，現在船中等候，意欲接到家中，排爲九房，未識娘子意下怎樣？昭容道：既是九妹同來，大爺何不早說？我們豈不將你心上人冷落了？丫環快來喚了幾聲，丫環一個都不見。昭容又道：她們都不在此，大爺自己出去，打發家人備轎，迎接九妹上岸。伯虎好不快活，恨不能一步跨到外面，吩咐唐興、唐壽備轎，下船迎接秋香。那曉陸昭容早已安排妙計，打發了人，一乘媛轎，將秋姑娘接在八娘房中，只等伯虎轉身出外，八位大娘一齊來到李傳紅房內，丫環悄沒聲的向秋姑娘道：這位是大娘娘，那位是二娘娘，三娘娘，四娘娘，五娘娘，六娘娘，七娘娘，八娘娘。秋香眼睛一瞟，見八位娘娘無不如花似玉，美貌超羣，一想好個貪心不足的唐獸子，竟連我有九位妻房。遂一般勤兒禮畢，八位娘娘細看秋姑娘，亭亭玉立，猶如出水芙蓉，無不嘖嘖稱羨。昭容見秋姑娘身上還穿着吉服，即忙命丫環與九娘娘更衣，一面又命丫環鋪設新房。這纔回到中廳，尙還沒有坐定，只見伯虎跟踏奔入，兩手亂搓，雙足亂頓道：娘子不不好了，昭容假意問道：大爺何故這般光景？伯虎道：九娘不不見了。昭容道：那船上人你可認識？伯虎道：不不不認。

的。昭容道：如此說來，被船上人拐了去了，快打發家人四處追尋才是。伯虎道：不不要說四處，八處也去尋了。娘子這便如何是好？昭容道：大爺但請放心，想他去而不遠，一定追得着的。伯虎道：娘子要是九娘不見了，我的性命也不要了。說時淚隨聲下。忽然一陣脚步聲响，走進唐興、唐壽、唐昌、唐福、唐祿、唐喜、唐慶、唐升八個小使，圍攬主人四處尋訪，影跡無蹤。伯虎聞說，心頭更加着急，怒罵道：你們這班狗才，這等沒用，自古一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一隻小小船兒，都找尋不到，要你們何用？速即尋來，尋到了，每人賞銀五十兩，尋不到，買了棺材見我。唐興等道：奴才們實無尋處，情願請大爺處死。伯虎道：不相干，總要在你們身上尋來還我。一衆小使答應退出。伯虎坐在椅內，自怨自艾，只是傷心流淚，不防丫環一聲喊道：九姑娘出來了。伯虎連忙回頭來看，不是秋香，是誰？眼淚還沒有乾，大笑道：哈哈！在這裏了。這時秋姑娘滿頭珠翠，容光煥發，更加豔麗如天仙了。伯虎指着昭容道：娘子你有心藏過了她，作弄着我，真是罪過的啊！昭容嘆笑道：誰來作弄你？我是與你鬧着玩的。於是重行見禮，挨次坐下，衆丫頭上前叩見新人，廚房中已將酒席備好，擺設在中廳之上，一夫九婦，開懷暢飲。陸氏大娘傳進總管，吩咐家人小使每名賞銀五兩，并賞喜酒兩桌，丫環婦女每個賞銀二兩，并賞喜酒四桌。總管領命出去，照數開發，人人快活，個個歡喜，表過不提。少停席散，早已初更時分，各位大娘各自回房安睡。伯虎却一逕來到九娘房外，輕輕叩了三下，說道：我大爺來了。只因九娘初來，一時不及收買使女，大娘便命銀桃服侍九娘。銀桃在房裏答道：九姑娘在船內受了風寒，身子覺得不快，請大爺別房安置罷。伯虎搓着手，恨道：她幾番作弄着我，今宵又不許我進房，這筆相思債，正不知何日能了哩！用手在門上連連叩着，寂然無聲，只得到大娘房外，門隙中燈火全無，呼之不答，扣之不應，嘗了一碗閉門羹，那曉得二娘那裏亦然如是，其餘三四五六七八處，處門禁森嚴，把個唐解元氣得走頭無路，暗忖今晚衆位大娘，彷彿敵血爲盟，吃了齊心酒一般，概不收留。可憐伯虎長吁短歎，影隻形單，回到書館之中，和衣而睡。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認女

話說唐解元次日醒來，早又是日上三竿了，梳洗甫畢，唐與進來報說文祝周三位大爺到。伯虎慌忙接進，三位才子連稱恭喜，伯虎道：忝在至交，休得笑我，這無非陶情作樂，何喜之有？徵明道：唐兄真乃偷香竊玉的慣家，小弟實在佩服。枝山道：蘇州出了唐伯虎，人家有了標緻姑娘，都要被他拐騙了去。文賓道：如此說來，這桃花塢要改做美人街了。說着嘻嘻哈哈，笑聲大振。忽見管門人進內稟道：無錫華太師到來拜望。伯虎一聽華洪山到來，漲紅了臉，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枝山道：小唐快去躲過了罷。伯虎道：你說那裏話來？我若躲過，顯見我懼怕他了。吩咐開正門出接，隨即更換衣服，步出牆門，深深一揖道：晚生不知老師相駕到，接待不周，多有罪。洪山坐在轎內，仔細向他上下打量，果與華安一般無二，這等放肆，豈有此理？却含笑說道：解元不用客談。伯虎道：請老師相出轎。這時洪山款步出了暖轎，伯虎低頭打拱，讓到廳上，分賓坐下，獻過香茗，敘畢寒溫，洪山目不轉睛的端詳伯虎，只看得伯虎面紅頸赤，勉強問道：老師相降臨敝地，有何貴幹？洪山道：老夫到此，非爲別事，則因舍下有一小使，名喚華安，原名康宣，老夫因他才學兼優，賞他一個丫環做妻子，不知是何緣故，被他拐了。秋香連夜逃走，擅敢壁上留詩，暗藏口氣，說是在解元府上。爲此老夫特地前來，有煩解元喚他出來見我。伯虎道：老師相請少坐，待學生喚他出來便了。洪山暗想：明明就是他，看他去喚出誰來？約莫半晌工夫，只見伯虎含笑趨前道：老師相那康宣躲在裏邊不肯出來，如若老師相必要見他，請老師相自己進去。洪山一想：我就進去，怕他則甚？站起身來，伯虎在前引導，到得中堂，只見四個梅香，攏着秋香，翠繞珠圍，打扮得猶如畫中人相仿。伯虎喚道：娘子快行大禮。秋香真個跪倒塵埃。此時洪山沒了擺佈，又不便再叫秋香，只得喚道：女兒行常禮罷。秋香早受了伯虎叮囑，趁勢應道：多謝爹爹。伯虎也就踏步上前，雙膝跪下道：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唐寅拜見。洪山愈加着惱。

說道：賢賢賢培少禮。伯虎卽讓洪山居中坐了，自己與秋香東西而坐。秋香道：望爹爹恕女兒不孝之罪。洪山道：事已如此，前事丟開，不必提了。伯虎道：多蒙岳父既往不咎，小婿夫婦受恩非淺，但那妝奩，索性要岳父光輝小婿，務必好看一些。洪山一想：這畜生實在惹不得，剛纔認得女兒，他就要討起妝奩來了。只得呵呵笑道：送來便了。秋香道：多謝爹爹恩賜。伯虎道：岳父大人請前廳寬坐。洪山點頭稱好，於是相將出外，這時祝文周三位才子早在廳上守候，見了洪山，齊聲說道：老師相我等公揖了。洪山一看，今朝好說得「毒蛇聚會」了，忙道：列位賢才少禮。坐定之後，枝山道：老師相官居極品，位列三台，特地光降，是何緣故？倒要請教洪山道：前日二位賢才光降寒門，所以特來奉答。枝山道：這却不敢當之至，必定還有他事。洪山道：沒有什麼正經事情，卻有一句說話，要請問賢才。枝山道：有話儘管賜教。洪山道：老夫家內有一書記華安，不知何故被賢才誘了他來，老夫甚爲不解，故而向賢才動問明白。枝山道：噯，就是這句話。說着哈哈一陣大笑，又道：老師相虧你調和鼎鼐，燮理陰陽，說出這等話來，未免差了。洪山道：怎麼說是老夫差了？枝山道：晚生雖則一介窮儒，家境清寒，然而小使頗多，尊紀華安，又非西洋活寶，誘他做甚？洪山道：他的人才出衆。枝山哈哈笑道：更加大差而特差，晚生素無斷桃之癖，憑尊紀華安生得好，決不犯邪念。洪山道：此言賢才誤纏了。枝山道：這是老師相說他人才出衆啊！洪山道：非也！我說他才學甚佳。枝山道：老師相的才學已經出衆的了，難道華安的才學，更比老師相出衆不成？洪山道：比老夫相去不遠。枝山道：這樣說來，他也有宰相之才，當非尋常之輩，老師相眼力欠佳，收爲書記，以良作賤，老師相也有些不是了。洪山聽說，滿面通紅，暗想：枝山真是一條惡蛇，說話又刁又凶，句句鋒利如刀，不由的頓口無言。文賓插口道：老師相，明人不必細說，准備妝奩要緊。徵明也道：全副妝奩是少不來的。洪山滿口應承，起身作別。伯虎苦留不住，只得相送下船。洪山回轉無錫去了。文祝周三人說笑了一回，也各作別而去。其時日已沈西，伯虎換了便衣，走入中堂，問丫環道：大姑娘在那裏？丫環答道：八位娘娘在九娘娘房內吃喜酒。伯虎一聽，好不開心。

趕上樓來，蹣手蹣腳來到九娘房外，見九位娘娘傳杯弄璋，正在開懷暢飲。伯虎欣然走入，將銀壺一執，道：待我來各敬三杯。大娘翻臉喝道：你是何人大胆闖上樓台？二娘道：華安你這無知東西，爲何逃到蘇州？唐府來三娘道：拿住了他，送官究辦。四娘道：丫環快拿繩來。其餘衆位娘娘，無不笑得花枝招展。九娘却漲紅了粉面，低頭不語。好一個風流唐伯虎，知道衆位娘娘和他打趣，敬過了一巡酒，衆位娘娘讓他坐了首位，重整杯盤，暢飲起來。直喝到月移花影上欄杆，八位娘娘離席辭去，伯虎殷勤相送。送到房門跟首，秋姑娘趁勢一推，想將他推出房外。那曉伯虎反將身子一縮，順手握住了秋香柔夷，說道：今宵是不上你的當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團圓

話說次日早膳之後，伯虎揚長步出牆門，唐興唐壽一眼瞥見，連忙扯住了伯虎衣服道：大爺到那裏去？伯虎道：去去就來的。唐興道：不要騙我，又要一去半年，我們屁股上疤癢還未退掉呢！伯虎道：我到祝大爺那邊去。唐興道：我們不放心，一塊兒去。伯虎忍不住笑道：隨我來。於是兩個僮兒跟隨主人，一逕來到護龍街祝府。枝山接見，笑道：小唐昨夜想必大大的開心！伯虎道：休得取笑。說着在袖中取出銀子，又道：老祝去歲寒荊得罪，本該送禮消釋，猶恐不中兄意，故此聊奉白銀一百，伏乞笑納。枝山道：惹厭的東西，要來何用？既承美意，只好暫時權領，不知毀壞的傢具，怎生說法？伯虎道：自然小弟賠償。枝山道：今天趁你在此，檢點檢點，有一件，賠一件。伯虎道：到也使得。當下二人將打毀的物件，一點點明，記了細賬，別了枝山回府。正要進門，斜刺裏走來一人，問道：唐大爺幾時回府的？伯虎一看，並不認識，訝道：足下因何問及？那人道：唐大爺貴人多忘事，竟不認識我了。舊年八月二十一日，我有一柄紙扇，請你大爺大筆一揮，不知可曾畫好？伯虎方知此人是去年求畫扇子的，但是扇子早已當掉，只好將自家的扇子賠償他了。遂道：你的扇子，今已遺失，我的一柄扇子，權且奉送了你罷。那人接過一看，檀香

細骨，一面是山水，一面是花草，乃是文徵明所畫滿心歡喜，稱謝而去。伯虎回到書房之中，命唐興、唐壽隨同，管將枝山打毀的眼目，一一賠償，不必細表。周文賓在蘇州，就攔了十數天，別了枝山、伯虎、徵明，回杭去了。再說華洪山轉返無錫，將認女情由告訴了太太，太太非常滿意，即傳總管進內，吩咐趕辦全副妝奩。這消息傳到大，驀二刁耳內，幾乎連肚皮都氣穿。華文道：「人人老了要顛顛倒倒。」華武道：「照呀！狗老了要爬灶。」華文道：「丫丫頭總是丫丫頭，變變變不出花花花樣。」華武道：「寄他媽的皮，寄作螟蛉，叫人家聽見了，牙齒都要笑掉。」華文道：「丫丫頭當做女女兒，管管管家婆要叫她祖祖母了。」華武道：「認了女兒，還要趕辦全副妝奩，真正是活見鬼了。」華文道：「妝妝奩裏應該加兩口棺材，省省省得再買。」華武道：「老兄！我想今後做人不來了。」華文道：「不能做人，落落落髮做和尚。不言弟兄二人怨天恨地，光陰如箭，又是月圓兩度了，妝奩俱已備妥。」洪山謂太太道：「夫人！如今有了全副妝奩，沒有贈嫁丫環，成何體統？」太太道：「這有何難？就在合府丫環之中，選出四名，一個叫芝芳，一個叫碧桃，一叫雪梅，一個叫夏蘭，年歲相若，俱有幾分姿，而且長短也差不多。」選了吉日，太太要去看看秋香之面，順便見見唐家八美。洪山說道：「夫人去了，老夫不消去了。」太太道：「爲何不去？」洪山道：「那祝枝山的說話尖利非凡，老夫有些怕他。」太太道：「既如此，妾身一人去罷。」於是吩咐家人備船，發下嫁妝，一准明日動身。次日太太更換衣服，將內務交給了兩個媳婦，坐着煖轎下船，路上並無話說，順風相送。這一日已到蘇州，唐府水牆門前，將船泊定。伯虎聞報，華太太到，喜之不盡，親自來到船上，拜見岳母。太太笑容可掬道：「你既愛秋香，何難之有？幹這些什麼勾當？」伯虎道：「原是小婿不是，望岳母大人恕罪。」太太笑道：「如今事已如此，誰來罪你？」伯虎道：「多謝岳母大人說着，即命打轎，衆丫頭扶太太入轎，伯虎隨在轎後，登岸直到廳堂，小心停下，丫環掀簾，攙扶太太出轎，九位姑娘一同出接，挨次見禮，末了九姑娘拜見。太太細看秋香，滿心大悅，再看八位姑娘，多是如花似玉的美貌。禮畢坐定，丫環送上香茗，敍了一番寒溫，豐盛酒席，早已排好，九位姑娘作陪，各將美酒相敬。太太外

面總管領了唐興唐壽等一班小使，照了奩目，將嫁妝點明起岸，伯虎大喜，厚發舟金，款留太太住下，猶恐太太寂寞，住在大娘房內，九娘娘自必說感激太太恩典。有一天太太在九娘房中閒話，四顧無人，太太就將秋姑娘的一張賣身契，悄悄交給了秋香，九娘接了身契，跪下說道：太太恩德如山，叫秋香怎樣答報？太太含歡道：既爲母女，不必如此，快起來，免被旁人瞧見不雅。華太太任在唐府，有九位娘娘作伴，快樂逾恆，鳥飛兔走，不覺桂子飄香時候，太太只纔辭別歸去。且說這日唐寅獨坐書齋，忽然想起了九位妻房，不但一般美貌，而且一般穩重，一般賢惠，有誰及得上我的豔福？今日空閒無事，不免描畫一幅九美圖，有何不可？當下伸毫鋪紙，調和顏色，繪畫起來，隔了月餘，九美圖畫好，上面題了合家歡三字，命唐興送往裱畫店裝池，無多幾日，已經裱就。他欣然攜在手裏，恰好衆位娘娘都在中堂，大娘問道：大爺！你手中拿的什麼東西？伯虎道：你且猜一猜看。大娘道：莫非是一幅畫圖？伯虎點了點頭，三娘道：想是畫的山水，四娘道：不是山水，便是花草。九娘道：何不打開來我們同看？伯虎道：衆位娘子，你們自己去看來。衆位娘娘展開看時，見唐寅中間坐着九美左右環繞，畫得十分相像。九位娘娘無不笑逐顏開，就將九美圖高懸廳上，設席慶賀，名曰團圓宴，說不盡無邊快樂。尙有許多熱鬧文章，請看重編本換空箱，自有詳細交代，再會再會！

